

高尔基简介

(1868~1936)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11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刻苦自学文化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探求改造现实的途径。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登上文坛，他的早期作品，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这是他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前必然经历的阶段。浪漫主义作品如《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鹰之歌》(1895)等，赞美了热爱自由、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现实主义作品如《契尔卡什》、《沦落的人们》、《柯诺瓦洛夫》等，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

1901年他创作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革命者搏风击浪的勇敢的海燕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到来，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这是一篇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檄文与颂歌，受到列宁的热情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1901~1905年，他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剧本。特别是《小市民》、《底层》展现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新形象与新的精神面貌，表现了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决心与乐观情绪，它们的上演，在当时俄国的剧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6年高尔基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母亲》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列宁肯定了它的现实意义。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赴美国及意大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充斥于思想、文学界的形形色色反动思潮。190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忏悔》流露出唯心主义的造神论思想，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并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尽管如此，高尔基的主导倾向仍然是积极的，富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对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的特征从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在两次革命之间的创作成果颇丰，如《奥古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1917)，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间，高尔基因健康欠佳，仅写了关于列宁及一些作家的独具艺术风格与重要文献价值的回忆录及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1922~1923)、《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4~1925)等几

部作品。1921年，他遵照列宁忠告，到国外养病。

1931年回国之后，从1925年起着手创作卷帙浩繁的具有史诗气魄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到1936年他去世前还写了《苏联游记》（1929）《英雄的故事》和多部剧作《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1932）、《托斯契加耶夫等人》（1933）、《瓦萨·日烈兹诺娃》（1935），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

？

译序

戈仁权 雪影译

我国读者对高尔基这位俄罗斯文学巨人的名字是十分熟悉和热爱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师的作品通过鲁迅、翟秋白、戈宝权等翻译家的大笔介绍给广大读者。人们把《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阿尔达莫洛夫家事》、《克里姆·沙姆金的一生》等作品深深地印在心底里。

高尔基（1868—1936）原姓彼什科夫。“高尔基”这位词在俄文里是“苦的”、“痛苦的”意思，高尔基为什么要改姓？这也许是个谜，但可以这样猜测，高氏比常人理解的人生之苦要多一些和深刻一些，也许“痛苦”是“人生”的互换词吧！

高尔基是这样描绘他的出生和童年生活的：“我于1868年或69年3月14日出生在尼日尼的染匠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的家里，母亲是他的女儿瓦尔瓦拉，父亲是彼尔姆的一名小市民，他名叫马克西姆·萨瓦季耶夫·彼什科夫，职业是装饰裱糊工。从那时起，我就光荣而清白地享有油漆业行会成员的称号。我五岁丧父，母亲死在库拉文纳村。

母亲去世后，外祖父把我送进鞋店当学徒。九岁，外祖父就用《圣经集》和《日课经》教我认字。我不想干修鞋做靴这种活计，终于逃跑了，后来又跑到绘画师那里当学徒，我还是溜之大吉了。不久，我进了画圣像的作坊，后来又跑到轮船上当伙夫，后来还帮花匠打杂。在15岁前，我就靠干这些活计维持生活。我酷爱书籍，经常读一些不知名作者的古典作品，如《古阿克——一名无可战胜的忠诚者》、《安德烈·别斯斯特拉什内》（即《无畏的安德烈》）、《亚潘恰》、《致人死命的亚什卡》等书。”高尔基从不隐讳自己的卑微出身。

在高尔基当伙夫的那条轮船上有一个对他以后的文学道路产生重要影

响的人，这人就是厨师斯默雷。这位极富同情心的厨师经常帮助高尔基学习文化知识，迫使他阅读《圣行者传》、果戈理、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大仲马以及许多共济会员的作品。

15岁以后，高尔基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便独身一人前往喀山求学，他以为“科学是无代价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的”，他不可能被接受入学，只好在面包店学做“环形小甜面包”，起早贪黑，每个月仅有三个卢布的工钱。高尔基求学的尝试终于失败了。他只好走进下九流社会，同那些“沦落的不幸者”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在高尔基的《科诺瓦洛夫》、《沉沦的人们》等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底层呻吟的缩影。俄罗斯乌斯杰河口码头可以为高尔基的青春岁月作证。当年高尔基在码头上背负沉重货物和拉大锯度日的情景被许多画家感人和生动地描绘过。1988年磨难曾一度折服过高尔基，他曾企图自杀，以此一了百了。意志终于占了主导地位，他战胜了死神。大病一场之后，他在街头当苹果贩子，吆喝着：“快来买呀，又大又甜又脆的乌克兰苹果……”

人世间的艰辛激起了高尔基奋斗的决心，他“大口地咀嚼着”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书是他在贫困潦倒中最知心的朋友。1892年，他终于当上了尼日尼城著名律师拉宁的文书。这位律师曾给高尔基很多帮助，他的高度文化修养和高尚道德情操深深感染了他。高尔基得到了许多平日得不到的东西——做人的深刻内涵和处世的细微洞察力。高尔基曾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比任何人都更要感激他。……”

俄国著名作家柯罗连科（1853—1921）慧眼识珠。1893年，柯氏把高尔基的处女作推荐给俄罗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使他踏上了高尚的文学界。柯氏为高尔基修改作品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就像老师对待刚进学堂门的小学生那样诚恳，热情，循循善诱。

高尔基早期的作品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同时并存，反映了他热衷于探索新的艺术方法。充满浪漫色彩的小说《马卡尔·丘德拉》、《伊泽吉尔老太婆》（1895）等名篇赞美了俄罗斯人酷爱自由、向往光明、夺取胜利的坚强个性，《鹰之歌》（1895）表现了普通群众在压抑中渴望战斗并夺取胜利的激情。作家歌颂的已经不完全是愤世嫉俗的英雄，而是以燃烧自己照亮人们前进道路的丹柯。

无论是短篇佳作还是长篇巨著，高尔基始终把普通人的美好品质和深重灾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了他们的无垠的精神世界。

《海燕之歌》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为什么长久地、永不泯灭地留在人们心田并激发人们为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呢？这里最好用高尔基自己的话来回答：“文艺的任务是要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就是高贵的东西表现出来，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心和责任感，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人们要从英雄的灵魂和躯体里汲取力量……”

鲁迅先生生前对我国翻译出版高尔基的作品十分重视。1933年5月9日，当他获悉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即将问世时，他兴奋地给韬奋先生写了一封信：韬奋先生：

今天在《生活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

我以为如果能有趣味，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

的是哪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此上，即请著安。

鲁迅上 五月九日

《革命文豪高尔基》出版后的第二年，邹韬奋先生便请在苏联的萧三先生把这本十分珍贵的书赠送给了高尔基。

高尔基辞世迄今已整整59个年头了，但高尔基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仍然受到全世界读者的青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尔基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深受我国读者喜欢的高尔基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几代人从高尔基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汲取了精华，汲取了做人的勇气和信念。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对我国的革命文学事业也产生着十分可贵的影响。正如列宁所云：“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位宏伟的艺术天才，他带来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者以很多的贡献。”

译者1995年10月

马卡尔·丘德拉的故事

戈仁权 雪影译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892年9月12日至24日的《高加索报》上，是高尔基的处女作。

从大海上吹过来一股潮湿的寒冷的风，把冲撞着海岸的波涛的拍击声和沿岸灌木丛的簌簌的响声混合而成的沉思般的旋律，散布在草原上。有时一阵阵的劲风，卷来了一些枯黄的落叶，并把它们投进篝火。火焰扇旺了，包围着我们的秋夜的黑暗在颤抖着，并且像害怕似地向后退缩着。而在我们左边展开来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在右边——则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正对着我坐的老茨冈人马卡尔·丘德拉的身影，——他在看守着距离我们有50步光景远的他那群流浪者的营地的马匹。

他全没有注意到那寒风无情的吹打着他，吹开了他的高加索的上衣，露出了他毛茸茸的胸脯。他用一种优美的强健的姿势在斜躺着。他的面孔正对着我，悠闲地吸着他那支大烟斗，从嘴里和鼻孔里吐出浓密的烟圈，他那双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穿过我的头顶直凝视着草原的死寂的黑暗中的某个方向。他同我说着话，既没有片刻的停息，也没有做任何一个动作，更没有防御锐利寒风的侵袭。

“那么你就这样到我们这儿来了吗？这很好！雄鹰啊，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命运。就应该是这样：到处走走，见见世面，等到看够了的时候，就躺下来死掉——就这么一回事！”

“生活呢？其他的人呢？”当他带着怀凝的神情听完了我对于他的“就应该是这样”一句话的反驳时，他继续讲道，“哎嗨！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自己本身——这不就是生活吗？其他的人嘛，他们没有你也正在生活着，他们没有你还会继续生活下去。难道你以为有人需要你吗？你既不是面包，又不是手杖，什么人都不需要你。”

“你说，去学习和去教人？而你能够学会能使人幸福的方法吗？不，你不能。你首先得等到头发白了，那时候你再说应该去教别人。你教什么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所要的是什么。那些聪明点的人，有什么就拿什么；那些蠢点的人呢——他们什么都没有拿到。而每个人自己都会学习的。”

“你们的那些人啊，他们真是可笑。他们挤成一堆，并且还互相挤压着，而世界上有着这么多的土地。”他用手指着那广阔的草原，“他们老是在工作，为了什么？为了谁？谁也不知道。你看见一个人在耕地，你就会想着：这个人把他的精力随着一滴滴汗水都消耗在田地上，后来就躺进地里去，在那儿腐烂掉。什么东西也没有在上面留下来，他从他自己的田地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就死掉了。这和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真是一个傻瓜。

“那么，他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去挖田地，甚至连为自己准备的坟墓都来不及掘好就这样死掉了吗？他知道自由吗？他晓得草原的广阔吗？大海的浪涛所倾诉的话语使他的心愉快过吗？他是一个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他一辈子都是奴隶，仅此而已！他能把自已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即使他稍为聪明一点，也不过是把吊死而已。”而我呢，你瞧，58年来我看见过多少事情，假如要把这一切都写在纸上，那么就是一千个像你那样的旅行袋也装不下。呶，你说吧，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你说不出来的。其实你也不知道我所到过的那些地方。应该这样生活：走啊，走啊——总是在走。不要久呆在一个地方——那有什么意思？你瞧，白天和黑夜怎样围绕着地球奔跑着，彼此追逐着。那么你也应该逃避关于生活的思虑，为了不会讨厌它。如果你愈想着生活——你就会愈加讨厌生活，事实常是这样的。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形。哎嗨！有过的，雄鹰啊。

“在加里西亚我坐过监牢。为什么我要活在世上呢？——由于寂寞的原故，我曾经这样想过，——在监牢里寂寞得很，雄鹰啊，哎，多么寂寞！而忧愁更紧抓着我的心，当我从窗口看着田野的时候，它紧抓我的心，像用钳子紧夹着似的。谁能说出为什么要活着呢？谁也说不出来，雄鹰啊！而且也用不着拿这个题目来问自己。生活下去，这就行了。你只管不慌不忙地走着，看看你周围的情形，这样忧愁就永不会抓住你了。我那时候几乎用腰带把自己吊死，真是这样的！

“嘿！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谈话。他是你们俄罗斯人其中的一个严肃的人。他说：‘不应该像你自已所想的那样去生活。而应该按《圣经》中上帝所说的话那样生活着。服从上帝，他就会把你向他要求的东西全都给你。’而他自己呢，穿了一身满是窟窿的破衣服。我就对他说，他应该为自己向上帝要一件新衣服。他发起脾气来，骂着我把我赶开了。可是在这之前他还说过，应该宽恕人和爱他们。假如我的话有伤他的好意，那么他应该宽恕我呀。

这也是一位导师！他们教别人少吃一些，而他们自己一昼夜都要吃上十顿。”

他向篝火里吐了一口痰，就沉默不语了，重新把烟斗装满。风在哀怨地呼啸着，马匹在黑暗里嘶叫着，从流浪者的营地飘来一阵温柔而又热情的抒情歌曲来。这是马卡尔的女儿，美人依卡在唱着。我知道她出自胸间的沉厚的音色，不管她在唱歌，还是说一声“你好”，总是带着有些奇怪的，充满着不满和严厉的声调。在她那浅褐色的没有光泽的脸上，像一个女皇的傲慢的态度虽已经消失了，而在她那双笼罩着暗影的深褐色的眼睛里，还闪耀着她的美丽的不可抗拒的自信和她对她自身以外的一切东西的蔑视。

马卡尔把烟斗递给了我。

“抽吧！这个姑娘唱得好吧？是吧！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姑娘来爱你吗？不要吧？那好极了！就这样，是这样——别相信女孩子们，并且要离开她们远一些。亲一亲姑娘的嘴，当然比抽我这支烟斗好得多，愉快得多，但你一亲吻了她的嘴，你心里面的自由就死掉了。她用一种你看不见的什么东西把你缚在她的身旁，而要挣脱开——却不可能，你就把你整个的灵魂都给了她！真的！谨防着女孩子们吧！她们经常撒谎的！她说‘在世界上我最爱你’。

喏，要是你用针刺她一下，她就会扯碎你的心。我知道的！哎嗨，我知道的要多少就有多少呀！喏，雄鹰，你要我讲一段真实的往事给你听吗？但你要记住它，只要你记住，——你一辈子都是一只自由的鸟儿。

“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佐巴尔，是个年轻的茨冈人，他叫洛伊科·佐巴尔。全匈牙利，还有捷克，还有斯拉伊尼亚以及所有沿海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他，——他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在那些地方，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五个十个居民不向上帝发过誓要杀死洛伊科，但他还是依旧活着。只要他一旦看上一匹马，即使派一团兵士来看守这匹马——佐巴尔总会把它骑跑掉的！哎嗨，难道他还怕谁吗？就是撒旦带了他的全部人马到他面前来，他依然是这样；假如刀子没有刺在他的身上，他就会认真地狂骂起来，而且朝魔鬼们的嘴脸踢上一脚——一定会是这样的！”所有茨冈人的流浪群都知道他，或者是听过关于他的事情。他只爱马，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爱。但他爱得并不久——骑一阵子，就又把马卖掉了；至于钱呢？谁要，他就让谁拿去。他从没有一样珍贵的东西，——假如你要他的心，他也会从胸膛里把它挖出来交给你，只要这是对你有点好处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雄鹰啊！

“那时候，我们这群人正在布科维纳一带流浪，——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啦。有一次——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我们大家正坐着：我，那个曾经跟科苏特一齐打过仗的士兵丹尼洛，老努尔，还有其他的几个人，丹尼洛的女儿拉达也正在那儿。

“你知道我的依卡吗？她是个女中皇后！喏，要是拿她来和拉达相比是不行的，——那就抬高了依卡的声誉了！关于她，关于这个拉达，简直没有什么话可以形容的。也许我们只能在提琴上奏出她的美丽，但也只有那熟悉这把提琴如熟悉自己的心灵一样的人才能奏得出来。

“她曾经烧干了多少青年人的心，噢嗨，好多个人呀！在摩拉瓦，有一位年老的留着额发的大财主，一看见她就呆若木鸡了。他骑在马上，瞧着她，周身像在发高烧似的抖起来。

他很漂亮，打扮得像节日的魔鬼，短上衣是用金线绣的，腰间挂着一把佩剑。这把佩剑全部嵌满着珍贵的宝石，只要马蹄顿一下它就像电光在闪耀着，而他帽子上的蓝天鹅绒又像一块青天，——这真是一位神气的老王公呀！他瞧着，瞧着，就对拉达说道：“嗨！亲一个吧，我就会给你一袋子钱币！”而她却把身子转到一边去，这样就完事了！“原谅我吧，假如我得罪了你，你也该亲切地看我一眼呀，”——这个老财主马上降低了自己的傲气，把一口袋钱扔到她的脚旁——那是满满一大袋呀。雄鹰啊！而她却好像满不在乎地用脚把它踢到污泥里去，这样就完了。

““哎，你这个女孩子！”他哼了一声，就给马抽了一鞭——只看见尘土像乌云一样的扬起来。“但是第二天他又来啦。‘谁是她父亲？’他雷鸣似的叫声响彻了营地。丹尼洛走了出来。‘把你的女儿卖给我吧，你要什么就

拿什么！’而丹尼洛向他说道：‘只有地主们才什么都卖，从他自己的猪一直到他自己的良心；而我曾经和科苏特一起打过仗，我什么也不卖！’那位大财主狂吼起来，马上拿起他的佩剑。这时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把燃着的火绒塞到他的马的耳朵里去，于是马就把他载着跑掉了。我们也就收拾起帐篷，往前流浪。我们走了两天，一瞧——他又赶上来了！他说道：‘喂，你们，在上帝和你们之前，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把那个女孩子给我做妻子吧：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和你们平分，我是很有钱的！’他周身在发烧，正像在风中的羽茅草一样，在马鞍上摇晃着。我们大家就考虑起来。

“喏，女儿，你讲吧！”丹尼洛透过胡须这样问道。

“要是一只雌鹰甘愿飞进乌鸦的窝，那它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拉达反问我们道。

丹尼洛笑了，我们大家都和他一同笑起来了。

“说得好，女儿！听见了吗，王爷？事情毫无办法！你还是去找些母鸽子吧，它们倒是比较更顺从得多。”于是我们又向前走。

“而这位王爷取下他的帽子，往地上一掷，就打起马走了。他跑得那样快，连大地都震动起来。你看，拉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雄鹰啊！”

“是的！这样有一天晚上，当我们坐着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阵音乐声在草原上飘荡着。多么好听的音乐呀！由于这音乐的优美，我们血管里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并且感到是召唤着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大家还感觉到，从这个音乐声里好像是渴望着某种什么东西，有了这种东西之后就不用再活下去，或者，即使要活下去，那就得做全世界的帝王。雄鹰啊！”

“这时候，从黑暗里浮现出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他拉着提琴在向们走过来。

他在篝火旁边站住了，停止拉琴，微笑地看着我们。

“哎嗨，佐巴尔，原来是你啊！”丹尼洛快活地向他叫道，‘这就是他，洛伊科·佐巴尔。’

“他的胡须一直垂挂到肩头上，和鬃发混缠在一起；那双眼睛像明亮的星星在燃烧着；而他的微笑呢，像是整个太阳。我的天哪！他和他的马，好像是用同一块钢铁铸造出来的。

在篝火的光照之下，他全身像涂满鲜血似地站立着，露出闪光的牙齿在微笑着。即使他先前没有向我讲过一句话，或者他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定会像爱自己一样地爱他，否则我才该受到诅咒呢！

“你瞧，雄鹰啊，竟然有这样的人呢！他只要看你一眼，就抓住了你的心灵，你一点也不觉得这是耻辱，反而更觉得这对于你值得骄傲。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自己也会变得好起来的。朋友，这样的人是太少了！喏，即使是太少啦，这也是可以的。如果在世界上好的人太多，那么大家就不会认为他是那样的好了。是这样的！那么你再听下去吧。

“拉达说道：‘洛伊科，你拉得真好！谁为你做了这样一把响亮而又灵敏的提琴？’可是他笑道：‘是我自己做的！我不是用木头做的，而是用一个我热爱过的年轻姑娘的胸膛做的，琴弦也是我用她的心做成的。这把提琴的音还不怎样太好。但是我知道怎样运用手里的弓去拉它！’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位弟兄想一下子就把女孩子的眼睛给蒙蔽起来，免得它的光芒会烧灼着他的心，同时也免得它们因他而蒙上一层哀愁。洛伊科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却看错了人。拉达把身子转到一边去，打了一

个呵欠，说道：‘大家还说佐巴尔聪明、伶俐，——原来人们都是在撒谎！’她说完就跑开了。

“哎嗨，美人儿，你的口齿好利害！”洛伊科的眼睛里闪着光，跳下了马，‘弟兄们，你们好！我到你们这儿来啦！’“客人请！”丹尼洛回答他道。我们大家亲过吻，闲谈了一阵儿，就都躺下来睡了……我们都睡得很熟。但在早上，我们看见佐巴尔的头上扎着一块布。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是当他在睡梦时被马踢了一脚。

“哎，哎，哎！我们都懂了，谁是这匹马。我们大家都在透过胡须暗自微笑着，丹尼洛也微笑起来了。怎么，难道洛伊科配不上拉达吗？喏，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女孩子不管她长得多漂亮，她的心灵还是狭窄而又浅薄的。即使你在她的颈子上挂上一普特黄金，还不是一样，她怎样都不能变得比她本来更好一点。喏，算了吧！”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下来，那时候我们的事情都很好，佐巴尔也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好伙伴！他像老年人一样地聪明，他通晓一切事情，并且懂得俄文和马扎尔文。常有这样的情形，要是他讲起话来，你只想听他讲话，可以一辈子不睡觉！当他拉提琴的时候，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拉得这样好，那我宁可给雷打死！有时候当他把弓在琴弦上拉过的时候，你的心禁不住要颤抖起来；当他再拉一次——你的心就陶醉了。你听着，而他却在拉着和微笑着。当你听着他拉，你真想同时又哭又笑。这时候你听到好像在痛苦地呻吟着；向你求援，又像一把刀子在割着你的胸膛；还像是草原在向天空讲故事，讲的是一些悲伤的故事。或是一个姑娘在送别年轻的情人时的悲泣！更像是一个可爱的青年在呼唤姑娘到草原上来。忽然间——嗨！那自由的生动的歌声正像一阵雷鸣，这时就是太阳，也会随着歌声在天空里跳起舞来！就是这么样的，雄鹰啊！”

“你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懂得这支歌，你整个人都变成了它的奴隶。假如这时候洛伊科高叫一声：‘拿起刀子来，伙伴们！’——无论他指向谁，我们大家都会拿起刀子来对准那个人。他能随意叫人做各种事。大家都爱他，深深的爱他，只有拉达一个人瞧也不瞧这个小伙子一眼；如果只是这样，也罢了，可是她还时常取笑他。她狠狠地刺伤佐巴尔的心，真是狠狠地呀！洛伊科把牙齿咬得发响，扭着胡须，他的那双眼睛里闪着一种光，使得你心里充满了恐怖。夜里，洛伊科走到草原远远的地方去，他的提琴一直呜咽哭诉到天亮，为佐巴尔的自由唱着送葬的歌。而我们大家躺着，听着和想着：‘这怎么办呢？’我们深知，当两块石头互相在滚撞着的时候，站在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两败俱伤。事情正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们大家围坐在一起，东拉西扯地聊着。大家都觉得无聊。丹尼洛就请求洛伊科：‘佐巴尔，唱支歌儿吧，让我们大家开一开心！’他向拉达看了一眼，这时候她正仰卧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凝视着天空。于是他就拨动琴弦提琴就这样开始诉说了，就好像这是一个少女的心。洛伊科唱着：

嗨一嗨！胸膛里燃烧着火焰，
而草原啊是那样的辽阔宽广！
我的骏马像风一样飞快地奔驰，
而我的手臂啊是那样坚强！

“拉达转过头来，把身子支起，用眼睛向这位歌手微笑了一下。他的面孔，就像朝霞一样红了起来。

嗨，嗨普——喏！喏，我的伙伴！
我们再向前飞驰过去，你看怎样！？
草原笼罩在严峻的黑暗里，
而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的是黎明的曙光！
嗨——嗨！我们要飞去迎接朝阳。
一直升上高山之顶！
只要不让鬃毛碰到
那美人似的月亮！

“他就这样唱着！如今已经没有人这样唱啦！而拉达却像过筛水似的慢慢地说道：

‘你别飞得这样高呀，洛伊科，你会跌下来的，把鼻子栽在水潭里，弄脏了胡须，你瞧着吧。’洛伊科像野兽一样地看着她，什么话也没有讲——这个年轻小伙子忍着气又在唱下去：

嗨——嗨普！突然间白天来到这儿啦，
而我们还沉睡在梦乡。
哎，嗨！那时候我们两个人
要在羞耻的火焰中被烧伤！

“这才是歌呀！”丹尼洛说道，“我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假如我撒谎，那就让撒旦把我拿了去做他的烟斗吧！”“老努尔摸着胡子，耸着肩头：‘勇敢的佐巴尔的歌声，都正合我们大家的心意！只有拉达不喜欢。’

“拉达，也许你想要吃一顿鞭子吧？”丹尼洛向她伸出手来。而佐巴尔把帽子摔在地上，脸色黑得像泥土一样，说道：

“停住，丹尼洛！一匹烈性子的马——应该套上一副钢铁的马勒才行！把你的女儿给我做妻子吧！”

“现在话已经讲出口了！”丹尼洛微笑道，‘假如你能够的话，你就把她娶走吧！’

“好极了！”洛伊科回了一声，就对拉达说道：‘喏，姑娘，请稍为听我说几句话，不要那么骄傲！我见过你们很多的姊妹们，哎嗨，很多个！可是从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打动过我的心。哎，拉达，你俘虏了我的心灵啦！但这又怎么办呢？要来的事，它终会要来的，而且……世上也没有这样的马，你可以骑着它奔驰而逃开自己的心的！……我以自己的真诚，在上帝的面前，在你的父亲和所有的人的面前，求你做我的妻子。但你得留意，不要妨害我的自由——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想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他咬紧牙齿，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向她走过来。我们看见他向她伸出手，——同时我们大家都以为拉达会把马勒套在这匹草原上的骏马的嘴上！突然间我们看见他双手一扬，扑腾一声后脑勺着地仰倒在地面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像一颗子弹打中了这个小伙子的心似的。原来这是拉达用一根小皮鞭缠住他的两脚，然后往自己身边一拖。——于是洛伊科就这样跌倒了。“这女孩子又重新躺下去，动也不动地，一声不响地在微笑着。我们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洛伊科却坐在地上，用两只手紧抱着头，好像害怕它会爆裂似的。后来他悄悄地爬了起来，走进草原，对谁也不看一眼。努尔向我低声说道：‘去瞧着他！’于是我就走进草原，在夜色的黑暗中，跟在佐巴尔后面爬行着。就是这么一回事，雄鹰啊！”

马卡尔敲出了烟斗里面的烟灰，又重新把烟丝装满。我把外套裹得更

紧些，躺着，看着他的因为风吹日晒而弄黑了的苍老的面孔。他严峻而又严肃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些什么；灰色的胡须颤动着，风在吹拂着他的头发。他好像是一株被闪电烧焦了的老橡树，但他还是很健壮的，结实的和因为自己的力量而骄傲着。大海还是像先前一样和海岸私语着，风还是把它的絮语声带过草原。依卡已经不再唱了，而聚集在天上的乌云使得秋夜变得更加黑暗。

“洛伊科一步一步地走着，低着头，垂着两手，好像两根鞭子一样。他走到峡谷的小溪旁，坐在石头上叹息着。他那样的叹息使得我的心也因为怜悯而充满了血，但我始终没有走近他身边。用话语是帮助不了一个人的悲伤的——是不是？！就这样——就这样！他坐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丝毫不动地坐着。”而我在不很远的地方躺着。夜是明亮的，月亮用它的银光洒满了整个草原，就是远处什么也都看不见

“忽然间我看见拉达从营地的帐篷里急速地走来。

“我变得高兴起来了！哎嘿，好极了！——我这样想着，拉达真是个勇敢的姑娘！这时候她走近他，可是他并没有听见。她把手放在他的肩头上；洛伊科战栗了一下，放开双手抬起头。一下子跳起来，就拔出刀子！呜嘿，我看见他把刀向这个姑娘刺过去。当我想向营地叫喊，一边想向他奔过去的时候，我突然听见：

“‘放手！我会打穿你的脑袋的！’我看见拉达手里有一支手枪，他正向佐巴尔的额头瞄准着。这真是个魔鬼撒旦似的姑娘！喏，我想这两个人现在是势均力敌，再下去不知要发生什么事？

“‘听着！’拉达把手枪插进腰带就向佐巴尔说道，‘我不是来杀你的，而是来讲和的，把刀子丢下！’他就丢下了刀子，阴沉地看着她的眼睛。老弟啊，这真是怪事！两个人站着，像野兽一样互相看着，而他们又是两个多么好的，多么勇敢的人！看着他们的，只有明亮的月亮和我——就这样罢了！

“‘喏，听我说，洛伊科，我爱你！’拉达说道。他只耸了一耸肩头，就好像手和脚都被绑住似的。

“‘我看见不少的年青人，而你的心灵和面孔比他们都更勇敢更漂亮。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只要我用眼睛瞟他一下，就会剃掉自己的胡须；只要我想要的，他们就会在我的面前跪下来，但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本来就不够勇敢，而我会把他们弄成没有男子汉骨气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勇敢的茨冈人剩下得实在太少啦，少得很，洛伊科，我从没有爱过谁。洛伊科，我是爱你的。但我更加爱自由！洛伊科。我比你更爱自由。没有你就活不下去，正像你没有我也活不下去一样。因此，我希望你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都是我的，你听见了吗？’他微笑起来了。

“‘我听见了啦！听你讲的话，我的心真是愉快！再讲下去吧！’

“‘还有就是，洛伊科，不管你怎么回避我，我会征服你的，我要成为你的人。这样就不要再白费时间了，——我的热吻和爱抚在前面等待着你呢……我要热烈的吻你，洛伊科！

在我的亲吻下，你将会忘记你勇敢的生活……还有你的生动活泼的歌声；这些歌声使年轻的茨冈人愉快，但它绝不会再响遍草原，——你将要向我，向拉达唱恋爱的温柔的歌……别再白费时间啦，——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你明天要像服从你年长的英雄一样服从我，你要当着全营地的人跪在我的脚前，而且要吻我的右手——那时候我才会成为你的妻子’。”“这就是那

个魔鬼似的姑娘想要的！这种事情简直听都没有人听说过；据老年人说，这只有古时的门的内哥罗。人才有这样的事，而我们茨冈人是从来没有的！喏，雄鹰啊！不管你怎样想，还有比这种更可笑吗？就是你成年的想破头脑，你也想不出来呀！

“洛伊科跳到一边去，就像胸膛受了伤似的，向整个的草原狂叫着。拉达战栗了一下，但却不露声色。

“喏，就这样。明天再见，可是你明天要做我吩咐你的事。你听见了吗？洛伊科！”

““我听见啦！我一定会做。”佐巴尔呻吟了一下，就把手向她伸过去。她并没有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可是他却摇摇晃晃地，像一株被风刮断了的树一样跌倒在地上，又是哭又是笑。“该死的拉达把这个年轻人折磨成这个样子。我费了很大的劲才使得他清醒过来。

“哎嗨！是什么样的魔鬼要叫人们这样受苦呢？谁爱听着人的心因痛苦而碎裂时的呻吟声呢？你想想这件事吧！……我回到营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年老的人。大家都考虑了一下，决定等待着，看这件事会变成什么样子。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晚上当我们大家都聚集在篝火周围时，洛伊科也来了。只一夜的工夫他就变得那样心神不定，并且消瘦得可怕，眼睛也陷了进去；他垂下两眼，没有抬起来，就向我们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伙伴们！今天夜里我看了自己的心，那儿再也找不到地方能容我过去自由的生活了。那儿只有着拉达，——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她，美人儿拉达，她像女王一样地微笑着！她爱她自己的自由更甚于爱我，而我爱她也更甚于爱我的自由。我已决定跪在拉达的脚前，正像她吩咐的那样，让大家看见她的美丽怎样征服了勇敢的洛伊科·佐巴尔。

——而在以前，这个佐巴尔曾经是像鹰鹫玩弄小鸭一样地玩弄着女孩子们的。然后她就成为我的妻子，她要爱抚我和吻我，因此我不再想为你们唱歌了，我也不怜惜自己的自由！对吗，拉达？”他抬起眼睛，阴沉的向她看了一眼。她一句话也不讲，只是严肃地点了一点头，并且用手指着自己的脚。我们大家看着，什么都不懂。甚至想跑到什么地方去，只要不看见洛伊科·佐巴尔拜倒在这个姑娘的脚前，哪怕这个姑娘就是拉达吧。这真是有些羞耻，令人惋惜而又忧伤。”

“喏！”拉达向佐巴尔叫道。

“哎嗨，别忙，来得及的，够叫你厌烦……”他笑着。就好像是钢铁在发出响声一样，他在笑着。

“伙伴们，所有的事就是这样的！还剩下什么呢？剩下来的，就是要试一下我的拉达的坚硬的心，是不是像她向我所表示出来的那样。我要来试一下，——原谅我吧，弟兄们！”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猜出佐巴尔要做什么的时候，拉达已经躺在地上。佐巴尔的那柄弯刀竖插在她的胸膛上，一直到刀柄。我们大家都惊呆了。

“而拉达抽出刀子，把它丢到一边去，用自己的乌黑的丝发堵住伤口，微笑着，大声地而清楚地说道：

“永别了，洛伊科！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接着她就死啦……

“你懂得了这个姑娘吧，雄鹰？！这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就让我永远被诅咒吧，这的确是一个魔鬼似的女儿！”

“哎，我现在跪倒在你的脚前，骄傲的女王！”洛伊科声震全草原似地

叫道，同时也倒在地上，用嘴贴着死了的拉达的脚，昏厥过去了。

“对这样的事情你能说些什么呢？雄鹰啊！对的。努尔说道：‘应该把他绑起！……’但大家都不愿举起手来绑洛伊科·佐巴尔，谁都没有举起来手来，而努尔也知道这一点。他挥了一下手，就走到一边去了。而丹尼洛把拉达扔在旁边的刀子捡起来，向它看了很久，抖动着灰白的胡须，刀子上拉达的血还没有凝结起来，而刀子又是那样弯、那样尖。接着丹尼洛就走到佐巴尔身边，把刀子向他的背上刺进去，正好对着他的心。这位老兵丹尼洛，毕竟是拉达的父亲呀！”

“做得对！”洛伊科转向丹尼洛这样清楚的说道。接着也就追随拉达去了。

“可是我们还是看着。拉达躺在地上，手中握着一绺丝发紧压在胸口，她的两只张开的眼睛凝望着蔚蓝的天空。而在她的脚旁躺着的，就是勇敢的洛伊科·佐巴尔。鬃发盖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孔完全看不见了。

“我们大家站着想着。老丹尼洛的胡须还在抖动着，浓眉也紧皱起来。他一声不响地看着天空。而头发白得像亚麻的努尔，俯伏在地上，哭泣着，他的双肩也在抽搐着。

“这是值得一哭的，雄鹰啊！”

“……你走吧，喏，你要走自己的路，不要弯到一边去。你要一直走。也许，你不会白白死掉的。这件事就是这样的，雄鹰啊！”

马卡尔静默不语了，把烟斗塞进烟袋，再把高加索式上衣盖住胸口。雨一滴一滴地在下，风刮得更强烈了，大海震耳欲聋地愤怒地狂啸着。马一匹跟着一匹地向着快要熄灭的篝火跑过来，用着大而机警的眼睛看着我们，一动也不动的站着，像一个紧密的圈子把我们围绕起来。

“嗨普，嗨普，哎嗨！”马卡尔向他们亲切地叫道，用手掌摸着 he 最心爱的黑马的颈子，并且转过头来向我说道，“是该睡的时候啦！”接着他把头裹在高加索式上衣里面，使劲的在地面上伸直身子，就一声不响地睡着了。

我不想睡。我看着草原的黑暗，好像拉达的有如女王一样美丽而又骄傲的影子在眼前的空中漂浮着，她把一绺黑色的丝发，紧压在胸前的伤口上，而鲜血穿过她浅褐色的纤细的手指，像火红的星花一滴一滴地滴到地面上。

而在她后面紧贴着她的脚边的，是勇敢的年轻人洛伊科·佐巴尔；一缕缕的浓密的鬃发挂在他的面孔上，而在它们下面，不断地滚流着大颗的泪珠……

雨下得更厉害啦，大海在为这一对骄傲的美丽的茨冈人——洛伊科·佐巴尔和老兵丹尼洛的女儿拉达，在唱着深沉而又庄严的赞歌。

而他们两个人在夜色的黑暗中轻快地和无声地飞翔着、追逐着。但是美男子洛伊科怎么都赶不上那骄傲的拉达。

伊泽吉尔老太婆

戈仁权 雪影译

本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895年4月16日、23日和27日《萨马拉报》上。

这些故事我是在比萨拉比亚阿克曼城附近的海边上听到的。

有一天夜晚，当把白天采葡萄的工作做完了的时候，那一群和我在一块儿工作的摩尔维亚人都到海边去了。只有我和伊泽吉尔老太婆仍留在葡萄藤的浓荫底下，躺在地面上，静静地望着那些到海边去的人们的背影怎样消失在深蓝的夜色之中。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唱着，笑着。男人们的皮肤都是古铜色的，他们留着漂亮的黑胡须和一直垂挂到双肩的浓密的鬃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宽大的灯笼裤；女人们和姑娘们——都是愉快的，灵活的，长着深蓝色的眼睛，皮肤也都晒成古铜色的。她们乌黑的丝发松散着，和暖的微风吹拂着它们，弄响了那些系在丝发上的小铜钱。风像广阔而又均匀的波浪在流动着，但有时候它又好像跳越过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激起一阵强有力的狂风，把女人们的头发吹拂成一些奇形怪状的鬃毛，高耸在她们头顶的四周围。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女人们变得更加奇特和像神话故事中的仙女一样。她们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而黑夜和幻想又把她们打扮得更加美丽漂亮。有谁在拉着提琴……一个姑娘用柔和的女低音唱着歌，还可以听见笑声……

空气里浸透着大海的强烈的气息，还有在黄昏不久以前被大量的雨水润湿了的土地所蒸发出来的那种浓郁的泥土香味。在天空里，这时候还飘浮着许多美丽的云片，是各种奇形怪状的并带颜色的。在这儿，是些柔软的像几簇烟似的青灰和淡灰以及天蓝色的云片；在那儿，是些尖锐的像山岩的碎片一样的阴黑色和褐色的云片。在这些云缝中间，一小片一小片深蓝色的天空，点缀着一颗颗的金色的星星，在可爱地闪耀着。所有这一切——歌声啊和香味啊，云片啊和人们啊，——都是异常地美丽而又凄然，就好像是一个奇妙的故事的开头。

而这一切东西又好像停止了成长或者是死亡了；喧嚣的声音渐远了消逝了，留下的是凄凉的叹息。“你怎么不和他们一同去呢？”伊泽吉尔老太婆点了一下头这样问道。

年纪使得她的腰弯成两节了，她深黑色的眼睛，现在已是黯淡无光和充满着眼泪。她的干燥的噪声响得很奇特，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就好像这个老太婆是用骨头在讲话似的。

“不想去。”我回答她。

“唔！……你们俄罗斯人一生下来就成了老头儿。所有的人都阴森得像魔鬼一样……我们的姑娘们都害怕你……要晓得，你还正年轻力壮呢？……”

月亮升起来了。月轮很大，是血红色的，它好像是从这片草原的深处钻出来的。这片草原当年曾经吞食了许多人的肉和喝了许多人的血，大概就因为这个原故，它才变得这样的肥沃和富饶。葡萄叶的花边似的影子落在我们身上，我和老太婆就被它们像网子一样地笼罩着，在我们右边的草原上，飘动着一些被月色的青光所照透了的云影，它们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明亮了。

“瞧，拉那在那儿走着！”

我顺老太婆用她长着弯曲战栗的手指所指的地方望过去，看见在那儿飘动着很多很多影子，其中有个比别的更暗更浓的影子，比它的姊妹们也飘浮得更快更低，——它是一块比其它的云飘浮得更快飘浮得更接近地面的云

片所投射下来的影子。

“那儿什么人也没有！”我说道。

“你比我这个老太婆还更瞎。瞧，在那儿，就是沿着草原在奔跑的那个暗黑的影子！”

我再看了一次，除了影子之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这是影子啊！你为什么叫它是拉那呢？”

“因为这就是他！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影子，——他活了几千年，太阳晒干了他的身体，血液和骨头，而风就把它们吹散。这就是上帝惩罚那些傲慢的人的办法！”

“讲给我听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要求这个老太婆，觉得在我的前面就有一个在草原上所编成的最美丽的故事。

于是，她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

“自从这件事发生的那个时候起，它已经过去好几千年了。远在大海的彼岸，就是在太阳上升的地方，有一个大河的国家，据说在这个国家里，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根草茎都投射出人们需要多少就有多少的阴影，足够人在阴影里躲避太阳光，因为那儿酷热得可怕。

“这个国家的土地是多么富饶呀！”

“在那儿住着一族强悍的人，他们放牧着牲畜，并用狩猎来消磨他们的精力和表现他们的勇敢，在狩猎之后他们就设宴庆贺、唱歌、同姑娘们嬉戏。

“有一次，在庆宴当中，一只从天空飞下来的老鹰，攫走了其中一个黑头发的温柔得像黑夜一样的姑娘。男人们向这只老鹰射过去的许多可怜的箭，都落到了地上来。他们就派人四处去寻找这个姑娘，却始终没有能找到。后来大家就像忘掉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一样，把她也忘记了”。

老太婆叹了一口气就静默不语了。她的咯吱咯吱发响的嗓音，就好像是所有那些被遗忘了的年代在诉苦悲泣，而这些年代是以化成回忆的影子在她的心胸中体现出来的。海静悄悄地重复着这个古老传说的开头部分，也许，这些传说就是在它的海岸边创造出来的。

“但是过了20年，她自己跑回来了，她已是一个受尽折磨的憔悴的女人，身边还带着一个青年，美丽和强壮得像她本人在20年前一样。当大家问她这许多年来她在什么地方时，她告诉他们：老鹰把她带到山里面去，像和妻子一样地同她住在那儿。这是鹰的儿子，可是父亲已经不在；当鹰衰老了的时候，它最后一次高高飞上天空，从那儿收敛起翅膀，沉重地跌到陡峭的山岩上，摔成碎片……”

“大家都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这个老鹰的儿子。看来他并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优越的地方，只是他的那双眼睛，冷酷而又傲慢，正像鸟中之王的眼睛一样。当大家和他讲话的时候，他高兴回答，就回答，否则，就静默不语。当族中的长老们跑来，他和他们讲话就像对待平辈一样。这件事侮辱了长老们，他们称他是一枝未磨尖箭头的没有装上羽毛的箭。大家就告诉他，有几个像他那样的人和年纪甚至比他还要大两三倍的人，都是尊敬他们，服从他们的。而他却大胆地看着他们，回答说世界上再没有像他一样的人；假如所有的人都尊敬他们，那么他也不愿意这样做。哦！……那时候长老们差不多全都生气疯了，发着怒说道：

“在我们当中没有他生活的地方！他高兴到什么地方去，就让他到什么地方去吧。”

“他大笑着，就走向他想去的的地方，——他走向一个正聚精会神看着他的美丽的姑娘；他向这个姑娘走过去，当走近的时候就一把抱住她。而她正是刚才训斥过他的一位长老的女儿。虽然他很美丽，她还是推开了他，因为她害怕自己的父亲。她把他推开就走到一边去，可是他却去追打她。当她跌倒的时候，他就用脚站在她的胸口上。于是鲜血就从她的嘴里冒出来，喷向天空，这个姑娘叹息了一声，就像蛇一样蜷曲起来死掉了。”

“所有亲眼看见这件事的人都被恐怖所震骇了，——在他们眼前如此杀死一个女人，这还是第一次。大家沉默了很久，看着这个大张着眼睛和口流鲜血的躺在地上的姑娘，同时也看着他。他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她的身旁，准备对付所有的人，神情是那样傲慢，——他并没有低下头来，好像在等待惩罚一样。后来，大家一齐动手就把他捉住，绑起来放在一旁。这时大家觉得立刻把他杀死——这未免是太简便了，也不会感到解恨。”

黑夜扩展着和更加深了，充满了各种奇异的轻微的声音。在草原上，金花鼠凄凉地叫着，在葡萄树的叶丛中，蟋蟀在弹着玻璃似的琴弦，树叶子叹息着，私语着；丰满的月轮本来是血红色的，现在变得苍白失色远离地面了，苍白的的光辉愈来愈多地流进了草原的淡青色的雾霭……

“这时候他们都聚集过来，在考虑这种罪行应得的惩罚……有人主张用四马分尸的办法——他们觉得这还是太轻了；又有人想起一齐用箭来射死他，但是这个办法也被推翻了；又有人建议把他烧死，但是篝火的烟会使得大家看不见他受难；他们提出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始终找不出一个能使大家都满意的办法。而他的母亲就跪在他们前面，沉默不语，因为无论是眼泪，无论是话语，都求不到大家对她的儿子的饶恕。他们讨论了很久，其中一个聪明人想了很久之后才说道：

“我们问问他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家就问了他，他说道：

“放开我！绑着的时候我是不说的！”

“当大家放开他的时候，他问道：

“你们要什么？”他这样发问，就好像他们都是奴隶似的……

“你已经听见了……”聪明人说道。

“为什么我要向你们解释我的行为呢？”

“为了让我们了解，你这个傲慢的人。听着吧！不管怎样，你总归要死的……让我们了解你做的事。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要知道更多的对我们有益的事……”

“好吧，我说，虽然我自己不十分清楚刚才所发生的事。我杀死她，我觉得是因为她推开了我……而我是需要她的……”

“可是她不是你的呀！”大家回答他。

“难道你们只使用你们自己的东西吗？我想每个人所有的只是语言、两手和两脚，……而你们拥有牲畜、女人、土地……和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

“大家就告诉他这一点，凡是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付出了代价凭智慧和力量而得来的；有时候还是拿生命换来的。而他回答道，他想保全他自己的完整。”

“大家和他谈了很久，最后看出他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看见过。当大家了解到他命定了要过孤独的生活时，大家甚至都害怕起来了。他身边从没有过同族人，也没有母亲、牲畜、妻子，他什么都不想要。

“当大家看出这一点时，他们又重新考虑如何来惩罚他。这一次他们还没有谈得很久，——那个聪明人也没有妨碍他们讨论，却自言自语地道：

“‘停住！有了惩罚啦。这是一个可怕的惩罚。你们就是想上一千年也不会想出来的！

对于他的惩罚，就在他自己身上。放了他，让他去自由吧！这就是对他的惩罚！’

“这时候马上就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奇迹。天空里响了一声霹雷，虽然天上并没有一片云。这是上天的力量，承认了聪明人的话。大家都弯身行礼，随后就分散开。而这个青年，现在得到一个名字，叫做拉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个被排斥和放逐了的人。这个青年向那些丢下他的人们放声大笑起来，他笑着，现在剩下他一个人了，自由得像他父亲一样。但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人……而他却是一个人啊。于是他就开始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他跑到部落里去，抢走牲畜和姑娘——抢走他所想要的一切东西。大家用箭射他，但是箭穿不透他的身体，好像他的身上披了一层看不见的超等的皮膜。他敏捷，好掠夺，强健而又残暴。他从不和人们面对面相见的。大家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他长久地，孤独地，这样在人们的周围盘旋着，长久得不只一二十年。但是忽然有一次他走近人群，当大家向他冲过来的时候，他却站着不动，并且丝毫没有想自卫的表示。这时有一个人猜中了他的心意，就高声地叫道：

“‘别动他！他想死啦！’

“于是大家都站住了，既不想减轻这个曾经对他们作过恶事的人的罪过，也不想杀死他。大家对他嘲笑着。而他听到这个笑声也就战栗起来，他总是用力在胸口搜索着什么东西，并且用手紧抓住它。突然间他举起一块大石头，向人们冲过去。可是他们都避开他的打击，没有一个人还他的手，都跑到一边去观察他的情形。这时候他又拾起刚才某个人手中掉下来的刀子，用它刺向自己胸膛。但是刀断了，就好像是碰在石头上一样。他又重新跌倒在地上，用头向大地猛撞了很久。但是大地也避开他，在他的头撞击时也随之深陷下去。

“‘他不能死啊！’人们高兴地说道。

“后来大家都走了，却把他留了下来。他脸朝天躺着，望着天空有一群巨鹰像黑点似地在高高地浮动着。而在他的眼睛里却有那样无限多的忧愁，好像足以用它来毒害死全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样从那时候起，他就一个人孤独地、自由自在地在等待着死亡，或者到处游荡。……瞧，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影子，而且会永远是这样！他既不了解人类的语言，人们也不了解他的行动；——什么都不了解。他总是在寻找着，走着，走着……。他既没有生命，死亡也就不再向他微笑了。他在人当中是没有位置的……这就是一个人为了傲慢所遭受到的打击！”

老太婆叹了一口气，静默不语了，她的头低垂到胸口，奇怪地摇晃了好几次。

我看着她。我觉得睡梦把这个老太婆征服了。并且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异常地怜悯起她来。她是用这种高昂的威风凛凛的音调讲完她的故事的结尾，可是在这种音调里，依然响着一种胆怯的奴性的调子。

人们在海岸边唱着歌，——唱得很奇怪。最初是一个女低音；——只唱了两三个音符，接着就传出了另一个声音，又开始再唱这支歌，但是第一个音还是在它的前面飘荡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声音，也按着同样的顺序加入了歌声。突然间，男声的合唱又重新开始唱起这支歌。

每一个女人的声音，都是完全各自响着，它们就像五颜六色的溪流；从高处的什么地方飞流下山坡，跳跃着，喧闹着，流进了那个向上涌流着的男声的浓密的波涛，又沉溺到它里面去，然后从里面迸裂出来，爆发出更多更清晰而又更强有力的声音，并且，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上高扬滚动。在这些声音之外，再也听不见波涛的喧嚣了……

“你听过吗，还有什么地方是这样唱的？”伊泽吉尔问道，她抬起头来，用没有牙齿的嘴微笑着。

“没有听过，从来没有听过……”

“你没有听见过。我们是爱唱的。只有美丽的人能唱得好，——美丽的人是热爱生活的，我们热爱生活。你瞧，那些在那边唱歌的人，难道没有因为白天的工作而疲困吗？他们从太阳爬上山时起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月亮一出来，他们已经在唱歌了！那些不会生活的人，只有躺着睡觉。对于那些觉得生活是可爱的人他们就唱歌了。”

“可是健康呢……”我开口说道。

“健康一生永远都是够用的。健康呀！难道你有了钱就不花掉它们吗？健康也就是黄金。你知道当我年轻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我从太阳上升一直到落山，都在织着地毯，差不多从来没有站起来过。我那时候活泼得像太阳的光线一样，可是必须像石头一样坐着不动。我一直坐到全身的骨头发裂响，可是当黑夜来临了，我就奔到我心爱的人那儿去，和他亲吻。这正是恋爱的时候，我这样奔跑了三个月。在这个时期，每一夜我都在他那儿。我这样一直活着——只要心血足够的话！我爱过多少个人呀！我接受过也给过多少个吻呀！”

我看着她的胸，她的那双黑色的眼睛始终是黯淡无光的，就是回想也不能使它们活跃起来。月光照着她干枯的龟裂了的嘴唇，照着她长着白毫毛的尖削的下巴，和有皱纹的弯曲得像猫头鹰嘴似的鼻子。在她的前额上有些黑色的小涡，其中一个小涡里，有一绺从破红布头巾下面挂下来的灰发。她的脸上、颈上和手上的皮肤，完全被皱纹所分裂开。而在老伊泽吉尔的每个动作里，似乎可以预感到这干枯了的皮肤会全部破裂，裂成碎片，而一副长着黯淡无光的黑眼睛的赤裸裸的骨骼，会站在我的面前。

她又重新用她的咯吱吱的声音开始讲道：

“我和我的母亲住在法尔米附近——就在贝尔拉特河的岸边上。当我的心上人出现在我们农庄里的时候，我那时候才15岁。他是一个身材高高的，灵活的，长着黑胡须的愉快的人。他坐在小船上，向我们的窗口响亮地高叫道：‘喂，你们有葡萄酒？……有没有什么给我吃的东西吗？’我从窗口透过--q树的枝叶看去，看见整条河都被月亮的照成天蓝色了，而他穿着白衬衫，系着一条宽腰带，一只脚站在小船上，另一只脚站在岸边。他身子摇晃着，在唱着什么。当他看见我的时候就说道：‘在这儿住了一位多么漂亮

的姑娘！……而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事！’就好像他在知道我以前已经知道所有美丽的姑娘啦！我给了他葡萄酒和煮熟了的猪肉……可是再过了四天，连我自己也全部都给了他啦……。每天夜里，我们两个人都乘着小船游逛着。他驾船来的时候，就像金花鼠一样地轻轻地吹着口哨，我就像鱼一样地从窗口跳到河岸下去。这样我们就乘船游逛着……他是来自普鲁特河上的渔夫，后来，当母亲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痛打了我一顿。而他就劝我跟他到多布鲁加去，然后再远一点，到多瑙河口去。但这时候我已经不喜欢他了，——因为他老是唱歌和接吻，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这多么使人厌烦。这时候，有一伙古楚尔人的匪徒在当地出没，在他们中间也有很可爱的人……这就是说，当时他们的生活也是过得很快活的。他们中有个姑娘，经常等待着她的喀尔巴阡山的青年小伙子。不过她并不了解他是被关在监狱里还是被打死了。——但是小伙子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候又带着两三个伙伴，像从天上突然掉下似的来到她面前。他带来了丰富的礼物，——难道这些东西都是他轻易得来的吗？他就在她家里宴饮，并在自己的伙伴面前称赞这个姑娘。这使她很高兴。我就恳求古楚尔人中的一位女朋友，要她把她们介绍给我认识……她叫什么名字呢？我已经忘记了……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个青年小伙子，是个很好的人……头发是火红色的，他整个人都是火红色的——连胡须，连鬓发！他还有一颗火一样红的脑袋。他又是那样的忧愁，有时候也很温柔，而有时候则像野兽一样地咆哮和乱打。有一次他打了我的脸……而我就像小猫儿一样地跳上他的胸口，用牙齿咬他的面额……从那时候起，在他面额上就留下了一个小涡。当我吻他这个小涡时，他是很高兴的……”

“那个渔夫到哪儿去了呢？”我问道。

“渔夫吗？他呀……在那儿……他加入了他们，加入到这伙古楚尔人中间去。最初他总是想劝说我，并且威胁我说要把我丢到水里去，可是后来什么事也没有，他加入了他们中间去并且结交了另一个女人……他们这两个人——这个渔夫和那个古楚尔人最后都被吊死在一起啦。我曾去看他们两个人是怎样被吊死的，这是在多布鲁加的事。渔夫赴刑的时候，脸色全是苍白的，并且还哭了，可是那个古楚尔人却抽着烟斗，他一边走着一边抽着烟。两只手插在口袋里面，一绺胡须搭在肩头上，另一绺胡须垂挂在胸口上。当他看见我的时候，他拿开烟斗，叫道：‘永别啦！’……我整年都为他难过。唉！……当这件事发生前，他们正想动身回喀尔巴阡山的故乡去。当他们跑到一个罗马尼亚人家里去作客告别时，他们就在那儿被抓住了。当时只抓到两个人，有几个人被打死啦，而其余的人都逃走了……可是后来这个罗马尼亚人也终于得到了报应……庄子被烧了，磨坊和所有的粮食也被烧掉了。他变成了一个乞丐。”

“这是你所干的吗？”我偶尔顺口沉思自语。

“古楚尔人有很多朋友，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谁是他们最好的朋友，谁就应该去追悼他们……”

海岸边的歌声已经静息下去了，现在只有海涛的喧嚣声在应和着老太婆的声音，——这种沉思的叛逆的喧嚣，好像是应和着这个叛逆生活故事的第二部优美和音。黑夜变得愈来愈温柔了，月亮的清光，在黑夜里更加扩展开来，而黑夜中那些看不见的人们的忙碌生活的不可捉摸的声音，也愈来愈静息下去，被波浪不断增长的响声所淹没了……因为这时风力增强了。

“此外我还爱过一个土耳其人。我在斯库塔里城他的妻妾们的内室里住过。整整地住了一个星期，——还好……但太寂寞啦……——全是女人，女人……他一共有八个女人……她们就整天吃呀、睡呀和讲着各种无聊的蠢话……否则就像一群母鸡一样，吵骂呀，咯咯地叫呀……这位土耳其人已经不再年青啦。他的头发差不多快灰白了，他很神气，而且很有钱。

讲话的时候，很像个君王……他的眼睛是乌黑的……一双直视人的眼睛……似乎能看透你的心。他很喜欢祈祷。我是在布库勒什蒂看见他的……他像皇帝一样在市场上走着，他那样神气地威严地看着人。我向他微笑了一下，在当天晚上，我就在大街上被人抓住并被带到他那儿去了。他是卖檀香和棕榈的，这次到布库勒什蒂来想买一些什么东西。‘你到我哪儿去吗？’他说道。‘我，对，我去！’‘好的！’这样我就去啦。这个土耳其人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是个黑黑的孩子，非常灵活……已经16岁啦。我就和他一起从土耳其人那里逃跑出来……我奔跑到保加利亚的隆巴兰卡去……在那儿有一个保加利亚女人，用刀子刺伤了我的胸口。原因是什么，是为了她的未婚夫还是为了她自己的丈夫——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病了，在一所修道院里呆了很久。这是一所女子修道院。有一个波兰姑娘看护着我……那时候，她的兄弟也是一个修道士，从另一所修道院，我记得大概是在阿尔采尔——巴兰卡来看望她……他像条蛆虫老是在我的前面蠕动着……当我病好了的时候，我就和他一起走了……到他的波兰去。”

“等一下！……那个小土耳其孩子在什么地方呢？”

“那个孩子吗？他死掉啦。那个孩子，是因为想家或者说是因为爱而死的……他就像一株还没有长结实的小树那样地枯干死的，这株小树被太阳照得太厉害啦……就这样憔悴干枯了……我记得他躺着的时候，就已经像冰块一样地透明和发蓝，但是在他的心里面还是燃烧着爱情……他老是请求我弯下身子去吻他……我很爱他，我记得，我吻了他很多次……后来他已经完全不行了——差不多不能动弹了。他躺着，像求施舍的乞丐那样哀求我，躺在他的身边，温暖他的身体。我躺下去了，和他并排睡着……他马上全身就热起来了。有一次我醒转来，而他已经完全冰冷了……死啦……我伏在他身上哭着。谁能说呢？也许，这是我杀死他的。那时候我的年纪比他大两倍，身体是那样的健壮，丰满……可是他呢？还是个孩子！……”

她叹息了一声，我也第一次看见她一连画了三次十字，还用干枯的嘴唇在絮语着什么。

“喏，那么你就到波兰去啦……”——我提醒她一句。“是的，……同那个小波兰人。

他是个可笑而又卑鄙的人。当他需要女人的时候，他就像雄猫似地同我亲热起来，从他舌头上流出甜蜜的话语；当他不需要我的时候，就用像鞭笞的话语来抽打我。有一次我们沿着河边走，他向我说了些傲慢的使人难堪的话。哦！哦！……我生气了！我像柏油一样地沸腾起来！我用手把他像小孩子似地抓住，——他是很小的，——把他朝上高举起来，使劲紧捏他的腰部，这足可以使他浑身发青。接着我一使劲儿，就把他从岸上丢到河里。他大叫着，他那样可笑地大叫着。我在岸上看着他，而他在水里面挣扎着。这时我就走开了，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在这一点上我是高兴的，就是我此后从没有再遇见过我曾经爱过的那些人。这是些不好的相遇，就像遇见了的都是些死人一样。”

老太婆静默不语，在叹息着。那时我就想起那些被她所复活了的人们。就是那个火红头发的长着胡须的古楚尔人，他在去就刑时，还平静地抽着烟斗。大概他有一对冷漠的天蓝色的眼睛，能集中而又坚定地看着一切事物。而在他旁边的，是从普鲁特河来的长着黑胡须的那个渔夫，他哭泣着，不愿意死，在他临死前因为忧虑而变得苍白的脸上和两只眼睛里都显得黯然无光，被泪水弄湿了的胡须，凄惨地垂挂在歪斜的嘴角上。这就是那个年老的曾经是神气十足的土耳其人。一个大概是个宿命论者和暴君。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儿子，那是被接吻所毒死的一朵东方的苍白而又脆弱的小花朵。还有就是那位充满虚荣心的波兰人，多情而又残酷，善于口才而又冷漠无情……所有这些人——不过是些苍白的影子，而为他们大家所吻过的那个女人，现在却活生生地坐在我的旁边，但是已经被时间损耗得枯萎了，没有肉，没有血，怀着一颗没有愿望的心，两只没有火光的眼——差不多也是个影子。她继续讲道：

“在波兰我的生活困难起来了。那儿住着的都是些冷漠无情和虚伪的人。我不懂他们那种蛇一样的语言。大家都咝咝地叫着。他们咝叫些什么呢？这是因为上帝给了他们一条蛇的舌头，因为他们都是好撒谎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好，眼看着他们准备造反，反对统治他们的俄国人。我到了波赫尼亚城，一个犹太人买下了我，他并不是为了自己买的，而是要拿我去做买卖，我同意了这件事。为了生活，——就应该会做些什么事，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因此我就得出卖自己的身体。不过我当时也想，假如我能弄到一些钱，我便可回到我的家乡贝尔拉特去，到那时候不管锁链是怎样的牢固，我一定要弄断它们的。于是我就在那儿住下来了。许多有钱的地主老爷都到我那儿去，在我那里举行盛宴。这他们要花很多钱的，他们还因为都想占有我而打架，有的还破了产。其中一个地主老爷占有了我很久，有一次他作出这样的事：他来了，而听差带了一个钱袋跟在他后面走着。这位地主老爷拿起那个钱袋，从我的头顶上倒下来。虽然金币打着我的头，我也非常喜欢听到金币落到地板上的响声，但我还是把这个地主老爷赶走了。他有一张非常肥胖而粗糙的脸，他的肚子就像一个大枕头，他看人时像一头吃饱了的肥猪。是的，虽然他说过，他为了用黄金撒满我全身而卖掉了他所有的田地、房产和马匹，但我还是把他赶走了。那时候我爱着一个面孔有刀伤的体面的地主老爷。他的面孔完全被土耳其人用军刀划成了许多道十字交叉形的伤痕，因为他不久之前为了替希腊人出力和土耳其人打过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假如他是个波兰人，那么希腊人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他去了，和他们一起反对他们的敌人。当他被用刀砍时，他有一只眼睛被打得冒了出来，左手上的两只手指也被砍断了……假如他是个波兰人，那么希腊人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因为：他好大喜功。而当一个人好大喜功的时候，他随时都能找到可以做出这些功绩的时候，他也随时都能找到可以做出这些功绩的地方。你知道，在生活里到处都有能成功绩的地方的。可是那些不能为自己找到建立功绩的时间和地点的人，——那只是些懒虫和胆小鬼，或者说就是些不懂得生活的人。而那些懂得生活的人，每个人都想在自己身后留下自己的影子。那时候生活就不会把人毫无痕迹地吞噬掉了。

哦，这个被砍伤了的人，是个很好的人，他为了要做某种事，就准备到天涯海角去。大概，你们的人在造反时把他杀掉了。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去打马扎尔人呢？喏，别响！”

老伊泽吉尔命令我不要响，突然间她本人也静默不语，沉思起来了。

“我还认识一个马扎尔人。他有一次离开我走了，——这是冬天的事，——后来在春天雪溶化了的时候，人们才在田里找到他，脑袋是被打穿了的。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晓得，爱情杀死人并不亚于瘟疫，假如算起来——是不亚于……我刚才讲的什么？讲的是波兰……是的，我在那儿演完了我最后的一场戏。我遇见了一个波兰小贵族……他很漂亮！真是个魔鬼。而我那时候已经很老啦，哎，很老啦！那时候我已经40来岁了吧？大概是那样的……可是他更骄傲，他是被我们女人们所宠爱的。他在我看来是很珍贵的……是这样的。他想一下就拥有我，但我却不肯。我从来没有做个奴隶，属于谁。那时我已经和买我的犹太人结束了关系，给了他很多钱……我已经住在克拉科夫了。我已有了一切的东西：马匹、黄金、听差……他这个骄傲的魔鬼到我那儿来了，他总是希望我自己投身到他的怀抱里去。我和他争吵起来……我甚至——我记得——因为这件事变傻了。这件事拖延了很久……我得胜了。他跪下来恳求我……但当他一占有了我，却又把我丢掉了。那时候我知道，我是老啦……哦，这在我不是愉快的事！他每每看见我的时候，就讥笑我……他是多么卑鄙呀！他当着别人也讥笑我，这我也是知道的。喏，我告诉你，我当时已经很痛苦了！不过，因为他还在那儿住，很近，我心里毕竟还是爱他。当他去和你们俄国人打仗的时候，我真不高兴。我想毁了自己，但是我毁不了……于是我就决定跟他去。他在华沙附近，住在森林里。

“当我赶到森林里的時候，我才知道你们已经把他們全部打败……并且他已经被俘了，就关在村子不远的地方。”我当时想，——我已经再也看不见他了！可是我又很想看见他。

喏，我用尽可能想到的办法去看他。我打扮成一个女乞丐，瘸着腿，蒙着脸，到他所在的那个村子里去看他。到处都是哥萨克人和士兵……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到了那儿！当我知道波兰人被关的地方时，我看出是很难到那儿去的。而我沿着菜园在田畦之间爬过去，我看见一个哨兵站在我面前的路上……那时候我已经听到，波兰人在唱歌和高声讲话。他们正唱着一首歌……是献给圣母……而我的阿尔卡台克……也在那儿唱着。当时我回忆起以前阿尔卡台克爬着来求我……而现在我却像蛇一样地在泥地上向他爬去，也许是向自己的死亡爬过去，我觉得非常伤心。而这个哨兵已经听到我弄出的响声，弯着身子向我走过来。喏，我怎么办呢？我从泥地上站起来，向他走过去。我除了手和舌头之外，既没有刀，也没有其它什么东西，我惋惜自己没有带刀。我低声说：‘等一下！……’而这个士兵已经把刺刀对准了我的喉头。我小声地向他说道：‘不要刺，等一下，听我说吧，你也有良心吧！我不能给你什么，我请求你……’他放下了步枪，也小声地向我说道：‘滚开，婆娘，滚开，你要什么？’我告诉他：‘我的儿子被关在这儿……大兵，你懂吗，我的儿子在这儿。你也是谁的儿子，是不是？你现在看看我吧——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子，他就在这儿！让我看他一次吧，也许，他马上就要死掉的……也许，明天会有人把你打死，你的母亲也会哭你的吧？假如你不看她，看你的母亲一眼，你会死的很痛苦的吧？而我的儿子也是一样的难过。可怜你自己，可怜他，也可怜我这个母亲吧！……’

“哦，我向他讲了很久！那时候下雨了，我们都被打湿了。风在吹着，吼着，一会儿打着我的背脊，一会儿打着我的胸口。我在这个像石头一样的士兵前面站着和摇晃着……而他始终在说：‘不行！’当我每一次听到他冷漠

的话语时，在我心里迸发出的那个要看见阿尔卡台克的愿望，也更加热烈……我说话的时候，用眼睛打量着那个士兵，——他是矮小的、干枯的，始终在咳嗽着。于是我倒在他面前的泥地上，抱住他的两膝，先用热切的话语恳求他，他不准，我便立即把这个士兵掀倒在地上，把他滚到污泥里去。这时候，我就很快地把他的脸孔转朝着地面，把他的头压到水洼里去，使得他不能叫。他只是在挣扎着，想把我从他背上摔开。我就用双手把他的头更深地往污泥里面按。这样他就被我闷死了……。这时我就冲向波兰人唱歌的那座仓库。‘阿尔卡台克！……’我在墙缝间低声叫道。这些波兰人是机灵的，他们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就停止唱歌！他的眼睛正对着我的眼睛。‘你能从这儿走出来吗？’‘能的，要穿过地板！’他说道。‘喏，那就出来吧。’于是他们四个人从这个仓库的地板下面爬了出来，其中有我的阿尔卡台克。阿尔卡台克问道：‘哨兵在什么地方？’‘在那儿躺着！……’于是他们把身子弯向地面，静悄悄地走着。降着雨，风在高声地吼着。我们走出了村子，又沿着树林静默不语地走了很久。我们走得那样快。阿尔卡台克拉着我的手，他的手是滚烫的，而且在发抖。哦！……当他静默不语时，我和他在一块儿是多么好呀。这是最后的几分钟了，这是我贪欲的生活中的最幸福的几分钟。但是这时候他们走上一片草地就停住了。他们四个人都一齐感谢了我。哦，他们都向我讲了好久，讲了好多的话啦！我还是听着并看着我自己的这位地主老爷。他怎样对待我呢？他拥抱了我，向我讲得那么样庄重……我不记得他讲了些什么话，大意是我做了这么一回事，他感谢我带领他出来，并且将永远爱我……他就跪在我的面前，微笑着向我说道：‘我的女王呀！你瞧，跪在这里的是一条多么虚伪的狗！’……喏，那时候我就踢了他一脚，还打了他的脸，而他后退几步，跳了起来。他脸色阴沉而又苍白地站在我的面前……那三个人也站着，都是沉着脸。大家都静默不语。我看着他们……我当时——我记得——只觉得很孤寂，并且似乎有一种倦怠降临在我的身上……我对他们说：‘滚吧！’他们像狗一样问我：‘你要回到哪儿去，指出我们的路径吧？’你看这是些多么卑鄙无耻的家伙！喏，他们毕竟还是走了。那时候我也走了……第二天，你们的人把我捉住了，但是马上又放了我。当时我觉得，是我应该筑一个窝，准备像杜鹃鸟一样过隐居生活的时候了！我已经觉得很艰苦，翅膀已经衰弱无力，羽毛也没有光泽了……是时候啦，是时候啦！那时候我就到加里西亚去，再从那儿回到多布鲁加。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差不多30年了，也曾经有一个丈夫，是个摩尔达维亚人，他在一年前死掉啦，而我就住在这儿！我一个人生活着……不，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他们在一起。”

老太婆向大海挥了一下手。那儿一切都是静寂的。有时候传出了一阵短短的迷人的声音，但立刻就又消逝下去了。“她们都很爱我。我给他们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需要这些。他们都还很年轻……而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我看着并想起：‘我曾经有一个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是在我那时候，人有着更多的力量和热情，因此也生活得更愉快更好……正是这样的！……’”

她静默不语了。我觉得和她在一块儿心中有些忧郁。她在打盹儿，摇晃着头，低声地絮语着什么……也许是在祈祷吧。

这时从大海上升起一层云，是黑色的，沉重的，好像山峰一样严峻。它爬上了草原，从它的顶端，分裂出来许多小云片，在它的前面飞驰着，把星星一颗颗地都熄灭了。大海在喧嚣着。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人们中有的

在葡萄藤下面亲吻，有的在低声絮语，也有有的在叹息。在草原的深处，有一条狗在吠叫……空气里有一种奇异的芳香刺激着神经，使得人的鼻孔发痒。云片向大地投下了一片片浓密的阴影，沿着大地爬行着，爬行着，消逝了，又重新出现了……月亮只剩下了一个朦胧的蛋白色的斑点，有时候灰色的云片就把它完全盖没了。

而在草原的远处，现在变得漆黑而又可怕，就好像在它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似的，并且迸发出许多小小的天蓝色的火星。它们一会儿在那儿，一会儿又在这儿，一会儿出现了，一会儿又熄灭了，就好像是几个分散在草原上相互距离很远的人在草原上找寻着什么，他们擦亮了火柴，但风马上又把它们吹熄了。这是些非常奇怪的天蓝色的小火舌，仿佛暗示着某个神话故事似的。

“你看见那些火星了吗？”伊泽吉尔问我。

“就是那些天蓝色的吗？”我向她指着草原说道。

“天蓝的吗？是的，就是那些……这就是说，它们还在飞舞着呢！喏，喏……我现在已经再也看不见它们了。我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能再看见了。”

“这些火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问老太婆。

我曾经听说过关于这些火星的来源的传说，但是我愿再听老伊泽吉尔怎样来讲它的。

“这是从丹科炽燃的心里迸发出来的火星。在世界上曾经有一颗心，某一次这颗心冒出火来……这些火星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现在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吧……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啦……古老的，完全是古老的！你瞧瞧，在古时候有着多少故事？……可是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无论是事情，无论是人，无论是故事，都没有跟古时候一样的……为什么呢？……喏，你说！你说不出来……你知道什么呢？你们这些年轻人知道些什么呢？哎嗨、嗨！……只要敏锐地看着远古，——你在那儿会找到所有的谜的解答的……而你们不看，也不会为这而生活着……难道我看不见生活吗？哦哈，我一切都看见，虽然我的眼睛不行啦！

我看见人们并不是在生活，而是完全在盘算来，盘算去，把一生都盘算在它上面。当他们自己掠夺了自己，浪费了时光，于是就悲泣自己的命运。命运，那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现在我看见各式各样的人，但却没有强有力的人！他们到哪儿去了呢？……美丽的人是愈来愈少啦。”

老太婆沉思着。那些强有力和美丽的人，从生活里到哪儿去了呢？她想着，她凝视着黑暗的草原，好像要从那儿寻求出解答。

我等待她的故事，静默不语，我害怕要是我问她什么时，她又会扯到另一边去。

于是老太婆就开始讲起这个故事了。

“古时候，在大地上住着一族人，穿越不过的森林从三面把这族人的营地包围着，而在第四面——才是一片草原。这是些愉快的、强有力的而又勇敢的人。但是有一次，艰难的时候来临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另外一族人，就是从前的这群人都驱赶到森林的深处去。

因为这座森林非常古老，在那儿尽是泥沼和黑暗，树枝又这样密层层地交缠在一起，透过这些树枝都看不见天空，而太阳的光线也好不容易才穿过浓密的树叶，为自己打穿一条照到泥沼的路。但是当它的光线落到泥沼的

水面上时，泥沼就升起一阵恶臭，而人们就因为这种恶臭接二连三地死掉了。那时候，这一族人的女人和孩子们都开始哭泣起来，而父亲们则在沉思着，天天堕进了忧愁。必须走出这座森林，要这样做那就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后退，——在那儿有着强悍的和凶恶的敌人；还另有一条路是前进，——但矗立着巨人似的树木，它们用粗大的树枝互相紧紧地拥抱着，把交错的树根深深地插进泥沼的粘滑的污泥里面。白天的时候，这些像石头一样的树木，静默无语地，动也不动地在灰暗的暮霭里矗立着，可是每当夜晚人们燃起篝火时，它们就更加密实地在人们的四周围紧逼过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始终有一个坚固的黑暗的圈子，把这些人包围住，它好像要压倒他们。而这些人本来是习惯于草原的空旷的。可是还有更可怕的，就是当风吹打着树梢，整个森林都阴沉地喧响起来的时候，就像是在威胁他们，为这些人唱送葬的歌似的。但无论怎样说，这毕竟是些强有力的人，他们能够和那些曾经一度战胜过他们的人们作殊死的斗争，他们知道不能在斗争中死掉，因为他们有着许多先人的遗训，假如他们轻易死掉的话，那么他们的遗训也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了。因此，他们在漫漫的长夜里，在森林的阴沉的喧响之下，在泥沼的毒臭之中坐着想着。他们这样坐着，而篝火所照出来的影子，就在他们的四周围跳着无声的舞蹈，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影子在跳舞，而是森林和泥沼的恶毒的幽灵在狂欢胜利……大家还是坐着和想着。但从没有一种东西，无论是工作、或者是女人，比这些忧愁的思想更能使这些人的身体和心灵困乏。大家都因为想得太多而困惫无力了……恐怖在大家的心里诞生了，用坚强的手把他们束缚住了。女人们为那些死于恶臭的人们的尸体和那被恐惧所束缚住的活人的命运而哭泣，更加引起了恐慌，——于是在森林里面开始可以听见懦怯的话语了。最初这还是胆小的和低声的絮语，但是后来声调越来越高了……他们想走到敌人那里去，向敌人献出他们自己的自由，被死所威吓住了的人，再也不害怕奴隶的生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丹科出现了，他一个人救活了所有人的性命。”

很显然，老太婆是时常讲起关于丹科的这颗炽燃的心的故事的。她像歌唱似地讲着，并且她的咯吱咯吱作响和深沉的声音，把这座森林的喧响的声音明显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而在这座森林里，许多不幸的被驱赶走的人们，已死于沼泽的毒臭之下……

“丹科是这群人其中的一个漂亮的年轻人。美丽的人时常都是勇敢的人。现在他就向他们，向自己的伙伴们这样讲道：

“只靠空想，是推不开挡在大路上的石头的。谁什么事都不做，谁就会毫无办法。我们为什么要把精力都浪费在空想和忧愁上呢？起来吧，让我们走进森林，穿越过它，要晓得，它总有个尽头的——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有个尽头的！走吧！喏！嗨！

“大家都看着他，看出他是所有人中间的一个最优秀的人，因为在他的两只眼睛里面，闪耀着无穷的力量和活生生的火光。

“你带领着我们走吧！”他们说道。

“那时候他就带领着他们向前走……”

老太婆静默了，她看着草原，那儿的黑暗是更加浓密了。似乎也看见丹科炽燃的心闪耀的小火星，在遥远的什么地方迸发着，好像是些天蓝色的虚无缥缈的花朵，只闪一会儿又消逝了。“丹科带领着他们。大家都友好地跟在他后面走——大家都深信他。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呀！黑暗得很，他们

每走一步，泥沼就张开它贪欲的污泥的嘴，要把人们吞噬进去；而树木则像一座牢固的墙壁，阻挡住他们的去路。树枝互相缠住他们；树根正像蛇一样地到处伸延着。每走一步路都要这些人耗费很多的汗和血。他们走了很久……森林是愈来愈浓密了，大家的气力也愈来愈小了！于是大家开始埋怨丹科，说他是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人，正把他们带领到死亡城去。但丹科始终是走在他们的前面，勇敢而又泰然。

“但有一次，一阵大雷雨在森林的上空震响起来，树木阴沉地、威严地喧嚣着。那时候，森林里变得非常黑暗，就好像自从世界诞生以来的所有的黑夜，一下子都聚集在它里面一样。这些渺小的人，在巨大的树木之间和在闪电的威严的咆哮之下走着，他们走着，摇晃着，巨人似的树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吼着愤怒的歌曲；而闪电飞过了林梢，刹那间用青色的寒光照了一下树林，马上又消逝了，威吓着人们。那些被寒冷的电光所照亮了的树木，好像是活生生似的，向这些被囚禁在黑暗中的人的四周伸出弯曲的无数长手，编成一个密密的网子，阻挡住人们前进。从那黑暗当中，又好像有某种什么可怕的、黑暗而又冷酷的东西，在看着这些走着的人们。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那些被它折磨够了的人们都丧失了勇气。不过他们羞于承认自己的无力，于是他们就把怨恨和愤怒发泄到那个走在他们前面的人——丹科身上。他们开始责备他没有能力带领他们，——瞧，他们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停下来了，在森林的胜利的喧扰之下，在战栗着的黑暗之中，这群疲倦了和凶恶的人们就开始审问丹科。“他们吼道：‘你是个对我们微不足道和有害的人！你带领着我们，把我们都弄得疲惫了，为了这，你就应该死！’”你们说过：‘带领吧！’因此我才带领你们的！”丹科向他们挺起胸膛这样高叫道，‘我心里有带领的勇气，因此我才带领你们！而你们呢？你们做了些什么能有助你们自己的事呢？你们只是走着，而不能为了更遥远的路程保存你们的力量！你们只是走着、走着，正像一群绵羊！’

“‘你该死！你该死！’他们叫道。

“森林还是在怒吼着，怒吼着，重复着他们的叫喊声，而闪电则把黑暗撕成一块块的碎片。丹科看着那些他费力所带领的人，看见这些人就好像是群野兽一样，站在他的周围，他们的面孔上找不到一点高尚的品格。丹科知道绝不能得到这些人什么宽恕，这时候他的心里沸腾起一阵愤怒之火，但因为怜悯这些人而又熄灭下去了。他爱人们，他想：也许没有了他，这些人真会毁灭掉的。于是在他的心里就迸发出了一阵想要拯救他们的愿望的火光，要把他们带领到容易走的路上去，这时候在他的眼睛里就闪耀出一种强烈的火焰的光线……当人们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以为他要发狂了，所以他的眼睛才这样明亮地燃烧着。可是他们像狼群一样地准备起来，等待着，猜疑他会同他们搏斗，因此他们把他包围得更紧了，为了更容易抓住和杀死丹科。而他也早已明白了他们的心思，因此他的心也燃烧得更加明亮，因为他们的这个心思，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忧虑。“森林还是在唱着它的阴沉的歌曲，雷还在轰响着，雨还在下着……”“‘我要为人们做些什么事呢？！’丹科比雷声更有力地狂叫道。”他忽然用双手撕开他自己的胸膛，从里面挖出他自己的那颗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顶上。

“那颗心正像太阳一样明亮地燃烧着，而且比太阳还更明亮，整个森林静默无声了，都被这个对于人类伟大的爱的火炬照得通亮，而黑暗也因为它的光亮向四面八方逃跑了，躲进森林的深处战栗着，或者堕进到泥沼的深洞

口里去。人们呢，大惊失色，变得像石头一样。

“我们走吧！”丹科高叫着，他冲到所有人的前面的位置上去，高高地举着那颗炽燃的心，给人们照亮着道路。

“他们都像着了魔似地跟在他后面走。这时候森林又重新咆哮起来，惊奇地摇摆着树梢，但是它的咆哮声，全被奔跑的人们的脚步声所淹没了。大家都迅速地勇敢地奔跑着，为这颗炽燃的心的惊人的景象所吸引着。现在即使有人毁灭了，但是他们也会毫无怨言和眼泪地死掉。丹科始终是走在前面，他的心始终在燃烧着，燃烧着！”

“森林闪避不及地在他们前面让开路来，待他们走过却又仍然是密层层和哑默的留在后面。而丹科和所有的人，立刻就像沉浸在充满着阳光，有着新鲜的空气和被雨水所洗刷过的大海中。雷雨还在那儿，在他们后面，在森林的上空；而这儿太阳照耀着，草原透散着清鲜，草儿带着钻石一样的雨珠在闪耀着，大河也泛着金光……这正是黄昏的时分，由于太阳落山时的光线，大河变成了红色，就好像是从丹科被撕开了的胸膛里所流出的热血一样。

“高傲的勇士丹科，向出现在自己前面的草原的空旷投射出视线，——他向自由的大地投射出快乐的视线，并且骄傲地大笑起来，然后他倒了下去——就死掉啦。

“那些快乐的和充满了希望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死亡，也没有看见那颗勇敢的心还在丹科的身体旁边燃烧着。只有一个谨慎小心的人注意到这件事，他害怕得什么似的，就用脚踏在那颗高傲的心上……于是它就碎散成为许多火星而熄灭了……”

“草原上的那些天蓝色的火星，这些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出现的火星，就是从那儿来的！”

现在，当老太婆讲完了她美丽的故事时，草原上变得可怕地静寂起来，就好像它是被勇士丹科的力量所慑服了一样，而他为了人类才燃烧掉他的心并死掉，丝毫没有向他们要求什么报赏。老太婆打起盹来。我看着她并想道：“在她的记忆里，还有着多少故事和回忆呢？”同时又想起丹科的那颗伟大的炽燃的心，以及创造出这样多的美丽而有力的传说的人们的幻想。

风在刮着，它从褴褛的衣服之下露出了伊泽吉尔老太婆的干枯的胸口，而她这时候却睡得更熟了。我盖好她衰老的身体，自己就在她旁边的泥地上躺下来。草原上是静寂的黑暗的。云片在天空中匍行着，慢慢地、寂寞地……大海在低沉地，凄切地喧嚣着。

圣诞节的故事

戈仁权 雪影译

本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896年12月25日《尼日戈罗德报》上。

……写完了圣诞节的故事，我丢下笔，就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是深夜啦，刮起了暴风雪，我的听觉捕捉到了某些奇怪的声音，好像

是轻轻的絮语，或者是什么人的叹息，它们从大街上穿过墙壁，透进我那个沉浸在暗影里的小房间。这，大概是被风吹扬起来的白雪，碰到房屋的墙壁和窗户的玻璃发出沙沙的响声。这时，在空中有某种轻盈的白色的东西，不停地从窗前飘过，飘过来就消失了，把一阵寒气吹向我的心头。

我走近窗口，望着大街，把那由于苦思冥想而发热的头，倚靠着寒冷的窗框。大街上是一片荒凉……大路上不时被狂风刮起一阵阵白雪的烟雾，像是白色的透明的碎布片在空中飞舞。正对着我的窗子，亮着一盏路灯，小小的灯火在同风搏斗中摇晃着，颤抖的光带像一把宽阔的剑似地在空中伸展着，而从房顶上撒下来的白雪，飞进这条光带，刹那间在它的当中闪耀出五彩缤纷的小火星。看着这风的游戏，我感到忧郁而又寒冷。我很快脱掉衣服，熄了灯，就躺下去睡觉。

当灯光熄灭，黑暗充满我的房间时，响声好像听得更加清楚，窗户像个模糊的白色大斑点盯着我。时钟急忙地数着分秒。

有时白雪的沙沙声淹没了它们冷漠无情的滴答声。但接着我又重新听见秒针的响声消逝在永恒之中。当它们那样清

晰地响着的时候，就好像时钟是装在我的头脑里似的。

我躺着，想着我刚才写好了的那篇圣诞节的故事。它写得成功吗？

在这篇故事里，我介绍给人们的是两个乞丐——一个瞎眼的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的事情。他们是被生活折磨够了的、胆怯的、温顺的和半死不活的人。圣诞节前夜的一大早，他们就离开自己的村子，走遍附近的村庄，想讨到一些施舍，好庆祝救世主诞生这个伟大的节日。

他们想，他们还来得及跑完最近的几个村子，并且在晨祷以前，带着以基督的名义施舍给他们的满口袋各式的东西，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可是，他们的希望是落空了——人们施舍给他们的东西很少，有钱的人由于他们固有的吝啬没有给什么，而穷苦的人则由于自顾不暇。当这一对疲倦了的乞丐，决定该是回到他们整天不在家又没有生火的那间简陋的小屋时，天色已经很晚了，肩上背着轻轻的袋子，心里怀着沉重的忧愁，他们沿着铺满白雪的平原走着。老太婆在前面，老头儿抓住她的腰带，慢慢地跟在她后面走。夜是漆黑的，乌云遮蔽了天空，狂风吹扬起白雪，两个乞丐的脚陷在雪地里，对于这两个老年人来说，回到村子的路还不近呢。他们一声不响地走着，由于寒风透骨，又被大路上刮过来的白雪盖满了全身，他们都快冻僵了。被白雪照花了眼睛的疲倦的老太婆迷了路，她沿着盆地走了好久啦，而她的瞎眼的老伴唠叨地问她：

“快到了吧？瞧，我们赶不上晨祷啦……”

她对他说：“快到啦。”她冷得缩着身子，累得筋疲力尽。她察觉出她迷了路，但她不想立刻把这话告诉老头儿。有时，她觉得风刮来狗叫的声音，却是从相反的方向传过来的。

最后，她实在无能为力了，就对老头儿说：

“求基督宽恕我吧，老头子，我迷了路……我再也走不动啦，我坐一会儿……”

“你会冻死的。”他说道。

“我稍微坐一会儿……咱们就是冻死了，那又算得了什么？咱们的日子反正不好过呀……”

老头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就对她让步了。

他们坐在雪地上，背靠着背紧倚在一起，他们这样坐着，就变成了两个被风戏弄着的破衣烂衫的布团。风把白雪吹刮到他们身上，撒了他们满身尖角形的晶莹的雪花，——穿得比自己瞎眼的老伴还要坏一点的老太婆，很快就感到特别暖和。

“老婆子，”快冻僵了的瞎子叫唤她，“站起来呀，走吧！”但她已经快睡着了，朦胧中向他讲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话。

他想把她扶起来，但是扶不动——扶不动——他没有力气了。

“你会冻死的！”他对她叫喊道，然后就向着荒野高呼求救。

但是她感到很好。当为她忙得疲倦了的时候，他又重新一声不响，绝望地坐在雪地上，他已经认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上帝早为他们安排好不了的，就正像在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一样。暴风雪并不很强劲，但是那样顽皮，在他们四周围吹刮着，淘气地把他们周身都盖满了白雪，愉快地吹着他们的破衣烂衫，它们保护着他们由于长年累月的困苦生活而精疲力竭的衰老的身体。

突然间，风送来了响亮而庄严的钟声的召唤……

“老婆子！”老头儿的精神为之一振，“敲钟啦……做晨祷啦……咱们赶快走吧……”

但她已经到那人们永远再不能回来的地方去了……

“听见吗？敲钟啦，我说……站起来呀！……哎！我们已经晚啦！”他试着站起来，但是不能。这时他才了解到，他已经完了，于是他就在心里祈祷起来……

“主啊，接受你的奴隶们的灵魂吧……我们两个都是有罪的人……宽恕他们吧，主啊，饶恕他们吧……”

这时他感觉到，穿过田野，在白天的，闪着明亮的光辉的雪云中，有一座灯火辉煌的神殿——奇异的神殿，正向他飞过来！它完全是由明亮地燃烧着的人心所建成的，这本身就像个心的形状，在它当中的高台上，站着的就是基督本人……

看见了这个，老头儿就站起来，双膝跪在神殿门口的台阶上，他两眼复明了，看着救世主与受难者，而主就从高台上用动听的和清晰的声音说道：“由于慈悲而燃烧着的心，——这就是我的神殿的基础。走进我的神殿吧，你，在一生中那样渴望仁慈的人，你，不幸的和被侮辱的人，你走进来，高兴起来吧！……”

“主啊！”这个两眼复明的老头儿，由于高兴号泣起来，

“主啊，祝你永生不朽！”

而基督用明亮的微笑，向着老头儿和他的生活中的老伴微笑了起来。她也由于救世主的微笑而复活了……

这样两个乞丐就冻死在田野里了。

当在记忆里回复起这个故事时，我躺着和想着，它够朴素和感动人吗？它会在那些阅读这篇故事的人们的心里，唤起怜悯之心吗？我觉得——会的！这篇故事，整个地说，应该产生我所预期的那种印象。

我这样想，感到很满意，就开始打起盹来，朦胧欲睡中我想起过节的事，还想起那些由于过节而带来的物质上的操心。什么开销呀，什么打扰呀……于是我想，人们把伟大事件的日子变成了自己愚蠢的胜利的日子。人们从没有比过节时更为生活琐事所烦劳的了。

时钟不停地响着，用毫不留情的精确性，记下了我生活里消逝得无影无踪的每分每秒。

梦中我听见白雪的沙沙声，它愈来愈强烈了。路灯已经熄灭。暴风雪带来了许多新的声音——护窗板在轧轧地响，树枝烦人地敲打着屋顶上的铁皮，还传来了某些叹息声，号叫声，呻吟声，絮语声，口哨声，——所有这一切，一会儿汇合成为一种忧郁的和声，使人心里充满忧愁；一会儿又显得温柔而幽静，像在催我入梦似的。就好像什么人在讲着一个充满使心灵感到温暖的无数幻想的神经质的故事。但突然间——这是怎么回事？

窗子上模糊的斑点，突然燃起了一阵天蓝色的磷光，它扩大起来，一直扩散到我的房间的墙壁上。在这片以令我惊讶的速度充满了整个房间的天蓝色的光亮里，好像从什么地方吹来一层浓密的、泛白色的烟云，在它当中仿佛闪着许多火星，使人想起那里人的眼睛。这烟云在无以名状的慌乱之中旋转着，像是被旋风吹转着。它旋转着，消融了——变得更加透明，分裂成许多碎片，用寒气和恐怖向我吹来，在我看来它是毫无边缘的，用一种什么东西在威吓着我。从它里面发出了喧哗声，也像是一种什么东西在威吓着我。或者说很像是一种不满的和凶狠的怨声。于是它又分裂成一块块的碎片，占满了整个房间。它们在充满着天蓝色的闪光里是透明的，它们慢慢地旋转着，逐渐变成了我的眼睛所熟悉的和习惯的形状。

瞧，在那儿，在房角里聚集着许多孩子，毋宁说是孩子们的影子，而在他们后面，是一个长着白胡须的老头儿，还有一些妇女……“这些影子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些什么人？”这时在我的充满了恐惧和惊讶的头脑里闪过了这个问题。

我的思想活动，瞒不过这些在风暴之夜出现的来客。

“我们从哪儿来的，我们是谁？”这时传出了一个庄严的声音，是悲伤的、凄凉的，就像白雪的沙沙声……

“你记得起来吗？你不认识我们吗？”

我一声不响地摇着头，不承认我同这些影子相识。而他们从容不迫地在空中摇晃起来，好像是在和着暴风雪的歌声表演某种欢庆的舞蹈。这些半透明的、勉强辨别出轮廓的影子，这些怪物，无声无息地聚集在我的前面。我猛然看清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瞎眼的老头儿，抓住老太婆的腰带。这个老太婆弯着腰，用责备的眼光盯着我。他们两个人穿着落满闪光耀眼的白雪的破衣烂衫，我感到有一阵寒气向我侵袭。我知道了，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为什么来呢？

“你现在晓得了吧？”有个声音问我。我不知道，这是暴风雪的声音，还是我的良心的声音，但在它里面有某种威严的、使我慑服的东西。

“这样，你知道了这是谁，”这个声音继续说道，“至于所有其他的人——也是你写的许多圣诞节故事中的人物——是你为了使公众消遣而被写进故事的那些冻死了的儿童、妇女和男人。你现在瞧吧，他们从你的眼前走过，你会看见你的幻想产生出来的这些成果。他们的人数是那么众多，他们又都非常可怜。”

这时，影子在空中晃动起来，活动在他们所有人的前面的，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像是用白雪和月亮的光辉做成的两朵大花儿。

“瞧，”这个声音解释道，“这个男孩和女孩，是你让他俩在点燃着圣诞树的一家有钱的人家的窗户下面冻死的一对。你记得吗——他们看着那棵圣

诞树，梦想着就冻死了……”我的这两个小人物毫无声息地从我的面前飞过，消融在天蓝色的闪光里。在他们的位置上，又出现了一个带着愁容的疲惫不堪的妇女。

“这就是那个母亲，她赶到村子里自己的孩子们那儿去过圣诞节，带给他们一些不值钱的礼品。”

我怀着恐惧而又羞愧的心情看着这个影子。

“此外还有。”这个声音平静地数着我的作品中所有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影子，就在我的眼前飘浮过去，他们的白色的衣衫飘动着，而我因为吹到我身上来的寒气发起抖来。这是些默默无声的、忧伤的影子……他们缓慢的动作和他们模糊的视线中那种无法描绘的忧愁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感到在他们前面有些羞愧，我也就更加害怕他们。他们要怎样对待我呢？他们的出现有什么意思呢？他们的出现是想提醒我什么，或者是想教训我什么呢？

“这就是你刚才写完的最近一篇故事中的人物。”

穿着落满白雪的破衣烂衫的瞎眼老头儿，慢慢地在空中从我面前飘浮过去，他用昏暗的张得很大的眼睛看着我的面孔。他的胡须完全盖满了晶莹的白雪，在他的嘴凹下的地方挂着几根冰箸。老太婆周身白霜，用婴孩幸福的微笑在微笑着，但是这个微笑是不动的，还有在老太婆满是皱纹的双颊上的白霜也是不动的。影子在空中飞翔着，暴风雪老是唱着它的悲歌，在我的心灵里唤醒了某种不安的感情。从前，我一声不响地看着这一切，就像是透过梦的烟雾似的，可是现在呢，某种东西在我的心里觉醒了，于是我想讲话。影子又重新聚集成一大团，形成了一团毫无定形的模糊的云。从这团云里，有许多我笔下的人物的各式各样的眼睛，带着悲伤和忧愁看着我，由于这些不动的和死人的目光，我感到更加不舒服和羞愧。

暴风雪停止了歌唱，所有的声音都随着云消失了。我再也听不见时钟的单调的滴答声、白雪的沙沙声；也听不见同我讲话的那个声音。到处是一片全然的寂静，我的幻想的成果也都变成死的。——他们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不动地停在空中，就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而我也怀着一颗惶恐不安的心热切地等待着，在死人的眼睛的寒冷的视线之下感到苦恼不堪。

这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我始终无法把我的眼睛从这些影子移开去。最后我的耐性终于消失了，我就忧郁地叫喊起来：

“我的天哪！为什么要这样？这有什么意思！”

这时又重新传来了那个缓慢而又冷漠的声音：

“你自己回答你的问题吧……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为什么？生活的苦难中那些到处可以感触到和见到的真实的不幸，仿佛你还嫌不够似的，你又臆造出许多新的不幸，把它们讲给人们听，你想描写你的阴暗的幻想，就好像它们是真实存在着似的，难道在生活中阴暗的和丑恶的事还太少吗？你认为还必须根据你的想象再来补充它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要扼杀人们心中残存的勇气，夺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让他们看到一些极为丑恶的东西？也许，你是光明和希望的敌人，你想尽可能地创造出更多的阴沉和黑暗的东西，使人们更加失望？或者你憎恨人类，你想毁灭掉他们生活下去的愿望，把生活描写成完全是不幸？为什么你每年都要在自己圣诞节的故事里，不是冻死那些孩子，就是冻死那些成年人；而且你还挖空心思，想使你的描写更加真实？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目的？你好好想想吧……”

我被震惊住了。这些奇突的责备——难道不对么？大家都同样地写圣诞节的故事——拿一个可怜男孩或是一个女孩，把他们安排在某处经常点着圣诞树的有钱人家的窗户下面冻死。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我是模仿它的——正是这样。这里有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声音前面完全是对的，就决定向他解释一下圣诞节故事的意思。我承认——我已经认为这个声音不是特别英明的了……

“请您听着吧，”我开始说道，“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也不想知道这一点。您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对不起，我要回答您，此外，我希望，您不要再打扰我在这一夜安静睡觉的权利。我把人们冻死，是由于善良的动机。描写他们的垂死挣扎，我用它来唤起公众对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的感情。您理解我吗，我的神秘的对话人？我想打动读者的心，向读者描写出在过复活节时穷人们的悲惨生活。因为读者在过节时，吃得那样有口味，又吃得很多。——我还想提醒读者有关那些因饥饿而死掉的人们。讲述那些为生活所迫的人们胆怯地流着的眼泪，都结成了冰……因为也有读者在寻欢作乐。我要打动人心，我相信读者的心会表示怜悯，我深信吃饱饭的人，靠了我的帮助，会理解饥饿人的情况……我……”

这时在影子中间出现了某种奇怪的可怕的动作。我惊讶地看着他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无声的跳舞当中发起抖来，就好像一阵可怕的寒热病的发作突然侵袭着他们。他们弯曲起身子，好像准备同旋风搏斗，而旋风想把它们吹走，撕裂成碎片。暴风雪哀号、呼啸、嬉笑、怒吼着。影子颤抖着，他们呆滞的眼神依然还是死的，虽然他们面孔的微弱的外形，装出了一些鬼脸，一些可怕的幽灵的鬼脸。甚至连天蓝色磷火的光亮，也因为影子的这种无法理解和无声的舞蹈而颤抖起来。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天哪，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身上出了一阵冷汗，我头上的头发也颤动起来。

“他们在笑。”这个冷漠的声音讲道。

“笑什么？”我用勉强能听见的声音问道。

“笑你……”

“为了什么？”“为了你天真幼稚话语的可笑……你描写幻想的不幸，你想唤起人们心中善良的感情？对于这些人，甚至对现实的不幸也看着好玩而已。假如你在自己的一篇故事里面，把全地球的可怜的孩子都冻死了，——也只有使你的读者们感到高兴。他们，也许会开玩笑地，称你是个希律王，这大概，他们想起你的故事只是幻想，或者会失望地叹一口气的。你想想吧，早就有人想唤起人们心中善良的感情，你记得吗，他们怎样英明地唤醒过人们？你再看看生活吧……傻瓜！当现实不能感动人们，他们的心灵也没有因为严峻的苦难而感到屈辱时，——你的幻想能使人变得崇高吗？你想唤起他的心，告诉他那些由于挨冻受饿而死了的人，讲到生活中所有的阴暗的现象，但每个人都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不问，只知在生活中为自己寻找安静和满足，用施舍的几分钱来镇静自己，你能使他良心发现吗？贫穷和不幸的海洋，残酷无情地把河堤渗漏出洞来，但是那些向堤洞抛豌豆的人，能阻塞住海洋的冲击吗……你也这样希望着吗？！”

影子的无声的笑在继续着。我感觉到，好像它再也完结不了，——一直到我死的一天，我都要被恐惧所压倒而看着它。暴风雪恬不知耻地哈哈大笑，震得我耳朵都要聋了，冷漠的声音始终在讲着、讲着。他的每句话，

都像一个冰冷的铁钉，一会儿钉进我的头脑，一会儿钉在我的心上，而影子的无声的鬼脸，变得愈来愈可怕，激动着他们的无声的笑的颤抖，也变得愈来愈强烈。

于是我被黑暗所笼罩，满心痛苦和愤怒，慢慢地沉到了什么地方去。

“这是撒谎！”听了这个声音讲的这些话，我忧愁和发狂地叫喊起来。突然间，我从床上跳下来，拚命地冲向那个黑暗的深渊，跳到它里面去，由于下坠的迅速而急喘着。口哨声、怒吼声和无耻的哈哈大笑声伴随着我，影子也跟着我穿过黑暗在下落，不过他们在下落时，还一边看着我的面孔，做出各种粗野的鬼脸……

清晨我醒过来时，感到头痛，心里忧郁。首先我拿起那篇关于瞎眼的老头儿和老太婆的故事，重读了一遍……然后就撕掉了。

加那瓦洛夫

我悠闲地在浏览着一张报纸，一个姓氏映入眼帘——加那瓦洛夫，引起了我的兴趣，便看了下列一则报道：“昨夜，现年40岁的小市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加那瓦洛夫在本地监狱第三囚室炉子通风口处自缢身亡。死者因四处流浪而在布斯科夫被拘捕，而且被押送回乡。监狱反映说，该犯性情平和，不爱言语，总是沉思默想。狱医认为加那瓦洛夫自尽身亡系患忧郁症所致。”

看完这则短讯，我想，没准我把这个心事重重的人厌世轻生的原因说得更明晰些，因为我了解他。而且我也不能对他的事避而不谈。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在人一生中这种人并不多见。

……我18岁那年就结识了加那瓦洛夫。那当儿我在一个面包坊当面包师的“帮手”。

面包师是“乐队”的一个士兵，他喝伏特加酒很厉害，老把面包团弄得一塌糊涂，一喝醉酒，就爱吹口哨，逮着什么东西就用手指在上面敲出各种不同的曲子，东西做坏了或是早上不能及时交货老板呵斥他时，他便会暴跳如雷，毫不留情地骂骂咧咧，而且总要当着老板的面炫耀自己的音乐天赋。

“什么面团发久了！”他大声嚷嚷，噉起他那长长的火红色的胡子，两片厚嘴唇弄得吧嗒作响，不知怎么他的嘴唇总是湿乎乎的。——“什么面包皮烤过头了，什么面包没烤熟！”

我说你呀，真是活见鬼，你可真是眼斜嘴歪的女妖！莫非我天生就是干这活的命！去你娘的这狗日的活计，老子是——音乐家！明白啦？我——曾经还替喝醉了的吹中音铜号的吹中音铜号来着。吹双簧管的进了局子——就由我来吹。吹短号的害病了——哪个能代他吹呢？我！金一嗒一郎一达一叽！你可是个一乡一乡巴佬，喀查普！来给老子结帐！

老板是个脑满肠肥的人，长着一双杂色的眼睛和一副女人模样的脸，他晃动着肚子，用他那双短而肥的脚踏着地板，尖着嗓门叫着说：“你这个祸害！灾星！出卖基督的犹太！”——他张开短短的手指，双手朝天举起并且猛然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叫道，

“要不然我会告你谋反请你到局子里去！”

“把沙皇和祖月 U y s a 即 U y g a U c k a p a o m：据新约记载，他为 30 个银钱出卖了耶稣。的仆人弄到局子里去？”当兵的怒吼道，双拳紧握已经都要冲向老板。老板退避三舍，啐着唾沫，激动得直喘粗气。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当时正值夏季，在这个时节在沿伏尔加河一带的城里要找一个出色的面包师确实不易。

几乎天天都要发生这样的闹剧。当兵的饮酒，把面团弄糟演奏各种各样的进行曲和圆舞曲或是像他所说的“节目”；老板则咬牙切齿，而我却因此而落得只好干两人的活计。有一次老板和当兵的又在重演类似的闹剧，我则乐不可支。“嘿，丘八，”老板出现在面包房时，满脸容光焕发，一副得意劲儿，眼睛里流露出狡黠的微笑，喊道，“嘿，丘八，噘起你的嘴巴吹行军进行曲吧！”

“又咋的啦？”军人忧郁地问，他正躺在装面团的大木箱子上，和平常一样又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了。

“准备出发！”老板满心欢喜地说。

“去哪儿呀？”军人问道，把两个脚从大木箱上挪下来，意识到有某种不祥之兆。

“想上哪就上哪吹……”

“这是什么意思？”军人怒气冲冲地叫道。

“这就是说呀，本人没打算再留你啦，你被解雇了，四面八方任你走——滚吧！”

当兵的老习惯是觉着自己有能耐，因而老板拿他没招儿，老板刚才的表示让他醒过点神儿。他清楚，靠他掌握的这破手艺要给自己谋个差使还得费点劲儿。

“哎，你这是在说着玩吧？”他站了起来，不安地问道。

“走呀，走。”

“走？”

“滚开。”

“给你累死累活，意思就……”军人苦不堪言地摇了摇头说，“你吸我血，把我的血都吸尽了，这么容易就打发我走！你呀简直是——吸血鬼！”

“我是吸血鬼？”老板大发雷霆地说。

“你就是！就是吸血鬼——原本就是！”军人态度坚决地说，踉踉跄跄地朝门的方向走去。

老板在他背后阴笑着，他的那双小眼睛愉快地炯炯发光。

“滚吧，你现在可要到别人家找事做了！老兄，我可到处把你都描述了一番，哪怕你不要票子给人家白干活，——也没人会收留你！哪儿都不会要你……”

“您请到新来的人吗？”我问道。

“不是什么新手——他是个老手，曾给我当过帮手。哈，真是行家！棒极啦！咳，也是个酒仙！长时间地狂饮……只要他人到，活就上了手，而且一干就是三四个月，像一头熊似的！干起来就没个完，也不在乎给他多少工钱，边干活边唱歌！伙计，他这么唱，简直就让人不堪入耳——弄得人心烦意乱的。他唱呀唱，接着就又喝上了！”

老板叹了口气，失望地挥了挥手。“他喝起酒来，谁也别想止住他，一

直要喝到病倒或是身无分文才算完事。到那当儿他便觉得怪难为情的，不知怎么就躲到什么地儿，销声匿迹。就像魔鬼害怕正神似的躲了起来，这不，他来了……廖莎，你这就打算来了吗？”

“是啊，”门口处传来一个低沉的回答声。一个高个儿的30来岁肩宽的男人依着门框站在那儿。从他的穿着打扮来看，这是个十足的浪荡汉，从脸型来看，是个不折不扣的斯拉夫人，他的上身穿着一件邋遢得要命的破烂大红布衬衣，下身则罩着一条宽大的粗麻布灯笼裤。一只脚上套着一只残缺不全的高筒橡胶套鞋，另一只脚上穿着一只破皮鞋。头上的浅褐色头发乱蓬蓬的，里面还有小木片和麦秆，在那齐胸的成扇子状的淡褐色长须里也有这些个玩艺儿。他那双浅蓝色的大眼睛使得那张长方形的、苍白的无精打采的脸有了光泽，这对眼睛在充满温情地看着，他的双唇倒有魅人，不过多少也有些显得苍白，同样在浅褐色长胡须里微笑着。这微笑似乎是在难为情地说：

“我这模样……请别见怪。”“上这儿来，萨沙克，这位是你的帮手。”老板搓着手，热情地瞅着新来的身强体壮的面包师说。那位一声不吭地朝前迈了一步，把他那巨人般的又宽又长的手朝我伸过来；我们彼此问了好。他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把脚朝前伸着，瞄了自己的脚一眼便对老板说：“瓦西里·谢苗里奇，你给我买两件衬衣，还有一双旧皮鞋，一块搁在尖顶帽上的粗麻布。”

“都会给你弄的，你放心！尖顶帽咱这应有尽有，衬衣和裤子到晚上就会有。暂时先干活吧！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咱心里有数。我不会委屈你的……没有谁会亏待加那瓦诺夫的，因为他自己也不会让任何人受屈的。难道老板就是野兽？我自己也亲自干活，晓得干活的滋味……嗯，你们就呆着吧，伙计们，我就走啦……”

我们俩就留下了。加那瓦诺夫坐在凳子上，闭口不语，微笑着看看四周。面包作坊就在有拱形天花板的地下室，地下室的三扇窗子比地面还要矮。光线暗淡，空气稀薄，湿漉漉的，肮脏不堪，四处飘着面粉灰。靠墙放着好些个长木柜子：一个木柜里放着已和好的面团，另一个木柜里放着发面，第三个木柜里则空空如也。微弱的光线透过窗子射在每个木柜上。面包作坊的1/3处几乎都被一个大炉子占了。炉子旁边脏兮兮的地上堆着几包面粉，炉子里长长的原木烧得旺旺的，火焰映照在面包房里的灰蒙蒙的墙上，晃动着，颤抖着，好似在默然无声地倾诉着什么。被熏得乌黑的拱形天花板沉重的低垂着，日光和炉子里的火焰交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摇曳不定的光亮，刺得人眼花缭乱了。街上的喧嚣声和灰尘透过窗子飘了进来。加那瓦洛夫看到了这一切，叹了口气，闷声闷气地问：

“你在这干了不少年头了吧？”

我回答了他，我们又缄默不语，紧锁着眉头，互相打量着对方。

“像个牢房！”他叹息着说，“到街门口去坐一坐？”

我们朝门口走去，在长凳上坐下。

“这儿可以喘口气。我可没法一下子就适应这深洞，没法习惯。你想想看，我是从海边来的……在里海的打渔队里卖过命……从那么宽敞的地儿猛的一下落到了坑里！”

他带着凄苦的微笑看了看我，就不言语了，全神贯注地盯着步行和坐车过往的人儿。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里透着一丝哀愁……夜幕降临，街上闷热，喧闹，灰尘扑面，幢幢房屋的影子投射在街面。加那瓦洛夫坐着，

背靠着墙，双手放在胸前，用手指触摸着他的光滑柔软的胡须。我从侧边看着他椭圆形的、苍白的脸庞，琢磨着：“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可我不能贸然和他说话，因为他是我的头儿，而且他还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感。

他的脑门子上刻了三道纤细的皱纹，但是这些皱纹时常舒展平整，让人看不出来，我极想知道，这个人在思忖着什么……

“是该回去的时候啦！你揉第二个面团，我同时揉第三团。”

我们把一大堆揉好的面分成一块块了，又和好了第二团，尔后就坐下来喝茶。加那瓦洛夫把手伸到怀里，并问道：

“你识字吗？哎，把这拿去念念。”说着便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脏纸条。

“亲爱的萨沙！”我念道，“你好，在信上吻你。日子真难熬，没有一点儿意思，真难盼到和你一道儿去或是和你一块儿过日子的那天。这种该死的生活我可过腻味了，虽然开头儿它还挺合我意。对这一点你心里明镜似的，打和你相识，我也开始想明白了。请你性急点给我捎个话来，我可想煞了能收到你的信。就说再见吧，我可不说，别啦，我的心肝，我的心上人大胡子。我可没在信里责怪你什么，尽管是你让我寒心，因为你不是个薄情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拍屁股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身上我只看到了好的方面，除此以外什么也没看到。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让我割舍不下的人。萨沙，你可不可以想点法子把我给赎出来。那些女郎跟你说什么要是我赎了身，我会蹬了你的，这可都是她们瞎诌，简直是胡说八道。只要你心疼我，从良后我会跟你形影不离的，就像你的一条狗一样。你知道对你来说，这样做一点也不难，可对我来说就难于上青天。你在我身边的时候，一旦想到我只能如此这般过下来，就眼睛发酸，不过我并没有说过我的这些苦衷。再见，你的卡皮多丽娜。”

加那瓦洛夫从我手中把信拿过去并若有所思地把信捏在一个手的指间转动着，燃着他的大胡子。

“你能写字吗？”

“能……”

“你有墨水吗？”

“有的。”

“你给她写个信，成吗？要不，说不定她会以为我是个坏东西，会觉得我已把她忘到脑后了……写吧！”

“请问，她是干什么的？……”

“是个卖身的……你瞧，她信里头不是要从良吗？也就是说我得向警察局去保证，我会和她成亲，这样他们就会把公民证退还给她，并收回她的妓女营业执照，那当儿她就获得自由了，弄明白啦？”

过了半个小时就给她写好了一封感人的信。

“嗯，念一念，看看写得咋样？”加那瓦洛夫急不可耐地问。

信的内容如下：“卡芭！别把我看成是个没心肝的家伙，把你给忘了。没有，我没有忘，只是大喝了起来，把什么都给喝没了。眼下我又找到了活干，明儿个到老板那儿预支点工钱，就汇钱给菲里普，他会去给你赎身的，路上的盘缠够你用了。暂时就——再见吧。你的阿列克山德拉。”

“嗯……”加那瓦洛夫搔了搔脑袋说道，“你写得不咋样。你信里没有同情，眼泪也没有。而且，我请你用各种各样的话儿骂我，这你也没有写……”

“干嘛要这样做？”

“这样她就可以看到，我在她面前是有愧的，让她知道我自知自己对不起她。可这是写的什么话！像撒豌豆儿似的，三下两下就写完啦！可你也得搁点泪珠进去呀！”

我不得不在信里掺点泪水，这样才能圆满地写成这信。加那瓦洛夫心满意足，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亲切地说：

“现在这不就好极啦！谢谢！看得出，你是个棒小伙子，咱们在一块会很开心的。”

我对这一点不怀疑，我想要他谈一谈卡皮多丽娜。

“说一说卡皮多丽娜吗？她是个小姑娘，简直是个孩子。是维亚特省一个做买卖人家的闺女……但是走上了斜门歪道。后来就越陷越深，末了，就上了卖春院……我一瞅，她根本还是个小孩子！天啊，我琢磨着这怎么能行呢？哎，这不就认识她了。她总是哭。我说：‘没事，再忍一忍！我会把你弄出来的，你等着吧！’我做好了一切准备，钱呀什么的……可我突然发了酒瘾，不知不觉到了阿斯特拉汉。之后又到了这块儿。有一个人跟她说了我的情况，她就给我来了这封信。”

“你准备怎么着，”我问道，“和她成家吗？”

“成家，那咋成？我爱酒如命，哪能当丈夫呢？不，我不行。把她给弄出来，之后四面八方随她去。她会给自己找个地儿的，没准，还会重新做人。”

“她想跟你一块儿过……”

“这不过是她犯傻。她们都是这个样……这些个娘儿们……我可太了解她们了。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女人，而且还有个商人的婆娘……那当儿我在马戏团当伺马员，她瞄中了我。

‘走，’她说，‘当马车夫去吧。’那时我在马戏团呆厌了，便拿定了主意，走了。哎，后来……她就开始跟我热呼起来了。她家有房子，有很多马，有女佣，过着贵族一样的日子。

她男人长得又矮又胖，跟咱们老板一个样，她却长得那样瘦，那样灵巧，就像猫一般，而且还充满热情。有时候她搂着我，跟我亲嘴儿，真像是心头揣了一块热炭。弄得你浑身发颤，甚至都让人发怵。时不时地还会在亲嘴的时候，独自哭个不歇气，甚至连她的肩膀都发抖了。我问她：‘你这是怎么啦，薇伦卡？’可她说：‘你就像个孩子。’她说：‘萨沙，你一点都不明白。’她真招人爱……说不定还真的让她说中了，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很笨，这我有自知之明。我做了些什么我闹不明白，也不想自己过得怎样！”

他不再言语，圆睁着眼睛瞧着我，双眸里闪现的既不是惊讶，也不是疑惑，而是某种忐忑不安，他那张迷人的脸因而显得更加忧郁和楚楚动人……

“哎，你跟商人的婆娘后来怎么样结束的？”我问道。

“你瞧，我可烦死了。老弟，我告诉你吧，我可恼火得没法子活了。整个世上好像只有我一个活人似的，除我以外，哪儿也没有什么活的玩艺儿了。那时候一切都让我讨厌，我连自己和所有的人都觉得是个负担，哪怕他们都死绝了，我连哼都不会哼一声！说不定我是犯病了。自那以后，我就喝上酒了……我便对她说：‘薇拉·米哈依洛夫娜！你饶了我吧，再这么下去我可不行啦！’‘咋啦！’她说，‘你嫌弃我了？’她随后笑了起来，你知道，这笑有多么别扭。‘不，’我说，‘不是你让我厌烦，而是我自己力不从心啦。’开始她没明白我的意思，甚至开始对我嚷，破口大骂……末了她弄明白了。她

低垂着脑袋说道：‘既然是这样，你就走吧！……’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她眼珠儿乌黑乌黑的，一头鬃发也同乌云一般。她不是做买卖的人家出生，她府上是当官的……哎……我可怜她，那当儿我讨厌我自个儿。她和那样的丈夫在一起过日子自然没什么味道。他活像是一袋面粉……她哭了好一阵子。她和我处惯了……我很疼爱她，老用手抱着她摇呀摇。她睡着了，我就坐在她身旁瞧着她。睡梦中的人总是让人看不够，也总是那样子朴实，除了呼吸和笑脸，别的什么也没有了。而且有时候——就在我们住在郊外的时候，时常一块儿外出游玩。她喜欢周围所有的气味。我们乘车到林子里，把马随便拴好在角落，走到草地上的阴凉地方。她叫我躺下，把我的头放在她的膝头上，便给我念一本什么书。我听着，听着，随后就睡着了。她念的是些个动听的故事，特别地动听。我今生今世都忘不了一个关于哑巴盖拉辛和他的狗的故事。他是一个哑巴，一个受迫害的人，除了一条狗之外，什么人也不爱他，他遭人笑话的时候，就马上到狗那儿去……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农奴制时代……女主人对他说：‘哑巴，去把你的狗淹死算了，它不然会老叫个没完。’哎，哑巴就去了……他划了条小船，让狗坐在上面，就把船开走了……我一听到这，就全身发抖。天呀！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世上仅有的一点点乐子也要被夺去！这算是什么世道呀？绝妙的故事！没准，只有这么才叫好呢！还是有这种人，在他的心里，整个世界只有一件什么东西，比方说，狗什么的。可为什么只有狗呢？因为没有什么人会爱他这种人，可狗却爱他。没有了爱，人就难于活下去。人为什么天生有爱，这不就是为了他能够爱……她给我念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她真是惹人爱，现在我可怜……如果不是我受命运的摆布，我不会离开她，除开她想这样，或是她男人知道了我和她的事。她很温柔，这是最主要的，这种温柔不像是赐与似的，而是一种出自内心的温柔。她和我亲嘴的时候，她身上的一切就像是女人，女人总归是女人嘛……有时候在她身上还能发现一种柔情蜜意，国色天姿，她那时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她有时候瞅着你，简直像能瞅到你的心，讲故事的时候，那神情就像一个保姆或是母亲。每当这个时候，我在她面前就像一个五岁的小娃。可我终究还是离开了她……真让人苦恼呀！我老想着上什么别的地方去……‘别了’，我说，‘薇拉·米哈依洛夫娜，请原谅我。’‘别了，’她说，‘萨沙。’后来，这个怪女人，把我的袖子扯到胳膊时，在上面咬了一口！我险些儿惨叫起来！

连整个一块肉差点儿都被咬掉了，痛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现如今还落下了咬的疤印呢。

他撩起袖子把那只又白又中看的肌肉鼓鼓的手伸给我看，脸上露出善良而又苦涩的笑。

在胳膊肘弯曲部附近的皮肤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道疤痕——两个半圆形的，尾端几乎粘连在一起的牙印。加那瓦洛夫看了看疤印，微笑着摇了摇头。

“好一个怪婆娘！她这么咬一口是想让我记着她。”

我以前也听到过这类事情，差不多每个流浪汉以前都有过“商人之妻”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太太”，而且所有的流浪汉在谈到这种商人之妇和太太时说法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是以十分高尚的人物出现的，她们能奇妙地将自己迥然不同的肉体上的和心理上的特征揉合在一起。如果今天她是碧眼睛的，凶狠的和快乐的，那么就可以预想得到，一个礼拜之后您就会听说她是

黑眼睛的，善良的和眼泪汪汪的。而且流浪汉在扯到她时总带着一种怀疑的语气，讲许许多多有益于她的细微末节。

但是从加那瓦洛夫所讲的事里听得出某种真实可信的东西，个中有我不熟悉的特征，诸如给他念书，把加那瓦洛夫这么彪形大汉称作小孩子……

我想象着一个灵巧的女人，睡在他的手臂上，把头依偎在他宽阔的胸上——这有多么动人呀，而且这样也能更让我坚信他所讲之事的真实性，还有，他在回忆“商人之妇”时的那种凄婉和柔和的声调也非常耐听。真正的流浪汉不管是谈及女人还是其它事情时，从来都不用这种声调——他总爱炫耀，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骂的。

“你干吗不吭声，是不是觉着我在吹牛？”加那瓦洛夫问道，他嗓音里流露出某种不安。他坐在面粉袋上，一只手端着一缸茶，另一只手则在慢悠悠抚摸着他的大胡子。他的那双蓝眼睛在探询似地，疑惑地注视着我，额头上横着的条条小皱纹格外显眼……“不，你该相信……我干嘛要吹牛？假设我们的流浪汉弟兄全是讲故事的高手……不行呀，朋友，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假使他自己给自己编一个故事，并把它当作确有其事而讲给别人听，要知道这也不损害谁的一根毫毛呀。他讲给别人听，并且自己也相信确有其事，这样他就信以为真了。嗯，他也就快活点。很多人就靠这个活着。有什么法子呀……我给你讲的可是真人真事，是有过这么一档子事。莫非这事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女人活着，觉得没意思。假设，我是一个马车夫，这在女人看来都是一个人，因为马车夫也好，老爷也好，军官也好，这些人还不都是汉子……在她们眼里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图的都是同一个玩艺儿，并且每个人总算计着如何只进不出，多捞点儿。平民百姓还讲点良心。我就是个平民百姓……娘儿们在这点上可太了解我了——看得出我不会欺负她们，不会笑话她们。女人一旦有了罪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只怕被人取笑，被人挖苦。她们可比咱们脸皮薄得多。

我们达到了目的便拣着热闹的地方去讲，使着劲儿吹自己如何有招儿：‘瞧瞧嘿，’他说，‘一个俊妞到手了嘿！……’可女人就没地儿去，没有谁会把她的罪孽当作是什么勇气。老弟，就是她们之中最没治的人，也比咱们要知羞害臊得多。”

我听了他讲的这番话，便估摸着：“他讲的这些个对他来说有损体面，难道这些真可信？”可他却若有所思地用他那双孩童般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所有这一切越发使我对他的话更加感到惊讶。

炉子里的柴火燃尽了，一堆木炭的耀眼的红光投射到面包房的墙上，映出了一轮粉红色的光环……

一小块点缀着两颗星星的蔚蓝的天空在向窗里张望。其中一颗——大一点的——闪烁着绿宝石般的光泽，相距不远的另外一颗——则朦朦胧胧。

过了一个星期，我和加那瓦洛夫成了好友。

“你是个朴实的小伙子！这可太好了！”他对我说，咧着嘴笑，用那双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干起活儿来很有一套。瞧他怎么样处理土普特的面团，他把它擀薄或是弓身伏在木箱上，把强有力的手齐胳膊肘插进富有弹性的面团，面团在他如铁爪般的指间吱吱作响。开头，当看到他把我费了好大的力才赶上从盘子里一拨一拨放到他铲上的湿面包一下就扔到炉子里，我还担心他可别把它堆成团了；当他烤好三炉，120个大圆面包——个个松软软，红彤彤，鼓

溜溜——没有一个是“挤成团”的，我这才知道，我的这位同行是个能工巧匠，有他自己的一套。他喜欢干活，干起活来不顾一切，碰上炉子烤得不好或者面团发慢了，他就没精打采，要是老板买来受了潮的面粉，他就会气不打一处来，逮着老板就骂，如果出炉的面包圆鼓鼓的，“发得够劲”，颜色红得适度，面包皮又薄又脆，他就会像个孩子似的又快乐又满足。有时候，他从铲子上拿下一个做得最好的面包放在手上，烫得他从这只手换到那手，快活地笑着对我说：

“哎，咱们做的这个漂亮宝贝没得说啦……”

看到这个身高体壮的孩子全神贯注地投入他的工作，我也觉得高兴，——人人都该像他这般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有一次我问他：

“萨沙，听人说你歌唱得不错？”

“是啊，我只不过偶尔唱一唱……哼上一小段。碰到心烦的时候，我就唱唱……要是我一张嘴唱歌，那就说明我心烦了。你可别再说起这个，别撩拨我。你自己不会唱歌？哼，你啊——你这坏家伙！你最好还是耐着性子等我……以后咱俩一块儿唱。成吗？”

我当然赞同，我想唱歌的时候，就吹吹口哨。可是有时候在揉面和滚动面包的时候，一来劲就忍不住开口哼哼几句。加那瓦洛夫听到我哼后，嘴巴也微微动着，过不多一会儿他便会给我提个醒儿，别忘了自个儿答应过的事。而且有时候还会扯着嗓门对我嚷嚷：

“闭上你的嘴！别哼了！”

有一日我从我的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挨着窗户坐着，开始看起来。

加那瓦洛夫挺直着身子躺在放面团的木箱上在打盹，但是我在他耳边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使他睁开了眼睛。

“什么书呀？”

“这是一本叫作《波德利波波沃的人们》的书。”

“念出声来，好吗？……”他说道。

于是我就坐在阳台上念了起来，而他刚坐在木柜上，把头枕在我的膝头上听着……有时我隔着书看着他的脸，我的目光和他的眼睛相遇——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是一双圆睁的、注意力集中的、全神贯注的眼睛——他的嘴也微张着，露出两排齐整洁白的牙齿。向上扬起的眉毛，高高的额头上弯曲的小皱纹，抱着膝头的双手，那整个凝然不动，聚精会神的样子使我震动，我也尽量把彼拉和瑟索伊卡的悲惨故事讲得更加通俗易懂和栩栩如生。

最后，我觉得倦了，于是合上了书。

“就这些？”加那瓦洛夫悄声地问。

“还没到一半咧……”

“把它全念完，成吗？”

“好吧。”

“喂！”他坐在木箱上，抱住脑袋并且摇晃着。他像是想说什么，嘴巴张开又合拢，像风箱一样叹着气，也不知道为啥双眼眯缝着。我没料到会有这么一种效果，也不明其意。

“你念得可太好了！”他低声说道，“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所有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一样……阿普罗西卡！彼拉……这些人真是蠢到了家！我听了就想笑……那后来呢？他们都去了哪儿？我的老天爷！要知道这可都是真

的。都是些真正的人……真正的庄稼汉……声音和模样完全是活鲜鲜的……听我说，马克西姆！咱们把面包搁到炉里——你再接着往下念！”

我们把面包放到了炉里，准备好了另一炉，然后又念了一小时四十分。后来又歇了一会儿——一炉面包完全烤熟，取出来，又把另外一些面包放进去，又揉了一团面，还发了面……所有这些事几乎是在不声不响中急速做完的。

加那瓦洛夫，皱着眉头，偶尔温和地自我发出简短的命令，而且他在不断地加快速度……

天亮前我们才念完书，我觉得舌头都发麻了。

加那瓦洛夫坐在一袋面粉上，用奇怪的眼神瞅着我的脸，一声不吭，双手抱着膝盖……

“好听吗？”

他眯着眼睛，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么又仍旧低声问：

“这是谁写的？”

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难于言表的惊讶，脸上突然显出一种强烈的情感。

我告诉他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啊，可真是了不得的人！写得呱呱叫！啊？简直厉害极了。写到人心窝里了——这才叫生动咧！他怎么啦，这位作家，写这书他得到什么没有？”“什么？”

“嗯，比方说，给了他奖或什么的？”

“为啥要给他奖？”我问道。

“什么为什么？一本书……就如同一份警察局的状子。现在大家都在看……说长论短：彼拉，瑟索伊卡……这是些什么人？人们都会同情他们……人们都愚昧无知。他们过的什么日子呀？嗯，但……”

加那瓦洛夫怪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并胆怯地说：

“得制定出某种规定。人们应该得到支持。”

为了回答他的问题，我给他讲了一大通道理……可是，唉！可这些并未能造成我所预料的影响。

加那瓦洛夫思忖起来，耷拉着脑袋，晃动整个身子，开始唉声叹气，没有用说话来打断我。后来，我疲惫不堪，就闭嘴不言语了。

加那瓦洛夫抬起头，满怀忧郁地看着我。

“就是说，什么也没有给他？”他问。

“给谁呀？”我问道，把列舍特尼科夫忘到了九霄云外。

“就是给作者呀？”

我没有回答他，对这位听者感到生气，很明显，他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解决世界性的问题。

加那瓦洛夫并没有等我的回答，他拿起书放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翻动着，打开然后又合上，又放回原来的地方，深深地叹了口气。

“所有这一切有多聪明呀，我的老天爷！”他轻声地说，

“一个人写成了一本书……一张纸并且上面弄上点圆点——就算完事了。写完了就……他归天了呀？”

“是啊。”我说。

“人去了，书则留了下来，千人看，万人读。人们用眼睛看，而且嘴里还说出各种各样的话儿。你听了，也就明白：世上曾有过这样的人儿——彼

拉、瑟索伊卡、阿普罗西卡……而且同情他们，虽然你从未见过他们——这不得事！或许街上就有几十个这样的活人走来走去，你看见他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也和你毫不相干……他们走他们的……可在书里面他们却让我同情得甚至都要心痛欲绝。这是为什么呢？……可作者连个奖都没拿就一命呜呼了？他不是两袖清风什么也没得到？”

我不高兴了，并给他讲了有关给作家奖励的事……加那瓦洛夫听我说着，惊讶地圆睁着双眼，怜悯地吧嗒着嘴。

“说得没错。”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咬住左边的胡子，忧伤地低垂着头说。

后来我开始说到在俄罗斯文学中酒馆所起的不幸作用，说到那些极富天赋和诚挚的天才是如何因伏特加酒而遭致毁灭——伏特加酒是他们艰辛生活中仅有的一点乐趣。

“难道这种人也喝酒？”加那瓦洛夫低声问我。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对我的怀疑，对那些人的诧异和同情。

“喝酒！他们怎么……写完书后就开始喝酒？”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不妥，故而没有回答他。

“当然，后来就，”加那瓦洛夫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有些人活着，看着别人生活，体尝着他人生活中的病苦。他们的眼睛肯定和我们的不同……心也不同……把生活看了个够，就苦恼起来……于是把苦恼写到书里……这样做也没什么用，因为心已被感动，心中的苦恼儿就是拿火烧也烧不尽……只剩下一个法子——借酒消愁。嗯，这不就喝上了……我说得咋样？”

我同意他的这种说法，他好像精神为之一振。

“嗯，说实话，”他继续在剖析着作家的心理，“就为这他们就该得奖。对不对？因为他们比别人懂得更多，还给人家指出了各种不正常的现象。比方说，我现在是什么？流浪汉，穷鬼，酒鬼，精神不正常的人。生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除了看看这个世界，我干吗要活在世上，世上又有谁会需要我？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婆娘，没有娃儿，甚至对这些连兴趣也没有。活着，痛苦着……为啥？弄不明白。我的心里没有什么想法，你明白呀？这怎么说呢？我心里没有火花……没有力量，是不是？我缺少一种东西，就是这么回事？你懂了吗？我活着，并寻找这种东西，想念这种东西，它究竟是个什么人——我并不知道……”

他用一只手撑着脑袋，注视着我，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在极力思考，并想表达出来。

“哎，还有呢？”我追问道。

“还有？……我可没法对你说……但我想要是某个作家观察了我，或许能给我说明白我的生活，你说呢？你这么认为吗？”

我琢磨着，我自己就能够向他解释他的生活，便立即干起这件在我看来并不难且又明朗的事。我开始谈及条件和环境，不平等，谈到人——生活的牺牲者和生活的主宰者。

加那瓦洛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坐在我对面，用一只手撑着腮帮子，他的那双大大的蓝眼睛睁得老大的，流露出凝思和聪明的样子，渐渐地如被一层淡淡的薄雾笼罩着，额头上的小皱纹愈发明显，他仿佛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渴望能听懂我所说的。

这使我心满意足，我热情地给他描绘他的生活并且证明他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并不是他的错。他——生活条件的可悲的牺牲者，实际上，天生

就是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平等的，由于被一系列历史的不公正的事情而变成了社会上的微不足道的人。我结束时这样说：

“你對自己无可指责……你是被凌辱者……”

他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里闪现出善良的喜悦的微笑，我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对我的话的反应。

他温柔地哭了起来，以一种女人般的轻柔的动作走到我的面前，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老弟，你说得可真轻巧！你是从哪儿知道所有这些个事的？全都是从书？你书可读得真多。要是我跟你一样看了那么多书就好了！……不过只要是——你满怀着同情讲的……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跟我说。太好了！所有的人自己不走运，却怪别人，而你则归罪于整个生活，整个制度。照你的话说人本身并不要自怨，而是命中注定要成为流浪汉——所以他就成了流浪汉，你对罪犯的描述真是一针见血：他们之所以偷东摸西，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又要糊口……所有这些在你看来多让人同情呀！看得出来，你的心肠很软！……”

“先别忙着下结论，”我说，“你觉得我说得对？我说得有道理？”

“对还是不对，你该更清楚——你是文化人……这，没准拿别人来看是对的……可这是我……”

“你怎么啦？”

“哎，我——与别人可不一样……我喝酒，这得怪谁？巴维尔卡，我的老弟，他滴酒不沾——在别尔姆有自己的面包房。但要论干活我比他出色，可我是个流浪汉，是个酒鬼，可我却没名没利……我们可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他比我岁数小得多。看来，我自个儿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也就是说，我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你自己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我走的却是一条特别的生活之道……也不光是我一个人，还有许多人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无论哪一类都容我们不下，我们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人……连法则都是特殊的，很严厉的法则——以便把我们从生活中铲除出去！因为我们一无是处，而我们却在生活中占着一个位子，站在别人的生活之道上……有谁对不住我们呢？是我们自己对不住自己……所以我们对生活没有兴趣，对我们自己也没有感情……”

他——这个有着小孩般明亮眼睛的大人——以一种轻松的口吻把自己从生活中划分出来，划到那类生活所不需要的应该被铲除出去的人之中，还带着这么一种忧伤，这种自暴自弃真使我大为震惊，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见过流浪汉这么自暴自弃，这些人大多与一切隔绝，敌视一切并随时准备对一切都试试他们的凶狠怀疑论的力量。我只看见过这种人，他们成天怨天忧人，埋三怨四，一再证明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而对那些足以驳倒他们的明显事实却顽固地避而不谈，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种种不幸归罪于默默无闻的命运和凶恶的人……加那瓦洛夫不怨命，也不怨人。对于个人生活中那一切的杂乱无章的现象他只怨自己，我越是想努力向他证明，他是“生活环境和条件的牺牲者”，他却越是倔强地要使我相信他悲惨的命运都是他自己所招致的……这是很特别的，但这使我很生气。可他却以鞭挞自己为乐，当他用洪亮的男中音对我嚷嚷时，他双眸中闪现的就是这种以此为乐的眼神：

“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如果我是一个下流胚，这也没人可怪！”

这话若是出自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之口，我还不会觉得惊讶，因为在称

之为“知识分子”的复杂而混乱的心理状态中，是不难发现这种弱点的。但是这句话出自一个流浪汉之口，——虽说他在污浊的城市贫民窟里那些被命运欺辱的，衣不蔽体的，忍饥挨饿的，凶神恶煞的半人半兽的人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从一个流浪汉嘴里说些这话让人听着奇怪，最后得说，加那瓦洛夫确实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可我并不希望是这样。

从外表来说，加那瓦洛夫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但是我越是细看他，就越确信，他是另外一种流浪汉，他打破了我对那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我早就该看作一个阶级而引起注意，他们是如此贪得无厌，十分凶狠，但这不是愚蠢……我和他争论更为激烈。

“哎，等一等，”我叫道，“各种黑暗势力从各方面向他袭来，他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牢牢记住！”我的论敌激动地说，眼睛炯炯发光。

“往哪儿顶呢？”

“找着自己的立足点顶呗！”

“可你为什么没能顶住呢？”

“我不是说了嘛，你可真是个怪人，我的不幸是我自己的事！……我没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我在找，我苦恼——没找到！”

可是我们该关照一下面包了，于是我们就一边着手干活，一边接着互相证明自己的看法对不对。当然，谁也没能证明出什么，我们俩都兴奋不已，干完活，就倒下睡觉了。

加那瓦洛夫伸直身子躺在面包房的地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我躺在面粉袋上俯视着他那庞大的长着长胡子的身子，巨人一样地伸开四肢躺在放在木柜近旁的席子上。弥漫着热面包、发酵的面团和二氧化碳的气味……天放亮了，灰色的天空透过蒙上一层面粉的玻璃窗向里张望。大车在轰隆作响，牧人在嬉戏，围集着畜群。

加那瓦洛夫在打着呼噜。我看着他那宽阔的胸脯在一起一伏，并思虑着各种最快地使他和我的信念一致的招儿，可一无所获，于是就入睡了。

早上我和他一道起床，发了面，洗漱完就坐在木柜上喝茶。

“哎，你有书吗？”加那瓦洛夫问道。

“有啊……”

“给我念一念？”

“行……”

“这太好了！你看怎么样？我干一个月的活儿，在老板那拿了工钱把一半——给你！”

“干什么？”

“你去买书……买你喜欢的书，也给我买——两本也行。给我买一些——讲庄稼汉的书，像彼拉和瑟索伊卡这类的……要买，你知道的。带着同情心写的，不要那种逗乐的……有些书——尽瞎胡扯！藩菲尔卡和菲拉特卡——第一页上就有画儿——蠢透了。一些个落后愚昧的人，各种各样的童话。这种我不喜欢，我不知道，你手头有些什么书？”

“想听斯坚卡·拉辛的吗？”

“斯坚卡的？好听吗？”

“太好听了……”

“去拿来！”

我马上就给他念了科斯马罗夫的《斯坚卡·拉辛的暴动》。开始是充满才气的专论，几乎是一首史诗，这些我的大胡子听众不爱听。

“可为啥这里没有对话？”他瞅了瞅书问道。接着，当我正要解释——为什么时，他甚至打起哈欠来，他本想掩饰一下，但没有成功，他难为情地、抱歉地对我说：

“念吧——没事！我这是——”

但当这位历史学家用画家的笔法描绘斯坚卡·拉辛的形象和使“伏尔加自由逃民团之大公”跃然纸上时，加那瓦洛夫的神态完全改变了。开始他一副乏味和不感兴趣的样子，睡眼朦胧，——他后来渐渐地，在我没有留意之中，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副让人吃惊的新的神态。坐在我对面的木柜上，双手抱膝，把下巴搁在上面，他的大胡子都遮住了他的腿，他用那对在紧皱着的粗眉毛下奇怪地闪烁着的充满渴望的双眼看着我，在他身上那种孩子般的天真已荡然无存，这使我感到惊奇，他一切都是那么朴实，透着女性般的温柔，他那双蓝色的慈善的眼睛，——此刻也暗淡无光和细小，——这一切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他那缩成一团的肌肉鼓鼓的身躯里有着某种狮子般的充满激情的东西。

“念吧。”他悄声却又威严地说。

“你怎么啦？”

“念吧！”他重复了一句，他声音里既有请求又夹杂着不快。

我接着往下念，时不时地瞟他一眼，他愈发激动了。从他身上透出一种让我亢奋和陶醉的气息——就像某种热气腾腾的雾。于是我念到了斯坚卡是如何被捕的。

“被捕啦！”加那瓦洛夫叫了起来。

这叫声里充满了痛苦、委屈、愤怒。

他额头直冒汗，眼睛奇怪地圆睁着。他从木柜上一跃而下，高耸在我对面，激动不已，把手放在我肩上，急匆匆地大声说：“等一等！别念了……说一说，接着怎么样？不，停一停，别说！处死他了？啊？快念！马克西姆！”

可以认为是加那瓦洛夫，而不是弗洛尔卡——才是拉辛的亲兄弟。似乎三百年来，某种至今没有中断的血缘关系把这个流浪汉和斯坚卡连接起来，这个流浪汉以活生生的、结实躯体的全部力量，以“无比”苦恼的心灵的全部激情感受到三百年前被捕的自由之鹰的痛苦和愤怒。

“念吧，看在基督的份上！”

我兴奋而又激动地念着，感到自己的心在跳，与加那瓦洛夫一道体尝着斯坚卡的苦恼。我们这就念到了刑讯的那一段。加那瓦洛夫把牙咬得喀喀作响，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在闪烁着，像炭火一样。他在后面扑到我身上，眼睛同样也没离开书。他的呼吸声响彻我的耳际，把我的头发从头上吹到了眼前，我甩了甩脑袋，想把头发弄开。加那瓦洛夫看见了我的这一举动，便把他那只重重的手掌放到我的头上。

“这时拉辛把牙咬得喀喀响，把牙和血都吐在了地上……”

“得啦！……见他的鬼！”加那瓦洛夫叫道，把书从我手中一把抢过去，用力扔在地上，然后就瘫坐在上面。

他哭了，由于不好意思落泪，他号着，为的是不致哭得太厉害。他把头埋在膝盖里，一边哭着，一边在那脏兮兮的斜纹布裤上擦眼泪。

我坐在他前面的木柜子上，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马克西姆！”加那瓦洛夫坐在地上说。“简直可怕极了！彼拉……瑟索伊卡，还有斯坚卡……啊？这是什么样的命运呀！……他居然把牙齿都吐出来了！……啊？”

他全身颤抖了起来。最让他吃惊的是斯坚卡那吐出来的牙齿，说到牙齿，他时不时地痛苦地抖动着双肩。

在我们面前展现的这幅痛苦而又残忍的场景使我和他像是喝醉了似的。

“你再给我从头到尾读一遍，成不？”加那瓦洛夫从地上把书拾起，递给我，说服我道，“还有，指给我看看，哪块儿写到了牙齿？”

我指给他看了，他用眼睛盯着这几行。

“是这样写的：‘把自己的带血的牙齿吐了出来？’可这些字和别的字一样……天啊！”

不把他给痛死啦？啊？连牙齿都……后来怎么样啦？处死了？哎呀！天啊，还是把人给处死了！”

他显得充满激情，快活无比，眼睛里洋溢着满意之情，极力希望受苦受难的斯坚卡快点死的怜悯之情使我不寒而栗。整整这一天我们都被一种奇怪的雾笼罩着，我们老是谈论斯坚卡，追忆他的生活，写他的那些歌儿和他受的严刑拷打。有两三次加那瓦洛夫用他那洪亮的男中音唱起歌儿来，但又突然不唱了。

从此以后我们彼此更加亲密了。

我又给他念了几次《斯坚卡·拉辛的暴动》及《达拉斯·布尔巴》和《穷人》。达拉斯同样引起了我的听者极大的兴致。但是达拉斯没有科斯多马罗夫的书那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加那瓦洛夫不理解马卡尔·杰乌什金和瓦利娅。马卡尔信里的语言只让他觉得可笑，而对瓦利娅他则抱着怀疑的态度。

“真有你的，对老头儿这么钟爱！狡猾的女人！……可他——是个这么个丑八怪！马克西姆，你可别再念这些个无聊的玩艺儿！这有啥意思！他给她写信，她给名写信……真是糟践纸张……让他们见鬼去！既不可怜，也不可笑，干吗要写？”

我向他提起波德里波沃村的人们，可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彼拉和瑟索伊卡——这是另一种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儿，他们生活着，战斗着……而这些人干了些什么？光知道写信……无聊透顶！这些人不能算是人，写得不咋样；是凭空想出来的，瞧达拉斯和斯坚卡，要是他们凑在一块儿……我的天啊！他们会干出多大的事。那时彼拉和瑟索伊卡——会振奋精神是吗？”

他搞不清时代，在他的想象中他所喜欢的英雄都生活在一起，只是其中两个在乌索里埃，一个在霍霍尔，一个在伏尔加……我磨破嘴皮子才使他相信，哪怕瑟索伊卡和彼拉顺着卡马河而下，他们也不会遇上斯坚卡，斯坚卡就是走过顿河高加索到霍霍尔，在那儿他也找不到布尔巴。

当加那瓦洛夫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十分不快。我试着给他讲一讲布加乔夫暴动，想看看他对叶美尔卡的反映。加那瓦洛夫对布加乔夫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哎，头号骗子，——真有你的！冒充沙皇作乱……毁了多少人，狗杂种！……斯坚卡呀？——这，老弟，就是另一码子事了。而布加契——只不

过是个卑鄙小人而已。真够劲儿！我说还有没有像斯坚卡这样的书？去找一找……但你把这个让人肉麻的马卡尔搁在一边儿——没意思。你最好再念一遍，斯坚卡是怎么被处死的……”

在过节的时候我和加那瓦洛夫过河到草地去。我们随身带上一一点伏特加酒，面包和书，照加那瓦洛夫对这种旅行的说法是，我们从一清早就到“自由的空气中”。

到“玻璃厂”去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称呼这栋坐落在不远处的田地上的建筑。这是一栋石砌的三层楼的房子，屋顶已经坍塌，窗框已经变了形，有几个地窖整个夏天到处都是湿气熏人的泥泞，这栋房子呈绿灰色，一半已受损，仿佛要倒下来一般，它从田野上用它自己那些黑漆漆的，凹进去的，残损不全的窗子眺望着城市，可怜巴巴，行将就木。春讯时，这栋房子年复一年被河水冲洗，可整栋房子从窗框到地基都盖上了一层绿霉，仍旧岿然不动，四周都是水洼，挡住了时常来访的警察，——它耸立着，虽说没有窗框，却给形形色色来历不明和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了安身之处。

楼房里总有很多人，衣衫褴褛的，忍饥挨饿的，怕见阳光的，他们像猫头鹰似的生活在这栋破楼里，我和加那瓦洛夫是他们的座上客，因为他和我，从面包房出来时，总是带了又大又白的圆面包，在路上还买了一俄石伏特加酒和一盘“热菜”——肝呀，肺呀，心呀，肚呀什么的。只需花上两三个卢布我们就能请加那瓦洛夫所称的“玻璃厂的人们”美食一餐。

作为回报，他们给我们讲故事，所讲的故事中，惊心动魄，撼人心魄的真事和最朴实的谎言神奇地交织在一起。每个故事在我们眼前仿佛如一条条花边，上面多半是黑线——这是真事，色彩艳丽的线——是谎言。这种花边落进了脑海和心田，并用它那各种各样残酷的，让人心痛的画面紧压着脑子和心，压得它们发痛。“玻璃厂的人们”用他们的方式爱着我们——我时常念书给他们听，而且他们几乎总是聚精会神，若有所思地听我说书。

这些被生活所抛弃的人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惊讶不已，我如饥似渴地听他们的故事，加那瓦洛夫听的目的是想驳斥讲叙者的高论并且把我也拽进去争论一番。

听了一个衣着奇特，看上去不好惹的人所讲的生活和堕落的故事，——听了这种带有证明和辩护意味的故事，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并摇了摇头。这一举动被人察觉了。

“你不信，廖沙？”讲叙者叫道。“不，我信……怎么能不相信人呢！就是你看到——他在撒谎，也得相信他，听他讲，并且尽力去理解他干吗要撒谎。有时候说谎比说真话更能说明一个人……而我们对自己又有什么真话能说呢？只能是一些污言秽语……可说谎要好一些……是吗？”

“是呀，”讲故事的人赞同地说道，“可你为什么仍摇头呢？”“为什么？因为你推论得不对……你说起来好像是你的伙伴们和各式各样的路人而不是你自己导致了你自己整个一生。”

可这段时间你又上哪儿去了呢？你为什么没有力量来自控你的命运呢！结果是我们总是怨天忧人，可我们也是人呀！也就是说，我们也同样可以被怪罪，别人妨碍了我们的生活——意味着我们同样也妨碍了别人的生活，对不对？哈，这又怎么解释呢？”

“应该建立一种无拘无束的无人妨碍的生活。”别人对加那瓦洛夫说。

“又由谁来建立生活呢？”他得意洋洋地问道，担心别人会抢先回答，又立即答道，“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们又如何建立生活呢？归根结蒂，我的弟兄们，关键全在——我们！嗯，可是显而易见，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遭到他人的反对，为自己辩护，可他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人在什么地方有负于我们，人们都是咎由自取。要他放弃这种论点的根据是极为不易的，要接受他对人们的看法也很难。一方面，他认为他们在法律上有能力建立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是如此软弱，脆弱，一无所长，只会你怨我我怨你。

大多数时间，这类争论总是从中午开始，几乎要到半夜才能作罢，然后我和加那瓦洛夫一道从“玻璃厂的人们”那儿踩着齐膝深的泥泞，摸黑回来。

有一回我们险些儿陷入这类泥坑中，还有一回我们碰上了围捕，并在警察区同20个“玻璃厂”的各种朋友过了一夜，在警察局看来他们都是些形迹可疑的人。有时候我们不愿大放厥词，便到远处河对岸的草地上，那里有一些小湖，湖里满是春汛时游来的小鱼儿。在其中一个湖的岸上灌木丛里我们燃起篝火，我们点起篝火，无非就是想把环境弄得美一点，我们不是念书就是探讨生活，有时加那瓦洛夫若有所思地建议道：

“马克西姆！让我们看看天空吧！”

我们仰卧着，望着我们头顶上深邃的蓝天，开始我们听到四处是树叶的沙声和湖水的拍击声，感觉到自己身下的大地……随后，渐渐地，蓝天仿佛在把我们吸引到它那儿，我们失去了存在的感觉，像是脱离了土地，在无边无际的空中遨游，处于一种迷迷糊糊、无忧无虑的境地，我们为了不破坏它，尽量不言语、不活动。

我们就这样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随后就回家干活，身心感到焕然一新。

加那瓦洛夫喜欢大自然，爱得那样深，无以言表。在田野或者在河边，他总是洋溢着某种安详和温柔的情绪，使他益发像个孩子。有时他凝望天边，深深地叹息说：

“啊！……真好啊！”

在这赞美声中，饱含着比许多诗人的诗句更多的含义和情感，诗人们赞美大自然，与其说是因其对大自然的无法言表的柔和的美发自内心的膜拜，倒不如说是出于保持自己作为对美有着细腻感触的声誉……

正如一切事物，诗被当成一种职业，诗也因之丧失了其神圣的质朴。

日复一日，过了两个月。我和加那瓦洛夫谈了许多，也念了很多书。我时常把《斯坚卡暴动》念给他听，他已经都能灵活自如地用自己的语言一句一句从头至尾表述这本书了。

这本书对他有时候如同一个富有魔力的神话对于一个敏锐的孩子一般。他称呼那些和他打交道的对象，用的就是书中人物的名字，而且还有一次当一个装面包的盘子从架子上掉下打坏了，他气恼地、恶狠狠地叫道：

“哎，你这个普洛佐罗夫斯基将军！”

烤得不好的面包他称之为弗洛尔卡，酵母他叫作“斯坚卡的小枕头”，而斯坚卡其人却成了所有不同凡响的、巨大的、不幸的、不成功的同义词。

在我第一天认识加那瓦洛夫那天，他叫我读她的信和回她信的那个卡

皮托里娜，这段时间几乎没听他讲起过。

加那瓦洛夫寄钱给她是寄给某个叫菲利普的人，并求他到警察局去替姑娘作保，菲利普也好，姑娘也好，都杳无音讯。

突然，有一天晚上，正当我和加那瓦洛夫准备烤面包时，面包房的门开了，并从漆黑的潮湿的门廊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女人的声音，这声音胆怯同时又充满热情：

“对不起……”

“找谁？”我问道，此时加那瓦洛夫把铲子搁在脚边，不好意思地扯着自己的胡子。

“面包师加那瓦洛夫在这儿干活吗？”

眼下她站在门口，吊灯的光亮正落在她的头上——头上戴着一条白毛线织的头巾。头巾下是一张圆圆的、迷人的、鼻子略为翘起的小脸蛋，面颊鼓起，丰满的红唇微笑时面颊上透出两个小酒窝。

“在这儿！”我回答她道。

“在这儿，在这儿！”忽然加那瓦洛夫高兴得大声说，他扔下铲子，大步走向女客。

“萨申卡！”她迎着 he 深深地出了口气。

他们互相拥抱，为此加那瓦洛夫还深深地弯下身子。

“怎么样？还好吗？来了很久吗？瞧你！自由了？太棒了！你瞧瞧？我都说过的！……现在你又有路啦！勇敢地走！”加那瓦洛夫急不可耐地向她诉说着，仍旧站在门口，双手搂着她的脖子和腰不放。

“马克西姆……你，老弟，今儿个你独自弄吧，我这就去办点娘儿们的事儿……卡芭，你在哪儿歇脚？”

“我直接来这儿找你的……”

“这儿？这儿可不成……这儿烤面包而且……怎么说也不行！我们这儿的主人是个很严格的人。得另去找个地儿过夜……好比说，去开间房。走呀！”

接着他们就走了。我留下来应付这些个面包，可别指望加那瓦洛夫会在天亮前回来，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才过了约摸三个小时他就回来了。更让我惊奇的是，原以为在他脸上会看到快乐之光，我看了他一眼，脸上有的仅仅是不快，烦闷和疲惫。

“你怎么啦？”我问道，我十分在乎我朋友的这种不正常的心绪。

“没啥……”他心灰意懒地回答，随后便一声不吭，狠狠地啐了口口水。

“到底怎么啦？”我坚持刨根问蒂。

“咋对你说好呢？”他有气无力地答道，伸直身子躺在木柜上，“终归……终归……终归是娘儿们！”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他那儿搞清前因后果，末了，他对我讲了大约这么些话：

“我说呀——就是个娘儿们！要是我不是个傻子，也就没有这档子事了。明白了？你老是说：娘儿们也是人！人人都知，她们只会用后脚走路，不吃草，能言会笑——也就是说，不是牲口。可终归跟咱们老爷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为什么？那……我就说不好！我觉得不合适，但又闹不明白——是为什么……瞧她，卡皮托丽娜想怎么着，她说：‘我想像妻子一样和你过日子。’还说：‘我愿当你的一条狗……’简直是瞎扯淡！‘哎，你这可爱的女孩，’我说，‘你这傻丫头；哎，你想想，怎么能跟我一块过日子？我首先是

——贪杯，其次，我上无片瓦，再有，我是个浪子，四海为家……’——像这些事儿，还有很多……可她说：‘好酒——我不在乎！’又说，‘所有做手工艺的男人都是大酒桶，他们不也都有婆娘？’还说：‘要是有了老婆，房子也会有的，’她说：‘你哪儿也不会去了……’我说：‘卡芭，这我怎么都不同意，因为我清楚——这样的生活我没法过，也学不会。’可她说：‘我可会去投河的！’可我对她说：‘傻蛋！’她便破口大骂，瞧她骂的！她说：‘哎，你这吵事鬼，不要脸的家伙，骗子，长腿鬼！……’骂了又骂……对我简直暴跳如雷，我差点儿都要拔腿而逃了。而后她又哭了起来。边哭边叨唠我：‘如果你不要我，’她说：‘你干吗要把我从那种地方弄出来？’她说：‘现在我可上哪儿去？’她说：‘你这红发傻瓜……’哎，眼下拿她可怎么办？”

“说实话，你干吗把她从那地方弄出来呢？”我问道。

“干吗？你可真怪！还不是可怜她呗！一个人陷入池塘……所有的路人都会可怜他。可如果说到成家……以及类似的事儿，那不成！对这我可不同意。我能成什么家？要是我能这么做，我早就拿定主意了。理由可多啦！还可以找到有陪嫁的……其他等等。可要是我没有能力这么做，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她哭了……这是自然的……那个，可不好……可又能怎么办呢？我无能为力呀！”

他竟摇着脑袋，以肯定他那令人恼火的“我无能为力”的话，他站起来，离开木柜，双手抓着乱糟糟的胡子，随后低低地耷拉着脑袋，啐了一口，开始在面包房里窜来窜去。

“马克西姆！”他以恳求的、不好意思的口吻开口道，“你到她那儿去，想法子跟她说说，我为啥不能那样干……行不？去呀，老弟！”

“可我对她说什么呀？”

“实话实说！……就说他做不到。这对他来说不合适……要不就说……他有花柳病！”

“可这不是真的。”我笑了起来。

“是呀……不是真的……不过是个好借口，对不？哎，你呀，真是活见鬼！简直一团糟！是吗？可我咋能成亲呢？”

他说这话时双手摊开，踌躇满志，惊愕不已，让人清楚——他没地儿安顿老婆！尽管他把这事说得很可笑，但这事悲剧的那面却叫我沉思起姑娘的命运。他们在面包房走来走去，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现在对她没兴趣了，简直太可怕了！她这样胡搅蛮缠，像是要把我拽到什么地方去，如同一个无底洞。哎，你呀，给自己挑了个男人！她虽不太聪明，却是个狡猾的女孩。”

看得出，他开始显露出流浪汉的本性，他感觉到他永远向往的自由遭到了破坏。

“不，我不会被逮住的，我是条大鱼！”他夸口叫道，“我就这么干，哎……可究竟怎么个干法呢？”他呆立在面包房中央，微笑着思虑起来。我留心到他那兴奋的面部表情的变化，尽力想琢磨出他的打算。

“马克西姆！咱们到库班去？”

这可出乎我的意料。我曾想对他进行某些文化教育：希望教会他识文断字，把自己那阵子所晓得的全都教给他。他答应我说，整个夏天就呆在这里，这样我的任务也就没那么重，可现在突然又……

“哎，你可真是瞎胡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他。

“可我又有什么法子？”他叫道。

我开始对他说，卡皮托丽娜向他提出的要求压根儿就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不妨再等一等，瞧一瞧。

实际上像是没有等多久。

我们背朝窗户坐在炉前扯淡。就快到子夜了，距加那瓦洛夫回来后约摸过了一两小时。

突然我们背后响起了打碎玻璃的声响，一块很有些重量的石头“砰”然落地。我们惊跳起来，直奔窗口。

“没打中！”有人对着窗口尖声嚷着，“没打中。可惜……”

“咱一块儿走吧！”一个粗野的男低音叫着，“咱一块儿走，我以后再找他算帐！”

“放开！别扯着我，让我出出气。再见，萨什卡！再见……”随后是一阵粗野的谩骂。

走近窗子，我才发现卡皮托丽娜。她耷拉着脑袋，双手扶着墙板，使劲向面包房里面张望，她那散乱的头发披在肩上和胸口。白色的头巾偏向一边，紧胸衣被弄破了。卡皮托丽娜酒醉醺醺，东摇西摆地打着呢，破口大骂着，发狂似地尖声叫着，浑身哆嗦，披头散发，酒醉了的红脸蛋上满是泪珠……

一个高个子男人屈身向着她，他一手搭在她肩头，另一只手撑在房子的墙上，一个劲儿地吼着：

“咱们走——走吧！……”

“萨什卡！你可把我给毁了……你记住！你这天打五雷轰的，红毛鬼！我可再也不要看见你。我曾指望你……可你这坏种倒来笑话我……好极了！咱以后再算帐！倒还躲了起来！”

真是臭不要脸，让人恶心的家伙……萨沙……亲爱的。”

“我可没躲什么……”加那瓦洛夫走到窗前，爬上柜子，闷声闷气地、低重地说，“我不会躲起来的……可你犯不着……我想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我是这么想的，可你倒讲些毫无道理的话……”

“萨什卡！你能杀了我吗？”

“你为什么要喝成这样？莫非你知道……明儿个会发生什么？……”

“萨什卡！萨什卡！淹死我吧！”

“够啦！咱们走——走吧！”

“流——氓！你干吗要假装成好人？”

“是什么声音，啊？是什么人？”

守夜人的哨声打断了这场对话，盖过了它，尔后又静了下来。

“我咋会相信你，鬼东西……”她在窗外放声大哭。

后来她的双脚突然一抖，迅即向外一闪便消失在黑暗中。传来了低沉的讲话声和喧闹声……

“我不想去警察局！萨——萨沙！”姑娘悲切地大喊道。

马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哨声，低沉的号叫声，哀哭声……

“萨——萨沙！亲——爱的！”

似乎有谁惨遭毒打。一切渐渐离我们远去，声音变得更加低沉、宁静，像恶梦般消失。

我和加那瓦洛夫被这出迅速演出的话剧镇住了，我们望着黑暗中的街

道，无法从哭泣、号叫、谩骂、专横跋扈的呵叱、痛苦的呻吟中醒过神来。我记起其中个别的声音，难于相信，所有这一切不是一场梦。非常快速就结束了这场短小却沉重的话剧。

“完了！……”加那瓦洛夫又听了一会儿那无声却严峻地透过窗子瞅着他的静谧的黑夜，不知为什么温和而简洁地说。

“瞧她把我搞的！……”过了几分钟他用惊奇的口气继续说道，仍旧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双膝跪在木柜上，双手支在有点倾斜的窗台上，“她落到了警察局……酩酊大醉……跟一个鬼家伙一块。她这么快就完事了！”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从柜上爬下来，坐在面粉上，双手抱着头，摇动着身子低声问我道：

“请告诉我，马克西姆，眼前发生的事怎么会这样？……在这件事上我有啥错？”

我说了我的看法。首先要明白你想要做的事儿，事情开始之时就该预想到可能的结果。他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因而步步皆错。我对此很恼火——卡皮托丽娜的呻吟声和叫喊声，醉汉的“咱——咱走吧”——所有这些仍萦绕耳际，因此我不会原谅我的同行。

他低着头听我说着，刚等我说完，他便抬起头来，在他脸上我看到了恐惧和诧异的神色。

“是这么回事！”他感慨地道，“说得真准！哎，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啊？我拿她怎么办呢？”

在他的语调里渗透着恳切地认识到自己有负于这个姑娘的纯真的感情，饱含着无助的、犹疑不决的情绪，因而我马上开始同情起我的同行来，我想，没准我说他有点过于尖刻了。

“我干嘛要把她从那地方弄出来！”加那瓦洛夫后悔起来，“嗨！瞧她现在对我……我到那儿去，到警察局，想法子……还非要见她……还有其他的。我要对她说……点什么。该不该去呢？”

我发现他去同她见面不会有什么好。他能对她讲什么呢？何况她还烂醉如泥，说不定已在睡觉。

可是他主意已定。

“我得去，等着吧。不管怎么说，我总是希望她好……可她那儿都是些什么人呢？我得去。你呆在这儿……我——快去快回！”

接着，他戴上便帽，就连平常爱穿的烂靴子也不穿，急急忙忙走出面包房。

我干完活便躺下睡觉，第二天一清早，我醒来后，习惯性地瞅了一眼加那瓦洛夫睡觉的地方，不见他的身影。

快到晚上他才回来——满脸愁云，蓬头垢面，额头上布满深深的皱纹，蓝眼睛里蒙上某种云雾。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径直走到木柜，瞅了一眼我干的活儿，不吭不哈地躺在地上。

“怎么啦，见到她了？”我问道。

“就是为见她才去的嘛。”

“那怎么样呢？”

“没什么。”

很明显——他不想言语。我估摸着，他这样的情绪不会持续多久，也就没有用问题去惹他。他一整天都闷声不响，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跟

我说几句有关活儿的话，他垂头丧气地在面包房走来走去，眼睛仍旧是他回来时那样雾一般的迷茫。他身上好像是有什么东西熄灭了，他干起活来慢手慢脚，无精打采，一个劲儿地想心思。夜里，我们把最后一批面包搁进炉里，因担心烤过火。我们没有躺下睡觉，这时他才请求我：

“嗯，念一点有关斯坚卡的东西吧。”

因为有关拷打和死刑的描写更能让他激动，我就开始给他念这一部分。他胸脯朝天，伸展四肢，躺在地上不动不挪地听着，双眼直呆呆地望着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

“这么样就把一个人给杀了，”加那瓦洛夫不紧不慢地说，“可是在那时候终究还是可以活下去的，无拘无束，还有地方去。现在是这样寂静和顺从……要是这样从旁的方面看，现在的生活确实宁静极了。念书，识字……但人们的生活毕竟得不到保障，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关心。他们被严禁犯罪，可又不得不犯罪……街上是秩序井然，而内心——乱作一团。于是谁也不理解谁。”

“你和卡皮托丽娜到底怎么啦？”我问。

“啊？”他抖动了一下。“和卡芭的事儿？完了……”他毅然决然地挥了挥手。

“意思是说你完事了？”

“我？不……是她自己把事了啦。”

“怎么了的？”

“简单极了。她还是那一套，再没别的什么……一切都照旧。不过以前她不喝酒，现在开始喝起来了……你把面包取出来，我要去睡觉了。”

面包房变得鸦雀无声。灯罩被熏黑了，炉挡时而哗哗作响，烤焦了的面包皮在架子上也发出破裂的响声。在我们窗户对面的街上，守夜人在扯淡。还有一种古里古怪的声音时不时地从街上传入耳际——既像某地的招牌咯吱作响，又像是有人在呻吟。

我把面包取了出来，躺下睡觉，可是睡不着，我半睁着眼躺着，倾听着夜里的一切声响。我突然看见，加那瓦洛夫一声不响地从地上起来，走到架子面前，从上面取下科斯托马洛夫的书，把它打开后搁到眼前。我清楚地看见他那张深思的脸，我注视着他的手指如此这般地在书上一行行地移动，摇着头，翻了一页，又全神贯注地看着，然后把目光又移向了我。他那若有所思的、削瘦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奇特的、紧张而又充满疑虑的神情，他望了我很久，他的面部表情让我觉着新奇。

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便问他在干什么。

“我想，你正睡觉……”他有点难为情起来，然后走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书，坐在我身边，嗫嚅地说，“我，你看，想问你件事……有没有关于生活守则之类的书？引导人怎样生活？我要弄明白，哪些行为是有害的，哪些——还过得去……我，你瞧，都被自己的行为搞懵了……有的事开始我以为是好事儿，末了却变了调。卡芭的事就是如此。”他透了口气，恳切地继续说，“你去找找看，有没有关于行为方面的书？有的话就念给我听。”

沉默了几分钟……

“马克西姆！……”

“啊？”

“卡皮托丽娜可往我脸上抹黑了！”

“够了……你就算了吧……”

“当然，事已至此……不过，你说说……她有这个权利吗？……”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但我想了想，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我也这样想……她有权……”加那瓦洛夫沮丧地拖长声调说，随后又默不吭声。

他在自己那床直接摊在地上的席子上忙乎了一阵，站起来几次，抽烟，在窗口坐坐，重又躺了下来。

后来我睡了，我醒来时，他已不在面包房，直到晚上他才回。似乎他浑身蒙了一层灰，他那迷茫的眼睛里凝固着一种不动的东西。他把便帽扔在架子上，叹了口气，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你上哪儿去了？”

“去看卡芭。”

“怎么样？”

“完了，伙计！我不跟你说了……”

看来拿这种人是没法子了……我试着稳一稳他的情绪，

于是讲起了习惯势力的强大，一种类似在这种情形下能够讲的话。加那瓦洛夫始终不言语，只是看着地上。

“不，那是这回事，这跟习惯势力无关！仅仅因为我是个有传染病的人……我没有生活在世上的份儿……我身上散发着毒气。一旦我接近人们，他马上就会被我传染，对于所有的人来，我带来的仅是痛苦……只要想一想——我整个一生给谁带来过乐子？没有谁！可是，我跟很多人有过交往……我是个烂掉了的人……”

“这真是信口胡言！……”

“不，是真的！……”他坚信不移地点了点头。

我劝说他，可他从我的言谈中又找到更多相信自己不配生活的根据……

他很快就发生了剧变。他变得忧郁、萎靡不振，对书没有了兴趣，干起活来也不像从前那样充满热情，变得沉默寡言和孤僻。

闲着没事他就躺在地上，直呆呆地望着拱形天花板。他的脸也瘦了，眼睛也没有了孩子般明亮的光泽。

“萨沙，你怎么啦？”我问道。

“狂饮病又犯了，”他解释说，“我马上就要畅饮伏特加……我体内发烧……像患了胃灼热症，你知道……时候到了……要不是有这档子事，没准我还能拖些时候。嗯，这事可刺痛了我……咋会这样？我想对人好，可突然就……完全不合情理！是呀，伙计，很需要为生活定些规矩……难道就想不出这样一种规则，让所有人的行为像一个人，又能让彼此相互理解？要知道人和人相距这么远根本无法生活！难道聪明的人们不明白需要在世上定一些个规则，并使人人都清楚吗？……唉！”

他一个劲地想着生活中必需的规则，没有听我讲的话。我甚至都发现，他像是开始在回避我。有一次，他在听了我一百零一次有关改造生活的构想后，他对我生起气来。

“去你的吧……这我都听说过了……那不是生活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头等大事——是人……知道不？嗯，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照你的意味是说，这一切都在那里改造之时，人却仍旧像现在这样。不，你先得改造人，给他指点迷途……以便让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幸福的而不是闷闷不乐——”

这才是要为人们做的。教他找到自己的路……”

我不这么看，他要不就发气，要不就郁郁寡欢，并烦躁地说：

“哎，少罗嗦！”

有一次他晚上出去，夜里也没回来干活，第二天也没回。他没来，老板倒来了，带着一脸的担心说：

“我们的列克萨哈喝起酒来了。在‘斯坚卡’酒店里坐着。得物色个新的面包师……”

“没准他会恢复常态。”

“哼，好吧，你就走着瞧……我对他知根知底……”

我到了“斯坚卡”酒店——这是一个精巧地砌在石头围墙内的小酒店。这里没有窗子，光线穿过天花板的小孔投射进来，这便是这家酒店的独特之处。其实它是在地里挖出来的一个方坑，顶用一层薄薄的板子盖着。里面弥漫着泥巴味、马合烟的烟味和烧过头了的伏特加酒味，里面满是常客——一群愚昧无知的人。他们成天呆在这里，等着来酒店大吃大喝的工人，以便把他们的钱喝个底朝天。

加那瓦洛夫坐在酒店正中的一张大桌子边，围在他四周的是六个穿着破衣褴衫、模样酷似霍夫曼小说中人物的先生，他们恭敬、奉承地在听他说话。

他们喝啤酒和伏特加，大吃着像干土块一般的玩艺儿……

“喝呀，伙计们，喝呀，放开肚子喝。我有的是钱和衣服……管得上三天的。喝光了就……完事！我再也不想干活了，也不想再住在这儿。”

“这城市糟糕透顶。”一个像约翰·福斯塔夫的人说。

“干活？”另一个满脸疑问地看着天花板，惊讶地问道，

“人莫非就是为这才来到这世上的？”

于是他们立刻闹腾起来，向加那瓦洛夫证明他有权喝光一切，甚至把这种权利说成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和他们喝个底朝天。

“啊，马克西姆……他还带着包！”加那瓦洛夫看到我，说了句双关语，

“哎，书生和法利赛人，喝上一杯！我，伙计，我彻底离开正道了。没治了！我要喝个够……喝得身上只剩下头发。你也来，啊？”

他还没有醉，只是他的那双蓝眼睛里闪着兴奋的神色，迷人的大胡子像绸扇般垂在胸前，不时地抖动着——因为他的下巴在神经质地哆嗦。衬衫领口敞着，雪白的额头上闪动着小汗珠儿，那向我伸过来的、拿着杯啤酒的手抖动着。

“别喝了，萨沙，咱们离开这儿。”我把手放在他肩头说。

“不喝了？……”他笑了起来，“要是早十年你来跟我讲这话——没准儿，我会不喝了。可现如今还是喝的为好……我有啥法子？我感觉到，老是感觉到，生活中的任何活动……可老是弄不懂也不晓得自己的路……我感到了——于是就喝上了，因为我无事可干……干一杯！”

他的伙伴们带着明显的不满盯着我，12只眼睛不友好地上下打量着我。

这些可怜的人担心我会把加那瓦洛夫带走——这顿酒他们等了或许有整整一个星期。

“伙计们！这位是我的朋友——一个识文断字的人，真见鬼！马克西姆，你能在这读一读斯坚卡的故事吗？……啊，伙计们，世界上有这么些个好书！”

有讲彼拉的……马克西姆，是吗？……伙计们，这不是书，而是血和泪。可……这个彼拉——这不就是我吗？马克西姆！……还有瑟索伊卡！——也是我……真的！这就明白了！”

他睁大了眼睛，带着惊异的眼神看着我，下嘴唇奇怪地颤抖着。他的伙伴们并不十分乐意地在桌边给我挪了个地儿。我在加那瓦洛夫身边坐下，正在这时，他拿了一杯兑了一半伏特加的啤酒。

看得出，他想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用这杯混合酒弄醉。他一口下肚，从盘子里拿起一块像土块而实际是熟肉，朝它看了看，把它扔到肩后小酒店的墙上。

伙伴们叽哩咕噜地低声说着话，就如同一群饿狗。

“我是个堕落的人……我母亲干吗要把我生下来？真是搞不懂……黑暗！……憋气！……如果你不想和我喝酒，马克西姆，那就再见了。面包房我不会去了。我有钱在老板手里，你去拿来给我，我要把钱喝光……不！拿去给你自己买书……要不要？不愿要？不应该……还是拿着！你这头蠢猪，要是这样……离开我！滚——开！”

他醉了，眼睛闪着野兽般的光。

他的伙伴们完全准备好揪住我的脖子把我从他们圈子里赶出来，而我不愿干等着被撵，就走了。

约三小时后，我重又来到“斯坚卡”酒店。加那瓦洛夫的伙伴又多了两位。他们都烂醉如泥，他——没他们醉得厉害。他唱着歌儿，臂肘支在桌子上，透过天花板的小孔仰望着天。醉汉们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听他唱歌，有几个在打嗝。

加那瓦洛夫用男中音唱着，唱到高音处就用假音，就像所有在行的歌唱家那样。他用一只手撑着面颊，满怀感情唱出悲伤的华采经过句，他的脸由于激动而苍白，眼睛半睁半闭，喉头朝前突起。八张醉醺醺的、没有表情的通红的面孔望着他，只是时而听到咕噜声和打嗝声。加那瓦洛夫的声音颤抖着、哭泣着、呻吟着，——这个可爱的小伙子唱着他自己忧郁的歌，看着都让人同情落泪。

不堪入鼻的气味，汗涔涔，醉醺醺的面孔，两盏冒着黑烟的煤油灯，被煤烟熏得乌黑的酒店板壁，酒店的泥土地和充满了这泥坑的昏暗——这一切都是沉郁的和病态的。好像这是一堆被活活埋在墓地里的人在大摆宴席，其中一人在临死之前最后一次唱歌，来和上天告别。我的伙伴的歌里发出的是绝望的忧愁，平静的绝望，没有出路的伤感。

“马克西姆在这儿吗？愿上我这儿当大厨吗？”他中止了他的歌声，把手伸向我说，“我，伙计，完全准备好了……给自己召集了一帮人……就是这些人……以后还会有人……我们会找到的！这没——没啥！彼拉和瑟索伊卡也叫来……我们会每天给他们饭和牛肉吃……行不？你来不？随身把书捎上……你可以念斯坚卡和别人的故事……朋友！哎，我要吐了，我要吐了……要——吐——了！……”

他举起拳头使出吃奶的劲儿在桌上捶了一下。玻璃杯和酒瓶咣当作响，他的伙伴们醒过酒来，小酒店立刻充满了骇人的喧嚣。“喝吧，小伙子们！”加那瓦洛夫喊道，“喝！一醉方休——喝个够！”

我离开了他们，在街口站了一下，听见加那瓦洛夫在口齿不清地大放厥词，当他又重新开始唱歌时，我动身回面包房，在我身后，那笨拙的歌声

仍在静谧的夜里久久地呻吟和哭泣。

隔了两天，加那瓦洛夫离开城市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人必须生在有文化的社会，这样才能有耐心在其中度过一生，而不愿离开这个一切都为琐碎、邪恶、伪善的习俗固定下来的艰难环境，不愿离开这个充满了病态的自尊心、思想上的宗派观念和所有虚伪的环境，——

一句话不愿离开这个使感情冷漠、头脑腐化的一切皆空的环境，而去别的什么地方。我不是在这个社会里出身和受教育的，正是由于这个让我愉快的原因，我在大量地接受了这个社会的文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就感觉到迫切需要离开它的圈子，挣脱这种过于复杂和文化得近乎病态的生活，以便稍为清心爽目。

在乡下，几乎就同在知识分子中一样，觉得恶心和苦闷。最好是到城里的贫民区去，尽管那儿到处脏乱不堪，但一切都如此质朴和真切，或者到家乡的田野和大道上散散步，这是最吸引人的，极能让人身清气爽，而且除了有一双能吃苦耐劳的脚腿外绝不需任何财物。

约五年前我就计划了这样的游玩。畅游神圣的罗斯，到了费奥多西亚。当时那儿正在兴建防波堤，我到了那里的建设工地，想挣点钱作路费。

我想首先看一看工地的全貌，于是便爬上山，坐在那儿，俯视那浩渺、澎湃的大海和为它安排圈套的小小人儿。

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劳动场景，海湾前所有石岸被挖开，到处是石坑，一堆堆的石头和木材、手推车、圆木、铁条、打桩机，还有一些用木制成的各种设备，人们在其中穿梭来往。他们用炸药炸山，用丁字镐碎石，为铁路清扫场地，在巨型的灰池里搅拌混凝土，用它做成一俄丈大小的石块，填入海里，筑起一道堡垒，挡住凶猛澎湃的海浪的强烈冲击。

他们在那被他们双手弄得支离破碎的深褐色的群山衬托下，显得很小时，像一些小虫子似的。

他们在一堆堆石块和木材中，在如云似雾的石粉的尘埃里，在南方白天30度的酷暑中，手脚不停地蠕动着。仿佛他们正往山里掘去，极力要钻进山里，以便摆脱炽热的酷暑和周围令他们伤心的惨遭破坏的景致。

在闷热的空气中回荡着嘟啷声和隆隆声，传来了丁字镐击石的声音，手推车的轮子在凄凉地唱着，铁锤沉闷地击落在木桩上，哭诉着“杜比努什卡”，斧头砍着圆木，把它们削光，浑身尘土黑不溜秋的忙碌的人们用各种声音叫喊着：“起——来——来哟！”

被挖出了许多裂缝的山低声地回应着：

“来——来——来！”

有一路人马弓着腰推着装满了石块的推车，沿着木板铺成的弯弯扭扭的线路移动着。迎面朝他们走来的是另一队推空车的，他们慢慢吞吞，走一阵就休息一两分钟……打桩机边站着一堆挤在一起的身着各色各样衣服的人儿，当中有一个用男高音扯长了嗓门唱着：

伊——嗨——马，伙计们，真热呀！

伊——嗨！没人同情咱呀！

哦——哦伊，笨人，

吭——唷！

人群发出有力的吼声，他们拉紧绳索，铁锤沿着打桩机的框架快速地向上升，然后又从那里落下，发出低沉的轰隆声，打桩机也颤动起来。在那

些大海和山之间的场地上，灰色的小小人们在来回奔走，他们的叫喊声响彻云霄，空气中充满了人们身上的汗臭，尘土飞扬。

身着金属钮扣的白制服调度们穿梭于他们中间，金属钮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同一些人冷漠的黄眼睛。

大海静静地伸延到烟雾迷濛的地平线，亮晶晶的波浪轻轻地拍打着活跃的海岸。大海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像是用格列佛式的善意的笑微笑着，格列佛意识到，如果他愿意，只须他动一下——侏儒们的工作就会化为泡影。

大海躺着，它的光亮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个浩瀚、强大、和善的海，它的强大的气息吹拂到海岸上，使疲乏的人儿为之一振，这些人在用自己的劳动使海浪不再肆无忌惮，海浪现在也如此温顺地和声嘹亮地抚慰着被掘得满是泥坑的海岸。大海好像在可怜他们：在它存在的年代教它懂得，不是那些正在建设的人儿故意与之作对；它早就知道，这不过是些奴隶，他们的作用是和大自然进行面对面的较量，而且在这场搏斗中准备着大自然对他们的报复。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建设着，永不停息地劳动着，他们的血和汗——便是大地上所有建筑物的混凝土；这么做他们却一无所得，他们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奉献给了从事建设的永恒的愿望——在大地上创造奇迹的愿望，可未了并没有给人们藏身之处，给他们的面包也不多。他们——同样是大自然一分子，因此大海并不是怒目而视，而是爱抚地目睹着他们那一无所获的劳动。这些如此蚕食山地的灰色小虫子——他们同样也是大海的一滴水，它们带着大海永远欲扩大自己领域的愿望，首先冲向海岸上无法攀缘的冷冰冰的岩石，又首先在岩石上碰得粉碎，这些水滴大多与大海有着亲缘关系，它们完全像大海——同样的强大，同样的想要破坏，只要暴风雨从它们上面掠过。大海自古就熟悉在荒漠中建造金字塔的奴隶们以及薛西斯的奴隶们，薛西斯这个可笑的人儿，因为大海冲垮了他的玩具桥，他想出用打大海三百下的方法以示惩罚。天下奴隶一个样，他们老是屈从，总是鲁不果腹，完成的永远是伟大的、奇迹般的事业，偶尔把强迫其劳动的那些人供为神明，更多的是诅咒他们，偶尔也奋起反抗自己的统治者……

海浪悄悄地跑到岸上，岸上满是正在建起石头屏障阻止海浪永不停息的运动，海浪跑上岸，用嘹亮、亲切的歌，歌唱过去，歌唱几个世纪以来在这大地的岸上看到的一切……在干活的人们中有一些奇怪的、形容枯槁的、紫铜色的身影，他们系着红头巾，戴着土耳其帽，身着蓝色的短衣和裤腿窄细而后裆宽大的灯笼裤。就我所知，这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他们喉音很浓的口音里夹杂着维亚迪奇人的拖长的口音，以及伏尔加河域坚定而急促的语句和霍霍尔的柔和的语调。

在俄罗斯发生了饥荒，饥饿几乎把所有惨遭不幸的省分的人们赶到了这里。他们分成一小群一小群，尽量保持同乡人和同乡人在一起，只有那些浪迹天涯的流浪汉很快就被认出——从他们独立不羁的相貌、穿着以及特殊的讲话方式——从那些仍旧依附于土地的、仅仅是因饥荒所迫暂时和土地断绝了关系而又不能忘了土地的人中被认出来。他们分布在所有的群体中：在维亚迪奇人中，在霍霍尔人中，他们随遇而安，但他们大多数却都聚集在打桩机旁，因为这活儿要比推车和举铁镐要来得轻松。

我走近他们时，他们正搁下手里的绳索，站在那儿，等着工头把打桩机滑轮上的某个部件修好，很可能是它把绳索“咬住”了。工头在木塔上翻

了翻，不时地在那里喊着：

“拉住！”

他们懒洋洋地拉着绳索。

“停——停……再拉。停——停！啦！……”

领唱的——是个久没剃须的小伙子，一脸的斑斑点点，像士兵一样立正站着。他耸耸肩，向周遭瞟了一眼，清了清嗓子，随后唱道：

“吊——锤把木桩打进地哟……”

接下的一句就连最宽宏大量的检察官也通不过，于是引起了全场一致的哈哈大笑，很显然，这是领唱者的随兴之作，他在同伴的笑声中，带着像一个已习惯于在观众面前获得如此成功的演员一样的神态，捻了捻自己的胡子。

“拉——拉！”工头在打桩机顶上咆哮着：“笑死呀！……”“米特里奇，别扯破了嗓子！……”有一个干活的警告他。

这声音我很耳熟，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个高个头、宽肩膀，长着一张椭圆形脸和一双蓝色大眼睛的人。这——不是加那瓦洛夫吗？可加那瓦洛夫不像这个小伙子，高耸的前额上从太阳穴到鼻梁间有一道疤痕；加那瓦洛夫的头发颜色要浅一些，也没有这个小伙子那样细小的鬃发；加那瓦洛夫有一脸漂亮的宽胡子，而这个小伙子却刮了面，留着两撇下垂的浓须，像霍霍尔人一样。尽管如此，他身上有些东西却是我极为熟悉的。我决定跟他搭讪，问问他“找活干”得找谁，我便开始等着他们把这桩打完。“噢——噢——噢赫！噢——噢——噢赫！”人群更用力地喘着，他们拉住绳索蹲下来，又马上站直身子，好像准备要离开地面飞向空中。打桩机吱吱作响并且抖动着，许多裸露的、晒黑了的、毛乎乎的手，和绳索一起拉直了，在人群头上举起；手上的肌肉像瘤子样突起，但那有40普特重的铁锤上升的高度愈来愈小，它击在木桩上的声音也愈来愈弱。看着这活计，没准会想，这是一群偶像崇拜者在祈祷，在绝望和狂热中向自己的冥冥中的上帝举起双手，顶礼膜拜。流着汗的，又邈邈又紧张的面孔，贴在湿漉漉前额上的乱蓬蓬的头发，深褐色的脖子，由于紧张而发抖的双肩——所有这些都穿着勉强能蔽体的各式各样的破衣烂裤，使他们自己四周热气腾腾，并拧成一股沉重的肌肉，在充满南方炎热和浓浓的汗臭气的潮湿的气氛中笨拙地忙乎着。

“停！”有人恶声恶气地扯着嗓门喊道。

工人们放下手中的绳索，绳索有气无力地搭在打桩机边，工人们重重地瘫坐在地上，擦着汗，喘着粗气，活动着背，按摩着肩，空气中充满了低沉的怨艾声，像是一头被激怒了的巨兽在吼叫。

“老乡！”我向我相中的小伙子说。

他懒洋洋地转向我，用眼睛打量了一下我的脸，随后便眯缝起眼睛注视着我。

“加那瓦洛夫！”

“让我看看……”他用一只手把我的头向后推了一下，好像想要抓住我的喉咙似的，猛地爆发出愉快的、善良的微笑。“马克西姆！是你呀……该死的！老朋友……啊？你也落到这步田地？跟流浪汉入伙了？这可太好了！太棒了！有多久啦？你打哪儿来？现在咱们可以一块儿走遍天下了！从前……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有的只是烦恼，无聊；那不是生活，而是一天天地腐烂！我呀，伙计，从那时起就四处游荡。我到过些什么地方呀！呼吸过什么空气

呀……不，你乔装打扮得真巧妙……都认不出了。从穿着看——是个士兵，从面孔看——是个大学生。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生活好吗？要知道斯坚卡我还记忆犹新……还有塔拉斯和彼拉……全记得！……”

他用拳头在我腰上捅了一下，又用他那宽手掌拍了拍我的肩。他一个劲地问问题，我连一个字都插不进，我只是望着他那张因相逢的喜悦而神采奕奕的充满善意的脸微笑着。对于能和他相见，我同样感到欢欣。和他相逢使我想到这是我生活的开始，这开始，无疑要比继续原有的生活要好得多。

末了，我总算有机会询问我的朋友，他额头上的疤痕和头上的鬃发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你看……还有一段故事呢。我和另外两个伙伴想偷渡罗马尼亚边界，想去看看罗马尼亚那边的情况。嗯，我们这就从卡古尔动身——这是比萨拉比的一个小地方，紧挨着边境。在夜间，当然我们是悄无声息地走着。倏然传来：站住！那是海关警戒线，我们竟爬到那儿去了。啊——快跑！就在这时有个丘八给了我当头一击。打得虽说不是十分重，可我还是在医院熬了个把月。是回什么事呀！原来那个当兵的是老乡！是我们穆罗姆城人！……他不久同样被送进医院——走私犯把他给弄伤了，在他肚子上给了一刀子。我们都醒过神来，弄明了是怎么回事。当兵的问我：‘这么说，是我砍了你一下喽？’‘应该是，如果你承认的话。’‘可能是我，你可别生气——因为这是我的职务。我们以为你们在走私。你瞧，人家也回敬了我一下——把肚子给我捅破了。真没法子，生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不，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是一个好兵——叫雅什卡·马金……而那鬃发？鬃发，伙计，那是一场伤寒病给闹的，我得了一场伤寒。在基希涅夫我被投进监狱，要判我犯有偷渡罪，我就是在那儿得了伤寒……我被这病害倒了，躺了一阵子，勉强站了起来。多亏那个女护士悉心照料，要不我怕是会卧床不起了。我，伙计，简直觉得怪——她为我忙这忙那，像照顾孩子一样，而我对她又有什么用呢？‘玛丽娅·彼得罗莫娜，’我说，‘别来这一套，我实在太为难！’而她却在暗地里笑我。真是善良的姑娘……有时她还给我念些劝人行善的书。嗯，而我问：‘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她带来了一本讲英国水手的书，这个水手因船失事下沉，他逃生到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在岛上过起日子来。真有趣，多么骇人！这本书让我趣味盎然；我都想到他那儿去。你知道那是怎样的生活吗？孤岛、大海、蓝天——你独自生活，你什么都不缺，你逍遥自在！那儿还有野人。嗯，要是我就会把野人淹死——他对我有个鬼用！我一个人生活也不会寂寞。你读过这类书吗？”

“嗯，可你怎么从监狱出来的？”

“啊，被释放了。审问了，认为没罪，就释放了。很简单……这样吧，今儿个我不上工了，去它娘的！得啦，干够了。我身上有三个卢布，今儿个干了半天，还有40戈比的进项。瞧有多少钱！所以，跟我一起上我们那儿……我们不住工棚，就住在附近，在山上……那儿有个山洞，住人是没治了。我们有两个人住在那儿，那一个伙伴病了——虐病把他给害惨了……哦，你在这儿坐一小会儿，我去找工头……马上就来！……”

他马上站起身走了，恰在这时正是打桩工人拉起绳索开始干活的时候。我留下坐在石头上，看着我四周喧闹的奔忙的景象和平静的墨绿色的大海。

加那瓦洛夫高大的身影很快在人群、石堆和推车中穿过，消失在远处。他边走边挥舞着手，他穿着对他来说又短又窄的蓝色的粗布衬衫，粗麻布

裤子和笨重的烂靴。蓬松的浅褐色鬃发在他的大脑袋上飘动着。有时他转过身来，用手向我示意些什么。他整个人好像是脱胎换骨了似的，变得朝气蓬勃，沉着自信又顽强有力。在他四周人们在劳动着，木头发出破裂的声音，石头炸裂开来，推车死气沉沉地咯吱作响，尘土飞扬，如云似雾，什么东西嘭嘭一响掉了下来，人们尖叫着，咒骂着，哼哼着，歌唱着，宛如在呻吟。在这乱糟糟的响动和活动中，我朋友那迈着坚定步伐走向远方的漂亮身影，十分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仿佛在暗示加那瓦洛夫的为人处世似的。

我和他见面后的两个小时，我和他躺在“住人是没治了的山洞”里。确实这个“山洞”让人觉得惬意——很久以前有人在山洞里挖石头，掘了一个四方形的大壁龛，里面十分宽大，足可以容纳四个人。不过洞不高，洞口悬着一块大石头，要想进去，就得在大石头前的地上卧倒，然后把自己塞进去。洞深约三俄尺，没有必要连头一起爬进去，再则也很危险，因为洞口悬着的大石头会坍塌下来，把我们彻底埋在那儿。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采用这样的办法：把脚和身子伸进洞里，里面很凉爽，头就留在阳光下，在山洞的缝隙里，这样万一石头掉下来，也只会让我们开天顶。那个患病的流浪汉整个身子都趴到阳光下，躺在离我们两三步之遥的地方，因此我们听得见他虐疾发作时咬牙切齿的响声。这是一个形容枯槁和瘦长的霍霍尔人。“从波尔塔瓦来的。”

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他在地面上翻动，尽力想把自己全身裹在那全是用烂皮做成的灰色长袍里，他非常形象地大骂着，看到他的所有努力不过是白费工夫，就破口大骂，但他仍旧继续翻动着。他有一双小小的乌黑的眼睛，一直眯缝着，好像他永远都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什么似的。

阳光烤着我们的后脑勺，炙热难耐，加那瓦洛夫在地上插了些棍子，把我的军大衣撑在上面，做成一张像帷幕的玩艺儿。远处飘来在海湾上隐隐约约干活的喧闹声，可我们却看不到海湾；在我们的右岸是一座满是沉重的石头似的白色房子的城市；左边——是大海，我们面前——同样是大海，大海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在那儿，有一些奇特而温柔的没有见过的色彩，淡淡地汇成神奇的如梦如幻的美景，由于它们那些不可捉摸的美丽色彩而让人赏心悦目……

加那瓦洛夫看着那边，无比幸福地笑着对我说：

“太阳快落山了，我们生起篝火，煮上一壶茶，我们这有面包，有肉。想吃西瓜吗？”

他用脚从坑的角落里钩出一个西瓜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子，切着西瓜说：

“每次我到海边，我就老是想——人们干嘛很少住到海边来？他们要是这样的话会更好，因为大海——这么迷人……看到它人们心纯意静。哦，讲一讲，你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我开始对他讲。大海在远处已被笼罩上一层紫色和金黄色，迎着太阳升起了形状柔和的粉红色中带着烟雾的云。像是从海底升起了白色的群山，那些山披着白雪皑皑的盛装，被落日的余辉染成绯红色。

“马克西姆，你在城里那完全是叫混日子，”加那瓦洛夫听了我的经历后，坚信地说，“城里有什么吸引你的？那里的生活腐化。没有空气，没有活动空间，人所需要的啥都没有。人嘛？到处是人……书呢？哦，你书也念够了！”

算了吧，你又不是为了读书而生的……再说书全是瞎扯淡。喏，你买了书，搁在背包里就走。愿意跟我去塔什干吗？到萨马拉干特，或是别的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去阿穆尔河……去吗？我，伙计，我拿定主意要遨游四方——这是最美的事。一边走一边就能见到新东西……无忧无虑……微风扑面，把心里的各种尘埃吹得一干二净。轻松又自在……谁也不会添乱：想吃——停下就是，干点什么活儿，挣上半个卢布；没有活干——就讨点面包，别人会给的。这样——可以见到好多地方……饱览天下美景。走吧？”

太阳落山。海上的云渐渐变暗，海也同样变得昏暗，天气变得凉爽。有些地方星光闪现，海湾里干活的喧闹声停止了，只是偶尔从那儿传来人们轻轻的呼喊声，像叹息似的。风

向我们吹来，带来了海浪搏击海岸的忧郁的低语声。

夜色迅速地增浓，霍霍尔的身影五分钟前还时隐时现，现在已是模糊不清。

“要是生起篝火就来劲了……”他咳着说。

“可以生……”

加那瓦洛夫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堆木片，用火柴把它们点燃，小小的火舌开始亲热地扑向黄色的有树脂的木头。缕缕轻烟在充满海的潮湿和新鲜气息的夜空中冉冉升起。四周变得越来越静。生活仿佛离开我们隐退到别的什么地方，它的声响在黑暗中融化并且消失了。云散了，繁星闪烁。在丝绒般的海上闪耀着渔船上的灯火和星光。我们眼前的篝火越来越旺，恰似一朵红黄色的花朵……加那瓦洛夫把茶壶放在篝火上，抱着膝头，开始若有所思地看着篝火。霍霍尔人像一只巨大的蜥蜴似的朝火边爬过来。

“人们建造了许多城市，房屋，成堆成堆聚集在那里，给土地带来了灾祸，气都喘不过来，你挤我，我挤你……多好的生活呀！不，这才叫生活，就像我们这样……”

“噢，”霍霍尔人摇了摇头，“要是咱们能弄到两件羊皮袄子过冬，要不得到一间暖和的小屋，那就完全是老爷们的生活了……”他眯缝起一只眼睛，笑了笑，瞅着加那瓦洛夫。

“是呀，”加那瓦洛夫不好意思地说，“冬天——是个讨人嫌的季节。为了过冬，城市倒确实是需要的……那是毫无办法的事儿……不过大城市总归还是没啥意思……三两个人都不能和和睦睦地相处，人们干吗还要一群群地聚在一块儿？……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当然，如果细想的话，那么在城里，在草原，无论在什么地儿，人都会无处安身。不过最好还是别去想这些事儿……也想不出个什么名堂，反让人伤心……”

我想，加那瓦洛夫过了一段流浪汉的生活会有所改变，我们初次相识时他心上的烦恼疙瘩，也会由于这么些年来呼吸了自由的空气，已经像果皮一样从他身上脱落了，但是他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使我的朋友在我面前又恢复了我所熟知的那个仍旧在寻找自己的“点”的人。仍然有对生活迷惑不解的疙瘩和思考生活的情愫，使这身强体壮，不幸天生就有一颗敏感的心的人儿精神上备受折磨。这种“思考型的人”在俄罗斯生活中还有很多，他们比其他任何人不幸福，因为他们思考的重担让其头脑的盲目性加重了。我遗憾地看着我的朋友，而他，像是要证实我的想法似的，忧虑地喊道：“我记起了，马克西姆，我们的生活和那儿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自那以后，我到过多少地儿，看到过所有各种各样的事儿……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儿让我

心满意足的！连安身之地都没找到！”“为啥天生这么一个脖子，就没有一个轭套配得上呢？”霍霍尔人冷冷地问，一边把烧开了的茶壶从火上挪开。

“不，请告诉我……”加那瓦洛夫问道，“为什么我不得安宁？人们为什么生活得不赖，干他们自己的事，有老婆，有孩子等等？而且他们总是乐滋滋地干这干那。而我——却不能。难受，为什么我就难受呢？”

“人就是爱牢骚满腹，”霍霍尔人惊讶地说，“莫非你发发牢骚，就好过一些了？”

“是的……”加那瓦洛夫忧郁地同意说。

“我总是不说多话，也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意志顽强的人怀着自尊说，他正在坚持不懈地和他的虐疾作斗争。

他开始咳了起来，翻动了身子，恶狠狠地朝篝火里啐了一口。我们四周一片寂静，出现了浓浓的夜幕。我们头顶上的天际一片漆黑，月亮还没有出现。大海与其说是我们看到了，倒还不如说是感觉到了——因为我们面前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像是有一层黑雾降临大地。篝火熄灭了。

“我们睡觉吧。”霍霍尔人说。

我们钻进“山洞”并且躺了下来，把头从洞里伸到外面的空气中，大家都沉默不语。加那瓦洛夫刚躺下，就不动不挪了，好像变成了块石头。霍霍尔人动个没完，牙齿在打战。我久久地看着篝火里的柴火如何一步一步地越燃越细。它开始又大又旺，没多久就变小了。蒙上了一层灰烬，在灰烬下熄灭了。篝火里除了有点热气外，就没剩下什么了。我看着它想道：

“我们所有的人也是如此……要是能燃得再旺一点该有多好呀！”

过了三天我便向加那瓦洛夫辞行。我到库班去，他不想去。我们分别时都相信我们还会相见。

结果是没有……

在草原上

我们是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离开彼列科普的——饿得像狼一样，并且憎恨全世界。在接连半昼夜的时间里，我们使出浑身招数和力气，想偷或是挣一点什么，却一无所获，到末了，当我们确信这样或那样的事都干不成时，便拿定主意往前走。上哪儿去？总而言之——朝前走。

我们准备好完全沿着我们已走了很久的生活之道朝前行，——这是我们当中每个人都默认了的，而且也明显地闪现在我们饥饿、忧郁的眼神里。

我们一行三人：我们彼此刚认识不久，是在第聂伯河岸上赫尔松的一个小酒馆里邂逅的。

一个——是铁路护卫队的士兵，后来——据说——当了路段工长，是一个红发、肌肉发达的人，长着一双冷冷的灰眼睛。他会说德语而且还有丰富的监狱生活的知识。

我们这位兄弟不喜欢多谈自己的过去，在这点上他多少总还是有充足的理由，因而我们彼此信任——至少从外表上看如此，因为在内心里，我们每个人都只这么相信自己。

我们第二个哥儿们是个瘦小个子的人，他总是带着怀疑的神态瘪着两

片薄嘴唇，他谈起他自己说，先前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我和士兵都信以为真。实际上他从前是个大学生也好，暗探也好，或是小偷也好，对我们来说，横竖都一样，——只有一点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我们相识时，他和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他忍饥挨饿，在许多城市受到警察的特别注意，在乡下处处被农夫猜疑，他怀着那种被追逐得疲惫不堪的饿兽的怨恨恨这两种人，梦想着随时随地对所有的人和物进行报复——一句话，无论从他自己在自然之王和生命之王中的地位来说，或是就他的心情来说——他跟我们是一丘之貉。

第三个便是我。由于我自小就谦恭温雅，我只字不提我的长处，也不愿在你们面前显得幼稚，我不说我的缺点，但是，或许，可提供有关我的评定材料，我得说，我从来都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并一直很好地固持己见至今。

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彼列科普继续前行，我们在打着牧羊人的主意，在他们那儿往往能讨到面包，而且他们一般来说是有求必应。

我和士兵并排走着，“大学生”紧随其后。他的肩上搭着像是短外衣的东西，头上——尖尖的，凹凸不平的，剪得光秃秃的脑袋——安放着一顶烂得一蹋糊涂的宽边帽子，一条补了五颜六色补丁的灰裤子紧贴在他的细腿上，他还将衣服里子搓成细绳，把从路上捡的靴筒子捆在脚掌上，还把这玩艺儿叫做“草鞋”，他一声不吭地走着，踢得尘土飞扬，一双绿色的小眼睛闪动着。士兵身着红布衫，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亲手”在赫尔松弄到手的，上面还罩了件暖和的棉背心，头上照着军规——即“把帽檐斜扣在右眉上”，——戴了顶褪了色的军帽，腿上一条宽大的粮盐贩子穿的肥大灯笼裤在晃荡着。他光着脚丫子。

我也是同样的穿着，也赤着足。

在我们周围，草原像巨人般张开两臂似的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它被无云的天空的炎热的蓝色圆顶笼罩着，就像一个圆乎乎的黑色大盘子一样摆在那儿。灰色的尘土飞扬的道路像一根宽带子把草原切断了，道路烫着我们的脚。随处可见一块块硬得像鬃毛似的刚收割的稻田，这和士兵好久没刮过的脸颊出奇的像。

士兵边走边用有点沙哑的男低音唱道：

……我们歌唱赞着你神圣的复活……

在服役期间，他曾在营部礼拜堂任过类似司事一类的职务，他晓得数目繁多的赞美诗，诗篇和颂歌，而且每次当我们因为某种缘故扯淡扯得不对劲时，他便滥用起这些个知识。

在眼前，在地平线上生出一些个形状软和浓淡适中的形体，从浅紫色变为淡红色。

“一看就晓得，这是克里米亚群山。”大学生说。

“群山？”士兵叫了起来，“朋友，你看得见未免太早了点。

这是……云。你瞧，这些——像加奶的酸果子蔓羹一样。”

“我说，要是那些云当真是果子羹做的话，那该多让人快活。”

“哎，见鬼！”士兵啐了一口，骂了起来，“哪怕碰上个活人也好呀！影儿都没见一个……只得像冬天的熊那样舔自己的爪子了……”“我说过，咱们应该到人烟稠密的地方去。”“大学生”训导地说。

“你说过！”士兵发起脾气来，“你顶多也就是个能说会道的学者，哪儿有人烟稠密的地儿？鬼才晓得哪儿有！”

“大学生”噘着嘴，不吭声了。太阳落山了。地平线上的云彩不可言状地变幻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盐的气味。

这种干燥合口味的气味使我们的食欲大增。

胃里隐隐犯痛。这是一种怪怪的难受的感觉：像是身上所有肌肉里的浆液慢慢地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散发了，而且肌肉失去了自己灵活的柔韧性。口里和喉咙里到处是刺痛的干燥的感觉，我们的头脑发涨，而眼前则有一些个黑点点在闪动。有时这些个黑点点变成了热气腾腾的肉和几大块圆面包的模样，回忆给“过去的幻象，无声的幻象”带来它们特有的香味，这时胃里像有把刀子在绞动一般。

我们依旧走着，彼此描述着我们的感受，眼盯盯地四下打量——看看什么地方有羊群，并扯长耳朵听着——是不是会传来运水果到亚美尼亚集市去的鞑靼人的车子刺耳的咯吱声。

可草原空空荡荡，寂静无声。

在这个难熬的日子的头天，我们三共吃了四磅黑麦面包和五个西瓜，但走了约摸40俄里路——入不敷出！我们在彼列科普的集市上酣然入睡后，又被饿醒了。

“大学生”很有道理地劝告我们别躺下睡觉，而要在夜间干点什么……可是在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不好大声畅谈侵害私有财产的计划，故而我不再讲了。我只想做个诚实的人，做个粗鲁的人对我没啥好处。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年代，人心一天天地变软了，就是在他们卡住自己亲人的喉头分明要置其于死地时，——还竭尽全力尽可能地做和善，而且还要遵循在这种情况下所应有的一切礼节。我自己喉头的经验让我不得不指出这种道义上的进步，我带着愉快的感觉确信地承认，在这个世上的一切都在发展和完善。这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从监狱、酒馆、妓院的数目每年都在增加这个事实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这样，我们吞下了饥饿的口水，尽力试用友好的谈话来抑制胃部的疼痛，同时在落日的红色光彩里继续走过这荒芜，静谧的草原。在我们面前，太阳慢悠悠地落进被日光染成绚丽的彩色的轻云里，在我们的后面和两边，一团淡蓝色的烟雾从草原上升向天空，使得阴冷冷的地平线更显狭窄。

“哥儿们，捡点柴来生篝火，”士兵说，从路上拾起一小块木头，“我们得在草原上过夜了——露宿！干牛粪，所有树枝——都拿来！”

我们分头到路边去捡枯草和所有可以烧的东西。每次，当得弯腰时，我体内就生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扑下去吃这又黑又肥的泥土，饱食一顿，直到不能再吃了，然后——睡觉。

哪怕总睡不醒，也只想吃、想嚼，而且要感受又热又稠的粥从口里缓缓地穿过干巴巴的食道，进入那正被要吸收点什么的欲望折磨着的胃。

“就是找到点什么草根也好……”士兵叹着气说，“吃点这种可以食用的草根……”可是在这已被耕耘过的黑土地上什么草根都没有。南方的夜来得快，太阳最后的光线还没来得急消失，星星就已在深蓝色的天际闪亮，我们周遭的黑影越来越紧地合在一起，把广袤无垠的平坦草原弄得更狭窄了……

“哥儿们，”“大学生”小声说，“左边那儿躺着个人……”“人？”士兵半信半疑地向，“他干吗躺在那儿？”

“去问一下，可能他有面包，既然他在草原上呆下来了。”

士兵朝那人躺的方向看了看，毅然地啐了一口说：“咱们上他那儿去！”

只有有着锐利的绿眼睛的“大学生”能辨得出，路的左面约50俄丈处的地方凸起的一团黑东西是个人。我们朝他走去，踩着耕地上的土块快步走着，而且感到能获得食物的希望加重了忍饥挨饿的痛苦，我们已经走近了，——那人一动不动。

“没准，这不是人，”士兵愁眉苦脸地道出了我们大家的想法。

可就在这当儿我们的疑虑消除了，因为那团东西突然开始晃动起来，长了起来，然后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活人，他跪着，向我们伸来一只手，并用低低的、颤抖的声音说：“别过来，——我会开枪的！”

浑浊的空气中传来干巴巴的快速的子弹上膛声。

我们像是得到命令似的停止脚步，这种不客气的迎接使我们目瞪口呆得好几秒钟没敢言语。

“原来是个浑——浑蛋！”士兵意味深长地喃喃地说。

“嗯——对，”大学生若有所思地说，“随身还带着枪……看起来，是条有子的鱼……”“哎！”士兵叫道，显然，他已拿定主意了。

那个人并没改变姿态，一声不吭。

“哎，你！我们不会来碰你——只要你给我们面包——有吗？给吧，兄弟，行行好吧！”

闷飧鏊烙钹模 米疆涑模*

末了这句士兵是轻声说的。

那人闭口不开。

“听到没有？”士兵又说，由于愤怒和失望他的声音颤抖着，“跟你说，给面包！我们不会走近你的……把面包扔给我们……”“好的。”那人简洁地说。

他满可以跟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而且要是他在这几个字里倾注自己所有的神圣纯洁的情感，它们会让我们兴奋，使我们恢复人性的程度也赶不上这个单纯的低沉的“好”字！

“你不要害怕我们，好人！”士兵温柔地笑着说，虽然那人无法看见他的笑脸，因为那人距我们少说也有20步远。

“我们是些温和的人，——我们从俄罗斯到库班去……一路上钱都用光了，带的东西都吃光了——现在已是第二天什么也没吃了……”“接着！”好人说，他的手在空中挥了挥。

一块黑色的玩艺儿一晃，接着就落在离我们不远的耕地上。“大学生”冲过去就捡。

“再接着！多的没有了……”

当“大学生”把这珍贵的施舍搁在一起时，我们有大约四磅硬的小麦面包。它上面粘了泥土，而且很硬。硬面包比软面包饱肚子，它里面水份很少。

“这一份……又一份……再一份！”士兵在一心埋头分那几块面包，“等等……没分匀！你那块，学者，得掰一小块儿下来，要不他就少了……”“大学生”绝对服从地忍受了一小块近五所洛特尼克重的面包的损失，我接过来，塞进口里。

我开始嚼，慢慢地嚼，勉强控制住我那可以咬碎石头的上下颌的痉挛性的摇动。感受到食道的蠕动并一步步地满足它，这给了我极大的快感。暖和的，无法言说的合口味的小东西，一口口地进入胃里，好像马上就化为了

血液和脑髓。快乐——如此奇异，平静和复苏的快乐温暖着我的心，其暖和程度就跟胃的充实是一样的。我忘却了那该诅咒的时常忍饥挨饿的日子，忘却了我那两个同样体验我所感受到的快感的同伴。

但当我从手掌里把最后几块小面包搁进嘴里时，我感到我还非常想吃。

“在他，该死的家伙那肯定还留有油和肉什么的……”士兵唠叨着，他坐在我对面的地上，用双手揉搓着胃。

“没准有，因为面包上有肉气味……而且面包兴许还剩得有，”“大学生”说，随后又小声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枪……”“他是什么人？”

“看得出，和我们是同道人……”

“一条狗！”士兵果断地说。

我们挤在一堆坐着，看着坐在那儿的我们那位带枪的恩人。从那儿没有任何声响，也没有生命的迹象传到我们这儿。

夜在周遭聚集自己的黑暗势力。草原上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时不时地从某个地方传来金花鼠郁悒的叫声……繁星是天空的花束，在我们头上闪闪发光……我们想吃。

我骄傲地说——在这个有点古怪的夜晚，我既不比我巧遇的同伴坏，也不比他们好。我向他们提议起来去找那个人。

我们不需触犯他，但可以把所找到的一切东西吃个光。他会开枪，——让他开吧！三个人中只可能击中一个，——就是开枪的话；而如果击中了，连发手枪的子弹也不一定会致人于死地。

“咱们走！”士兵一跃而起说。

“大学生”比他要起来得慢点。

我们于是就去了，几乎是跑着去的。“大学生”紧跟在我们后面。

“伙计！”士兵责怪他道。

迎面传来的是喃喃的抱怨声和扳机刺耳的响声。于是火光一闪，响了一下干瘪瘪的枪声。

“打飞了！”士兵快活地叫道，他一个箭步就窜到那人跟前，“哎，鬼家伙，我这就给点颜色给你看……”“大学生”扑到背包上去。

但是“鬼家伙”跪不住了，四脚朝天地倒了下来，摊开双手，发出嘶哑的声音。

“搞什么鬼！”士兵惊讶地说，他已抬起一只脚，准备踢他一下，“难道是他自己在呻吟？你！你怎么啦！哎！开枪自尽，是吗？”

“又是肉，又是一些个饼，又是面包……有很多，兄弟们！”

“大学生”用快活的语气说。

“嗯，见你娘的鬼，你去死吧……我们来吃！”士兵嚷道。

我取下那人手中的连发手枪，他声音嘶哑了并且现在一动不动地躺着，手枪里还有颗子弹。

我们又开始吃，一声不吭地吃。这个人躺在那里也不吱声，四肢也不动弹。我们没有理会他。

“难道，亲兄弟们，你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面包？”突然传来嘶哑，颤抖的声音。

我们都吓得一震。“大学生”甚至都给呛了，弯着腰咳了起来。

士兵啃了一块，开始骂道。

“你这狗杂种，要让你像干木头一样裂开才好！你想我们会扒你的皮吗？”

你的皮我们拿着有什么用？你这个蠢货，黑心肠！哼！！K 媿执 盼淦鬻铍
G 股已耍 阙飧岷盟赖摹 彼 呗畋叱裕 蛛 拿÷罹褪 于吮硃趾土
取 暗鹊龋 颐浅酝灵嗽保锤 闷闷省！

薄按笱 倍窈莺菰匍 肌*

这时在夜的静寂中传来了使我们惊讶的嚎啕痛哭。

“弟兄们……难道我知道吗？我开枪……是因为害怕。我从新阿丰来……上斯摩棱斯克……上帝啊！热病搞得我苦不堪言……太阳西下时——我就大祸临头了！因为热病我才离开阿丰……我在那儿做细木匠活儿……我是个细木匠……家里有老婆……两个闺女……有三四年没见他们了……弟兄们！都吃了吧……”“会吃完的，用不着你请。”“大学生”说。

“天啊！要是我晓得你们是个心平气和的好人儿……难道我还会开枪？可是这儿，兄弟们，是草原，是夜间……我错了吗？”

他说着并且在哭，说得更确切些——是在发出颤抖的、恐惧的号哭。

“嚎个没完了！”士兵鄙视地说。

“他身上应该带有钱。”“大学生”说。

士兵眯缝起眼睛，看了他一眼，便笑了。

“可你——倒挺机灵的……来吧，我们现在把篝火生起，再睡吧……”“可他呢？”询问道。

“让他见鬼去！难道我们得把他烤热吗？”

“倒应该这样。”“大学生”摇了摇他的尖脑袋说。

我们把已捡好的柴火搁在一起，这些柴火是我们听见细木匠的喊声才扔下来的，很快我们就围着篝火而坐。火在无风的夜晚悄悄地燃烧着，把我们占的一小块地儿照亮了。我们渐渐地入梦，虽说我们还可以吃它一顿。

“兄弟们！”细木匠叫着。他躺在距我们三步之远处，有时我似乎觉得他在喃喃自语地说着什么。

“嗯？”士兵说。“我能上你们那儿吗……上火边？我死到临头了……骨头疼！……天啊！看起来，我是到不了家了……”

细木匠慢慢地挨着挪到火边来，好像是怕失掉一只手或是一只脚似的。这是一个高个儿，却瘦得像骷髅的人，他身上所有部位像是松松垮垮的，一对大而无神的眼睛映照出正在折磨着他的病痛。那张变了形的脸瘦得皮包骨，即使在火光的照耀下也现出一种土黄色的，死人般的颜色。他浑身颤抖，唤起人们的一种鄙视的同情。他那双又长又瘦的手伸向火光，他还搓着那几根骨头凸凸的指头，其关节迟钝地、缓慢地弯曲着。归根结底，看着就让人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是——这副模样——是走着来的？是不是舍不得几个子儿？”士兵阴沉着脸问。

“别人建议我……他们说，别坐船走水路……而要走克里米亚，——他们说空气好。可眼下我一步都走不动了……我要断气了，兄弟们！会独自一个死在草原上……被鸟啄食，还没人知道……老婆……女儿会等我——我给她们写了信……而我的尸骨会被草原上的雨水冲洗的……天啊，天啊！”

他就像一只受伤的狼一样嚎叫着。

“哦，魔鬼！”士兵给惹火了，跳将起来，吼道，“你嚎个啥？你干吗不让人静一静？要断气了吗？哎，就断了气吧，不过得安静……”“躺下睡吧，”我说，“而你，如果想待在火边，就别嚎，其实……”“听见了吗？”士兵恶

狠狠地说，“嗯，得放清白些。你以为，我们会为你扔给我们面包和开了枪而要照顾你？你这个酸溜溜的魔鬼！要是碰到别人，——呸！……”

士兵不言语了，他伸展着躺在地上。

“大学生”已经躺下。我同样躺下了。受惊的细木匠缩成一团，走近火边，一声不吭地看着火。我听见他的牙齿打架的声音。“大学生”躺在左边，像是立刻缩成一团睡着了。士兵把双手枕着头，仰望着天空。

“多迷人的夜晚，啊？多少星星……”他对我说，“天空——是一床被子，而不是天空。朋友，我喜欢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它又饥寒交迫，却自由自在……你上面没有当官儿的了……哪怕你咬掉了自己的脑袋——也不会有谁跟你说一句话。这几天我饿得不行，生了不少气……可眼下这不就躺在这儿，抬头望天……星星在向我眨眼：好像在说，没关系，拉库京，走一走，开开眼，在世上对谁都不要退让三分……我心情愉快……可你，——你怎么啦？喂，细木匠！你可别生我的气，也什么都不用怕……我们吃了你的面包，这没个啥：你有面包，我们却没有，我们把你的给吃了……而你，这个野人，却开枪……难道你不懂，子弹会伤人？我对你气极了，要不是你跌倒了，兄弟，我会因为你无礼而给你一顿揍。

至于说到面包——你明儿个上别列科普，在那儿买，——当然，你手头上有钱……这个热痛你患了不少日子了吧？”

士兵低沉的声音和生病的细木匠颤抖的声音久久萦绕我的耳际。夜——暗淡一片，几乎是漆黑一团——越来越压向地面，新鲜的、湿润的空气流进了我的胸中。

篝火散出笔直的光和热气，让人暖洋洋的……我的眼皮子都在打架了。

“起来！快些！咱们走！”

我惊慌地睁开眼睛，士兵拉住我的手，把我用力一把从地上扯起来，我一跃而起。

“嗯，快点！开步走！”

他的脸上带着严肃、不安的表情。我打量了一下四周。太阳东升，粉红色的光投射在细木匠呆然不动的泛青色的脸上。

他张着嘴，眼睛远远地突出在眼眶之外，眼光呆滞地望着，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模样。他衣服的胸部全给撕烂了，他身子极不自然地弯曲着躺着。“大学生”不在了。

“哎，看够了吧！我说，走吧！”士兵扯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他归天了？”我问，早晨的清凉空气使我一阵哆嗦。

“当然，要是掐你，你也会没命的。”士兵说。

“掐他的——是，‘大学生’？”我叫了起来。

“嗯，不然有谁？你，可能吗？再不就是我？原来是学者……他巧妙地处理了他……却把自己的同伴抛在陷阱里。要是我早知道了，我会昨儿个就把‘大学生’给结果了。只消一下子就把他送上天。一家伙打在他太阳穴上……世上不就少了一个孽种！瞧他干的事儿，你懂吗？眼下咱们得走，而且还不能让一只人眼看到我们在草原上。懂吗？因为——今天细木匠就会被发现的——让人给掐死了，还被洗劫一空。然后他们会来看管我们这些人……从何处来，在何处过夜？尽管咱们身上一无所有……可他的手枪在我的怀里！这个玩艺儿！”

“把它给扔了。”我建议士兵说。

“扔掉？”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值钱的东西……而有可能，咱们还不会给逮住？……不，我不会扔了……哪个会晓得，细木匠身上会有枪呢？不扔……它值大约三个卢布。里面还有粒子弹……哎！我倒想把这粒子弹射进咱们那位亲爱的同伴的耳朵！他这狗杂种抢了多少子儿，——啊？该死的！”

“还有细木匠的几个闺女……”我说。

“闺女？什么闺女？啊，这个人的……嗯，她们会长大成人，又不会和咱们成亲，扯她们没意思……咱们走吧，兄弟，快点儿……咱们得上哪儿去？”

“我不知道……上哪儿还不都一样。”

“我也不知道，而且知道反正都一样。朝右边走吧：那边该是大海。”

我们往右走了。

我回过头往后看。在我们远处的草原上突然升起一个黑团团，阳光正射在它上面。

“你是在看他是否复活了？别怕，他不会起身追咱们的……学者看得出来是个老手，把那个人给彻底结果了……啊，真是个好伙伴！他可坑够咱们了！哎，兄弟！人在学坏，而且坏家伙一年比一年多！”士兵伤感地说。

草原一片寂静，冷落荒凉，披上了红彤彤的晨光，在我们周围伸展开来，在地平线上跟明亮柔和的阳光灿烂的天空合而为一，让人人看似在蓝色圆顶覆盖下的这一片自由的原野的辽阔地带中，不会有任何黑暗不平之事。

“真想吞点什么，兄弟！”我的同伴卷着纸烟说。

“我们今儿个吃什么，哪儿吃，又咋吃？”

真是个问题！

在这儿，说书人——我病床边的邻居——结束了他的故事，对我说：“就是这些了。我跟这个士兵很要好，我和他一道一直走到卡尔斯剩这是个心地善良，经验丰富的家伙，一个道地的流浪汉。我尊敬他。我们一块儿走到小亚细亚，在那儿我们就走散了……”“您时不时地会想起细木匠吧？”我问。

“就如同您见到的或是——听见的……”“那么……不在乎吗？”

他笑了起来。

“关于这事我能有什么感受呢？和他巧遇我没有错，如同您在这事上没错一样，而且任何人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没有错，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全都是一个样——畜生。”

奥尔洛夫夫妇

戈仁权 雪影译

几乎每个星期六晚祷前，都有一个女人骇人的叫声，从别图尼科夫肮脏的旧屋的地下室的两扇窗子里，传到狭窄的院子里。院子里有许多用木头砌的年久失修的东倒西歪的杂屋，而且还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破烂玩艺儿。

“站祝站住，酒鬼，魔王。”女人用低沉的女低音嚷着。

“放开。”男人用男高音回答她。

“我不放你，恶魔。”

“胡说。你会放的。”

“杀了我也不会放。”

“你？胡——说，异教徒。”

“我的爷。他要杀了我，我的——的爷。”

叫声一传出，成天在院子的一间木棚里磨研颜料的油漆匠索奇科夫的徒弟先卡·奇日克便会拔腿从里面跑出来，闪动着那双老鼠似的小黑眼睛，扯开嗓门便叫：“鞋匠奥尔洛夫家又打起来了。哎呀。”

奇日克是个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特别感到好奇的人。

他跑到奥尔洛夫家的窗户前，伏在地上，他那顽皮的乱蓬蓬的头向下垂着，脸蛋被赭石色和褐色颜料弄得脏乎乎的，那双贪婪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下面，从阴暗潮湿的洞窟里散发出霉味，鞋蜡味和烂皮子味。洞底有两个身影紧紧地扭打在一起，嘶哑地叫着，对骂着。

“你会把我打死的。”女人喘着粗气警告说。

“没——没啥。”她男人自信地、心怀忿恨地让她放心。

传来重重打在什么东西上的闷声闷气的响声，喘息声，尖叫声，一个男人在转动什么重物的急促的呼哧声。

“哎哟瞧他用槌头把她给揍的。”奇日克描述着地下室发生的一切，而围聚在他周围的人——裁缝们，法院里传送公文的列夫琴科，手风琴手基斯廖科夫和其他一些爱看热闹的人——不歇气地问先卡，急得不是拉拉他的腿就是扯扯他那沾满了颜料的裤子。

“怎么样啦？”

“他坐在她身上，把她的脸往地板上撞。”先卡报告说，他看到的景象使他快乐得蜷缩着身子……看热闹的人也同样都伏在奥尔洛夫家窗前，急不可耐地想亲眼目睹这场搏斗的每一个细节，虽说他们早已熟知格里沙·奥尔洛夫在和老婆打斗时惯用的方法，但他们仍旧惊讶不已：“哎，魔王。打伤了吗？”

“她满鼻是血……直往下流咧。”先卡上气不接下气地告知说。

“哎呀，上帝，我的天埃”娘儿们嚷道，“哎呀，恶棍——害人精。”

汉子们在较为客观地评说着。

“他肯定会把她揍死的。”他们说。

而手风琴手用一种预言家的语气宣布：

“记住我的话——他会用刀开膛破腹的。他要是腻味了这种打法，就会马上了结这件事的。”

“打完了。”先卡从地上一跃而起，悄声地说，一眨眼功夫，他就从窗边飞跑到另一边的角落里，占据了一个新的观察点，他知道眼下奥尔洛夫肯定会上院子里来的。

看热闹的人们马上散开了，他们不愿跟盛怒之下的鞋匠撞个满怀。眼下打斗已经结束，他们在他们眼里已索然无味，况且在这当儿撞上他，还不无危险。

往常奥尔洛夫从自己的地下室出现时，院子里除了先卡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他艰难地喘着气，穿着被扯烂了的衬衫，满头的头发乱糟糟的，激动的、汗涔涔的脸上被抓出了道道伤痕，他皱着眉头环顾了一下院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背叉着双手，慢吞吞地向底朝天搁在柴棚边的破旧的无

座雪橇走去。在这时节，他有时潇洒地吹着口哨，并且四下望一望，眼神里透出似乎是想和别图尼科夫房子里的所有居民干上一场的意味。然后他坐到雪橇的滑板上，用衬衫的袖子揩去脸上的汗和血，有气无力地坐在那儿，呆呆地注视着房子的一面墙，这墙上的泥灰已经脱落，墙上涂满了一块块的五颜六色的颜色——索奇科夫的油漆匠们老爱在下工时在这面墙上把刷笔挤干净。

奥尔洛夫30来岁。神经质的、秀气的脸上长着乌黑的小胡髭，使他那饱满的、红润的嘴唇更加显眼。在他那高鼻梁的大鼻子上，两道浓眉几乎粘在一起。浓眉下是一双总是不安地闪烁着的黑眼睛。他中等身材，由于职业关系，有点弯腰驼背，他肌肉丰满，血气旺盛，他久久地坐在雪橇上，痴痴呆呆地细看着涂满颜色的墙，健康的，黑乎乎的胸脯深深地呼吸着。

太阳已经落山，但院子里仍旧闷热，散发着油漆，松焦油，腌白菜和一些腐烂东西的气味。从院子里这栋两层楼的每个窗户里都传出歌声和谩骂声，有时一个醉醺醺的面孔从窗框里伸出来，打量一下奥尔洛夫，冷冷地笑一笑，便消失了。

油漆匠们散工了，走奥尔洛夫身边经过时，他们斜着眼瞅着他，互相使眼色，院子里到处是他们热闹的科斯特罗姆的土话声，他们有的准备上澡堂，有的打算下酒馆。从二楼下来走到院子里的裁缝们——一些衣衫褴褛、身体虚弱、双腿弯曲的人——开始取笑几句科斯特罗姆油漆匠那叽哩咕噜的土话。整个院子一片喧闹，充满了热闹、活泼的笑声和戏谑。奥尔洛夫坐在自己的角角里一声不吭，也不看任何人一眼。没有谁来到他身边而且也没有谁能下得了决心和他开开玩笑，因为谁都清楚此刻的他是——一头凶恶的野兽。

他坐着，被隐隐的、难于忍受的仇恨笼罩着，这仇恨压迫着他的胸口，使他呼吸困难，他的鼻孔凶猛地翕动着，嘴唇歪撇着，露出两排坚硬的大黄牙。他心里生出一种模糊不清、飘浮不定的感觉，红色的、昏暗的斑点在他眼前晃动，忧伤和对伏特加酒的渴望折磨着他的内心。他清楚，只要喝点酒，他就会觉得轻松许多，可眼下天还放亮，他可没脸穿着这样的撕得破烂不堪的衣服穿过大街到酒馆去，大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格里戈里·奥尔洛夫。

他可不乐意出去被大家取笑，可要回家洗脸换衣同样也不可能。在家里，被打得浑身是伤的婆娘正躺在地上，而现在她让他觉着无比厌恶。

她在那儿哼哼着，感到自己是一个受难者感觉她在他面前是无辜的——他知道这个。他还知道她的的确确是无辜的，而他是犯罪的，——这更增加了他对她的憎恶，因为跟这种意识一起，他内心还充满了一种恶毒阴暗的感觉，这种感觉比意识更为有力。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令人难以忍受，因此他优柔寡断地屈从于自己内心的沉痛的感觉，也不能将这种感觉弄清楚，并且知道，只要有，哪怕半瓶伏特加酒他就能药到病除。

此时手风琴手基斯廖科夫走过来。他身穿棉绒布的背心，一件红绸衫和一条肥大的灯笼裤，裤脚塞在讲究的靴子里。腋下夹着装在绿套子里的手风琴，黑胡髭向两边卷起，便帽潇洒地歪戴在一边，脸上透着豪放和欢乐的神气。奥尔洛夫喜欢他的豪放，他的演奏和他总是乐滋滋的性格，而且又嫉妒他的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

祝贺你，格里沙，胜利，
也恭喜你被抓破了脸皮。

奥尔洛夫对基斯廖科夫的玩笑并没发火，尽管听到它已有50余次，而且手风琴手这么说也并无歹意，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怎么，兄弟。又开始普列文大战了？”基斯廖科夫在鞋匠面前站了一小会儿问，“你呀，格里尼亚，你这个傻瓜蛋。有一条咱们大家都走的道，你最好也去……咱俩去喝一杯吧……”“我马上来。”奥尔洛夫头也没抬地说。

“我等你，苦苦地想着你……”

很快奥尔洛夫便离开了。

他刚一走开，便有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扶着墙壁从地下室里出来。她头上严严实实地裹着一条头巾，从脸上头巾的缝隙里仅仅露出一只眼睛，一小部分面颊和额头。她摇摇晃晃地走着，穿过院子并在她男人坐的地方坐下。她的出现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且大家都晓得她会一直坐在那儿，直到她的格里沙喝得烂醉如泥，追悔不已地从小酒店归来。她来到院子里是因为地下室里闷得让人心慌，再有她还得把醉醺醺的格里沙搀扶下楼。楼梯——腐朽且又很陡。有一次格里沙从上面摔下来，把手都给弄脱臼了，两个来星期上不了工，那阵子，为了糊口，他们几乎把全部家财都典当了。

从那时起玛特略娜就守候着他。

有时候总有同院住的坐到她旁边，坐得最多的是列夫琴科——一个留胡髭的退役下士，审慎、庄重的霍霍尔人，头发理得整整齐齐，鼻子红中透青，他坐了下来，打着哈欠问道：“又打起来了？”

“与你何干？”玛特略娜不友善地激奋地说。

“是没关系。”霍霍尔人解释说，接着两人很久都一声不吭。

玛特略娜喘着粗气，像是有什么玩艺儿在她胸口里呼噜作响。

“你们为啥打个没停？你们有啥可争的呢？”霍霍尔人议论说。

“这是我们的事……”玛特略娜·奥尔洛娃简洁地说。

“那当然，是你们的事。”列夫琴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你干吗老缠着我？”奥尔洛娃理直气壮地问。

“哎，你咋这样。跟你说句话都不成。我瞅着你们俩——你和格里沙真是天生的一对。

每天都用棍子抽你们两顿才好咧——早晚各一次——就该这样。那样你们就不会浑身是刺了……”说完，他便怒不可遏地离开了她，这倒让玛特略娜觉得称心。院子里早已传开了，说什么霍霍尔人对她献殷勤是有目的的，她恨他也恨所有那些个爱嚼舌头的人。而霍霍尔人迈着笔直的军人的步履走到院子的角角里，尽管他已是40岁的人了，却精神抖擞，身强体壮。

此时奇日克不知打哪儿出来出现在他跟前。

“她呀，叔叔，那个奥尔莉哈，同样是个萝卜。”他悄声对列夫琴科说，还一边向玛特略娜坐的那边眨巴着眼。

“我这就让你尝尝厉害，让你试试萝卜。”霍霍尔威胁着说，他的胡髭里却隐藏着笑意。他喜欢这个机灵的奇日克，而且还在耸着耳朵听他的，他知道奇日克晓得这个院子里的种种秘密。

“缠着她可落不到什么好，”奇日克解释说，根本不在乎列夫琴科的恫吓，“油漆匠也试过，她使劲给了他一家伙。我亲耳所闻——真了不得。照着脸上就是一下，像打鼓一样。”

这个不大不小的孩子，虽说才12岁，却活泼、感受力强，他像海绵似地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他周围生活中的一切污秽，在他的额头上已经长了一条小小的皱纹，这意味着先卡·奇日克已经开始想事了。

……院子里漆黑一团。上方是一块正方形的蓝天，繁星闪烁。从院子里向上看，这个四边围着高墙的院子就像是深坑。在这个坑底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小个子女人，她在吵架之后在这里休息并且等着醉酒的丈夫……奥尔洛夫成家已有三个多年头。他们曾有过一个娃儿，但只活了约一年半便夭折了。他们俩并没为这孩子的夭亡而伤心太久，他们盼着再有一个孩子，因而也就心安了。

他们住的地下室——是间宽大的、长方形的、采光不好的房子，房顶是拱形的天花板。

紧挨着门——是一个大的俄国式炉子、炉门向着窗子；在炉子和窗子之间——是一条狭窄的通向一块四方形的过道，阳光穿过朝着院子的两扇窗子射进来。两道斜射的、昏暗的光线透过窗户射进地下室，房间里潮湿、封闭、死气沉沉。生活在地下室的上面的什么地方沸腾着，传到这里，传到奥尔洛夫家的仅仅是一些沉闷的、模糊不清的声音，它们夹杂着尘埃像团团无色的飞絮，从地上的生活里飞到这个洞里来。在炉子对面，沿着墙——放着一张木制的双人床，床前是一块玫瑰花图案的黄色布幔；在另一面墙边——是一张他们喝茶，吃饭用的桌子；在床和墙之间，在有两块亮光的地方，是他们夫妇俩干活的地儿。

蟑螂在墙上懒洋洋地爬来爬去，吃着贴画时掉在泥灰上的面包屑，这些画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沮丧的苍蝇四处乱飞，发出烦人的嗡嗡声，图画上沾满了苍蝇屎，看上去就像灰暗的墙上的块块黑色斑点。

奥尔洛夫夫妇家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玛特略娜早上6点左右起床，洗了脸后就把茶炊生上，这把茶炊不止一次在他们打得来劲时被砸得稀巴烂，它上面补满了锡补钉在煮茶炊这阵子，她便收拾好房子，去一趟小铺子，然后叫醒丈夫，他醒来后，洗好脸，茶炊已经摆在桌上，吱吱咕咕地响着。他们坐下来喝着茶，吃着白面包，两人一餐要吃一磅。

格里戈里活儿干得出色，因此他总有活干，在喝茶时他便把活儿分配好。他干那些需要熟手干的细活，妻子搓麻线，粘鞋里，给那些穿歪了的鞋后跟钉上层钉底和类似的下手活。

喝茶时他们便商量中饭吃些什么。冬天，当要吃得多吃些时，他们便就有了十分有趣的话题，在夏天为了省几个子儿，他们只在节日才生火，而且还不是个个节日都生，他们多半喝点冷杂拌汤，是用克瓦斯、洋葱、咸鱼做成的，有时也吃点借用同院邻里的火煮熟的肉。喝完茶，便坐下来干活：格里戈里坐在一只蒙有皮子，旁边有裂缝的桶上，妻子挨他而坐——坐在一条矮凳上。

开始他们一声不吭地干活——他们谈些什么呢？时不时地他们也聊上几句有关活儿的话，然后就是半个小时或半个多小时寂静无声。锤子在敲，麻绳子穿过皮子，发出吱吱的声响。格里戈里有时打个哈欠，而且每打一个哈欠后总要拖长声音吼叫一声或啊啊地大叫一声。玛特略娜抽声叹气。有时候奥尔洛夫还哼哼几句歌儿。他嗓门很尖，尖锐响亮，但他会唱。歌词如泣如诉，快速的宣叙调，从格里沙的胸中一涌而出，像是担心不能把想说的都一口气说完似的，突然又拉长声调，变成忧伤的叹息——哀号着“哎。”这

悲哀的、大声的叹息声从窗口飞进院里。玛特略娜用一种温和的女低音夫唱妇随。两人的脸上显出一副沉思的，伤怀的神情，格里沙乌黑的双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的妻子沉浸在音乐声中，不知咋的发起呆来，像是如醉如痴，左摇右晃，有时像是被歌儿哽住了，唱了半节儿就停了下来，重新应和着丈夫的声音唱下去。他们俩在歌声中忘却了对方的存在，都在尽力借助别人的语言诉说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的空虚和苦闷，或许他们是想以这些歌词表白他们心灵深处生出的模糊的思想和感觉。

有时候格里沙即兴唱出：

哎呀，你呀，生—活……哎呀，你呀，我该死的生活……而且你，悲伤。哎呀，而且你，我该诅咒的悲伤，该诅咒的悲—悲—伤。……玛特略娜觉得这些即兴之作索然无味，在这时她总爱问他：“你干吗像狗在死人面前嚎叫？”

他不知咋的对她气就不打一处来：

“蠢猪。你晓得个啥？你这沼泽地里的妖精。”

“号吧，号吧，汪汪地叫呀……”

“闭上你的臭嘴。我是谁——你的徒弟？这么让你没完没了地训我，啊？”

玛特略娜看到他脖子上青筋突暴，怒眼圆瞪——便不吱声了，沉默了很久，她有意不理睬丈夫的问话，他的怒气就像突发时一样迅速平息了。

她扭过头，不去理会他那寻找和解、期待她露出笑容的目光，但她浑身又充满了胆战心惊的感觉，生怕她这一举止又会惹得他怒火中烧。但她同时也在生他的气，看到他寻求和解的企求，她又觉着愉快，——要知道这就是生活，思想，激情……他们俩——年轻体壮——彼此恩爱，都为对方感到骄傲。

格里沙身强体壮、充满热情、长得英俊，而玛特略娜——长得白嫩、丰满，灰眼睛里闪着光彩，——“健壮的女人”——院子里的人都这么说她。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过着孤寂的生活，他们没有那种让他们彼此在休闲时的感想和兴趣，他们满足于平平淡淡地过日子这一自然的要求（人是有喜有愁，有思想的呀）。倘若奥尔洛夫夫妇有生活的目的——尽管是一分一分地攒，——那么，他们的生活无疑会要过得轻松得多。

可他们却没有这个。

他们总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们彼此已经习惯了，对对方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势都烂熟于心。日复一日，时光几乎没有把任何哪怕让他们觉得开心的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

有时过节时，他们上和他们一样精神空虚的朋友家做客，有时客人们也来他们家，喝酒、唱歌，常常还——动手打起来。

而后又是一天又一天地过着宛如锁链上个个环节一样平淡无奇的日子，工作、乏味和毫无原由的彼此生气使得这些人儿的生活愈发沉重。

有时候格里沙说：

“这就是生活，真是活见鬼。我为啥总记挂着她？工作完了便是烦闷，烦闷之后又是工作……”他沉默了片刻，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带着迷惘的笑接着说，“母亲遵循天意生下了我，——这是没法子抗拒的。我学会了手艺……这些都是为了什么？难道除我之外，鞋匠就少了？哎，行，就当鞋匠吧，可往后呢？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坐在洞里做着鞋……然后

就是死。据说现在流行霍乱……那又怎么样呢？曾有个叫格里戈里·奥尔洛夫的，是个鞋匠——后来死于霍乱。

这又有什么意思？我有什么必要活着，还不就是做鞋，随后就是归天，啊？”

玛特略娜不吱声，她觉着丈夫的话里有着一种可怕的东西。有时她请求丈夫别说这些鬼话，因为这些话会触犯知道怎样安排人间生活的上帝。而有时候，当她心绪不佳时，她便会怀疑地对丈夫说：“你要是能不贪杯的话——你没准会活得快活些，这些个想法也就不会钻进你脑瓜子里。别人活着——不怨天忧人，而是埋头挣钱，置办作坊，后来生活得跟老爷似的。”

“搞了半天你还是赞同你的这些没肝没肺的蠢话，鬼婆娘。你开动脑子想想吧，难道我不能喝酒，我就只有这么一点乐子？别人？你又知道几个这种走运的人？难道我成家前是现在这个样儿？我实话实说了吧，折磨我，使我生活苦闷的就是你……嗯，你这个癞哈蟆”玛特略娜受了委屈，可又觉得丈夫说的对。他喝醉时样子显得快乐和温柔，——那些别人只是她想象中的人儿，——结婚前他是个乐观的人，又有趣又善良……“为什么会是这样？莫非我拖累了他？”她思虑着。

她的心被这个痛苦的想法搞得一阵阵发紧，她开始可怜起自己和丈夫来了。她走到他面前，温柔地，情深意长地注视着他的双眼，紧紧地贴到他的胸前。

“哎，现在要亲嘴了，你这头母牛……”格里沙忧郁地说，像是要把她从自己身边推开，但是她心里清楚，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于是她依偎着他更近、更紧。

这时他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他将手中的活儿扔在地上，让妻子坐在自己的膝头，无数次地、久久地亲她，粗声喘着气，悄声说话，好像担心被什么人听见似的。

“哎，莫特丽娅。咱们的生活，哎呀，真够糟的。我们像野兽一样互相厮打……可为什么呢？我的星宿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一个星宿下出生，而且星宿——是他的命根子。”

可这种解释并不能让他满意，他把妻子搂在胸前，陷入沉思。

他们在地下室昏暗的光线下和污秽的空气中久久地坐着。她沉默不语，只是长吁短叹，但有时在这种幸福的时分她回想起她的委屈和遭毒打，她便会含着热泪怨艾起他来。

当他由于受到妻子的责怪而深感内疚时，他便会更加热烈地抚慰着她，她却得寸进尺，唠叨个没完。这样终于又把他给惹急了。

“别诉苦诉个没完。没准我打你的时候，我比你还痛苦千倍呢。你懂吗？要是由着你们这群娘儿们使性子，你们会把人给噎死，别再说了。如果一个人已厌倦了生活，你还能对他说什么呢？”

有时候他会在她滚滚热泪和如泣如诉中软弱下来，他神情沮丧，若有所思地解释说：“我生就了这副性子，有啥办法呢？我老是伤害你——这是真的。我知道，只有你才是我的心肝宝贝……嗯，可我并没能时刻记住这点。你明白吗，莫特丽娅，有时我都不愿看你，你好像让我特烦。这时我心里会生出一个可恶的念头——最好把你和我自己都撕个稀巴烂。而且你在我面前越显得对，我就越想揍你……”她似懂非懂，但他那忏悔的，温和的语调给了她宽慰。

“但愿我们能改过自新，习以为常。”她说，她没有意识到，他们早已彼此习惯了，而且还在相互消耗着。

“要是咱们能生个娃——咱们会要好一些，”她叹了口气说，“咱们又有解闷的又有操心的事了。”

“那你干吗不生呢？生吧……”

“可……瞧你总对我这么大打出手——我不能生。你没轻没重地打我的肚子和腰，打得太疼了……就是不用脚踹也好呀……”“嗯，”格里戈里忧郁而又不好意思地自圆其说，“难道在这节骨眼上还左思右想用什么东西打什么地方？再者，我又不是刽子手……我打你不是为了寻开心，我是因为烦躁才……”“你为什么会觉得烦呢？”玛特略娜抑郁地问。

“就是这么个命，莫特丽娅。”格里沙谈起哲理来了，“就这么个命，这么个脾气……你瞧，——我不如别人，比方说，抵不上那个霍霍尔人。但霍霍尔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单身一人，无妻无室，什么人也没有……要是没了你，我会活不下去的……可他却无所谓。他吸着烟斗，乐滋滋的——这魔鬼，就连吸口烟他也就满足了。可我这样就不行……我天生就静不下心。我的性格是这样……像弹簧：在上面一压——就抖动……好比说，我上街，看见这，瞧见那，玩艺儿多的是，可我却空空如也。这让我恼火。霍霍尔人——啥也不要，他这个满脸胡子的家伙，一无所求，而这也使我恼火，可我……甚至都搞不清自己需要什么……什么都要。嗯——是碍……我坐在洞里干活，却什么都没有。又还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婆娘，可——你有什么感兴趣的呢？女人就是女人，跟所有的女人没啥两样……我对你可知根知底。你明儿个怎样打喷嚏——这我都一清二楚，因为你在面前没准已打过一千次喷嚏了，因此我又能有怎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兴趣呢？索然无味。嗯，我为啥要下酒馆，因为那里让人快乐。”

“那你为啥要娶老婆？”玛特略娜问道。

“为啥？”格里沙冷冷一笑，“鬼才知道我为啥……掏心窝子说，是不该有妻室……我最好是去当流浪汉……在那儿虽说会要忍饥挨饿，但逍遥自由——想上那儿就上那儿。周游世界。……”“你去呀，也还我自由。”玛特略娜说，说着说着便要大哭起来。

“这是上哪儿去了？”格里沙威严地问。

“这是我的事。”

“哪——儿去？”他眼睛里凶光毕露。

“别嚷嚷，——我可不怕……”

“是不是相中了什么人？说呀。”

“放我走？”

“放你去哪儿？”格里沙怒吼道。

他把头巾从她头上扯了下来，攥着她的头发。殴打使她变得凶狠起来，恶感唤醒了她的整个灵魂，给了她莫大的快乐，她原本只需三言两语便能妒火全消，可她并不，她反而去挑逗他，在他面前发出意味深长的笑。他气得出手就打她，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

可在晚上，当她浑身是伤、痛得难熬地在床上躺在他身边呻吟时，他斜着眼看着她，叹着粗气。他觉着恶心，备受良心的折磨，他清楚，他这么吃醋毫无根据，而且他还平白无故地揍了她。

“嗯，得了，”他难为情地说，“难道是我不对？你也够可以的……你本该劝劝我——可倒火上浇油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她不吭声，可——她知道为什么，知道现在的她，遍体鳞伤、受尽欺侮的她会要得到他的抚慰，热烈的、温柔的、寻求和解的抚慰。为了获得这种抚慰，她宁可让自己的腰被打得疼痛难忍。此时，丈夫还没能来得及抚慰她，她已经由于期盼丈夫的抚慰而高兴得泪流满面。

“嗨，够了，莫特丽娅。嗯，宝贝儿，啊？别再哭了，你饶了我吧。”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亲吻着她，而且因为是整个身心都充满了痛苦，而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他们的窗子大开着，但天空却被邻舍的高墙遮住了，他们的屋子里，一如既往，又暗、又闷、又挤。

“哎，生活。简直像服苦役。”格里沙悄声地说，他无法把感受到的痛苦全部倾诉出来，“都怨这个洞，莫特略娜。我们算个啥？像是被活埋了一般……”“咱们上别的房子住去。”玛特略娜含着甜蜜的泪水建议说，她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他的话。

“嗨。不是那么个意思，姑奶奶。哪怕搬到顶楼上，我们还是住在洞里……不是说屋子——是洞……生活——是洞。”

玛特略娜思考起来并且说：

“上帝保佑，没准，咱们会好的……”

“是呀，咱们会好的……你老这样说。但是咱们的景况，玛特略娜，并不见好……吵吵闹闹越来越频繁，——你明白吗？”

这倒一点不假，他俩吵闹的间隔越来越小，这不，最后到了每个星期天一大早起格里沙就瞧着妻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今儿晚上一歇工我就到酒馆找‘秃子’……喝个痛快……”他宣布道。

玛特略娜奇怪地眯缝起眼睛，不吱声。

“你不吱声？你就这么不吱声吧，你会得逞的。”他警告着说。

他整天凶神恶煞，越到晚上样子越凶，他无数次地提醒她说他打算喝个饱，他觉着，她听了这话会难受的。可看到她顽固地闭口不开，眼睛里闪着坚定的光芒，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作好了干一架的准备，他的气更不打一处来。

晚上他们闹事的报信人先卡·奇日克宣布“战况”。

揍完妻子，格里沙有时整夜不见身影，有时星期天也不露面。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她总是表情严肃地、默默地迎接他，可内心对被撕破了衣衫，也同样时常被打得够呛的、浑身脏兮兮、两眼充血的格里沙充满了隐密的怜悯。

她知道，他得喝点酒以解宿醉，并且她已准备了半瓶伏特加酒，他也知道这个。

“倒一杯给我，”他哑着声音请求说，喝了两三杯，他便坐下开始干活。

他一整天都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时常忍受着揪心的痛楚，他放下活儿，用不堪入耳的话骂娘，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或是一头倒在床上。玛特略娜耐着性子等他冷静下来，那时他们又和好如初。

以前，这种和解里还含有许多辛酸和甜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日渐消失了，他们之所以和解，无非是到星期六之前这整整五天时间里，他们相互不说话，极为不便。

“你会成为酒鬼的。”莫特略娜叹着气说。

“我会的，”格里沙表示承认，而且还显出一副成不成酒鬼他都不在乎的样子，向旁边啐了一口。“而你就会从我身边逃走。”他想象着未来的情景，探询地望着她的眼睛。

有一段时期她眼睛低垂着，她以前从没这样，格里沙瞧她这样，便恶狠狠地紧锁眉头，小声地咬牙切齿。可她现在还是背着男人去找算命的女人和女巫医，从她们那儿带来各种各样的符*和炭块。而当这些玩艺儿都不灵验时，她又去向保佑人不贪杯的伟大的殉教者圣沃尼法季耶祷告，在祷告时她自始至终跪倒在地，伤心落泪，双唇无声地颤抖着。

而且她越来越经常地感受到对丈夫强烈的，冷酷的憎恨，这种憎恨在她心中引起了忧郁的思绪，她越来越减轻了对这个人的怜惜之情，三年前，这个人用他欢乐的笑声，温柔、绵绵情话使她的生活那么丰富多彩。

这两个实际上并不错的人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着，他们在等着那彻底击碎他们痛苦的、荒诞的生活的某种事情的发生……在一个星期一的清晨，当奥尔洛夫夫妇在喝茶时，在他们那令人不快的宅子门口，出现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巡警。奥尔洛夫一跃而起，并试着在自己醉昏昏的脑瓜子里把最近发生的事想起来，他一声不吭，用模糊的目光盯着来客，等着最坏的事情发生。妻子惶恐不安地、责怪地看着他。

“这儿，这儿。”巡警在邀请着什么人。

“这儿黑得像在深渊，让鬼把商人别图尼科夫捉去才好呢。”传来一个年轻的、令人愉快的声音，一个身着白制服的大学生走进地下室，他手里握着顶制帽，头发理得平整光滑，高高的额头晒得黑黑的，眼镜底下闪动着一双逗人的、愉快的、褐色的眼睛。

“你们好。”他用男低音喊道，“很荣幸能自我介绍——一个卫生员。我是来打听你们生活得怎样……并来闻一闻你们这里的空气——你们这儿的空气真是污浊。”

奥尔洛夫松了口气，高兴地微微一笑。他马上就喜欢上这个大学生：健康的脸蛋儿显得绯红、和善，两颊和下巴上覆盖着淡褐色的绒毛。这张脸上总是挂着别具韵味的爽朗的微笑，奥尔洛夫夫妇家也因这微笑而似乎变得明亮和快活起来。

“喂，两位主人。”大学生不打顿地说，“秽水坑要勤清洗，要不里面会飘出这种恶心的气味。我建议您，大婶，要勤清洗，而您呢，大叔，为啥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转向奥尔洛夫，抓起他的手便号起脉来。

大学生敏捷的动作搞得奥尔洛夫夫妇有些发窘。玛特略娜张惶失措地笑了笑，静静地注视着他，格里戈里满腹狐疑地笑着。

“你们的肚子没毛病吧？”大学生问，“说吧，别不好意思，——这是常有的事，如果有什么毛病，我们可以给您各种各样的酸性药物，而且一吃就灵。”

“我们没什么……健健康康的，”格里戈里笑着说，“可要是我不健康……那也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实话实说，——我多喝了点酒。”

“难怪我闻见，您像是主人，昨儿个多喝了些，喝了一点点，您知道……”他说话的语调是那么滑稽，还做了那么一个鬼脸，奥尔洛夫忍不住笑出声来。玛特略娜用围裙遮住嘴，也笑了起来。

笑得最开心，声音最大的是大学生自己，他又最早止住了笑。

当那些因为大笑而呈现在他饱满的双唇和眼角的皱纹消失时，他那单纯、直率的脸不知咋地更显单纯了。

“干活的人如果有节制喝点是应该的，——但是眼下最好是滴酒不沾。你们听说了现在人们中流行什么疾病吗？”

他表情已变得严肃，他用通俗的语言谈起霍乱及其防治方法。他一边讲，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手摸摸墙，一会儿看看门后面，角角里挂着洗手罐，放着盛脏水的洗衣盆，他甚至还弓身闻闻火炉下是什么玩艺儿在散发出气味。他正处在换嗓音的年纪，故而说话声时高时低，他朴实的话语不知为什么不需听者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人刻骨铭记。他亮晶晶的双眸闪动着，他整个身心都洋溢着年轻人那种专注于工作的热情。

格里戈里好奇地面带微笑地听着他说话，玛特略娜不时地扑哧发笑，巡警已经离去。

“从今儿个起就得注意卫生了，主人们。你们附近正在建房，只消花上五戈比，要多少石灰浆，泥水匠就会给多少。说到酒嘛，得戒掉，主人……嗯，再见……我还会再上你们这儿的……”和他来时一样，很快就不见人影了，给奥尔洛夫夫妇的脸上留下了满意的微笑，他那双会笑的眼睛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一种自觉的毅力猛地冲击着他们愚昧地生活，使他们仓皇失措。

“蔼——呀。”格里戈里摇着头扯长了声音说，“原来是——一个化学家。可有人说他们对人下毒。难道长着这般面孔的人会干这种事儿？……不，他正大光明地来，然后马上就——瞧，我就是这个样。石灰浆——难道这玩意有害吗？柠檬酸——这是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一种酸罢了，别的再没什么了。而主要是——处处都要清洁，包括空气、地板、污水桶……哎，真见鬼。说什么他们是下毒的家伙……这么个朴实的人，会吗？他说干活的人有限量地喝点酒总是应该的……你听到了吗，玛特略娜？嗯，给我来上一杯，——还有酒，是啵？”

她不知打哪儿拿来了一瓶酒，心甘情愿地给他斟了半茶杯伏特加酒。

“这确实是个好人儿……让人对他有好感，”她边说边面带笑意地回想着这个大学生，“可别的，其他的人——有谁又了解他们呢？也许，他们真的受雇于人……”“受雇于人做啥呀，受雇于谁呀？”格里戈里嚷嚷起来。

“害人吧……据说，穷光蛋多得不行，就下了一道命令——把多余的人毒死。”玛特略娜说。

“谁这么说的？”

“都这么说。油漆匠厨娘说过，还有很多别的人也说过……”“一帮蠢猪。这难道有什么利可图？你想想看：治病救人。

这又怎么去理解？办丧事？这难道不蚀本？得去买棺材、墓地，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一切都得从国库里支出……真是瞎扯淡。要真是想清洗和减少人口，抓起来，打发到西伯利亚不就得得了——那地方够你装人的。或者搁到人迹罕至的孤岛上……并命令他们在那儿干活儿。这就是清洗，甚至还能受益……因为要不是把人关在孤岛上，荒无人烟的孤岛有屁的个收入。而对国库来说——第一是要有钱进，也就是说，把人毒死，还得去安葬，对国库来说不划算……懂了吗？

再说到大学生……他们是一帮吵事鬼，这倒没假，但他们多半只是去造反，而要他们去毒死人……不——不，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也别想买

他去干这种勾当。他不会去干这类事，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他的长相就不是那号人……”一整天他们都在谈论大学生和他们对他们讲的一切。他们回忆起他的笑脸，他的表情，他们发现他制服上少了一颗扣子，为了搞清那粒扣子“是在胸口的哪一边”的问题，他俩险些儿又吵起来。玛特略娜肯定地说是在右边，她的丈夫则说——在左边，而且还好好地骂了她两餐，但是他马上想到妻子在往茶杯里倒伏特加酒时没有倒净，他于是又软了下来。

后来他们决定从第二天一早起打扫卫生，他们像沐浴在春光中，重又谈论起大学生来。

“不，这确是个有心计的人。”格里戈里赞叹道，“他来——像来往了十年一般……把什么都闻了个遍，什么都讲得清白明了……再没别的了。既不吵吵嚷嚷，也不闹闹叫叫，虽说他同样是一个长官……暖，他真行。你得明白，这位兄弟，是关心咱们。一眼就看得出……希望我们安然无恙，而不是……这全是瞎胡诌，说什么毒害人——全是娘儿们嚼舌头。他问，肚子怎么样？……可要想下毒，知道肚子怎么样了对他有个鬼的好处？并且对这些他还解释得恰到好处……怎么叫来着？”

那些钻进我们肠子里的魔鬼，嗯？”

“好像是些什么谎话。”玛特略娜笑了笑，“说不定，这只不过是用来吓人的，好叫人们讲究卫生……”“嗯，谁知道呢，没准又是真的……要知道，潮湿会惹出蛆来的。哎呀，你啊，真见鬼。那些小虫虫叫什么来着？说谎？不……怎么也记不起来了，而且我也不懂……”他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带着纯真的兴奋又谈起了所发生的事，这种兴奋是在孩童们在交谈时第一次感受到的，是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时才有的。他们说着说着便进入了梦乡。

一大早他们便被吵醒了。油漆匠肥胖的厨娘立在他们床边，她那总是红彤彤的圆脸一反常态，变得苍白，拉得老长。

“你们还在逍遥自由？”她急不可耐地说，而且有点特别地嗒巴着厚嘴唇，“要知道咱们大院里发生了霍——霍乱……上帝来拜望咱们了。”她猛然大哭起来。

“啊，你——这是在骗人吧。”格里沙叫着说。

“可是我昨儿个没把脏水桶拿走。”玛特略娜内疚地说。

“我，我亲爱的，想把帐算清。我走……我走……到乡下去，”厨娘说。

“谁惹上了？”格里戈里起床时间问：

“拉手风琴的。夜里就惹上了箔…沾上了这病，先生们，肚子就犯痛，像是吃了砒霜一样……”“拉手风琴的？”格里戈里喃喃地说。他可不信。这么个乐呵呵的、剽悍的小伙子，就在昨天还打院子里过，同平时一样像只孔雀似的。“我这就去瞧瞧看。”奥尔洛夫满腹狐疑地笑了笑，拿定了主意。

两个娘儿们惊慌地叫了起来：

“格里沙，要知道会惹病缠身的。”

“你干啥，我的爷，你上哪儿去？”

格里戈里狠狠地骂了一句，把脚伸进一双烂鞋里，头也没梳，衬衫的领口也敞着，便朝门口走去。妻子从背后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并陡然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

“我要打你的嘴巴。滚开。”他大声呵叱道，当胸推了她一把便走了。

院子里一片静谧，空空如也。格里戈里朝手风琴手门口走去时，他感

到胆战心惊，一阵阵发冷，但同时又感到异常得意，因为他是所有住户中唯一有胆量去看患者的人。当他发现裁缝们从二楼窗户里看着他时，他更加得意洋洋。他甚至还吹着口哨，豪放地摇晃着脑袋。

但当到了手风琴手住的那个小房门口时，先卡·奇日克的模样让他有点倒胃口。

先卡·奇日克把门推开一点点，把自己的尖鼻子塞进门缝，并按自己的习惯观察着，他如此这般津津有味地看着，直到奥尔洛夫扯着他的耳朵，这才转过身来。

“他抽搐得多厉害，格里戈里叔叔，”他悄声地说，抬起那张脏乎乎的小脸蛋儿看着奥尔洛夫，这脸在他亲眼所见的事情的印象之下更显消瘦，“他像干枯了一样，——像一只破木桶，——真的。”

奥尔洛夫被恶臭的空气笼罩着，他静静地听着奇日克讲的，想尽良方用一只眼睛从没有掩上的门缝里望进去。

“应该让他多喝水，格里戈里叔叔？”

奥尔洛夫看了一眼小孩的脸，这脸由于紧张而神经质地抖动着，奥尔洛夫自己也感到紧张起来。

“去弄点水。”他叫奇日克道，然后大胆地打开门，稍向后退了一点，便呆立在门槛上。

格里戈里用朦朦胧胧的眼睛看到了基斯廖科夫：手风琴手身着节日的服装伏在桌子上，双手死死地抓着桌子，他那双穿在亮铮铮的鞋子里的脚有气无力地在潮湿的地上挪动着。

“这是谁？”他声音嘶哑地冷冷地问，像是失去了噪音一样。

格里戈里镇静了一下，然后谨小慎微地踩着地板走到他跟前，尽力用一种振奋、甚至是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呀，米特里·巴甫洛夫兄弟……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昨儿个喝过头了？”他留意地，怀着恐惧和好意打量着基斯廖科夫，而且都认不出他来了。

手风琴手的脸整个儿消瘦了，颧骨往外突出，眼睛深陷，眼圈发青，眼睛古怪地呆滞不动，没有光泽。面颊的皮肤呈现出炎热的夏季死尸的颜色，死气沉沉的脸让人发怵，只有下颌慢慢地动着证明他还活着。斯基廖科夫呆滞的眼睛久久地看着格里戈里的脸，这种眼神让他不寒而栗。奥尔洛夫不知为什么用手摸了摸身子的两边，站在离病人三步之遥的地方，他感到像是有人用湿漉漉的冷冰冰的手卡住喉咙，卡住了，而且在一步步地将他卡死。他想早点离开这个房子，以前这里是那么地明亮、令人惬意，而现在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臭气，阴森寒冷。

“嗯……”他说着便准备退出去。可手风琴手铁灰色的脸奇怪地抽搐起来，发乌的嘴唇张开了，他用自己无声的嗓音说：“我……要……死了……”他说出这四个字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奥尔洛夫觉得自己的脑袋和胸口被重重地击了四下。他面无表情地转身向门走去，跟奇日克撞了个满怀，奇日克提着一桶水、气喘咻咻大汗淋漓地飞跑进屋。

“这呀——是从斯皮里多诺夫井里打来的，——还不让打呢，王八蛋……”他把水桶搁在地上，奔向一个盥洗里，然后又出来，递给奥尔洛夫一个杯子，接着急匆匆地说：“你们那块儿，他们说，有霍乱……我说，嗨，那有啥？”

你们这也会有的，——如今霍乱来夺人性命，像在村子里一样……他

就这样在我的脑袋上使劲地打了一下。”

奥尔洛夫接过杯子，在桶里舀了水，一饮而尽在他的耳畔响起了绝望的话语：“我……要……死了……”而奇日克像条泥鳅一样在他身边转悠，感到他所处的环境再好没有了。

“给我喝。”手风琴手说，推着桌子在地板上动。

奇日克跑到他跟前，把一杯水送到他乌黑的唇边。格里戈里靠在门边的墙站着，如梦如幻一般地听着，病人怎样大声地把水喝进自己的嘴里，后又听见奇日克提议帮基斯廖科夫宽衣扶他到床上就寝，随后又传来油漆匠厨娘的声音。她宽脸庞上带着惊恐和同情的表情从院子的一个窗子里望着，还打着哭腔说：“最好给他吃罗木酒配制的烟羹：一杯酒里放两勺烟羹，酒要倒满。”

一个看不见的什么人建议用橄榄油加渍黄瓜的酸水，再加王水。

奥尔洛夫骤然感到内心沉重的、难于忍受的黑暗被某种回忆照亮了。他用力地擦着自己的额头，似乎是想增强这光亮的亮度，随后他突然走出房门，横过院子，消失在街上。

“天呀，鞋匠也染上了。他跑到医院去了。”厨娘哭着叫着解释着他跑走的原因。

玛特略娜站在她的旁边，圆睁着眼睛瞧着，脸色苍白，全身发抖。

“你胡说，”她声音嘶哑地说，苍白的双唇几乎无法动弹，“格里戈里不会害这鬼病的，——不会病倒的。”

可厨娘悲切地嚎叫一阵子后，就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了，过了五分钟，一堆邻居和路人围在商人别图尼科夫的屋边，叽叽喳喳地谈论着。在所有人的脸上都变换着同一种神情：心灰意冷变为紧张，装模作样有时取代了怒气冲冲。奇日克时不时地从院子里跑出来钻进人群，然后又从人群中钻出来跑进院子，光着脚丫子，报告着手风琴手家事情的进展情况。

人们紧紧地聚在一堆，街上尘土飞扬，臭气冲天的空气中充满了他们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时不时地还夹杂着恶狠狠的、无聊的谩骂声。

“瞧，奥尔洛夫来了。”

奥尔洛夫坐着一辆车篷是粗麻布做的大车来到门前，驾车的是一个郁郁寡欢、身着白衣的人。他用低沉的男低音叫道：“闪开。”

随后就直接驶进人群中。这大车的样子和赶车人的叫喊声似乎抑制了看热闹人们兴奋的心情——所有的人立刻阴沉沉的，很多人马上就走开了。

奥尔洛夫夫妇认识的大学生跟在大车后来了，帽子戴在后脑勺，额角上汗往下淌，他身着一件长长的、洁白照人的外衣，在外衣前襟的下摆上，有一个一眼就看得见的、又大又圆的破洞，洞的四周呈褐红色，看得出是刚被什么玩艺儿烧坏的。

“嗨，病人在哪儿？”他扯开嗓门问，斜着眼看了看聚在大门角落的人群，——人们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有个人大声说：

“你瞧瞧，这样的厨师。”

另一个声音轻一些，但更加恶毒地说：

“等着吧，他会请客的。”

像往常一样，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他会给汤给你喝，把你给撑死。”

传出了不快的、被胆颤心惊的疑虑搞得黯然失色的笑声。

“这不，他们自己都不怕染病，——这让人怎么理解？”一个神情紧张、聚精会神的目光里充满了愤怒的人意味深长地问。

人们的脸色阴沉了下来，谈话也变得愈发有气无力……“抬出来了。”

“是奥尔洛夫。嗨，狗杂种。”

“他不怕？”

“他怕个啥？醉鬼……”

“小心点，小心点，奥尔洛夫。把脚抬起点……就是这个。

准备好了。走吧，彼得。”大学生命令道，“我立马就来。嗯，奥尔洛夫先生，我请你帮我给这里消消毒……顺便，就此您也学学这是怎么个干法……没意见吧？”

“行。”奥尔洛夫四处打量了一下，感到无比自豪地说。

“我也能做。”奇日克说。

他把那辆令人伤心的大车送到门口，回来时正好赶上帮忙做事。大学生透过眼镜看着他。

“你是谁，啊？”

“油漆匠的，——学徒……”奇日克解释说。

“可你怕霍乱吗？”

“我？”先卡觉得奇怪，“真是的。我——怕个鬼。”

“嗯？棒极了。我跟你们说，弟兄们。”大学生一屁股坐在放在地上的桶子上摇晃着，开始讲奥尔洛夫和奇日克应该好好地洗澡。

玛特略娜含笑胆怯地走到他们跟前。厨娘尾随其后，用油渍渍的围裙抹着泪眼。没过多久，又有几个人像猫走近麻雀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向人群。大约有十来个人围着大学生，挤成一团这使他精神为之一振。他站在人群当中，迅速地做着手势，像演讲一样说开了，时而引人发笑，时而使他们聚精会神，时而又引起极端的不信任和猜疑的讥笑。

“对患者来说头等大事是——身子干净，你们呼吸的空气要清洁。”他在说服自己的听众。

“噢，上帝。”油漆匠的厨娘大声地叹着气，“得向伟大的女殉道者瓦尔瓦拉祈祷，保佑咱们不要猝死……”“人身上和空气里都有那种同样会死的玩艺儿。”一个听众说。

奥尔洛夫站在妻子身边，看着大学生，在思考着什么。有人扯了一下他的衬衫。

“格里戈里叔叔。”先卡悄悄地说，眼睛亮得像燃着的炭火，“米特里·帕甫洛夫快没气了，他无亲无故……手风琴归谁呢？”

“走开，小鬼。”奥尔洛夫挥了挥手。

先卡退到一边，呆在手风琴手房前的窗口，用一种贪婪的目光在搜索着什么。

在这个不宁静日子的黄昏，正当奥尔洛夫家在喝茶时，玛特略娜好奇地问丈夫：“你才和大学生上什么地方去了？”

格里戈里用模糊的、异样的目光看着她的脸，不予回答。

时近中午，格里戈里把手风琴手家的卫生打扫之后，就和卫生员去了什么地方，将近三点时，他心思沉沉、一言不发地回来了，往床上一躺，就一直仰面躺到喝茶的时候，始终沉默不语，妻子一再挑起他说话，但都是白

搭。他甚至都没有骂她，——这倒让她摸不着头脑，很不习惯，而且使她感到紧张。

凭那种把全部生活都倾注在丈夫身上的本能，她猜疑起是不是有什么新东西让他着迷，她感到害怕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弄明白，——他怎么啦？”

“你，或许，不舒服吧，格里沙？”

格里戈里从茶碟里呷了最后一口茶，用手揩了揩胡髭，不紧不慢地将空杯子推给妻子，紧锁眉头地说：“我和大学生到传染病室去了……”“到霍乱病室？”玛特略娜叫了起来，压低了嗓门，神情紧张地问，“那里有很多病人吧？”

“连咱们的一起53位……有些恢复了一点……走得了……个个都面黄肌瘦……”“是霍乱病人吗？大概——不是吧？……把些别的什么病人塞到那里装装样子：瞧，我们能治愈。”

“你这蠢东西。”格里戈里果断地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你们都是些蠢东西，除了无知和愚蠢，一无所有。和你们这种愚昧无知的人一道过日子真愁死人了……你们啥也不懂。”

他一把将重新斟满的茶杯挪到自己面前，就沉默不语了。

“你在哪儿受的这样的教育？”玛特略娜挖苦地问，并且叹了口气。

他不吱声，心事重重，严肃得难以接近。茶炊快灭了，滋滋地扯长着声音尖叫着，让人感到单调乏味。一股油颜料、石炭酸和令人恶心的臭味从院子里飘进窗子。

黄昏的昏暗、茶炊的嘶嘶声和那些气味——这一切紧紧地混合在一起，黑乎乎的炉口望着这对夫妇，像是感到自己的使命是在机会适宜时吞掉他们俩一样。夫妇俩嚼着白糖，呷着茶，弄得碗碟丁当作响。玛特略娜叹息着，格里戈里用一根指头敲着桌子。

“从未见着这么整洁。”他猛然恼怒地说，“所有的职员尽量都要——穿得一身白。病人都时不时要去澡堂子……给他们喝葡萄酒，——两个半卢布一瓶的。食物……光是香气就把人给撑饱了……对所有人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啊……只消想一想，你活在世上，就连鬼都不愿来啐你一口，更别指望会有谁时不时地来看望你，还会问你——过得怎样，一句话——生活得怎样？称心如意还是要死不活？而一旦快要死了——不仅不让死，而且甚至还不在乎自己遭受损失，病室……葡萄酒……两个半卢布一瓶。难道人就没有想到？要知道病院和葡萄酒得破费大把大把的钞票。难道不能用这些钱来改善一下生活——每年都拿出来一部分？”

妻子没有想方设法去弄明白他的话，但她充分地感觉到了这些话很有新意。她因之而正确无误地得出结论：格里戈里心里产生了某种于她不利的想法。她最迫切想知道的是——这与她有何相干？在这种愿望里包含着恐惧和希望以及某种对丈夫的敌意。

“那儿的人，我琢磨着比你晓得得多得多。”格里戈里说完，瘪了一下嘴时，她说。

格里戈里耸了耸肩，斜视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用更高的声调说：“他们晓得不晓得——这是他们的事儿。但如果我还没尝到生活的味儿就得死的话，我就能议论这个问题。我要跟你说的是：这种日子我没法过了，坐着等霍乱来，让我抽搐，——这可不成。我不能。彼得·伊凡诺维奇说：冲上去。

命运跟你作对，可你就反抗命运，——看谁斗得过谁？这是斗争。没

别的……你意思是——现在咋办？我要到病室去当杂役，——就这样。懂吗？我要入虎口——吞了我吧，但我会用脚踏。……20卢布一月，而且可能还有奖金……可能会送命？……有可能，但在这儿会死得更快。”

奥尔洛夫在桌上击了一拳，搞得所有的碗碟都振动起来。

玛特略娜在开始说话前带着一副忐忑不安的好奇的表情看着丈夫，但说完话后，已是心怀敌意地眯缝着眼睛。

“是这个大学生让你这样干吗？”她克制住问。

“我自己有头脑——能判断。”格里戈里避开直接去回答。

“嗯，那他建议你怎样摆脱开我呢？”玛特略娜继续说。

“摆脱开你？”格里戈里有点不自在了，——他还没顾得上去考虑她。

当然，可以把娘儿们留在家里，一般都是这么干的，而留下玛特略娜——危险重重。得眼盯着地看着她。被这种想法困扰的奥尔洛夫苦着脸继续说：“咋办？你就住在这儿……而我就去挣工资……碍……”“这样。”女人心平气和地说，并冷笑了一下，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女人的笑，这笑会马上引起男人刺心的嫉妒。

神经过敏、敏锐的奥尔洛夫察觉出了这点，但出于自尊，不想暴露自己，他责问妻子：“哼哼哈哈——这就是你所有的话。……”他警觉起来，等待着——她还会说些什么？

她又那样恼人地笑了笑，然后就不吭声了。

“哼，那又怎么办呢？”格里戈里提高了嗓音问。

“什么？”玛特略娜说，若无其事地擦着杯子。

“阴险的家伙。别装模作样。揍扁你。”奥尔洛夫怒不可遏，“我，没准，是去送死。”

“又不是我送你去的，别去……”

“你会乐于送我去的，我清楚。”奥尔洛夫用讥讽的口气喊道。

她缄默不语。这可把奥尔洛夫气坏了，但他忍住了惯常的怒形于色，他之所以能耐着性子是因为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在他看来，这念头阴险毒辣，他幸灾乐祸地笑着说：“我知道，你指望我哪怕是下地狱。嗯，谁胜谁负咱们走着瞧……是埃我同样也会走这一步的——哈，你瞧着我吧。”

他从桌边一跃而起，从窗口拿下便帽就撇下妻子走了。她并不满意她玩弄的手法，反倒被对方的恐吓弄得心神不宁，她怀着对未来越来越害怕的心情，喃喃自语道：“哦，上帝。

圣母。圣母。”

她久久地坐在桌前，试想着格里戈里会做些什么？在她面前摆着洗净了的碗碟。落日把一片红光映在邻家的墙上，那墙正对着他们房子的窗户，白色的墙反射这光线，照进房内，玛特略娜面前摆着的玻璃罐的边在闪闪发亮。她皱着眉头，一直看着这微弱的闪光，直到她双眼看得吃力了。于是她收拾好碗碟，躺到床上。

天完全黑下来时格里戈里回来了。仅仅从他下楼的脚步声，她就猜到丈夫心情愉快。他骂了一句屋子里漆黑一团，便走到床边，在床上坐了下来。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奥尔洛夫笑着问。

“什么？”

“你也有地儿干活了。”

“在哪儿？”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和我同在一个病室。”奥尔洛夫慎重其事地说。

她抱着他的脖子，双手紧握在一起，亲着他的嘴唇。他始料不及便把她推开。

“装模作样……”他想，“这个狡猾的女人压根儿就不想和我在一起。虚情假意，阴险的家伙，把丈夫当傻瓜……”“干吗这么高兴？”他粗鲁并猜疑地问，真想把她推倒在地上。

“就是高兴呗。”她机灵地回答。

“你玩名堂。我晓得你。”

“你是我勇敢的叶鲁斯兰。”

“住嘴……要不就小心点儿。”

“你是我心爱的格里沙。”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她的爱抚使他驯服了一些时，他不放心地问：“那你不害怕？”

“我想，咱们在一起就行。”她简洁地回答说。

这话他听着心里舒服。他向她说：

“你真行。”

然后他用劲捏了她一下，捏得她尖声大叫。

奥尔洛夫夫妇值日的第一天，赶上病人异常的多，这两个惯于慢腾腾的生活节奏的生手在繁忙的事情面前感到既害怕又不习惯。他们笨手笨脚，听不懂命令，被那些印象弄昏了头，不知所云，虽说他们想好好干活，却总是碍着别人。格里戈里不止一次感到，因其无能，他真该受到严厉的呵斥或者训骂，但令他非常诧异的是，竟然谁都没来责备他。

有一位人高马大，长着黑胡髭，鹰钩鼻子，右眉上生了一个大疣子的医生，吩咐格里戈里搀扶一个病人到浴盆里去，格里戈里拼命地抓着病人的两个腋窝，弄得病人哎呀地皱着眉头直叫痛。

“你呀，亲爱的，别把他的骨头弄断了，他整个人也能放得进浴盆的……”医生作古正经地说。

奥尔洛夫感到狼狈，但是那个病人——一个瘦长的大高个子，强打笑脸，用嘶哑的声音说：“是刚来的吧……还不习惯。”

另外一个，是一位长着尖尖的灰白色胡须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老医生，在奥尔洛夫夫妇刚来病院的时候，就教他们怎样对待病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该做什么，抬病人的方法。

最后还问他们，昨天洗过澡没有，还把白围裙分发给他们。这位医生的声音柔和，他话说得很快，奥尔洛夫夫妇俩非常欣赏他。在他们周围闪动着穿白衣服的人们，传出了命令声，杂役赶忙答应。病人们在用嘶哑的声音说话，唉声叹气，不停地呻吟。水在流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这些声音都在空气里，而空气里充满了那么浓厚的，不堪入鼻的气味，以致使人觉得医生的每一句话，病人的每一声叹息，也发出了冲鼻的气味。

开始，奥尔洛夫觉得这是一个混沌世界，他在里面总觉得不是个味，他会憋死、会得病的……但是过了几个钟头，他被处处弥散着的工作热情所感染，精神也为之一振，满怀要努力适应这工作的愿望，感觉到要是他和大家忙乎在一起，他就会心安理得和轻松一些的。

“升汞。”一个医生叫道。

“热水。”一个瘦瘦的，眼皮红肿的大学生吩咐。

“您——您贵姓？奥尔洛夫……请把他的脚抹干。……要这样抹……你懂吗？这——这样，这——这样……轻一点，不然你会把他的皮都给擦掉的。”另一个长头发，一脸麻子的大学生示范给格里戈里看。

“又抬来了一个病人。”有人通知。

“奥尔洛夫，把他抬进来。”

格里戈里竭尽全力地去做，弄得浑身是汗，耳鸣眼花，昏头昏脑，有时他在纷至沓来的印象之下简直忘记了自己的存在。病人那蜡黄的脸上浑浊的眼睛下面的绿斑，那好像因患病而变得光滑的骨头，那发粘的，臭哄哄的皮肤，那临近死亡的身子的可怕的痉挛——这一切痛苦地压迫着他，引起一阵阵恶心。

他有好几次在病院的走廊上匆匆地见到他妻子；她瘦了，面色苍白，无精打采。他用沙哑的声音问她：“喂，你怎么啦？”

她微微一笑，一声不吭就走了。

一个格里戈里完全不习惯的想法刺痛着他的心：也许，他不该把自己的妻子带到这儿来，带到这么脏兮兮的工作中来。

她会生病的……于是，当他再遇见她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叫道：“小心点，多洗洗手，要注意身体。”

“我不当心又怎样？”她露出细白的牙齿，挑逗地问他。

这使他恼火。真找到地方逗乐子了，这傻瓜。这些娘儿们真是一些贱骨头。但他没有来得及说一个字儿，玛特略娜见他冒火的眼神，便匆忙走开，到女病房去了。

一分钟后，他已经在抬一个相识的巡警去太平间。巡警在担架上轻轻地摇晃着，无神的眼睛从扭歪了的眼皮下面凝视着明晃晃的、炎热的天空。格里戈里心中略带恐怖地望着他。

就在两天以前，他还看见这个巡警在值班，他路过时还骂了这个巡警一句，他们之间有些小小的不和。而现在，这么个身强体壮的汉子，没良心的人竟然死去了，模样变难看了，并且由于抽搐而全身痉挛着。

奥尔洛夫觉得这样不好，——如果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就会死于这种恶疾的话，那为什么要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呢？他上下左右望着那个巡警，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

但突然死尸弯曲的左臂慢慢地动了起来，而歪到左边的嘴唇，原来是半张着的，也自动闭上了。

“站祝普罗宁……”奥尔洛夫用沙哑的声音说，将担架放到地上，“还有气呢。”他悄悄地对和他一起抬尸体的那个杂役说。

那杂役转过身来，细细地打量了一下死者，怒气冲冲地对奥尔洛夫说：“干吗瞎胡扯。

难道你不懂，他这是为了进棺材才伸直的吗？快点，抬吧。”

“可他真的在动弹呀？”奥尔洛夫抗议着，因为恐怖而不寒而栗了。

“抬吧，你该明白，你这怪人。你怎么听不懂话呀？我说：他伸直了，嗯，这就是说，动弹了。你瞧着吧，你的无知可能会使你没好果子吃的……活着。难道可以对死人说这样的话吗？老兄，这么说会惹祸的……明白吗？少多嘴，对谁也别说他们在动弹，他们都这样。

要不然，母猪告诉公猪，公猪传遍全城，那就要出乱子了——说埋活人。老百姓破门而入，会把咱们打得落花流水，也会够你受的。你懂了吗？

我们把他撇在左边吧。”

杂役温和的声音和他那不紧不慢的步伐，让格里戈里清醒了。

“你呀，老兄，千万别心灰意懒，会习惯的，这里很好。

吃得不错，待人也好，还有别的方面，一切都不赖，老兄，咱们都会死的，这是最正常的事情。眼下呢，得活下去，要明白，千万别害怕，这是最重要的。你喝酒吗？”

“喝。”奥尔洛夫说。

“你看，我有一瓶酒放在那个小地窖里，以备不时之需，快点，咱们去喝上两杯。”

他们走到病室一个角落的小地窖里，喝了酒，普罗宁滴了几滴薄荷水在白糖上，递给奥尔洛夫说道：“吃吧，不然你会有酒气冲天，这儿对于伏特加酒可管得严了。因为喝酒有害。”

“你对这儿习惯了吗？”格里戈里问他。

“我——一来就习惯了。坦率地说，成百的人在我眼前死去了。这里的生活不平静，但是，说句实话，生活不错。这是神圣的工作。就像在战争中似的……你听说那些男护士和女护士的事儿了吗？在土耳其战役中，这种人我可见得多了。

我到过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城下。嗨，老兄，这些人比我们当兵的更纯洁。我们当兵的打仗，有枪、有子弹，有刺刀。可是他们，两手空空地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就像是在一座葱翠的花园里散步一样。他们把我们的伤员，还有土耳其人，抬起来送到急救站去，他们周围——日——日。唏——尤。乞——嚓，子弹横飞。有时候打到护士的后脑勺上——咔嚓一声——就归天了。……”在这番谈话和喝了一些伏特加酒之后，奥尔洛夫心里舒畅多了。

“要随遇而安。”他一面给病人擦脚，一面安慰自己。在他后面，有谁在呻吟着，凄惨地恳求着：“喝——水。哎呀，好人们——们。”

而另外一个人却哈哈地叫了起来。

“哦……噢。……哈哈。再热一点。医生老——老爷，有好处的。基督保佑您，——我感觉得出来。请再给我倒点开水吧。”

“给他葡萄酒。”瓦谢科医生叫道。

奥尔洛夫在工作时看到，实际上这一切并不像他不久前所想象的那样糟糕和可怕，这里并不是一团糟，而是有一个强大的、有理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但是，当他想到那个巡警时，他还是不寒而栗，斜着眼睛看了看病室里对着院子的窗口。他相信那个巡警是断气了，但是在这一信念中存在着一不稳定的成份。假使那死者突然跳起来叫喊呢？于是他记起了什么人说过：有一次那些被霍乱夺去性命的人们从棺材里冲了出来，朝四处跑掉了。

他想起了妻子：她怎么样了？有时闪过一种愿望，希望抽个空儿去看看玛特略娜。但是随后奥尔洛夫似乎为自己这个愿望感到难为情，他对自己喊道：“让这个小肉团团转悠转悠吧。或许，她会瘦一点，会丢掉她的那些想法的……”他总疑心妻子心中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对作为丈夫的他来说是一种侮辱，有时候在怀疑中他能达到一定的客观主义，甚至承认她的这些想法是有根有据的。她的生活是枯燥的，由于这种生活，什么糟糕透顶的想法都会钻进脑子里来的。这种客观主义通常使他的怀疑暂时变成自信。然后他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从自己的地下室爬出来，进了这个开水锅呢？他不

得其解。但是所有这一切念头，只停留在他心里，它们似乎被他对医务人员行动的倾心隔断开来，使之不能干扰影响他的工作。他在任何劳动中都没有看见过像这里的人们那样作出自我牺牲，当他望着医生和医科学生疲惫不堪的面容时，他不止一次地想，所有这些人——真的不是不劳而获。

奥尔洛夫一下班，就拖着疲乏的身子跑到病室的院子里去，靠着药房窗下的墙壁躺了下来。他思绪万千，心口疼痛，两条腿疼得要命。他啥也不想，也无所求，他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天上的云朵被彩霞映得十分绚丽，他疲劳已极，立刻酣然入睡了。

他梦见，似乎他和妻子在医生家里的一个大房间里做客，周围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病院里所有的病人都坐在这些椅子上。医生和玛特略娜在大厅中央跳“俄罗斯”舞，他自己则拉手风琴，并且快活地大笑着，因为医生的两条长腿完全是僵直的，而庄严、骄傲的医生在大厅里走着，紧跟在玛特略娜的后面——恰似沼泽地里的一只白鹭。所有的病人也都哈哈大笑起来，在椅子上笑得不亦乐乎。

突然那巡警在门口出现。

“啊哈。”他用阴森可怖的声调叫道，“格里沙，你以为我已经死了？你在这里拉手风琴，却把我抬到太平间去了。那么，跟我去吧？起来。”

奥尔洛夫吓得浑身哆嗦，直冒汗珠，他迅速地抬起身子，在地上坐了起来。瓦谢科医生蹲在他面前，责备他说：“朋友，要是你睡在地上，还算什么卫生员，而且还趴着睡，啊？这样你会让肚子着凉的，要是你一病不起，那么，能有什么好，你会死去的……朋友，这样可不行啊，病室里有你睡觉的地方。没告诉过你吗？看，你出汗了，还在打冷战，哎，来，我给你点药吃吃。”

“我是因为太疲倦了。”奥尔洛夫嘟嘟囔囔地说。

“那样更糟。你得当心身体，目前是危险时期，而你又是一个有用的人。”

奥尔洛夫一言不发地跟着医生走过病室的走廊，一声不响地喝下一小杯药，又喝了另一小杯，他紧锁眉头，啐了一口。

“好，现在去睡吧。”医生也拖动着他两条细长的腿，在走廊的地板上走着。

奥尔洛夫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咧嘴笑了，他追上了医生。

“太感谢啦，医生。”

“谢个啥？”医生站住了。

“谢谢您的关心。我现在要发狠为您工作。因为我喜欢你们这种紧张紧张的生活……而且……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也感到高兴……一句话，太感谢——感谢您了。”

医生惊讶地审视着这个杂役由于喜悦而显得兴奋的脸，也笑了。

“你真是一个怪人。不过，没什么，你这一切都很好，一片诚意。干吧，好好地干吧。”

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病人。

咱们必须把病人从病魔那里夺回来，从它的魔爪下夺过来，你懂了吗？那么你就好好工作，努力战胜疾病现在，去睡吧。”

奥尔洛夫很快地躺在床上，他昏昏欲睡，感到肚子里又暖和，又舒服。他心绪极佳，因为和医生进行了这么畅快的谈话而感到自豪。

他怀着为妻子没听见这番谈话而感到遗憾的心情睡着了。明天告诉她

吧……她会不相信的。这老泼妇。

“起来喝茶，格里沙。”清晨妻子把他唤醒了。

他微微抬起头，望着她。她在对他笑。她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着肥大的白色外衣，显得整齐清洁、精神抖擞。

他看见她这样子，打心眼里高兴，但同时他又想到，病室里别的男人也会看见她这副模样。

“喝什么茶？我自己有茶叶，我上哪儿去喝呢？”他皱着眉头说。

“你跟我一起去喝。”她提议说，一边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看着他。

格里戈里将自己的眼光移到一边，说他就来。

她走了，他又躺到床上，沉思起来。

“真有你的。叫我去喝茶：满亲热的……可是一天的功夫，她就瘦了。”他体恤起妻子来，想做件使她开心的事。或者就买点糖果之类的玩艺在喝茶的时候吃吧？但是洗脸的时候，他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干嘛要把女人宠坏呢？这样她也能过呀。

他们在一间小小的，明亮的房间里喝茶。那房间有两扇窗户对着洒满了金光的田野。露珠还在窗下的草地上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在朦胧的淡红色的晨雾中，可以看见驿道两旁的树木。晴空万里，打着露水的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从田野飘进窗子。

桌子摆在两扇窗子中间靠窗的地方，三个人围桌而坐：格里戈里、玛特略娜和她的一位女同事——一个高大的、瘦精精的中年妇女，一脸麻子，灰眼睛里透着温柔，她叫费莉察塔·叶戈罗芙娜，是个老处女，一个八级文官的女儿，因为不能喝用病室开水锅里面的水泡的茶，总是用自己的茶炊烧开水。她有气无力地把这一切告诉了奥尔洛夫，然后殷勤地让他坐在窗子近旁，好把“真正自由自在的空气吸个够”之后，便消失不见了。

“怎么样，昨天累了吧？”奥尔洛夫问他的妻子。

“累得不行。”玛特略娜兴奋的回答，“我不歇气地来回奔跑，昏头昏脑的，话也听不懂，眼看着要一屁股躺下了。好不容易才挨到下班的时候……我老是在祷告，我心里想：上帝，助我一臂之力吧。”

“你害怕吗？”

“死人吗，我怕。你知道，”她俯身靠近丈夫，胆怯低声对他说，“他们死了以后还在动，这可一点没假。”

“这我也看——看见了。”格里戈里怀疑地笑了一下，“昨天巡警纳扎罗夫死后差点没给我一记耳光。我把他抬到太平间去，他突然挥动左臂……我险些儿没躲开……是这样的。”他有点添油加醋，但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要吹嘘，而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

在这间明亮整洁的房间里饮茶使他觉得很惬意。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蓝天。而且还有让他称心的——不知道是妻子，还是他自己，总而言之，他想表现自己身上最好的一面，成为即将来临的这一天的英雄。

“我要在这儿干活——拚命地干，就这样。因为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首先，我告诉你，这儿的人们是世上少有的。”

他把同医生谈的话告诉妻子，并且，无意间又略微夸张了一些，这使他更加乐不可支。

“其次，是工作本身。老兄，这是件神圣的工作，比方说吧，就像战争一样，霍乱和人——看谁斗得过？这需要智慧，一切都要做得天衣无缝。霍

乱是什么？这必须弄清楚，然后用能制服它的东西把它战胜。瓦谢科医生对我说：‘奥尔洛夫，你是这个事业中的人。’他说，别害怕，把病从病人的脚上赶到病人的肚子里，在那里，他说，我用酸性的药物把它给夹住，那它就完蛋了，病人就会康复，并且会一辈子记得咱们，因为，是谁救了我们的命？是咱们。”奥尔洛夫得意地昂首挺胸，用兴奋的目光望着妻子。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脸微笑着，他的样子变得漂亮了，现在他非常像很久以前，还没成亲时她所见到的那个格里沙。

“在我们病室里每个人都卖命地干活，都挺善良。女医生胖胖的，戴着眼镜。她们都是些好人，对人说话总那么实在，和她在一起什么都懂。”

“这么说，你没什么，你挺满意喽？”格里戈里冷静了一点，问道。

“我吗？上帝，你想一想？我挣12个卢布，你挣20个——一个月32个卢布。还提供住吃。要是这种病害到冬天的话，那咱们可以攒多少钱呢？……到那时候，上帝保佑，咱们可以从那个地下室搬出去了……”“对，这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奥尔洛夫沉思地说，他沉默了一会儿，拍了一下妻子的肩膀，用充满了希冀的，热情的声调说，“喂，玛特略娜，难道说咱们就老要背时吗？别怕，放明白些。”

她满脸通红。

“只要你忍着不喝酒就好了……”

“别说这个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生活变了，我们的行为也会变的。”

“上帝呀，但愿如此。”女人深深的叹了口气。

“别说了，嗤。”

“我的好格里沙。”

他们被彼此之间产生的一种新的感情分开了。他们被希望所鼓舞，准备工作到精疲力竭，他们精神振奋，心情愉快。

过了三四天，奥尔洛夫得到称赞，人们夸他是个动作麻利的小伙子，与此同时，他发现普罗宁和病室其他几个杂役都嫉妒起他来了，想治他。他机警起来，他心中也生出一种对胖脸普罗宁的恼恨，虽然他并不反对和普罗宁交朋友和“交心”。同时，当他见到同事们在工作中明显地想利用他的时候，他痛苦不堪。

“哎，这帮坏东西。”他在心中嘀咕，轻轻地磨着牙齿，他努力不失时机地向对手狠狠地还击一下。他不禁想到了妻子——因为和她可以敞开心怀。他不会眼红他的成功，而且也不会像普罗宁一样，用石炭酸烧坏他的靴子。

每天的工作都和刚来那天那一样没完没了，但是由于他越来越知道该怎样处理工作，所以也就不那么费劲了。他学会了辨别各种不同药品的气味，而且还能从中辨出酒精的气味，他一有机会就悄悄地闻酒精，这让他很开心。他觉得闻酒精的气味，几乎跟喝一大杯伏特加酒一样，让他觉得舒服。

只要医务人员一张口，他就听懂了他们的吩咐。他总是那么善良、爱说话，知道怎么为病人消愁解闷。医生和大学生也越来越喜欢他了，就这样，在新的生活方式的种种印象的影响下，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激昂的情绪。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特殊品质的人。他心中激起了一种人人都关注他、人人都感到惊讶的强烈愿望。这是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人。

但是对这新的事实缺乏信心，还想要用什么来对自己和别人证实这一点的那种特殊的上进心，这是一种能逐渐转变为无私的，渴望建立功勋的上

进心。

由于觉醒了，奥尔洛夫做了种冒险的事儿，比方，他独自一人，不等同事们的协助就竭尽全力把一个笨重的病人从病床上扶到澡盆中去。他去照看那些脏兮兮的病人，从未考虑有被传染的可能，用一种天真的、有时是轻蔑的态度对待死人。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满足，他渴望做一件宏伟的事业。

这种渴望在他心中燃烧着，折磨着他，以致使他感到抑郁，这时他便向妻子交心，因为也再无别人可谈。

一天晚上，当他们下了工，喝完茶后，夫妻俩一同走到田间去。病室离城很远，在一片辽阔的绿色平原中间，一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一边是遥远的城市建筑物的轮廓。向北面，田野伸展向远方去，在那儿，绿色的田野和朦胧的蓝色的天际合二为一；在南面，田野被河边陡峭的悬崖切断，沿着悬崖有一条乡村大路，路的两旁有排列均匀的、枝叶茂密的古树。

太阳落山，城里高高耸立在那些暗绿色花园上面的各个教堂的十字架，在空中闪烁，反射出一束束金色的光芒，城边房屋的玻璃窗上映照着落日的光彩。打什么地方传来了音乐声。从那长满了枞树的峡谷里散发出松脂的气味。空气里散发着树林的各种树木的，潮湿的香味，暖风把含着芳香气味的柔浪温和地送入城市。在这荒凉、辽阔的田野里是那么舒畅、宁静、甜蜜和惹人愁思。

奥尔洛夫夫妇默默地在草地上走着，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吸进的不是病房的污浊空气，而是清新的空气。

“这是哪里在奏乐，在城里还是在兵营里呢？”玛特略娜低声地问陷入沉思的丈夫。

她不喜欢看见他沉思——在这样的时刻，他在她看来显得陌生和疏远了。这些天来，他们这么难得团聚，所以她愈发珍惜这相聚的时刻。

“音乐吗？”格里戈里反问，好像从梦中惊醒一样，“这鬼音乐，让它见鬼去吧。你最好听一听我灵魂中响着的音乐……这才叫音乐埃”“什么？”玛特略娜不安地看着他的眼睛，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的心灵在燃烧……它渴望辽阔的天地……好让我施展我的全部力量……哎。我感到自己有精力，有无限的精力。也就是说，如果这霍乱病，比方说，化成一个人，化成一个勇士……哪怕是化为伊利亚·穆罗梅茨，我都会和他较量。去拼个你死我活。你厉害，我奥尔洛夫也不是吃素的，看谁胜谁负？我会把他掐死，自己也在战斗中死去……他们会在田野里我的坟墓上，为我立一个十字架，上面写着：‘格里戈里·安德列那夫·奥尔洛夫之墓……他为俄罗斯铲除了霍乱。’此外我一无所求……”他说话的时候，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着光。

“我的大力士。”玛特略娜低声蜜语，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

“告诉你……刀山我也敢上……只要是做有益的事。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自在。因为——我见到的一些人：瓦谢科医生、大学生霍赫里亚科夫，他们工作得简直令人感到惊奇。他们早就要累死了……你以为是为了钱吗？为了钱是不会那样卖命的。医生——上帝保佑。——倒还有那么一点……可是老头子有一回自己病倒了，瓦谢科替了他四天四夜的班，那段时间里甚至连家都没回……这不是为了钱，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同情。他们怜悯人们，因此不吝惜自己……试问，这是为了谁呢？为了所有的人……为了米什卡·乌索夫……米什卡应该是进局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米什卡是小偷，也许，更

坏……他们给米什卡治箔…而且当他起床的时候，他们都很开心，都笑了起来……我也想尝一尝这样的快乐……为了得到许多的这样的快乐，我就死也甘心。因为我看见他们高兴得放声大笑时，我真眼红得心痛啊，浑身难受，急得直上火，喂，你呀……鬼东西。”

奥尔洛夫沉思起来。

玛特略娜缄默不语，但是她的心惊慌地跳动着，因为她丈夫的兴奋的情绪使她害怕，她在丈夫的话语中清晰地感觉到他那愿望里的巨大热情，她不理解他的愿望，因为她从未去理解它。她所珍惜、需要的是丈夫，而不是什么英雄。

他们走到峡谷旁边，互相挨着坐下来。幼小的白杨树茂密的树梢从下面仰望着他们。峡谷下面是一片淡蓝色的暮霭，发出潮湿以及败叶和松针的气息。有时一阵微风吹过，白杨树的树枝便轻轻地晃动着，小枞树也轻轻地摇晃着，整个峡谷充溢着微微颤抖着的、羞涩的低语，像是有一个被树林温柔地热爱着和保护着的人儿，在峡谷里大树的庇荫下酣然入睡了。

所有树枝在悄悄地互相私语着，生怕惊醒了他似的。城市里灯火辉煌，灯光在漆黑的花园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像繁花一般。奥尔洛夫夫妇默默地坐着，他沉思地用手指在膝上敲着，玛特略娜不时地看着他，轻轻地叹着气。

突然，她用手臂挽着他的脖子，把头靠着他的胸膛，悄声地说：“格里沙，我的爱人。

我心爱的。你现在又变得对我那么好了，我勇敢的人。要知道似乎有一段时间……那时刚结婚……我和你生活在一起……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你总是和我倾心而谈……从来不对我嚷嚷。”

“你还想这种事吗？要是想的话，我会狠狠地揍你一顿的。”格里戈里亲切地开玩笑说，心头涌起了对妻子的怜爱之情。

他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她喜欢这样，这是一种慈父对婴孩的抚爱。玛特略娜事实上也像一个小孩，她爬到他的膝头上，在他的怀里缩成一个软绵绵的，温暖的小团。

“我亲爱的。”她喃喃地说。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从他的嘴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妻子说来都是全新的话语。

“喂，我的小猫咪。你看，不管怎样，再没有比丈夫更亲近的人了。可是你却老想要躲开……要知道，哪怕我有时候伤了你的心，那也是由于忧伤。我们住在洞窟里……不见天日，也不认识人。现在从洞窟里走了出来，我才恢复了视力，在这之前，我是个瞎子。现在我明白了，妻子，不管怎样，是生活中最亲近的朋友。因为，说真的，人们都是些毒蛇……老是想彼此毒害……比方说——普罗宁，瓦秀科夫，……喂，见他们的鬼去……不说了，莫特丽娅。咱们会好起来的，别灰心……咱们要生活在人们之中，过着明事理的生活……嗯？”

你怎么啦，我的傻姑娘？”

她哭了，流淌着甜蜜的幸福的眼泪，而对他提出的问题则用亲吻回答他。

“我唯一的心上人。”他低声说，也亲吻着他。

他们俩彼此用亲吻来揩去眼泪，都感到了泪水的淡淡咸味。奥尔洛夫

仍然久久地说着那些对他说来是全新的话语。

天色已晚。繁星点点的天空带着庄严的忧愁俯视着大地。

田野和天上一片宁静。

他们养成了一起喝早茶的习惯。他们在田野里谈话的第二天早晨，奥尔洛夫不知咋的不好意思地、愁容满面地来到妻子的房间。费莉察塔生病了，玛特略娜独自一人在房里，她笑容可掬地迎接她的丈夫，但脸色马上耷拉下来，不安地问：“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没有，没什么。”他干巴巴地回答，在椅子上坐下。

“那么，怎么回事？”玛特略娜又问。

“我睡不着。总是在想，昨天我和你瞎聊了半天，咱们都变软弱了……我现在为自己害羞……这种事是无益的。你们娘儿们在这种时候，就打算把别人攥在手里……嗯，是的……只是你可别这么想，你办不到……你瞒不了我，你制服不了我。你要明白这些。”

他说这一切时样子非常严肃，但是没有望着妻子。玛特略娜死死地盯着他的脸，她的嘴唇奇怪的变了形。

“怎么，昨天你对我那么亲热，现在你后悔了？”她低声问，“你后悔亲了我、抚爱了我？是吗？我听了这话感到委屈……痛心疾首，你用这话伤了我的心，你要的是什么？你感到和我在一起没意思吗？难道你不爱我了，是吗？”

她疑惑地望着他，她的声调既充满了痛苦，又像是在对丈夫挑战。

“不——不是，”格里戈里不自在地说，“我只是随便说说……我和你过的是……你自己明白，是什么样的生活。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味儿。可是现在咱们爬出来了……不过我有点担心。一切变得这么快……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你好像也变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今后又会怎样呢？”

“今后就随它去吧，格里沙。”玛特略娜严肃地说，“只是你别因为昨天你那么好而后悔。”

“得了，别说了……”格里戈里用同样发窘的声调打断了她的话，“你知道吗，我想，总之，咱们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们从前的生活里既没有布满鲜花，现在的生活也并不合我的心意，虽然我现在不喝酒，不跟你打架、不骂人……”玛特略娜哭了起来。

“你目前没有功夫再干渴了。”

“要去畅饮一番我总会抽得出时间的。”奥尔洛夫微微一笑，“猫儿不吃咸鱼，这真是怪事。而且我总觉得有点……不知道是有点惭愧呢，还是害怕……”他摇了摇头，又沉思起来。

“天知道你是怎么回事，”玛特略娜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说，“生活顶好的，虽说工作忙些；医生都看得起你，你自己规规矩矩，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太不满足了。”

“这是真的，我太不满了……我夜里想：‘彼得·伊凡诺维奇说：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而我难道不是同人家一样的吗？’

但是，比方说，瓦谢科医生就比我好，彼得·伊凡诺维奇也比我好，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不是同等的人，我也不是和他们同等的人，这我感觉到了。他们治好了米什卡·乌索夫的病，并且为此高兴……我就闹不明白。一句话，一个人病好了，有啥可高兴的呢？说实话，他们的生活比霍乱的痉挛还要坏。他们知道这一点，可是还高兴……我也乐

意像他们一样快乐，但是我不能……因为，正如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这是因为他们有怜悯之心，”玛特略娜不以为然地说，“在我们女病室里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病人渐渐好起来，上帝呀，那会怎么样呀。一个一无所有的女病人出院，她们给她许许多多的劝告、金钱和药品……甚至使我感动得落泪……这些善良的人们。”

“你说落泪……我只是感到稀奇……没别的。”奥尔洛夫耸耸肩，擦着自己的头，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妻子。

她也不知怎么这么能说会道，极力向丈夫证明人们是值得怜悯的。她弓身向着他，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的面孔，她一个劲地向他谈起人们和生活的重负，可是他却凝视着她，心里想：“她可真能说呀。她打哪儿来的这些话呢？”

“你自己也有怜悯心呀，你说，要是有力量的话，你也要把霍乱卡死的。那么，这是为啥呢？正是因为有了霍乱，连你都沾了些光。”

奥尔洛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没错。确实好起来了。嗨，你呀，真是讨打。别人死了，可我却沾了光，是吗……这就是生活。呸。”

他站起来，笑着去上班。当他走过走廊时，突然觉得除他之外，没有别人听见玛特略娜的谈话而感到惋惜。“她真会说呀。娘儿们，娘儿们，她也明事理了。”他满怀愉悦的感觉，走进了病室，病人嘶哑的声音和呻吟立即冲进他的耳里。

玛特略娜也竭尽全力去扩大她在丈夫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劳动的、匆忙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她对自己的看法。她没有去想，也没有去议论，但是她想起从前在地下室，只一门心思关心丈夫和家务事的狭隘生活，就不由得要 and 现在做个对比，于是地下室生活的阴暗的画面就渐渐地离她而去，日益遥远了。病室领导因为她的勇气和工作能力而看重她，对她越来越热情，把她当人看，这对她是从未有过的，使她精神为之一振……有一次她值夜班的时候，那位胖胖的女医生开始对她的生活刨根问底，玛特略娜乐意地、一五一十地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突然微笑不语了。

“你为什么笑呢？”女医生问。

“是因为……我过去的生活太糟了……亲爱的夫人，您信不信，我过去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现在我才明白，有多不好。”

在这次回首往日的生活以后，玛特略娜心中对丈夫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她依然像过去一样以盲目的女性的爱去爱他，可是她开始觉得，格里戈里似乎对不起她。有时他和她谈话，她采取了一种庇护的调子，因为他不安的言谈常引起她的怜悯，但是她有时心里还是怀疑是否有可能与丈夫过一种宁静和平的生活，虽然她相信，格里戈里终归会成熟起来，他心中的苦闷也会消散。

照常规，他俩该彼此接近，他们都年轻、勤快、健壮，他们或许能过着一种穷愁潦倒的、半饥半饱的凄惨的生活，一种富农式的、一门心思消磨在算计每一分钱上的生活，但是由于格里戈里所谓的他“心里的不安”，由于那种不能和日常工作调和的想法，使他们避免了这种结局。

一个阴沉的9月的早晨，一辆大车驶进了病室的院子，普罗宁从车里扶出一个粘了满身颜料、面黄饥瘦，奄奄一息的小男孩。

“又是一个从潮湿街别图尼科夫的房子里来的病人。”车夫这样回答病人

从哪儿来的。

“奇日克。”奥尔洛夫伤心地喊道，“啊呀，上帝呀。先卡。

奇日克。你认得我吗？”

“我认——认得，”奇日克吃力地说，他还躺在担架上，慢慢地翻着白眼，想看看在他身边走着并向他俯下身来的奥尔格夫。

“噢，你这快活的小鸟儿。你怎么说起胡话来了。”奥尔洛夫问道。他看见这备受疾病折磨的可爱的孩子的样子，惊讶不已。“为什么连这个孩子也不饶过？”他伤心的摇了摇头，把自己满腔愁思变成这一句话。

奇日克一言不发，他瑟缩着。

“我冷呀。”当他们把他放到床上，脱掉他破烂的、粘满了各种颜料的衣服时，他说。

“我们这就给你洗一个热水澡。”奥尔洛夫许诺说，“我们要把你治好。”

奇日克摇摇小脑袋，小声说：

“治不好的……格里戈里叔叔……把耳朵凑过来。我偷了手风琴……它在柴棚里……前天，是我偷了以后第一回碰它。

啊，真好呀。我把它藏了起来了，随后就肚子痛了……这是惩罚罪恶……它挂在楼梯下面的墙壁上……我用木柴把它挡上了……现在……你，格里戈里叔叔，把它还给失主吧。

……”他呻吟着，痉挛着。

人们为他全力以赴，可是他那虚弱、瘦小的躯体已无力保住他的性命了。太阳落山时，奥尔洛夫用担架将奇日克送到了停尸间。他抬着抬着，感到似乎是他自己受到了伤害。

在停尸间里，奥尔洛夫准备把奇日克的身躯弄直，可无济于事。他悲痛万分，愁眉苦脸，脑子里装着那个快乐的男孩子被可怕的疾病弄残废了的形象离开了太平间。

他充满了因为自己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而使自己意志消沉的感觉。他在奇日克身上花了多少心血，医生们也是那样热心地想救治这个孩子，但是孩子还是保不了命。这有多么气人呀……总有一天，他奥尔洛夫也会染上病，在痉挛中死去。他感到害怕、孤单，要是能跟一个聪明人谈谈这一切事情就好了。他不止一次地准备随便跟哪个大学生谈一谈，但是谁也没闲暇去研究哲学问题。只有到妻子那儿去和她谈谈。

他愁容满面、满腹悲伤地走了。

她正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洗脸。但茶炊已经摆在桌上了，冒着蒸汽，滋滋地响。

格里戈里不吭声地坐下，看着玛特略娜裸露的、圆圆的肩膀。茶炊烧开了，水哗哗地响着，玛特略娜发出嗤鼻的声音，杂役们飞快地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奥尔洛夫尽力想从脚步声中猜出，是谁在奔走。

突然，他感到玛特略娜的肩膀与奇日克在病床上由于阵痛而痉挛的躯体一样的冰冷，一样全是粘汗。他颤抖了一下，低沉地说：“先卡他死了……”“死了？。保佑这刚去世的少年升天吧。”玛特略娜祷告着，随后便使劲地吐唾沫，因为肥皂沫弄进嘴里去了。

“我可怜他。”格里戈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可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死了，就完了。他生前怎样，不碍你的事……可是他归天了，这真叫

人难过。他真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他把手风琴……唉，一个机灵的小男孩……有时候我望着他，心里想：把他收来当一个学徒……一个孤儿……他也许会习以为常，给咱们做儿子……你是一个健康的女人，可是，不生孩子……生过一次，却又不生了，喂，你呀。要是咱们有那么几个小淘气的话，看着他们，咱们的生活就不会这么单调了吧……要不，活着，工作……都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你和我的口粮……为什么……为什么咱们需要口粮？为的是工作……成了没有意义的循环……可是，要是有了孩子的话，就是另当别论了。是的……”他的头垂到胸前，用忧伤、不满的声调说着，玛特略娜站在他面前听着，脸色越变越苍白。

“我是健康的，你也一样，可是没有孩子……为什么？嗯——是的……我这样想了又想，就……喝起酒来了。”

“你说的不是真话。”玛特略娜坚定地大声说，“你说的不是真话。不许你对我说这些下流话……听见没有？不许。你喝酒，不过是由于放荡，不能克制自己，和我不生孩子没一点关系。你说的不是真话。”

格里戈里大吃一惊。他把身子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看着他的妻子，简直不认识她了。他以前从未见过她这样怒不可遏，她从来也没有用这样残酷，凶狠的眼睛看过他，也从来没这么大声地说过话。

“啊，啊？”格里戈里双手抓着椅子的坐垫，“蔼——呀，说下去。”

“我就要说。我原本不说的，但是我忍受不了你的这种责骂。我没为你生小孩吗？永远不生。我已经不能生了……不生。……”她的叫喊声里夹着嚎啕大哭。

“别叫嚷。”她的丈夫警告他说。

“为什么我不生，啊？嗯，你只要想一想，你打了我多少次？你在我腰上拳脚并下过多少回？……你算一算吧。你是怎样折磨我、虐待我的？你知道吗，你毒打我之后我流过多少血？内衣都被染成一片红。我亲爱的丈夫，是这个原因使得我不生小孩的呀。你怎么能够为这来责怪我呢，啊？你望着我，脸上不感到羞愧吗？……要知道，你是一个杀人犯。你明白吗？——杀人犯。你杀死了，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而你现在却来责骂我，嫌我不能生儿育女……你对我做的一切我都忍了又忍了，我一切都原谅了你，可是你的这些话我却永远不能饶恕一直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来。是你自己的过错，你把我折磨成这样，你难道不明白吗？难道我和所有的女人不同，我不会想要孩子吗？多少个夜晚，我夜不能眠，祷告上帝保佑我能怀上你的孩子，你这杀人犯的孩子……当我看见别人的孩子时，我由于嫉妒和怜悯自己，痛苦得透不过气来……我多么希望……圣母呀。……我轻轻地抚爱过……这个生卡……我怎么啦？上帝。我是个连孩子都不会生的女人……”她的呼吸窒息了。从她嘴里蹦出了毫无意义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来。

她脸上红一块、紫一块，她颤抖着，抓自己的脖子，抽泣着。格里戈里紧紧地抓着椅子，他面色苍白，神情沮丧地坐在她对面，睁大眼睛望着这个对他说来陌生的女人。他怕她，怕她捏着他的喉咙，把他掐死。她那双可怕的闪着凶光的眼睛告诉他的正是这一点。她现在比他强一倍，他感觉到了这点，并且胆战心惊了。他不能站起来打她，要是他没有明白她不知从什么地方吸取了巨大的力量，现在她已根本变了样的话，他有可能会大打出手的。

“你伤透了我的心……你对我罪孽深重。我忍了，连屁都没放一个……因为我爱你，可是我受不了你这样的埋怨。……我已经没有力量了……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丈夫。让你为你的那些话，三倍地受诅咒吧……”“别说了。”格里戈里吼叫着，露出他的牙齿。

“你们这些爱斗嘴的人。忘记了在什么地方了吗？”

格里戈里眼前好像蒙了一层浓雾。他没看见是谁站在门边，骂了几句脏话，把那个人推到一旁，跑到田野里去了。玛特略娜在房间正中站了一会儿，颤颤悠悠地，像个瞎子，将两臂伸向前方，走到床前，呻吟着倒在床上。

天色已晚，金黄色的圆月不时从灰蓝色乌云的裂隙中好奇地窥视着房间的窗户。但过了不多一会儿，那连绵不断，发人愁思的秋雨的先驱——密密麻麻的雨滴就开始敲打起病室的玻璃窗和外墙，发出沙沙的响声。

钟摆均匀地发出滴答的声音。雨点不断地打在玻璃窗上，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雨还在不断的下着。这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用她那红肿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她咬紧牙关，颧骨突出。雨还是不断地打在墙上和玻璃窗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就好像它正固执地用一种令人心烦的单调的声音，在喃喃地诉说着什么，它想在某一方面说服什么人，但是又没有足够的热情去很快地、圆满地做好这件事，因此它就想用这种苦恼的，冗长乏味的、缺乏真正信仰热情的说教去达到它的目的。

天空蒙上一层黎明前的雾气时，雨还在下着，这种雾气预示着整天都会阴雨绵绵。玛特略娜不能入眠。从单调的雨声中她好像听到了忧伤的使她害怕的问题：“现在怎么办呢？”

回答她的是浮现在她面前的烂醉如泥的丈夫的形象。她很难放弃对宁静的充满了爱情的生活的梦想，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梦想，因此她想驱走那危险的预兆。同时她头脑中闪过如果格里戈里再喝酒的话，她就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的想法。

她看见的他已经是另一个人，自己也变样了，过去的生活引起她的恐怖与嫌恶——这是一种她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新的感觉。但是她到底是一个女人，又开始责怪自己不该与丈夫争吵。

“这是怎么发生的？……哦，上帝。我就像从挂钩上掉下来一样……”天已大亮。浓雾笼罩着田野，灰色的云雾遮天蔽日。

“奥尔洛娃，该值班了……”

她听从这传入她房里的呼声，起了床，匆匆地洗漱完毕，来到病房，她感到自己浑身无力，几乎病了。她那无精打采、满面愁容、两眼暗淡无光的模样儿使每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你病了吗？”女医生问她。

“没什么……”

“你说吧，别觉得不好。可以找到替班的人的……”玛特略娜感到心中有愧，她不愿意在这位好心肠的、但毕竟是陌生人的面前表露出自己的恐惧和痛苦。她从自己饱受痛苦的心灵深处吸取出最后一点勇气，微笑着对医生说：“没什么。和丈夫斗了几句嘴……就会过去的……不是头一回……”“您真可怜。”了解她生活的女医生叹了一口气。

玛特略娜想把自己的头埋到女医生的膝盖上放声痛哭，但是她只是紧闭着双唇，用手摸着喉咙，将已经要迸发出来的痛哭压回到胸中去。

她一下班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眺望着窗外。一辆急救车正在田野里

向病室驶来——显然，是来送病人的。天上下着濛濛细雨……别的再没有什么了。玛特略娜从窗前转过身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桌边坐下，脑子里想着一个问题。

“现在咋办呢？”

她感到困乏，迷迷糊糊地坐了很久，走廊上每一阵脚步声都使她颤栗，她不禁从椅子上抬起身来，望着房门……但是最后，当这扇门打开了，格里戈里进来时，她并没有胆战心惊也没有站起来，因为她感到，似乎秋天的乌云猛地从天上降落到她的身上，用它们的全部力量压着她。

格里戈里站在门边，把他的湿帽子扔在地板上，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妻子。他身上淌着水，满脸通红，眼睛朦朦胧胧的，张开大嘴微笑着。他走着，玛特略娜听见他靴子里的水在咕咕地响。他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这在她是大出所料。

“好呀。”她说。

格里戈里笨拙地摆了一下头，问道：

“你愿意我跪下来吗？”

她没吭声。

“不愿意？悉听尊便……我老想，我对你是不是有罪呢？”

结果是——我有罪。现在我说，你愿意我跪——跪下来吗？”

她还是没吱声，闻到他身上一股伏特加酒味，一种苦恼的感情使她肝肠欲断。

“你呀——别使性子了。趁我现在没有气的时候，”格里戈里提高了嗓音说，“喂，你发发慈悲吗？”

“你喝醉了，”玛特略娜叹着气说，“去睡吧……”“瞎扯，我没醉，我是——累了。”

我一直在走着，想着……老兄，我想了很多……噢。你小心点。……”他皮笑肉不笑，用一个手指头威胁她。

“为什么你不吭声？”

“我现在不能和你说话。”

“不能？为什么？”

他突然面色通红，语气也更加强硬了。

“你昨天在这儿对我嚷嚷了半天，骂够了……嗯，我现在倒来求你的饶，你要明白。”

他咬牙切齿地说了这些话，他的嘴唇颤动，鼻孔张开。玛特略娜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那地下室里的星期六的格斗，他们那苦闷的，令人窒息的生活，“我明白。”她恶声恶气地说，“我看见了，你现在又要大发兽性了……唉，你呀。”

“要大发兽性了和这事情毫无关系……我说，饶不饶恕？”

你怎么想？我需要你的饶恕吗？你不饶恕我照样能活，可是我还是希望你原谅我……懂吗？”

“走开，格里戈里。”女人气恼地叫道，把脸扭了过去。

“走开？”格里什卡用一种恶毒的声音大笑起来，“走开，好让你留下来自在？不，不行。你看见这个了吗？”

他抓着她的肩膀，一下子把她揪过来，拿着一把刀子在她面前晃动，这是一个短而厚的、锋利的、生了锈的铁器。

“哎，我情愿你宰了我。”玛特略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边说，一边挣脱了他的手，又扭过脸去。他不是由于她的言语，而是由于她的声调大吃一惊，这时也赶忙闪到一边。他常常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话，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但是她从来也没有这样说过这些话。一分钟前，他对她可以爱打就打，但是现在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打了。她满不在乎的样子几乎使他没有了主意，他把刀掷在桌上，声音里带着被抑制着的愤怒问她：“鬼婆娘。你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玛特略娜喘着气，叫了一声，“你怎么？
来杀我吗？那就杀吧。”

奥尔洛夫望着她，一声不响，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特意来制服妻子的。昨晚吵架的时候，她是胜者，他感觉到这点，这有损他的自尊心。一定要使她再屈从于他，他坚决地认为——一定要。他是一个烈性子人，这一昼夜他感到很难熬，翻来覆去地思考了很多，但是他的无知使他无法理清妻子对他的正当责备在他心中唤起的混乱的情绪。他知道，这是对他的反抗，因此带了把刀来恫吓玛特略娜，如果她对征服她的这一愿望不是这样消极抵抗的话，他可能会一刀把她给宰了。但是她毫无防备、痛不欲生地站在他面前，仍然是个强者。

看到这点他感到屈辱，而这种屈辱却使他醒过神来。

“听着。”他说，“别犟了。你知道，我只要真的——使劲儿往你肋骨上一捅，你就没事了。什么都完事大吉。……非常简单……”奥尔洛夫感到他不该说这些，就沉默不语了。

玛特略娜依然背对着他，岿然不动。她心里仍在重复着那个揪心的问题。

“现在怎么办呢？”

“莫特丽娅。”格里戈里轻声细语地说，他用一只手扶着桌子，俯向妻子。“那么……什么都不对劲，难道是我的错吗？”

……”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这么烦人。难道这就是生活？嗯，比方说，这些害霍乱病的人，他们算个啥？难道他们能帮助我们吗？他们死的死，康复的康复……可我却还要活下去，怎样个活法呢？这不是生活——而是一种抽搐……难道这不令人难受吗？要知道我心里清楚，只是我说不出，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给那些人治病，还对他们关怀备至……可我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的心灵痛楚，难道我比他们还不值钱？你想想吧，我连个霍乱病人都比不上……我心里头在痉挛。可你还对我嚷嚷。

……我认为，我是个野兽？酒鬼，没治了吗？哎，你……你这婆娘。”

他用一种平静的、令人信服的声调说道，但她正在认真地反省过去，所以没听清楚他在说些什么。

“你不言语？”格里戈里问，同时注意着自己身上某种新的、有力的东西是怎样增长着。

“你为什么不言语？不希望我怎样？”

“我对你一无所求。”玛特略娜喊道，“你为什么折磨人？”

你要什么？”

“什么。哦，我要……为的是，那么……”这时奥尔洛夫感到，他不会对她讲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不会那么讲，从而知彼知己。他明白了，在他

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条任何言语都不能填平的鸿沟了……这时在他心中突然升起了一阵狂怒。他挥拳打妻子的后脑勺，并且像野兽一样咆哮起来：“巫婆，你干吗，啊？你干吗假模假样？老子要揍扁你。”

这一打，使她的脸撞在桌上，但是她纵身跳起，站稳了脚跟，眼睛里充满了仇恨，注视着丈夫的脸，坚定地大声喊道：“你打吧。”

“住嘴。”

“打吧。嗯？”

“啊，你这个恶魔。”

“不，格里戈里，够了。我再也不愿意这样下去了……”“住嘴。”

“我不允许你再虐待我……”

他磨着牙齿，退了一步，或许是为了打起来更方便一些。

但这时门打开了，瓦谢科医生出现在门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啊？你们干什么在这里出洋相？”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严峻的惊愕的表情。

奥尔洛夫看见他时压根儿就没觉着难为情，甚至还对医生点了点头，说：“这不过是……在夫妻之间来一次消毒……”他痉挛地向医生冷笑了一下……“你为什么不去上班？”医生被他的冷嘲激怒了，严厉地质问道。

格里戈里耸了耸肩，不急不忙地解释：

“我有事……我有点私事……”

“可是昨天谁在吵闹呢？”

“我们……”

“你们？好极了……你们的行动就跟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爱去闲逛就去闲逛……”“因为我们不是农奴……”“得了。你们把这儿当酒馆了……畜生。我来告诉你们，你们是在什么地方……”一种野性的大胆，一种要推翻一切，要从压迫心灵的混乱中冲将出来的强烈愿望，像一股热流涌上心头。他感到他现在只要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就可以立即摆脱那束缚他愚昧灵魂的桎梏，他颤抖了一下，感到一阵惬意的凉意浸入了他的心田，扮了个猫脸转向医生，对他说道：“你别为难你的喉咙了，别嚷嚷……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在毒死人的地方。”

“什——什么？你怎么说的？”医生大吃一惊，俯身对着他。

格里沙明白他说了荒诞无稽的话，但没有因此冷静一点，反而更加怒气冲冲。

“不要紧，过得去的。你就忍着点吧……玛特略娜。走吧。”

“不，我的朋友，先别走。你回答我……”医生用一种不怀好意的平静的声音说，“坏家伙，为了你这话，我把你……”格里沙直视着他，开始一吐为快，感到自己正在向什么地方跳去，并且每跳一步，他都感到呼吸更加轻松……“你别嚷嚷……也别骂……你以为，霍乱流行了，你就可以盘弄我了。这是白日做梦……至于你们治病，这甚至是谁也不需要的……至于我说到毒药，当然，这是故意气你的……但是不管怎样，你别叫嚷得太凶了……”

“不，你信口雌黄。”医生平静地说，“我得给点颜色给你看看……喂，过来吧。”

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格里沙微微地眯缝着眼，咬紧了牙关。……

“我没有说瞎话，也不害怕……你既然要教训我，那么为了让你舒服，我还

要说……”“啊？说呀……”“我要上城里去大声吆喝：‘朋友们。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治霍乱病的吗？’”“什——什么？”医生睁大了眼睛。

“那时候我们就张灯结彩再来一次那样的消毒……”“你说什么，见你的鬼。”医生闷声闷气地叫道。在这个青年面前，医生的愤怒变成了惊讶，在这之前他认为这是一个好劳动、并不愚蠢的工人，可现在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糊涂地、荒谬地自掘坟墓……“你说什么，傻瓜？”

“傻瓜”——格里沙心里引起了不快，他明白，这种宣判是公正的，但却更加怒气冲冲。

“我说什么？我知道……对我横竖都一样……”他说话时，两眼闪着光，“我现在的理解是，我们这号人不管什么时候反正都一样……我们根本没必要压制我们的感情……玛特略娜，走吧。”

“我不走。”玛特略娜斩钉截铁地说。

医生圆睁着眼睛望着他们，摸了摸额头，困惑不解。

“你……不是喝醉了，就是发疯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格里沙没有屈从，也不能屈从。他讥讽地回答医生说：“可是您是怎样理解的？你们做的又是什么呢？消毒，哈，哈。医箔……可是那些健康的人却因为生活的重压而在死亡……玛特略娜。我要敲碎你的脑袋。走吧……”“我不跟你去。”

她脸色苍白，强作镇静，她的眼睛坚定而冷冷地望着丈夫的脸。尽管格里戈里壮大了英雄胆，还是背转身去，并且耷拉着头，不吭声了。

“呸，真讨厌。”医生啐道，“连鬼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呀。滚吧。快滚开，还得感谢我没有好好教训你一顿……应该让你受审判……傻瓜，滚开。”

格里戈里默默地看了医生一眼，又低下头来。如果把他打一顿或者是送到警察局里，在他看来，也许更好一些……“最好再说一遍，你走不走？”格里沙嘎声地问。

“不，我不走。”她一边回答，一边微微地弯下身子，似乎在等着挨打。

格里沙挥了一下手臂。

“嗯……你们全都见鬼去吧。……我要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屁用？”

“你这个莫名其妙的笨蛋。”医生开始劝说。

“别骂人。”格里沙叫道，“嗯，该死的肮脏的婆娘，我走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也许，能再见到……那要等我高兴。但是假使我们再见面，那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好，你要明白。”

于是奥尔洛夫向门口走去。

“再见，悲剧演员。”当格里戈里走过医生身边时，医生嘲弄地说。

格里戈里收住脚步，用忧郁的闪动着眼睛望着医生，克制着自己，低声说：“你别招惹我……别再把发条上紧了……它现在松了，谁也没受到伤害……得了，就这样吧。”

他从地板上拾起便帽，戴在头上，犹豫了一下，没再望妻子一眼，就走了出去。

医生用探询的目光望着玛特略娜，她面色苍白地站在他面前。医生朝格里戈里身后点了点头，问道：“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

“嗯。……他现在去哪儿呢？”

“喝酒。”奥尔洛娃肯定地说。

医生扬了扬眉毛，走了。

玛特略娜望了一望窗外。在苍茫的暮色中，在风雨里，一个男人的身影正快速地离开病室向城里走去。人影相伴，在潮湿的、灰蒙蒙的田野之中……玛特略娜·奥尔洛娃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她转身走到屋角，跪了下来，开始祷告，一个劲地叩头，一边热情地、喃喃地，上气不接下气地祈祷着，一边用激动而抖动的手摸着胸口和喉咙。

有一回我去参观N城的一所技术学校。向导是我的一个熟人，他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他引导我参观这所设备齐全的学校，并且对我讲道：“正如您所见，我们可以自夸……我们的学校正在成长，办得越来越兴旺。在教师的选择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比方说，在制靴和制鞋车间里，有一位女教师，她是一个普通的女靴匠，一个女人，甚至是一位可爱的人物，小精灵，可是品行极为端正。不过，去它的……嗯，是的，就是这样，这个女人，普普通通，我说的是女靴匠，可是她工作得可出色啦。……她很会传授她的手艺，非常热爱孩子们，简直令人惊奇。她是一个无价之宝的女工……她一个月挣12卢布，住在校内……用这么少的钱收养了两个孤儿。我告诉您，这是个极有趣的人物。”

他这样热心地称赞那个女靴匠，引起了我想认识她的愿望。

这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就这样，有一天玛特略娜·伊凡诺芙娜·奥尔洛娃对我讲述了她的悲惨生活。她和丈夫分手后，起初一阵子，他没有让她安静过。他时常喝得醉醺醺地找岔，到处暗中监视她，狠心地打她，她都忍了。

病室停办的时候，一位女医生推荐玛特略娜·伊凡诺芙娜到学校来工作，并且可以摆脱丈夫。这两点都办到了。奥尔洛娃开始过着宁静的，劳动的生活。在她相识的女医生们的帮助下，她学会了识文断字，从孤儿院里收养了两个孤儿——一男一女。她工作着，对自己的处境心满意足，但是却带着忧郁和恐怖的心情回首过去的生活。她非常爱护她的学生，非常理解她自己的工作意义，自觉地对待它，因而受到了学校一致尊敬。但是她总是干咳着，这种咳嗽令人生疑，她消瘦的脸上有种不祥的红晕，她灰色的眼睛里饱含忧郁。

我也认识了奥尔洛夫。我在城里的一个贫民窟里找到了他，在见过二三回面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当他重述他妻子讲过的故事之后，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是这样的，这就是说，马克西姆·萨瓦迪伊奇，把我举起来，又抛下来。我就这样没做出任何英雄业绩。可是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希望能在什么事情上超群出众……如果能将地球碎为粉末，或者组织一伙匪帮，那该多好。总之，做做这一类事情，我就可以站在万人之上，从高处向他们吐口水……并且对他们说：‘哎，你们这些恶棍。你们为了什么生活？你们过的啥日子？你们是一群披着狼皮的骗子，不是别的。’然后从高处一个倒栽葱跌下来，摔个粉身碎骨。哼，是——是的。哎呀，生活是多么乏味，多么闷人呀。……摆脱玛特略娜的钳制后，我曾想过：‘嗯，格里沙，自由自在的航行吧，已经起锚了。’但是起的不是地方，水太浅。停船搁浅了……但是我不会干等在这里，别担心。我要露一手。怎么露？鬼才晓得……老婆？让她见鬼去吧。难道像我这样的人需要老婆？要她干吗？……当我感到五湖四

海，同时都在向我招手的时候……我生下来心头就带着不安分的情绪……我的命运决定我做一个流浪汉。我步行、乘车、浪迹天涯……没找到任何安慰……我喝酒吗？当然，不然做什么呢？不管怎样伏特加酒能扑灭心里的……因为心里熊熊地燃烧……一切都令人恶心——城市、乡村、各式各样的人……呸。难道就想不出来比这些更好的东西吗？总是在互相过不去……把所有的人都卡死才好呢。喂，你呀，生活，你真是一种鬼把戏埃”我和奥尔洛夫坐在一个酒店里面谈话，酒店里那扇沉重的门时开时关，每次开关时就发出一种令人心荡神移的吱吱声。酒店内部给人的感觉，它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嘴，正在慢慢地、但是谁也逃避不了地、一个接一个地吞噬着可怜的俄罗斯人，不安分的，以及别的人们……

沧落的人们

戈仁权 雪影译

这是一条通往城里的街，两边是破旧的小平房，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墙壁倾斜，窗框歪歪斜斜。这些住着人的房屋年久失修，房顶千疮百孔，用树皮做补钉，上面长满了层层绿苔。顶上，到处竖起一根根高杆，上面垒着鸟巢。城郊贫民窟那些可怜的植物，绿叶上积满灰尘的接骨木树和节节疤疤的白柳树，掩映着那些高杆。

小屋的窗玻璃由于日久天长而变成暗绿色，用卑怯的骗子似的眼光互相看着。街道中央那条车道通向山坡，蜿蜒曲折，路上凹的坑被雨水冲得很深。四处堆放着成堆的碎石和各种垃圾，上面杂草丛生，这都是水利工程的遗迹或者地基，原是当地居民造出来，用以抵挡从城里猛冲下来的雨水，却毫无用处。上边，山坡上，果园茂盛，一片苍翠，掩映着漂亮的石砌房屋。教堂的钟楼骄傲地直冲蓝天，金黄的十字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雨天，这个城市把泥浆灌到这条进城的街上，旱天就在上面撒满尘土。所有那些难看的小屋像是被一个什么人有力的大手扫垃圾那样扫在一起，也从上边抛到此地来了。

那些小屋遍布山坡，拔地而起，大半已是破烂不堪，样子虚弱多病，被阳光、尘土、雨水染成暗灰色，如朽木一般。

街道的尽头，像是从城里抛到脚下来似的，耸立着一栋长长的两层楼房，是商人佩通尼科夫的房产，却无人继承，按顺序它已经排在尽头上，到了山脚下，再过去就是宽阔的原野，半俄里以外便是一道临河的陡岸了。

这所古老的大房子跟邻近的房屋相比，外貌显得极为阴森。整栋房子东倒西歪，两排窗子没有一扇完好无损，破窗框上留下些破玻璃碎片，现出沼泽地死水那种暗绿色。

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是道道裂痕，还有泥灰脱落后留下的黑斑，看上去好似时间用象形文字在房屋墙上写下了它的经历似的。房偏向街上，这就越显出凄凉景象，好像这所房子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等候命运的最后一击，

好把它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堆朽木和瓦砾似的。

门大开着，有半扇门已经从合页上脱落，躺在地上，从那些木板的缝隙里已经长出青草，这类青草在这所房子荒芜的大院里处处都是，粗大肥实。院子深处有一间被烟熏黑的矮房子，铁皮房顶从高处斜下来。正房本身没有住人，但这所房子原先是铁匠铺，现在成了“夜店”，是由退役骑兵大尉阿里斯季德·福米奇·库瓦尔达经营的。

夜店里边是个阴森的长方形的洞，四俄丈宽，六俄丈长。

这个洞里只有一边见得到阳光，有四个小窗子和一扇宽敞的门，屋里的砖墙没刮水泥，被煤烟熏黑。天花板原是用帆船底做成的，也熏得乌黑一片。房中央有个大火炉，底部本来是做熔铁炉用的。火炉四周，沿墙放着宽阔的板床，上边堆着各种破烂，算是给住店人做被褥用的。墙上浓烟四散，地面上潮气腾腾，板床散发着破布的腐烂气味。

夜店老板就睡在炉台上，炉台四周的板床是高贵的铺位，只有得到老板青睐而又跟老板有交情的投宿者才有资格安寝。

白天，骑兵大尉总在夜店门外度过，坐在一个有点像围椅的位子上，那是他亲自用砖砌成的。要不然他就到佩通尼科夫房屋斜对面那家由叶戈尔·瓦维洛夫经营的小饭铺里去打发日子。骑兵大尉经常在那儿用餐和喝酒。

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在租了这所房子之前，本来在城里开一家荐头店，介绍仆人。如果再对他的过去寻根问底，就可以知道他开过印刷厂，至于开印刷厂以前干过些什么事，那么，照他的话说，就是“简简单单地过日子。而且，见鬼，还过得挺自在的呢。我可以这么说，我很会生活。”

这个肩宽体长的人，年纪在50左右，那张麻脸由于酗酒而浮肿，留一把泥黄色大胡子，他的眼睛灰白，很大，眼神显得莽撞而快活。他说话低沉，咕噜作响，上下牙齿中间几乎总是咬着一根瓷制的德国烟袋，烟袋锅是弯的。当他生气时，那大而红的钩鼻子的鼻孔就扩张，嘴唇发颤，露出两排狼样的黄色大板牙。他胳膊长，腿瘸，身上穿着脏兮兮的烂军官大衣，头上戴一顶油乎乎的帽子，镶着红帽箍，但没有硬帽檐，脚上踏着破毡靴，齐膝高。

每天早晨，他总是因为酒后头痛而觉得难受，晚上老是醉意眈眈。他不管喝多少酒都醉不倒，他永远是那么快活。

每到傍晚，他就坐在砖砌的围椅上，牙齿中间叼着烟袋，招呼旅客。

“你是什么人？”他问一个走到他跟前的人，那个人衣衫褴褛，神情沮丧，是因为贪杯或者其他一些实实在在的原因而被赶出城的。

那个人回答了他。

“你拿出合法的证件来证实你的谎话吧。”

那个人如果有身份证，就把它拿出来。骑兵大尉把它揣在怀里，对它的内容不大感兴趣。然后他说：“行了，住一夜两戈比，住一星期10戈比，住一月30戈比。你自己去占铺位吧，不过要注意，别占人家的铺位，要不然会遭打的。住在我这儿的人都挺凶的。……”住宿者问他说：“那么您卖不卖茶、面包或者食物？”

“我只做墙壁和房顶的生意，为此我得每月付给这所破房的房东五卢布，他就是二等商人犹太·佩通尼科夫，一个骗子，”库瓦尔达用正儿八经的口气解释说，“到我这儿来的都是些不习惯过奢侈生活的人……不过要是你习惯了每天吃东西，嗯，对面有一家小饭铺。可是，你这个废物，还是戒掉这

种坏习惯的好。你总不会是老爷吧，那么你吃什么呢？吃你自己吧。”

骑兵大尉佯装严肃地说这种话，不过眼睛里总是带着笑意，再加上他对他的住客抱着关切的态度，这就使他在本城的穷人中德高望重。常常有这样的事：骑兵大尉从前的一个顾客走进院子，来到他跟前，衣服不再破烂，神情不再沮丧，显得体面一些，脸上带着勃勃生机。

“您好，大尉老爷。您近来怎么样？”

“挺结实，很好。你有话就说吧。”

“您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了。”

“那么您回忆一下，我去年冬在您这儿住过一个月……那时候这儿不是被搜捕过一次，还抓走了三个人吗？”

“是啊，老弟，我这个好客的小店不时有警察光顾呢。”

“哎，主埃当时您让区警察局长无地自容。”

“等一等，你别急于回忆过去。你到底有什么事，直说吧。”

“您愿意让我做个小东道主吗？当初我在您这儿住着，您对我真是……”

“知恩图报，这是该鼓励的，我的朋友，因为我在人们当中是少有的。你大概是个好人。虽然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你，不过我倒乐意陪你到酒馆，为你生活中的成功畅饮一番呢。”

“您还是不减当年……总爱说几句逗乐的话吗？”

“可是在你们这些哭丧着脸的人之中生活，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

他们走了。有的时候，骑兵大尉的这个老主顾喝过酒，完全昏了头，照老样子喝醉，回到夜店里来了。第二天他们又彼此请客，直到最后，这个老主顾一天早晨醒来，才发现他的钱又被喝光了。

“大尉老爷。这是怎么搞的。我又跑回您的队伍里来了？”

“现在怎么办呢？”

“这样的结局确实不值得夸耀，不过，既然到了这一步，也用不着犯愁，”骑兵大尉有条有理地说，“对任何事情，我的朋友，都应当看淡点，不要胡思乱想来糟蹋自己的生活，也不要提出什么问题。想入非非总是愚蠢的，至于酒后头痛的时候异想天开，那更是无法言表的愚蠢。酒后头痛的时候需要喝点酒解一解醉，并不需要良心有愧和刻骨仇恨。……要爱惜牙齿，留着它好让人掌嘴的时候有地方打。哎，这是一枚20戈比银币，拿去。你去买半瓶白酒，再买五戈比的熟肚子或者熟肺，一磅面包，两根腌黄瓜。等我们用酒解了醉，再来琢磨当前这种局势好了。”

足足过了两天才算完全研究清楚当前这种局势，而那个知恩图报的顾客光临那天骑兵大尉衣袋里放着的三卢布钞票或者五卢布钞票，这时候也就两手空空了。

“我们彻底空了。够了。”骑兵大尉说，“现在，既然我和你，傻瓜，只顾喝酒，把钱挥霍得精光，那我们就想法子再踏上清醒和美德的道路吧。人家说得对：不犯罪就不知悔过，不悔过就不可救药。头一句话我们已经照着做了，然而懊悔于事无补，我们干脆直接得救好了。你动身到河边去干活。要是你管不了自己，就对工头说，要他替你留着钱，要不干脆交给我也成。等我们积攒起一笔钱来，我就给你买条裤子什么的，这样也好把你打扮成一个正经人，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只是眼下不走运罢了。你穿上体面的裤子，就又能闯出条道来。去吧。”

顾客动身到河边去当装卸工人，一想起骑兵大尉的那些个话就暗自发笑。他不能深谙那些话的含意，可是眼前闪现一双快活的眼睛，感到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知道能言会道的骑兵大尉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在他有难处时会助一臂之力。

果然，这个顾客在骑兵大尉对他品行的严格监督下一个劲儿地干活，不到一两个月就挣下一笔钱，足以摆脱在这位骑兵大尉的好心关注下所陷入的困境，又能过上较舒适生活了。

“得了，我的朋友，”库瓦尔达用严厉的目光打量这个风采依旧的客人，说，“裤子和上衣，我们都有了。这些东西要紧得很，你要相信我的经验。先前我穿着体面的裤子，总在城里扮演上层人的角色，可是，见他娘的鬼，临到我身上体面的裤子没有了，在别人的眼里不值钱了，只得从城里退回到这儿来。我的漂亮的傻瓜啊，人凭貌相看事物，至于实质，人因为天生愚蠢，就看不清了。这一点你要记住了。至于你欠我的债，还一半就行了。你安心地走吧，你只要去寻求什么，总会如愿以偿的。”

“那么我借您多少钱，阿里斯季德·福米奇。”顾客不安地打听道。

“一卢布70戈比……现在给我一卢布或者70戈比就行，剩下的，等你做贼或者干活弄的钱比现在你手头的钱多时再还给我好了。”

“承蒙关照，不胜感激。”顾客动情地说，“真的，您这人真好。嗨，生活不该对您，……我想，要是您找准您的位置，定会成为一只雄鹰？”

骑兵大尉要是不夸夸其谈就无法生活。

“什么叫‘找准位置’？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在生活里的真正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没做到适得其所。商人犹大·佩通尼科夫的位置应该是服苦役的监狱，可是他大白天在街上游荡，甚至还想开一家什么工厂呢。我们那位教员的位置应该在一个好女人身旁，在六七个孩子当中，可是他如今在瓦维洛夫的酒店里逛荡。再拿你说，你想去找个听差或者跑堂的差事，可是我认为你的位置是当兵，因为你不糊涂，能吃苦耐劳，勤勤恳恳。你看，这都是咋搞的？生活像洗牌一样胡乱地安插我们。我们只会碰巧得到适合于我们的位置，而且这样的事也长不了。”

有时，这种辞行成了继续交往的开始。开怀痛饮就又开始，结果又害得那个顾客把钱喝光，大吃一惊，骑兵大尉就出钱再请，到头来……两个人都把钱喝得分文不剩。

以上这种事情的重演，丝毫也不影响双方的良好关系。骑兵大尉提到的那个教员正好就是这样一个顾客，再三要重新做人，结果兑不了现。这个人有知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骑兵大尉。也许就由于这个原因，才弄得他一旦落到这个夜店里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库瓦尔达只有跟这教员畅谈一番，才相信自己的话能让对方听懂。他很在乎这一点，临到改邪归正的教员赚下一笔钱，准备离开夜店，打算在城里租个住处，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总是那么闷闷不乐地把他送走，发表那么多伤感的长篇议论，末了他俩必然痛饮一番，把钱喝完了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库瓦尔达是有意这样做的，好让教员尽管拿定主意想走，却无法摆脱他的夜店。库瓦尔达是受过教育的人，至今言谈中还闪着学问的余辉，再加上命运的变幻无常促使他勤于思考，这样的人怎能不希望身边有个跟自己相近似的人，尽量跟这人朝夕相处呢？我们都是善于爱惜自己的。

这个教员从前在伏尔加河沿岸一个城市的师范学院里任教，可是被学

院开除了。后来他在制革厂当过职员，做过图书馆工作人员，另外还干过几种职业，最后考取律师资格，开始灌酒，终于落到骑兵大尉的夜店里来。他身高、背驼，鼻子长又尖，头顶光秃秃的。他瘦得只有一层皮的黄脸上留一把楔形胡子，闪动着的惶惶不安的眼睛，嵌在深陷的眼眶里，嘴角悲哀地耷拉下来。他给当地报纸写通讯稿，以此挣钱糊口，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挣点酒钱。有时候他一星期就挣到15卢布。于是他把钱交给骑兵大尉，说：“够了。我要回到文化的怀抱里去了。”

“这很值得称赞。我打心眼里同情你的决定，菲利普。我从此一杯酒也不给你喝了。”骑兵大尉严厉地警告他说。

“我感激不荆……”

骑兵大尉从他的话里听出一种近似恳求宽容的胆怯口气，就越发严厉地说：“哪怕你嚷个不停，我也不给。”

“好，就这么说定了。”教员说，叹了口气，走去写通讯稿。可是过一天，至多两天，他酒瘾发作了，在一个角落里用悲伤和恳求的眼神瞧着骑兵大尉，战战兢兢地等着他朋友的心软下来。骑兵大尉却用尖酸刻薄的讥诮口气大讲“性格软弱的耻辱”，大讲“对酗酒的兽性爱好”，另外还讲了些与这种场合相吻合的话题。应当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是个十分真诚地沉湎于他这种导师和道德君子角色的，可是夜店的那些老主顾却疑心重重，眼睛瞅着骑兵大尉，耳朵听着他大肆撻伐的话语，彼此之间悄悄向他那边挤一下眼睛，说道：“一肚子鬼心思。编排得倒好听。其实他是说：我早就对你讲过，你不听，那就只好怨你自己。”

“大尉老爷倒是个地道的军人：一边往前走，一边留后路。”

后来教员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找到他的朋友，就揪住他肮脏的军大衣，他浑身颤抖，舔着干巴巴的嘴唇，用一种无法言表的，极为悲惨的目光瞅着他的脸。

“挺不住了？”骑兵大尉冷冷地问道。

教员肯定地点了点头。

“再挺一天……也许能挺过去呢？”库瓦尔达提议说。

教员不以为然地摇头。骑兵大尉看见他朋友的干瘦的身子因酒瘾发作而不住颤抖，就从口袋里拿出钱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跟命运抗争是没好处的。”他一面拿钱一面说，好像故意在什么人面前为自己洗刷一清似的。

教员并不是倾其所有用于饮酒上，至少有一半钱他是用在这条街上孩子们的身上。穷人家里孩子永远多。这条街上从早到晚总有一堆堆穿得破烂不堪、吃不饱的小孩子在尘土和深坑里玩耍。

孩子们是世上的鲜花，然而在这条通到城里的街上，就外貌来说，他们倒像是些过早凋谢的花。

教员常把他们召集到自己这来，买点小白面包、鸡蛋、苹果、核桃，带他们到户外去，到河边去。到了那儿，他们首先把教员请吃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尽情嬉戏，周围整整一俄里内到外响彻着他们的喧闹声和笑声。在小小的孩子们当中，这个酒鬼的细长身材好像矮了半截，他们把他当成跟他们年龄相同的孩子，索性喊他菲利普，既没有“大爷”，也没有“叔叔”之类的称呼。他们在他四周像泥鳅似的扭来扭去，用力推他，跳到他背上，拍他的光头，揪他的鼻子。这些或许都是他需要的，因而对这类放肆的举动他

从不去制止。总的来说，他很少跟他们谈话，就是谈话，也谈得谨慎而胆怯，像是担心他的话会玷污他们，或者简直会损害他们似的。他们一玩就是好几个钟头，充当他们的玩具和同伴，用悲伤忧郁的眼睛注视着他们活泼的小脸，然后满脸心事地到瓦维洛夫的小饭馆去，在那儿一言不发，光是喝酒，醉到神智不清才作罢。

差不多每天，教员采访完回来，总要带回一张报纸，于是所有那些沦落的人们都围他而坐，像开大会一样。他们纷纷走拢来，有的刚喝过酒，有的早已烂醉如泥，直觉得头痛，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破衣烂衫，但全都肮脏而可怜。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西姆佐夫走过来，这个人肥得跟一只大桶似的，以前当过林务官，现在靠卖火柴、墨水、黑鞋油为生，60岁左右，穿着帆布大衣，戴着宽檐帽，破帽檐遮住他肥胖的红脸，脸上留着一把白胡子，胡子里露出一个小鼻子，快捷地瞧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另外有两只不知羞耻的、泪水模糊的小眼睛闪闪发光。大家叫他“陀螺”，这个外号形象地描绘出了他圆溜溜的身材和嗡嗡作响的说话声。

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末日”钻了出来，这是个神情抑郁，少言寡语，肤色发黑的酒鬼，原名卢卡·安东诺维奇·马尔季亚诺夫，以前当过典狱官，现在以赌博为生，常玩“小皮带”、“三张小叶”，“赌注”和其它同样有趣而又全都不为警察喜爱的赌法。他把那遭人痛打过的大身躯重重地搁在教员身边的草地上，乌黑的眼睛闪动着，把手伸向酒瓶，用沙哑的男低音问道：“我可以喝一点吗？”

机械工人巴维尔·索尔恩采夫来了，这人约30岁，患肺病，他左胸的肋骨已经在斗殴中被打断，脸又黄又尖，就像狐狸，脸上常露出难看的冷笑。他的薄嘴唇盖住两排乌黑的虫蛀牙，他的烂衣服在狭窄精瘦的肩膀上不停地晃荡，就跟挂在衣架上一样。他外号叫“剩饭”。他亲手做出树皮刷和用一种特别的草编成的笤帚，刷起衣服来很实用，他就靠卖这些东西度日。

一个瞎了左眼又高又瘦的人走过来，大圆眼睛露出惊恐的神色，不爱言语，胆子很小，由于盗窃而三次被调解法庭和地方法院判罪入狱。他姓基谢尔尼科夫，可是大家叫他“一个半塔拉斯”，因为就身高来说，他正好比他形影不离的朋友塔拉斯助祭高出一半，这个助祭由于酗酒和行为放荡不羁而失去了教衔。助祭矮小结实，生着壮士般的胸脯，圆圆的头上留着长发，他跳舞的本事好得出奇，而他说下流话的本事更加出色。助祭跟“一个半塔拉斯”选中在河边锯柴禾作为他们的职业。每到休息的时候，助祭就对他的朋友和那些愿意听的人讲他自称“他自己编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永远是圣徒、国王、司祭和将军。这些故事，就连夜店的旅客们都厌恶地啐口水，为助祭的丰富幻想惊讶得目瞪口呆。

助祭呢，眯缝起眼睛，一个劲地讲那些无耻得惊人的肮脏事。

这个人的想象力极为丰富，甚至不着边际，他能够一整天编故事，说故事，而保证一点不重复。也许，在他身上，一个大诗人埋没了，至少，一个杰出的说书人埋没了，他能用他那些下流的、但生动有力的话把一切东西都说得活灵活现，甚至能给石头也装上灵魂。

此外，这儿还有一个可笑的青年，外号叫“库瓦尔达·流星”。有一次他到这儿来投宿，从此就留在这些人当中了，这倒使他们暗自纳闷。开始大家都没怎么在意他，因为在白天，他跟大家一样，总是出去找饭吃，可是晚

上总是在这伙友好的人旁边出现，最后骑兵大尉留心他了。

“娃娃。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

那孩子勇敢而简洁地回答说：

“我是流浪汉……”

骑兵大尉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那个青年头发有点长，一脸的蠢相，高高的颧骨，翘翘的鼻子。他穿着一件蓝色短衫，没系腰带，头上戴一顶破草帽。他两只脚连鞋也没穿。

“你是傻瓜。”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肯定地说，“你在这儿闲逛什么？你喝白酒吗？不喝……你会偷东西吗？也不会。

你去好好学一学，等到长大成人了，再上这儿来……”小伙子笑起来。

“不，我要跟你们一起生活。”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哎，你啊，一颗流星。”骑兵大尉说。

“喏，我马上把你的门牙打掉。”马尔季亚诺夫提议说。

“为什么？”小伙子问。

“不为什么。……”

“那我就拿块石头把您的头砸开花。”小伙子恭敬地声明道。

要不是库瓦尔达拦着，马尔季亚诺夫真的会对他动手了。

“别管他。……老兄，这孩子没准也算是我们大家的一个亲人呢。你完全没有理由来打他的嘴巴，他呢，也跟你一样，也没有道理跟我们一起生活。……算了，听之任之吧……我们大家活着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呢。……”

“可是您，年轻人，最好还是离开我们这儿。”教员用悲凉的眼神看了看这个小伙子，规劝道。

那一个却闭口不答，住了下来。后来大家跟他相处熟了，对他也就不在乎了。他就在他们当中生活着，观察一切。

上述那些人是骑兵大尉那帮人的主要成员，他总是带着善意的讽刺口吻把他们叫做“沦落的人们”。除他们外，夜店里还总是住着五六个普通的流浪汉，他们不能像“沦落的人们”那样以过去为荣，尽管他们同样经历过命运的变幻无常，但总还是比较完整的人，不那么面目全非。他们差不多都是些“沦落的农民”。也许，有教养阶层的正派人比农民中有的正派人要高出一筹，但是沾染恶习的城里人永远比沾染恶习的乡下人更为恶劣，也更为肮脏。

那些沦落的农民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拾破烂的老人佳帕。他瘦高个儿，瘦得皮包骨，总是低着头，让下巴抵住胸脯，因此他的影子，论形状，就像一根火钩子。从正面是看不见他的脸的，要是从侧面看，就只能看见他的钩鼻子、耷拉下来的下嘴唇、毛茸茸的白眉毛。按时间的先后说，他是骑兵大尉的第一位旅客。关于他有一种传言，说他把一大笔钱藏在某个地方。为了这笔钱，两年前有人拿刀子“嚓的一声”割他的脖子，从此他就低下头了。他不承认自己有钱，说“人家动刀子只是瞎胡闹罢了”，从那时候起他拣破烂和骨头倒很方便，因为他的头总是低下来对着地面。每当他摇摇晃晃，跟踉跄跄地走去，手里不拄手杖，背上不带袋子，他就像个心事重重的人。在这种时候，库瓦尔达总是用手指着他，说：“你们看，商人犹大·佩通尼科夫的良心从商人身子里逃出来，在找安栖之地。你们看，这颗良心多么烂，

多么坏，多么脏。”

佳帕说话声音沙哑，他的话让人难懂，或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很少说话，独来独往。不过每次夜店里来了一个由于贫穷而被迫离开农村的新人，佳帕看在眼里，就会怒气冲天，忐忑不安。他用刻薄的嘲笑折磨那个不幸的人，喉咙里发出恶意的沙哑声，挑起夜店里的人欺负他，最后威胁说要亲自动手打他，在夜间洗劫他的财物，这种作法几乎回回能奏效，末了那个受吓的农民就从夜店里溜走了。

于是佳帕心安理得地藏在一个角落里，缝补他的破衣服，或者读《圣经》，而那本书又旧又脏，并不比他干净。等到教员读报时，便从他的角落里爬出来。佳帕默默地听完所读的内容，深深地叹息，什么话也不问。不过，等到教员读完，把报纸放开，佳帕却把干瘦的手伸过去，说：“给我。……”

“你要报纸有什么用？”

“给我吧。也许报纸上有关于我们的事儿……”“关于谁的？”

“关于农村的。”

人家就笑话他，把报纸扔给他。他拿起报来，在那上面读到某个村子里冰雹砸坏了庄稼，另一个村子里失火烧毁了30户人家，第三个村子里一个女人毒死了丈夫，总之全都是些关于农村的消息。这些消息照例必登，而且把农村描绘得不幸、愚蠢、狠毒。佳帕读着，嘴里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也许是以此表示同情，没准又是表示快活。

星期天他不出去拣破烂，几乎整天都用来读《圣经》。他拿着书，把它抵在胸口上，要是有人来碰它，或者打扰他看书，他就生气。

“喂，你，巫师，”库瓦尔达对他说，“你懂什么？别看了。”

“那你懂什么？”

“我什么也不懂，不过要知道，我也不看书……”“可是我看……”“哼，你愚蠢。”骑兵大尉用肯定的口气说，“要是脑子里长出虫子，人就会难受，可要是有些思想钻进脑子，那你还怎么活，老蛤蟆？”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年了。”佳帕心平气和地说。

有一次教员想知道他是在哪儿学会识字的。佳帕简洁地回答他说：“在监狱里……”“你坐过牢？”

“坐过……”

“犯了什么罪？”

“没犯什么罪……出了点错……喏，这本《圣经》就是从那儿带出来的，那是一位太太送的……监狱里挺好，老弟……”“真的吗？有啥好？”

“人家教导你……嗯，可以学会识文断字，……又可以拿到书……这些都不要钱呢……”教员刚来夜店时，佳帕早已在那儿住着。佳帕久久地仔细观察教员，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佳帕把整个身子向一边歪着，弯下去，久久地听他讲话，有一回在他身旁坐下。

“瞧，你是个有学问的人……读过《圣经》吗？”

“读过……”

“好碍…你还记得吗？”

“嗯，记得……”

老人侧着身子弯下腰来，用灰色的眼睛瞧着教员，一副严厉和不相信的样子。

“你记得那上面写着阿玛里基特人吗？”

“怎么样？”

“现在他们在哪儿？”

“消失了，佳帕，也就是死尽了……”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又问：

“那么腓尼基人呢？”

“他们也消失了……”

“都死了？”

“都死了？”

“哦……那么将来我们也会死吗？”

“到了时候，我们也会死的。”教员淡漠地肯定道。

“我们属于以色列人的哪个支系？”

教员看了看他，想了想，开始讲基米里人、西徐亚人、斯拉夫人……老人越发不服气，用带点惊吓的目光瞧着他。

“你尽瞎扯谈。”他等教员讲完，哑着嗓音说。

“怎么会是瞎扯谈呢？”教员惊异地说。

“你讲的是些什么民族？《圣经》里根本没讲起过。”

他站起来，走开，气得嘟嘟啾啾。

“你老糊涂了，佳帕。”教员冲着他的背影肯定地说。

于是老人又转回来，走到他这边，用脏乎乎的弯着的手指向他摇一摇“上帝造出亚当，亚当生出犹太人。可见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的子孙……我们也是……”“那又怎样？”

“鞑靼人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可以实玛利人也是犹太人的后代……”

“你要怎么样呢？”

“你为什么胡说？”

他走了，留下和他谈话的伙伴在那儿摸不着头脑。可是约摸过了两天，他又挨他而坐。

“你是有学问的人……那你一定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斯拉夫人，佳帕。”教员回答道。

“若要照《圣经》上的话说，那上面没有这种人。我们是什么人，是巴比伦人还是什么人？或者是艾道姆人？”

教员开始批评《圣经》。老人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听了很久，然后打断他的话说：“你停一停，这些话不用再说了。这么说，上帝知道的那些民族当中没有俄罗斯人？我们是些上帝不知道的人？是吗？”

只有《圣经》上有的民族，上帝才知道。……他用火和剑惩治他们，毁坏他们的城市和乡村，可是他又派先知去教导他们，可见他怜惜他们。他把犹太人和鞑靼人发派到各地去，是保护他们……那么我们怎样呢？为什么我们这儿就没有先知？”

“我不知道。”教员拉长着声音说，竭力要听明老人的意思。老人呢，把手放在教员的肩膀上，轻轻地把他推得前摇后晃。他声音沙哑，仿佛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你尽管讲吧。……是啊，你讲了这么多，好像无所不知。”

我听着你讲，直觉得恶心……你把我的灵魂搅得难受……还不如不讲。我们是什么人？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先知？当初基督在世界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在哪儿？你明白了？哎，你埃还有，你胡说，难道整个民族能死绝吗？

俄罗斯民族就不可能灭亡。你胡说……《圣经》里一定有俄罗斯民族，只是不知道换了个别的什么名儿罢了……你知道人民，那么人民是甚么样子？人民多得很。……世界上有多少农村？所有的人民，真正的和广大的人民，都住在哪儿。你却说什么他们会死绝……民族是不会死绝的，个人才会死掉……上帝需要民族，世界就是他造出来的。阿玛里基特人没有死绝，他们是德国人或者法国人……可是你……哎，你埃……喏，你说说看，为什么上帝不管我们？上帝不是既不惩罚我们，也不派先知来吗？有谁来教导我们？……”佳帕的话铿锵有力，话中蕴含着嘲笑、责难和深刻的信仰。他讲了很久。教员依旧已经喝过酒，心情郁闷，最后，他听着很难受，好像人家在用木锯把他锯开似的。他听着老人讲话，看着他不堪入目的身躯，感到那些话有一股奇怪的强大力量，忽然感到自己可怜极了。他也不想对老人说些有力量的，深信不疑的话，好让佳帕对他产生好感，以便佳帕不用这种责难的严峻口气，而用父亲般亲切的温柔口气讲话。教员觉得胸中有个东西不住地翻腾，涌上喉头。

“你是什么人？……你的灵魂已经扯碎了……居然还讲话呢。好像你真的知道什么似的。你还是不说为好……”“哎，佳帕，”教员苦恼地叫道，“这话是实在的。有关人民的话，也是实在的。……人民多得很。可是人民觉得我是陌生人，我也觉得他们是陌生人……悲剧就在这儿了。不过，管他的。我受苦受难就是了……先知是没有的……没有。……我呢，确实讲得太多，……没有谁需要这个，……不过我不会再说了……只是你别跟我这样讲话……哎，老头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可能了解……”教员终于哭起来。

他尽情地哭着，泪如雨注，哭了心里也轻松多了。

“你该到农村去，在那儿当教员或者文书什么的……你会不愁吃，精神振作起来。……你干吗这样受煎熬呢？”佳帕用沙哑的嗓子严厉地说。

教员却不停地哭，由于流泪而感到畅快。

从此，他们就成了朋友。那些沦落的人们看见他们守在一起，就说：“教员在和佳帕套近乎，打他钱的主意呢。”

“这是库瓦尔达在暗中挑唆教员，要他探出老头把钱藏在哪儿……”他们很可能是口是心非。这些人有个可笑的特点：他们喜欢在别人面前把自己表现得比本来面目还要坏得多。

人感到自己没有什么用处，有的时候索性展示自己的坏处。

等到这些人聚合在一起，在拿着报纸的教员周围坐好了，读报就开始了。

“好，”骑兵大尉说，“今天报纸上都讲了些什么？有小品文吗？”

“没有。”教员报告说。

“报纸发行者舍不得花钱……那么有社论吗？”

“有……古里亚耶夫写的。”

“哈哈。念吧。他，坏种，写得倒还蛮有条理呢，见他娘的鬼。”

“不动产按价课税，”教员念道，“‘已经实施不下15年，现如今仍然是市政府按价征收捐税的原则……’”“这话真幼稚，”骑兵大尉库瓦尔达评论说，“‘现如今仍然是。’这真好笑。现如今仍然如此，是对掌管市政的商人有利，所以才会延续至今……”“这篇文章写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教员说。

“奇怪。这是小品文的题目……写这种问题得加上点胡椒才行……”由

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因为眼下大家只喝过一瓶酒。教员念完社论，就读当地新闻，然后又读诉讼新闻。如果这种犯罪消息里的当事人和被告是商人，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就打心眼儿高兴。一个商人被敲诈了一笔钱，大快人心，只可惜数目不大。马踢坏了商人，这听着让人愉快，可商人还活着，又使人沮丧。商人在法庭上输了官司，妙不可言，而法庭没有叫他支付加倍的诉讼费，又令人心寒。

“那样做是违法的。”教员说。

“违法？可是难道商人本身就合法吗？”库瓦尔达问，“商人是什么？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粗俗可笑的现象：首先每个商人原本是庄稼汉。他来自农村，一段时间后变成了商人。

为了做商人，就得有钱。商人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尽人皆知，还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弄来的。由此可见，那是庄稼汉用形形色色的方法骗来的。可见商人就是骗钱的庄稼汉。”

“说得棒极了。”大家称赞演说家的结论说。

佳帕牛样地叫起来，揉摸着自己的胸脯。每当他为了消除宿醉而喝下第一杯酒时，也总是这样哞哞地叫。骑兵大尉乐不可支。然后教员读通讯稿。骑兵大尉听到这些，照他的话说，就像“开怀畅饮”。他到处看见商人把生活弄得一团糟，那些已有的成就全都被商人毁掉了。他诅咒商人，恨不得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大家都听得高兴，因为他骂得狠毒。

“我要能给报纸写文章就好了。”他嚷道，“啊，那我就会揭穿商人的真实嘴脸……我就会写出商人不过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暂时披着人皮罢了。他粗野、愚蠢，不懂生活的美妙，没有祖国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比五戈比铜币更值钱的东西。”

“剩饭”知道骑兵大尉的弱点，又喜欢惹人生气，就恶毒地插嘴说：“是啊，自从贵族开始饿死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人了……”“你，蜘蛛和蛤蟆养的儿子，说得对。是啊，自从贵族衰败以后，就没有人了。只剩下些商人……我呢，痛恨他们。”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老兄，也给他们打得不亦乐乎……”“我？我是因为热爱生活才沦落的，我这个傻瓜。我热爱生活，可是商人掠夺生活。我受不了他们的就是这一点，而不是因为我是贵族。实话对你说，我算不得贵族，我是个沦落的人。现在呢，什么都不在乎……对我来说，整个生活就像一个遗弃了我的情妇，为此我蔑视它。”

“瞎胡说。”“剩饭”说。

“瞎胡说？”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大叫一声，脸都气红了。

“嚷什么？”马尔季亚冷冰冰的，阴沉沉的男低音响起来，“干吗说这些？商人啦，贵族啦，关我们什么屁事呢？”

“因为我们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什么也不是，……”助祭塔拉斯插嘴说。

“别说了，‘剩饭’，”教员调解说，“火上浇什么油呢？”

他不喜欢争执，而且更不喜欢吵嘴，每逢旁边的人动了真格的，他的嘴唇就抿成一副病态的苦相，他小心而心平气和地极力劝和，要是劝不好，他就干脆离开大家，一走了之。

骑兵大尉知道这一点，要是喝得大醉，就老是憋不住气，不想让教员走，要不他的议论就会失去一个最好的听者。

“我再再说一遍，”他较平静地继续说，“我看见生活落在敌人的手心里了，而他们非但是贵族的敌人，也是所有高尚人的敌人，他们贪得无厌，不会把生活装点得更美好。……”“不过，老兄，”教员说，“商人创造了热那亚、威尼斯、荷兰，英国的商人为自己的国家征服了印度，另外还有商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那些商人碍我们什么事？我说的是犹太·佩通尼科夫这帮人……”“那么他们跟你有什么牵扯呢？”教员平静地问。

“可是，难道我没活着吗？哈哈。我是个大活人，那么看见野蛮人强占生活，玷污生活，就一定会愤慨。”

“他们在嘲笑骑兵大尉兼退役军人的高尚愤慨呢。”“剩饭”讥讽地说。

“好。我说了蠢话，我同意……我是个沦落人，应当消除我原有的一切思想感情。这样也许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抛弃那些感情，那么我和所有你们这些人，能拿什么来装备自己呢？”

“哎，你讲起聪明话来了。”教员鼓励他说。

“我们需要另一种东西，另外一些生活观念，另外一些情感……我们需要那么一种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在生活里也要算是新的人物。……”“毫无疑问，我们就需要这个。”教员说道。

“为什么？”“末日”问，“不管我们说什么，想什么，还不都一样？我们活不长了，……我40岁，你50岁，……我们当中没有30岁以下的。过这种生活的人，就连20岁的人也活不长。”

“而且我们算得上什么新人物呢？”“剩饭”冷笑说，“穷人素来就有。”

“可是穷人造过罗马呢。”教员说。

“是啊，当然，”骑兵大尉高兴地说，“罗慕路和勒莫，难道他们不是流浪汉吗？等时机成熟，我们也会创造的……”“那就是破坏社会治安喽。”“剩饭”插嘴说。他哈哈大笑，自我感觉良好。他笑得难听，腐蚀人的灵魂。附和的还有西姆措夫、助祭、“一个半塔拉斯。”男孩“流星”天真的眼睛燃起炽烈的火光，面颊通红。“末日”说话了，就像在用锤子敲大家的头似的：“这都是些蠢话……幻想……胡扯。”

这些从生活中被赶出来的人，衣衫褴褛，浸透了白酒和怨恨，讥诮和污垢，却这样辩理，看上去令人惊奇。

对骑兵大尉来说，这类谈话简直是他心灵的节日。他说的话比别人多，因此他有可能认为自己比大家高明。一个人不论如何堕落，只要觉得自己有力量点，聪明点，哪怕只比周围的人吃得饱点，也决不会不感到愉快。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素来追逐这种乐趣，乐此不疲，倒使得对这类问题没有兴致的“剩饭”、“陀螺”和其他沦落的人们心里很不是个味。

不过另一方面，政治却是人人喜爱的题目。话题一转到征服印度的必要性，或者讲到灭亡英国，大家就能忘乎所以地扯下去。他们也慷慨激昂地讲到将世上犹太人一扫而空的种种办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剩饭”占优势，他能编出各种无比残酷的方案。骑兵大尉倒希望处处由他占先，就可避免谈及这个题目。他们也兴致勃勃地谈女人，而且不堪入耳，可是教员老让他三分，因为大家都把他看做超乎寻常的人，而且每到周末，他们就向他借他在那个星期挣的钱。

总之，他拥有许多特权，例如屡次谈话都以一场混战结束，他却不会挨打。他可以带着女人到夜店留宿。此外谁都享受不到这种权利，因为骑兵大尉已经警告大家说：“不准把娘儿们带到我这儿来。……娘儿们，商人，

哲学，是我失意的三个原因。我要是发现谁带娘儿们来，就揍谁一顿。……那娘儿们我照样也不放过。……谁谈哲学，我就把谁的脑袋拧掉。……”他真的能把人的脑袋拧下来，虽说他年事已高，却力大无穷。再说，每次他打架，马尔季亚诺夫就来帮忙。他神色阴沉，不爱讲话，像是一座墓碑，待到大家扭打起来，他总是跟库瓦尔达背对背站在一起，于是他们就变成一架摧枯拉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机器。

有一回，西姆佐夫喝醉了酒，毫无缘由地揪住教员的头发，扯下一把来。库瓦尔达当胸就给他一拳，他昏倒在地，有半个钟头不省人事。等他醒来，库瓦尔达就逼他把教员的头发吃下去。那一个深怕活活地被打死，就真吃了下去。

除了读报、谈话和打架以外，打牌也是一种消遣。他们打牌不要马尔季亚诺夫参加，因为他打牌不老实，有几次玩鬼被人揭发以后，他自己也坦率明说：“我不能不偷牌。……我已积习难改。”

“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习惯，”助祭塔拉斯肯定道，“每到星期日做过弥撒以后，我总要打我的老婆。而且，你们知道，她死后，每逢星期日，我总是很难熬过去，我看出局面不妙。

第二个星期日我勉强忍着。第三个星期日，我再也耐不住了，把家里的厨娘打了一顿。……她生气了。……她口口声声说要去告状。你们想想我的处境吧。到第四个星期日，我打她就像打老婆一样。事后我付给她十卢布，从此我就照着原定的规矩打她，直到我再婚。……”“助祭，你瞎扯。你怎么能再娶呢？”“剩饭”打断他的话说。

“啊？我就这么娶了，……她在家里照料家务。”

“你们有孩子吗？”教员问他说。

“有五个……一个淹死了。大的是个可爱的男孩。有两个得白喉死了。……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大学生，跟他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了。还有一个女儿想念书，在彼得堡死了……听说得了肺病……是碍……有过五个孩子咧。……可不是。我们这些宗教界的人都是儿女成群。……”他开始解释这原因，他那些话逗得大家差点儿笑破了肚皮。等到大家笑够了，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西姆佐夫想起他也有过一个女儿。

“她叫丽德卡……胖胖的……”

他大概再也想不起什么了，因为他瞧着大家，负疚地笑了笑，哑口无言了。

这些人相互很少讲起自己的旧事，很少回忆过去，要谈也就是谈个大概，且多少带点嘲笑的意味。也许，对过去采取这样的态度是明智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忆旧就会削弱当前的精力，动摇对未来的希望。

秋天，遇到阴冷的天气，那些沦落的人们常在瓦维洛夫的小饭铺里聚会。那儿的人都认识他们，有点怕他们，因为他们是小偷和好闹事的人，又有点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酒鬼，不过仍然敬重他们，听他们讲话，视他们为聪明人。瓦维洛夫小饭铺就成了那条街道的俱乐部，而沦落的人们就是俱乐部里的知识分子。

每到星期六傍晚，或者星期日从早到晚整整一天，小饭铺里总是挤满了人，沦落的人们在那儿成了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把他们的精神带到街道上那些贫穷和愁苦的居民当中去。

那些居民为衣食而疲于奔命，张皇失措，也像库瓦尔达夜店的住客那

样酗酒，也像他们那样被从城里给撵出来，眼下那种精神却含有一种能减轻他们生活负担的东西。那些人畅所欲言，善于嘲笑一切，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说话尖刻，全街居民畏惧的东西他们全然不怕，显出英勇不屈而且藐视一切的勇敢态度，这些都深得街道居民们喜欢。再者，他们几乎都懂法律，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应付自如，写状子，帮人行骗而又不受惩罚。由于这些个缘故，人家就掏钱请他们喝酒，对他们的才能赞不绝口。

街上的人由于观点不同而分成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一派认为“骑兵大尉比教员不知骁勇多少，是个真正的军人。他胆大无比和见多识广”。另一派却相信教员在各方面都“胜过”库瓦尔达。库瓦尔达的崇拜者是这么一些小市民：他们在街上以嗜酒如命的醉汉、盗贼、暴徒出名，从讨饭袋到监狱的道路在他们是不可回避的。只有那些较稳重的人才尊重教员，他们有所希冀，有所期待，老是忙于干活而又食不果腹。

街上的人对库瓦尔达和教员的态度，可以由以下的例子得到恰当的说明。有一次，小饭铺里讨论这条街上居民必须照办的一项市议会决议，决议规定要他们填平他们街上的车辙和水坑，然而不准使用牲畜粪便和死牲畜、只能用某些建筑工地上的碎石和垃圾。

“我一辈子只想造个鸟巢，可到现在就连造这么个小东西的材料也没弄齐，那么叫我去哪儿去拿这种碎石头呢？”莫凯伊·阿尼西莫夫悲凉地说，这个人以出售他妻子烤的精致白面包度日。

骑兵大尉认为自己应当对当前这个问题谈些看法，就把拳头“咚”地一声砸在桌子上，引起大家的注意。

“到哪儿去拿碎石和垃圾？小伙子们，你们全街的人到城里去，把市议会拆掉就是。那房子太旧，怎么讲也没用了，这么一来，你们就为装点城市办了两件好事：既把这条街修得像是那么回事，又逼得他们造一所新的议会大厦。至于运输，你们只管把市长的马牵来，再把他三个女儿抓来，套上大车，倒也十分合用呢。要不就把商人犹大·佩通尼科夫的房子拆了，用那些木料修这条街。顺便说一句，莫凯伊，我知道你老婆今天是用什么东西烤白面包的，她用的就是犹大房子第三个窗子的护窗板和门前的两层台阶。”

等到顾客们笑了个够，稳重的菜园主帕甫柳金就问：“那么究竟该咋办呢，大尉老爷？”

“用不着伤筋动骨，大忙一阵。大水要冲毁这条街，就让它冲好了。”

“有些房子马上就要倒了。……”

“别管它，让它倒下来就是。等房子倒了，就向市政府要救济。它不给，就上法院告它。大水是从哪儿流来的？从城里来的？得，房子倒塌就要由市政府负责。……”“他们会说，那是雨水冲倒的……”“可是城里的房子不就没有让雨水冲倒吗？市政府收你们的税，却又不准你们发表意见，讲自己的权利。他们糟践你们的生活和财产，还要逼你们去修路。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街道上有一半人相信激进派库瓦尔达的话，决定等着他们的房子被城里来的雨水冲毁。

那些较为稳重的人却跟教员商量，由他替他们写出一份向市议会申诉的慷慨激昂的报告。

呈文拒绝执行市议会的决议，所列的理由很有力量，结果市议会倒听从了，他们决定让街道居民使用修理营房剩下的瓦砾，并且调出消防队的五

匹马来供他们运输用。甚至更进一步，市议会承认有必要及早沿街铺设下水道。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给教员在街道上带来很高的威望。他写状子，在报上发表文章。例如，有一天瓦维洛夫的顾客们发现瓦维洛夫小饭铺的咸青鱼和其它食物完全不符合规定。于是，过了两天，瓦维洛夫站在柜台里边，手里拿着报纸，当众忏悔道：“我只能说，报上讲的对。确实，我卖的咸青鱼是不大好的陈货。白菜呢，真的。……也不十分新鲜。大家知道，人人都想往自己的腰包里多放些五戈比铜币，多多益善。可是，结果呢？事与愿违：我打小算盘不要紧，聪明人却因为我贪财而叫我丢了脸……一报还一报埃”这种忏悔给顾客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使得瓦维洛夫可以照样拿那种咸青鱼和白菜给他们吃，顾客们一心陶醉于那种印象，神不知鬼不觉就吃了下去。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它不但提高了教员的威望，而且使居民们体会到报刊文字的力量。有的时候，教员在饭铺里宣讲切合实际的道德。

“我看见了，”他对油漆匠亚什卡·秋林说，“我看见你打你的老婆来着……”亚什卡已经喝下大杯的白酒，“灌红了脸”，一副勇猛向前，满不在乎的神态。顾客们瞧着他，料着他会马上“大发脾气”。小饭铺里一片静寂。

“你看见了？满意吗？”亚什卡问。

顾客们忍不住轻声笑了。

“不，不满意。”教员回答说。他语气那么庄重严肃，顾客们都不作声了。

“好像，我倒出了点力，”亚什卡逞强说，预感到教员要让他“当场出丑”，“我老婆倒挺满意呢，今天她没起床……”教员若有所思地用手指在桌上画出些图形，仔细地看，说：“你要明白，亚什卡，我为什么对这件事不满意……我们来好好研究一下，你干的究竟是些什么事，会有什么后果等着你。你老婆怀着孩子。昨天你打她的肚子和腰，你这就不但打了她，也打了孩子。你可能已经把孩子打坏了，因此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就会死掉，或者生一场大玻照料患病的老婆既不愉快，又极麻烦，还会叫你花去不少钱，因为有病就得吃药，买药就要花钱。如果你还没把孩子打死，他也一定受了重伤，可能生下来就是畸形，歪着身子，驼着背。那他将来就不能干活，可是他应该做工，这对你至关重要。即使他天生只是有病，那也够糟的了，缠住母亲而又不能干活，还得请大夫看玻你知道你给自己准备下了什么结局吗？所有靠双手劳动吃饭的人，理当生下来就身强力壮，而且应当生下身强力壮的孩子才对……我说的对吗？”

“对。”顾客们肯定地说。

“啊，这，也许，那个……不会发生的。”亚什卡说，听到教员描绘的前景，他有点不寒而栗。“她身体好得很……我打她，不会伤到孩子吧？不过她，魔鬼，简直是巫婆。”他痛心地说道，“我刚干了件什么事，她就咬住我不放，就像铁锈咬住铁一样。”

“我知道，亚什卡，你不能不打你的老婆，”教员平心静气若有所思地说，“在这点上你有很多的理由。……你对老婆拳脚相加，并非是因她脾气不好，……而是因为你过着黑暗而可悲的生活。……”“这才说的对，”亚什卡叫道，“我们确实生活在黑暗当中，就跟在扫烟囱工人的怀里一样。”

“你痛恨整个生活，可是你老婆，……跟你最亲的人，却在受罪。而且。她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却在受苦，这无非是因为你比她力气大罢了。她跟你在一起，躲都没处躲。你瞧，这……多么荒谬。”

“没错……见她的鬼。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不是人？”

“对，你是人。……哎，我只想对你说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打手就痒痒，那就只好打，可不能无所顾忌。要记住，你可能打坏她的身子，或者打坏孩子的身子。总而言之，有身孕女人的肚子、胸口、腰子是下不得手的。要打就打她的脖子，或者拿根绳子，……打肉多的地方。……”演说家结束了他的演说。他用那双深陷下去的黑眼睛瞧着顾客们，仿佛为一件什么事向他们道歉，或者深感有罪地请求他们一件什么事似的。

顾客们的话匣子一下被打开了，他们听懂了这个沦落的人所讲的道德，酒店的道德，灾难的道德。

“怎么样，亚什卡老兄，你明白吗？”

“喂，这话倒像是有理。”

亚什卡懂了：任着性子乱打妻子，就是害了自己。

他一声不吭，用困窘的笑容回报同伙们的取笑。

“再说，老婆是什么人呢？”面包工人莫凯伊·阿尼西莫夫大放厥词，“要是细想一下，老婆就是朋友。她跟你，像有根链子似的，一辈子拴在一起，你和她两个人好比拴在一起的苦役犯。那就得和她齐头并进。做不到这一点，你就会觉得那条链子把你们拴得牢牢的。……”“你还别说，”亚什卡说，“你不也打你老婆吗？”

“可是，难道我说我没打过？我打过……不打不行碍…有时我憋了一肚子火，忍都忍不住，我能举起拳头去打谁呢？”

“打墙还是怎么的？”

“嗯，是啊，我也一样，……”亚什卡说。

“哎，我们的生活多么狭隘，糟糕啊，我的弟兄们。你要好好抡一下胳膊都没地儿呢。”

“就连打老婆都得缩手缩脚。”有人幽默地哀叫。他们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没准是因为大家伙已经喝醉，因为这种谈话导致的那种心境，他们最后又打起架来。

饭铺窗外在下雨，冷风怒吼，饭铺里闷热，乌烟瘴气，可是暖和，街上却潮湿、阴冷，漆黑一片。风不住地吹打窗子，仿佛蛮横地叫所有这些人滚出饭铺，威吓要把他们当成灰尘似的吹散到人间各处去。有时，风的呼叫中夹杂着抑郁绝望的哀叫声，后来又响起冷酷残忍的大笑声。这种声响让人心情不快，觉得冬天快要来了，该死的白昼就会缩短，不见阳光，夜晚却越长，得准备暖和的衣服和很多吃的了。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冬夜，空着肚子是睡不着的。冬天要来了，就要来了……怎么生活呢？

悲凉的心绪在这条街居民心里激起喝酒的强烈愿望。那些沦落的人们讲话时，越来越唉声叹气，脸上的皱纹增多，嗓音变粗，彼此的关系冷淡了。突然，他们之间生出了野兽般的愤恨，这就激起了走投无路且备受残酷命运折磨的人们的残忍。

于是他们相互打斗，充满野蛮和残忍，打个不停，然后又紧锁眉头，拚命灌酒，凡是可以在来者不拒的瓦维洛夫那儿典当的东西，他们都用来换酒喝了。他们就这样在冷漠愤恨中，在痛心疾首的苦恼中，在无法摆脱这种可恶的生活的苦闷中熬过秋天，等候更加严峻的冬日来临。

在这种时候库瓦尔达就用哲学来帮他们的忙。

“不要难过，弟兄们。凡事都有完的时候，这就是生活最大的特点，冬天会过去，夏天会来临。……据说到那时麻雀都有啤酒喝，那才是美妙的时

光呢。”

可他的一席话于事无补。饿汉即使喝一口最清纯的水，也无法填饱肚子呀。

助祭塔拉斯也想尽良方给顾客们消愁解闷，给他们唱歌，讲故事。他倒有所收获。有时，他的努力弄得饭铺里忽然喧闹起来，充满肆无忌惮的放纵的欢乐，大家载歌载舞，哈哈大笑，一连几个钟头变得像是发疯似的。

之后他们又掉进麻木冰冷的绝望中，在灯盏冒出的黑烟里，在吸烟人喷出的烟雾里，身着破衣烂衫的他们，坐在桌边，神情郁闷，衣衫褴褛，无精打采地交谈几句，听着风声怒吼，琢磨看怎样才能一醉解千愁。人们之间充满了刻骨的憎恨，每个人都对别人抱着莫名其妙的怨恨。

二

世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一个人处境再怎么坏，也还会有比这更糟的处境。

有一天，那是在9月底，天晴气朗，骑兵大尉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依旧坐在夜店门旁他那把圈椅上，瞅着瓦维洛夫小饭铺旁边商人佩通尼科夫建起的那所砖房，独自寻思。

那所房子四周还围着脚手架，房子准备做蜡烛厂。它那一长排窗子犹如空洞漆黑的坑，四周脚手架的木料从地基直升到房顶，像蜘蛛网，这些玩艺儿很久以来一直使骑兵大尉看着不顺眼。房子是红的，红得像涂了鲜血，整个房子如同一架残酷的机器，还没启动，就已经张开一长排又深又贪的血盆大口，准备咀嚼吞食什么东西。瓦维洛夫那家灰色饭铺是木搭起的，房顶歪歪扭扭，长满青苔。这所木房紧挨着厂房一堵墙上，像是被一个大寄生虫吸住了。

骑兵大尉想到过不多久在旧房地基上也要开始建房。他们会把夜店给拆了。那就只得另找住处，可是像这样方便而便宜的地方却不容易找。要离开这个住惯了的地方让人依依不舍，心里不是个味儿。但是，只因为某个商人要制造蜡烛和肥皂，他就不得不滚蛋。于是骑兵大尉感到，要是他有机会把他的敌人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哪怕只是暂时的，埃他也会痛快地干它一常昨天，商人伊凡·安德列耶维奇·佩通尼科夫带着他的儿子和一个建筑师到夜店的院子里来过。他们量着院子，在地上插满了木橛，可是佩通尼科夫走后，骑兵大尉吩咐“流星”把木橛统统拔出来扔掉。

这个商人站在骑兵大尉面前，又小又瘦，穿一件长襟的衣服，它既像礼服，又像外衣，他戴一顶丝绒的便帽，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高统皮靴。他的脸瘦得只有一层皮，颧骨很高，留一把楔形白胡子、高额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额头下边闪动着—对灰色的小眼睛，老是眯成—条缝，瞅着什么东西。他生着大软骨的尖鼻子，小小的嘴以及薄嘴唇。总的来说，商人的神情是既正经又狡猾，既威严又狠毒。

“该杀的，狐狸和猪养的杂种。”骑兵大尉心里骂道，想起和佩通尼科夫第一次相遇时他所说的那句涉及他的话。商人当时领着一位市议会议员来买房子。商人见到骑兵大尉，就用活泼的科斯特罗马—带方言问他的同伴说：“这人就是那个地痞，您的租户吗？”

打那时起，差不多已经过去一年半，他们一直互相比试，看谁骂得出

口。

昨天，他跟商人，照骑兵大尉的说法，又干了一场轻松的“舌战”。商人把建筑师送走后，走到骑兵大尉跟前。

“你坐着咧？”商人问，用手扯了扯帽檐，旁人很难理解这是为了把帽子摆正，还是想表示点头问候。

“你溜达咧？”骑兵大尉用同样的口气对他说，下巴动了动，胡子也为一颤。没在意的人可能把这看成是点头致意，或者骑兵大尉只是想把他的烟袋从这个嘴角移到那个嘴角。

“我腰缠万贯，我才出来溜达。那些钱想到生活里来转悠，所以我想给它们找出路”。

商人对骑兵大尉讥讽说，顽皮地眯起眼睛。

“可见，不是你使唤卢布，倒是你听卢布使唤。”库瓦尔达议论道，竭力克制住要给商人肚子一拳的欲望。

“难道这不是一回事？有了它们，有了钱，怎么着都是让人愉快的……可要没钱……”商人厚着脸皮装出一副怜悯的样子，死死盯着骑兵大尉。

骑兵大尉的上嘴唇跳动着，露出他那狼样的大板牙。

“要是有头脑和心肝，没钱也能过……钱往往是在人的良心开始干瘪的时候才来的。良心越少，钱就越多……”“你打小就是这样吧？”库瓦尔达直言不讳。这时候佩通尼科夫的鼻子颤动了。他叹了口气，眯缝起眼睛，说：“我从小遭过不少罪呀。”

“我想是这样。……”

“我做工，啊，活儿苦得很。”

“你诈过很多人的钱吧？”

“诈过你这样的人？贵族？算了吧，许多贵族还在我这儿叩头求拜呢。……”“那么你没杀过人，光是抢人的钱财？”骑兵大尉寸土不让地说。佩通尼科夫脸色发青，觉得应该转换话题了。

“你这个主人很不像样。你坐着，却让客人站着……”“那就让客人也坐着呗，”库瓦尔达批准道。

“可是，你看，没有地儿坐呀。……”

“坐地上得了……土地是不论什么坏蛋都肯收留的……”“我看，你才是那种人。……不过，我要避开你，骂街的家伙，”佩通尼科夫沉稳、心平气和地说，可是他望着骑兵大尉的眼里射出冷冷的凶光。

他走了，让库瓦尔达快活的是他觉得商人怕他了。要是他不怕；那他早就把骑兵大尉从夜店里赶走了。他不会为了那五卢布而不把他撵走。后来骑兵大尉瞧着商人绕工厂走一遭，沿着脚手架一上一下。他巴望商人一下跌倒，摔得粉身碎骨才好。他瞧着佩通尼科夫攀登脚手架犹如蜘蛛在蛛网上爬一样，不由得想象他跌下来而且摔成重伤，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多么可笑的面面呀。昨天他甚至觉得好像商人脚下的一块木板颤动一下，骑兵大尉兴奋得从坐着的地方一跃而起。

……可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今天和平常一样，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眼前耸起那座红色厂房，坚不可摧，紧贴地面，仿佛在吸干土地里的膏脂似的。看起来，它像是墙上的那些洞，冷酷而阴森地讪笑骑兵大尉。秋天的阳光不断地照射在厂房上，就跟照射在那条街道丑陋的小房子上一样。

“真说不准呢。”骑兵大尉心里叫道，打量着厂房的墙，“啊，见鬼。但愿……”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因自己的想法而激动不已，全身为之一震，跳将起来，快步走到瓦维洛夫的小饭铺去，笑容满面，嘟嘟囔囔。

瓦维洛夫在柜台里边，用亲热的欢呼迎接他说：“大尉老爷，祝您健康。”

瓦维洛夫中等个儿，秃顶，四周是一圈花白的鬃发，脸上胡子刮得光光的，唇髭直且硬跟牙刷一样。他挺直身子，动作利索，穿一件皮制的短上衣，一举一动都显出他当过军士。

“叶戈尔。你有这所房子的契约和图纸吗？”库瓦尔达急忙问。

“有。”

瓦维洛夫疑惑地眯起他那双贼眼，直视着骑兵大尉的脸，在那张脸上看出了一种异样的神情。

“拿给我看。”骑兵大尉叫道，伸出拳头捶着柜台，在旁边一张木凳上坐下。

“要它干吗？”瓦维洛夫问道，看见库瓦尔达神情激动，心想还是谨小慎微为好。

“蠢货。快拿来。”

瓦维洛夫皱起额头，举目寻根究底地凝视着天花板。

“它们，那些凭据，在哪儿？”

天花板上是找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提示的，于是军士低下头，眼瞅着肚子，带着专注的神情用手指敲柜台。

“别做鬼相。”骑兵大尉对他嚷道，不喜欢他，认为这个当过兵的人做贼比做饭铺老板还恰如其分些。

“对，阿里斯季德·福米奇，我已经想起来了。那些图纸好像在地方法院里存着。当初我设法取得所有权的时候……”“叶戈尔，得了吧？为了你自己的好，赶紧把图纸和房契等等拿给我。没准你会因之捞到不止一百卢布的好处呢，清白吗？”

瓦维洛夫莫明其妙，可是骑兵大尉讲得那么有力量，神态那么严肃，弄得军士的眼睛燃起好奇的光，嘴上说他去看一下，那些文据是不是放在他的小箱子里，就走进柜台里边的房门里去了。两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文据，脸上一副惊讶不已的神情。

“哎，该死的，原来这些文据就搁在家里。”

“哎，你碍…草台班的丑角。还当过兵呢……”库瓦尔达一个劲儿地骂，从他手里夺过一个细棉布封面的纸夹子，里面夹着些蓝色正式文据。然后骑兵大尉把文据在面前摊开，这越发引起瓦维洛夫的好奇。骑兵大尉开始看图，观察，同时嘴里发出意味深长的哼哈声。最后，他断然站起来，往大门口走去，把文据留在柜台上，同时对瓦维洛夫点了点头说：“你等着……别把文据收起来。……”瓦维洛夫却把那些文据收在一起，放进钱柜的抽屉里，锁上，再用手拉几下，看锁紧没有。然后他沉思地摩挲着秃顶，走出小饭铺，来到门廊上。在那儿，他看见骑兵大尉手脚不停地量房子正面的地，然后手指打着框子，顺着那条线再量一遍，满腹心事，却很满意。

瓦维洛夫的脸不知怎的有点紧张，后来拉长了，再后他忽然喜不自禁。

“阿里斯季德·福米奇。真出事了？”他等骑兵大尉走到跟前，叫道。

“可不是真的。有一俄尺多的地给占了。这是指房子正面，至于往深里

量，我马上就量出来。……”“往深里量？……十俄丈两俄尺。”

“怎么，你猜着了，刮光胡子的丑脸？”

“当然了，阿里斯季德·福米奇。嗨，您真有眼力，一眼就看透三俄尺的地。”瓦维洛夫高兴地叫道。

过了几分钟，在瓦维洛夫的房间里他们相对而坐，骑兵大尉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对饭铺老板说：“这么看来，厂房的墙完全占了你的地。那就对簿公堂，没什么客气讲。等教员来了，我们就写个状子，递到地方法院去。诉讼费要定得很低，免得在印花税上多花钱。我们要求拆除厂房。这就叫‘侵占他人地界’，我的傻瓜。这对你来说是很有油水的一件事。

叫他拆。可是要拆那么个大东西，叫它挪开一点，那要不少钱咧。打官司。你就揪住犹大不放。我们要用最准确的方式算出拆迁得多少钱，包括毁掉多少砖头，打新地基要花多少钱，也统统算出来。就连多少时间也算清楚。那么，对不起，犹大，你拿出两千卢布来吧。”

“他不会给的。”瓦维洛夫说，不安地眯着眼睛，露出贪婪的神情。

“你瞎说。他会给的。你开动脑子想想：他能有什么法子？”

可是，注意，叶戈尔，你别掉价。他会收买你，你别把自己便宜地卖掉。他会恐吓你，你甭怕。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

骑兵大尉的眼睛里闪烁出兴高采烈的光彩，脸色因激动而显得通红，一阵阵痉挛。他撩起饭铺老板的欲望，劝说他赶快打官司，然后心满意足地走了，一副决不动摇的凶狠神情。

傍晚，那些沦落的人们都已经知道骑兵大尉的发现，就热烈地讨论佩通尼科夫将来的行动，用鲜艳的色彩描绘法院执法员把诉状的副本交给商人那天，商人多么惊讶和愤怒。骑兵大尉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他快乐，旁边的人也乐不可支。

一大群衣衫褴褛的黑影挤在院子里，热闹非凡，欢天喜地，为这件大事而欢喜雀跃。大家都认识商人佩通尼科夫。他轻视地眯起眼睛，打心里瞧他们不来，就像街上的各种废物一样不屑一顾。他大腹便便、趾高气昂，惹得他们生气，甚至他皮靴闪出来的光也显得瞧不起大家。可是现在，他们之中却有人出来狠狠地掏这个商人的腰包，让他威严扫地。这多妙不可言？

这些人眼睛里的恶意含有许多动人之处，这是他们所能有的和力所能及的唯一武器。他们每个人对所有那些不忍饥挨饿和不穿破衣服的人早就怀着深刻的敌意，只是这种感情不十分自觉，朦朦胧胧而已。他们每个人都怀有这样的感情，只是发展程度各有不同罢了。

夜店里的人等着新的大事发生达两个星期之久，可是这段时间佩通尼科夫却一次也没到这所房子来过。他们探听出，商人不在城里，诉状的副本还没交给他本人。库瓦尔达抨击民事诉讼的进展太慢，恐怕还没有人像这些流浪汉那么紧张急不可耐地等候这个商人了。

他不来啊，他不来，我的心肝宝贝……

哎，可见他不爱我。……

助祭塔拉斯唱着，手托面颊，幽默而忧郁地眺望山坡上。

可是有一天晚上，佩通尼科夫来了。他乘一辆结实的车子来的，他儿子赶车。他儿子是个面色红润的青年人，穿着方格呢料大衣，戴着墨镜。他们把马拴在脚手架上，儿子从口袋里取出卷尺，把一端递给父亲。他们开始

量地面，两人都一声不吭，心事重重。

“哈哈。” 骑兵大尉得意洋洋地叫起来。

那时夜店里的所有人都蜂拥至大门口，边看边议论着眼下发生的事。

“这就是偷东摸西的恶习惹出来的事，即使不想偷，手也还是痒痒，就是因小失大也不在乎。” 骑兵大尉深感悲伤地说，这在他那伙人中引起了哄堂大笑，笑声惹出诸如此类许多的评语。

“喂，小子。” 佩通尼科夫被讥笑搞得恼羞成怒，终于叫道，“你要小心点儿，我会因你这些话把你揪到调解法官那儿去。”

“没人作证也是白搭。……亲儿子是不能给父亲做证的。”

骑兵大尉警告道。

“哼，小心。就算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头目，也还是有人管得你祝” 佩通尼科夫摇着手指头威吓他。……他儿子却心平气和，一心计算，压根儿就不理睬那些黑压压的人群，随他们去取笑他父亲，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那个小蜘蛛倒蛮有耐性。”“剩饭”一直瞧着小佩通尼科夫的言谈举止，说道。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量完要量的地，紧皱眉头，沉默不语地坐上那辆车，走了。他的儿子却步履坚定地走进了瓦维洛夫的小饭铺。

“嘿。他倒是个挺有主见的小偷，是埃哦，往后会怎么样呢？” 库瓦尔达问。

“往后，小佩通尼科夫就会收买叶戈尔·瓦维洛夫。”“剩饭”胸有成竹地说，津津有味地吧嗒着嘴，尖脸上露出很满意的神情。

“难道你为这高兴？” 库瓦尔达厉声问道。

“我喜欢看见人家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剩饭”津津乐道地解释说，眯缝起眼睛，一个劲地搓手。

骑兵大尉气愤地啐了他一口，不吱声了。他们都站在那所烂房门外，看着小饭铺的门口。在一言不发的期待中度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饭铺的门打开了，小佩通尼科夫走出来，依然平心静气，跟走进来的时候一样。他站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扯起大衣的领子，看看那些注视着他的人，就沿着街道往上走去。

骑兵大尉看着他离去，回过头来对着“剩饭”冷冷一笑。

“真的，也许你说中了，蝎子和土鳖养的崽子……什么卑鄙的事儿你都闻得出来，是埃……从那个小骗子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如愿以偿了。……叶戈尔从他们那儿得了多少钱？”

他一定得着钱了。他跟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一定得着钱了，叫我遭到三次诅咒吧。这是我给他出的主意。我知道我做了蠢事，我难受埃是的，整个生活都跟我们过不去，我的弟兄们，恶棍们。甚至你朝人家脸上啐口唾沫，那口唾沫也会飞回到你自己的脸上来咧。”

气宇轩昂的骑兵大尉用这番话数落过自己后，瞅了瞅他那帮人。大家都心灰意懒，因为人人都觉得瓦维洛夫和佩通尼科夫已经达成了一笔交易。对所有的人来说，无力作恶的感觉总比无法行善的感觉更令人难堪，因为作恶是易如反掌的。

“这样看来，我们干吗还呆在这儿呢？我们没啥可等的了……只剩我逼叶戈尔拿出一笔酬劳费来就没事了。” 骑兵大尉郁郁不乐地瞅着小饭铺说，

“我们在犹太房子里过的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就要完了。瞧着吧，犹太会把我们赶走……我以这个穷人院当家人的身分提前告知这一点。”

“末日”阴沉地笑起来。

“典狱官，你笑个啥？”库瓦尔达问。

“那我去哪儿呢？”

“这，我亲爱的，是个大问题。……你的命运会回答你的，你犯不着操心。”骑兵大尉若有所思地说，走进店子里。那些沦落的人们无精打采地跟在他后面。

“我们等着那大难临头的时候的到来。”骑兵大尉在他们中间踱来踱去，说，“等我们从这儿被撵出去，我们再另寻安身之地。现在呢，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些想法让生活不得安宁。”

……人到关键时刻就会变得力大无穷……要是生活自始至终都是紧急的时刻，要是人时时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提心吊胆……那么，真的，生活就会活跃得多，人也会有趣得多呢。”

“那就是说，人会更加起劲儿地咬断彼此的喉咙呢。”“剩饭”笑着解释说。

“哦，那又怎么样？”骑兵大尉逞强地嚷道，他讨厌旁人解释他的思想。

“没什么，那挺好。人坐着车子想快点赶到什么地方去，就扬鞭打马。要叫火车头走得快，就加煤。”

“嗯，是埃叫大家都滚得远远的。如果地球突然燃起来，烧个精光，或者碎成一块块的，我倒高兴……但我要先看看别人是怎么死的，我自己最后一个死。……”“好厉害埃”“剩饭”笑着说。

“那又怎么样？我是一个沦落人，不是吗？我是被社会遗忘的人，因而不受拘束，什么责任也没有。……可是我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照我过的这种生活，我应当抛弃老的一套……抛弃我对待那些不愁温饱的人的那老一套办法，他们不就是因为我在吃穿上不及他们而小看我。我应当在我心里培养一种新的东西，懂吗？你知道，我要弄得犹太·佩通尼科夫这些个生活的主人打我面前走过时，看到我威严的身材，就吓得屁滚尿流。”

“你的舌头真够勇敢的。”“剩饭”笑道。

“哎，你埃……”库瓦尔达蔑视地说，“你懂什么？你知道什么？你会思索吗？我就会思索。……我还读过许多书，那里面的字你一个也认不得。”

“当然了。我是屁都不懂。……不过，虽说你又会读书又会思索，我两样都不会，可是我俩的光景也不相上下。

……”

“见鬼去吧。”库瓦尔达嚷道。

他跟“剩饭”的谈话总是这么结束。总之，教员没在，他等于白费口舌，烟消云散，引不起重视和注意，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可不说不行。好比现在，他把和他谈话的人骂了一通之后，觉得虽说身边都是自家人，自己却很孤单，可是他又想说话。因此他转过脸去，对西姆佐夫说：“哎，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你这个白发老头子，到哪儿去安身呢？”

老头子温和地笑了笑，用手揉一下鼻子，申明说：“我不知道。……走着瞧吧。我们容易对付：只要有酒就行。”

“这个要求虽然简单，倒很可敬呢。”骑兵大尉称赞他说。

西姆佐夫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他会比他们都要早一些找到安身之处，

因为他讨娘儿们的喜欢。这是实话：老人身边总有两三个妓女做他的情妇，她们往往靠微薄的收入供他吃喝两三天。她们常打他，可是他忍气吞声。不知什么原因，她们总也不能大打出手，也许是于心不忍吧。他是个离不开女人的人，常讲起他生活中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女人。他跟女人关系的密切，她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容怀疑的，一则他常生并二则他的衣服总是整整齐齐，而且比同伴们的要干净。

眼下，他坐在夜店门旁的地上，夹在他的伙伴当中，用得意洋洋的口吻讲起“萝卜”早就在叫他去，可是不愿意，他不想离开这伙人。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不免有点嫉妒。大家都知道“萝卜”，她住在山坡下不远的地方，近来因为第二次犯偷窃罪而蹲了几个月班房，刚被释放。她从前当过奶娘，是个人高马大的农妇，一张麻子脸，眼睛很漂亮，却永远带着醉意。

“瞧瞧你，老鬼。”“剩饭”瞧见西姆佐夫得意地微笑，骂道。

“那么她们为啥喜欢我呢？因为我摸透了她们的心。

……”

“是吗？”库瓦尔达怀疑地嚷道。

“我会设法叫她们怜悯我。一个女人起了怜悯心，哪怕叫她杀人，她也会干的。你跑到她跟前痛哭一场，求她杀了你，她呢，怜悯你，真就把你杀了。……”“我也要杀人。”马尔季亚诺夫果断地申明说，阴沉地冷冷一笑。

“杀谁？”“剩饭”问道，从他身边走开了。

“杀谁都一样。……杀佩通尼科夫……杀叶戈尔……杀你也可以。”

“这是为什么？”库瓦尔达问。

“我想上西伯利亚去。……这种生活我过得不耐烦了。

……糟透了的生活。……到了那儿，人就会知道该怎么生活。

……”

“是啊，在那儿人家会一五一十地教你呢。”骑兵大尉忧郁地同意道。

关于佩通尼科夫，关于他们往后迁出夜店的事，他们不再谈下去。大家都相信对他们来说，迁出已是这几天的事了，再费口舌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多此一举了。

这些人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坐着，无精打采地在谈天说地，一扯就没个完，随时从这个题目扯到那个题目。他们注意听别人讲话，也无非是想使谈话继续下去，不致中断罢了。沉默是乏味的，不过注意地听也乏味，这群沦落的人们倒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谁都不强迫自己设法装得比本来面目高明，也不惹得别人强迫自己这样做。

秋天的太阳极力晒热这些人的破烂衣服，他们的背和没梳理过的头也让阳光晒着。这儿是由植物、矿物、动物王国的杂凑而成的。院子四处杂草丛生，有高高的牛蒡，有带刺的荆棘，另外还有些谁也不需要植物，供那些谁也不需要的人欣赏。

瓦维洛夫的小饭铺里上演了这样一场戏。

小佩通尼科夫不紧不慢地走进小饭铺，四处打量了一下，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慢慢地脱掉头上的灰色呢帽。饭铺老板迎着他恭敬地鞠躬，笑容可掬，他就问道：“您就是叶戈尔·捷连契耶维奇·瓦维洛夫吧？”

“是。”军士回答说，两只手撑住柜台，像是要从柜台上一跃而过似的。

“我有事要跟您谈谈。”小佩通尼科夫申明说。

“十分荣幸。……请到房里坐吧。”

他们走进房，坐下。客人坐在圆桌后边一张漆布面长沙发上，主人坐在他对面一把椅子上。房间的一角挂着一个三面的大神龛，前面点着一盏长明灯，两旁墙上挂着些圣像。圣像上的金属衣饰擦得很亮，跟新的一样闪闪发光。房间里很挤，摆着些箱子和各种式样的旧家具，弥漫着橄榄油、烟草、酸白菜的气味。小佩通尼科夫往四处看一眼，又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瓦维洛夫叹口气，瞧一下圣像，然后他们注视着对方，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好印象。小佩通尼科夫喜欢瓦维洛夫那对坦率的贼眼，瓦维洛夫也喜欢小佩通尼科夫那张直爽、冰冷、果断的脸，以及结实的宽颧骨和密密麻麻的两排洁齿。

“哎，当然，你猜出我是来谈什么的。”小佩通尼科夫开始说。

“谈官司的事……我想是这样。”军士恭敬地说。

“不错。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得出您没装模作样，一开口就谈正事，像个直来直去的人。”小佩通尼科夫鼓励对方说。

“我是当兵的……”那一个谦恭地说。

“这显而易见。那么咱们就直截了当地谈妥这件事，早说早散。”

“是得这样。”

“好。您的诉讼完全合法，您当然会赢这场官司，这是我认为应该首先通知您的。”

“感激不荆”军士说，眯着眼睛，用以掩饰他眼睛里的笑意。

“不过，请您谈谈，您跟我们，跟您将来的邻居结识，为什么要这么生硬地开始，直接从打官司开始呢？”

瓦维洛夫耸了耸肩膀，没有吱声。

“您来找我们，把这件事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不更简便些，啊？您看如何？”

“这样，当然，愉快得多。不过您要知道，……这儿有个难题……我不是照我的意思行事……而是受人指使。……事后我方明白怎么做才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哦。我想，大概是有一个律师支持您这么做的吧？”

“差不多……”

“好，那么您愿意和平了结此案吗？”

“我十分乐意。”老兵嚷道。

小佩通尼科夫沉默了一会儿，看着他，忽然冷冷地、生硬地问道：“可是您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

瓦维洛夫没料到会这么问，顿时张口结舌，依这个兵看，这话问得空洞无聊，他就摆出副不可一世的神态，小对佩通尼科夫冷笑了一下。

“尽人皆知这是为什么。……人应该努力和别人和睦相处。”

“哦，”小佩通尼科夫打断他的话说，“不完全是这样。依我看，关于您为什么要跟我们和解，您并不十分了解。……我来给您讲讲这一点。”

老兵吃惊不已。这个青年人身穿方格呢料衣服，样子显得滑稽可笑，讲起话来却像当初拉克兴连长一样不饶人，那个连长往往在一气之下一巴掌就把当兵的三颗牙打下来。

“您之所以要跟我们和解，是因为将来我们工厂里的工人不下一百五十名，时间一长，还会增加。如果其中有一百个工人每星期领到工资后都到您

这儿来喝一大杯白酒，那么比起现在来，您每个月就卖出四百杯。这我还是保守的，再有，您经营的小饭铺，卖饭菜。您似乎是个不蠢而且还很老练的人，那您就自己想一想，有我们做邻居，您会得着多少利益。”

“这倒是实在话，”瓦维洛夫点头说，“这我清楚。”

“那么，怎么样？”商人大声问道。

“挺好……我们和解吧……”

“您这么快就做出决定，这叫人很愉快，嗯，我已经准备好写一份给法院呈文，讲明您撤回对我父亲提出的要求。您看一遍，签个字吧。”

瓦维洛夫圆睁眼睛瞧着对方，打个哆嗦，预感到一件很不妙的事来了。

“对不起……签字？这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喏，签上您的姓名，就完事了。”小佩通尼科夫用手指点签名的地方，解释说。

“不，这是怎么回事。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您占去那块地，给我多少钱作为报酬？”

“可是要知道，您占着那块地一点用处也没有。”小佩通尼科夫安抚道。

“不过那块地是我的。”老兵叫道。

“当然了。……那么您要多少钱？”

“只要状子上那个数目就够了。……那上面写得有。”瓦维洛夫胆怯地讲明。

“六百？”佩通尼科夫说，悄悄笑起来，“哎，您这个怪人。”

“我有权利。……我甚至能要两千呢。……我可以坚持要你们拆房。……我就准备这么着。……所以赔偿费才定得这么少。……我要求拆房。”

“您尽管要求吧。……我们呢，也许真会拆房……不过要等到三年之后，拖得您交出大笔的诉讼费再说。等我们付了钱，就自己办酒店和小饭铺，而且要经营得比您的好，那您可就没戏了，像入侵波尔塔瓦的瑞典人一样。您会完蛋的，亲爱的，我们会竭尽全力。”

瓦维洛夫咬了咬牙，看了看他的客人，领悟到这个客人就是他命运的主宰。在这个身穿方格衣服，态度安详而又无情无义的人面前，瓦维洛夫开始可怜自己了。

“您这个老兵，既然跟我们是近邻，又相处得好，就能挣到不少钱。这一点我们也会尽力而为的，比方说，甚至现在我就要向您建议开一家小杂货铺。您知道，卖点烟草，火柴，面包，黄瓜什么的……这些都会很抢手的。”

瓦维洛夫听着。他不是个头脑愚笨的人，明白向仇人的慷慨投降才是良策。事情只能从这一点做起。这个士兵不知道怎样发泄他的怨恨就好，就大声骂库瓦尔达道：“那个酒鬼，该死的。”

“您骂的是给您写状子的律师吗？”小佩通尼科夫心平气和地问道，然后叹口气，补充一句说，“确实，要不是我们怜惜您，他可能已经给您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哎。”伤心的士兵摆了一下手说，“他们一共有两个。……一个发现问题，另一个写状子。……该死的记者。”

“怎么会是记者呢？”

“他给报纸写文章。……他们都是您的房客……喏，就是这样的人。您把他们赶走，看在基督的份上，赶走吧。他们是强盗。他们惹事生非，闹得这条街上的人不得安宁。他们害得人没法活，这些不顾一切的家伙，你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打劫你，要不然就放火烧房。……”“那个记者，他是什

么人？”小佩通尼科夫关心地问。

“他吗？酒鬼。本来当教员，后来被开除了。他喝酒，给报纸写文章，写状子。是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

“嗯。他也给您写状子？原来是这样，显然，他还写过厂房建筑得不合规矩，认为那儿的脚手架什么的搭得不好。”

“就是他。这我知道，就是他，这条狗。他自己在这儿念过那篇文章，还夸夸其谈地说：我要弄得佩通尼科夫连短裤都赔上。”

“嗯，是啊，……好，那么，您怎么样，打算讲和吗？”

“讲和？”

老兵低头沉思。

“唉，我们过的这种糊涂日子呀。”他用委屈的口气嚷道，搔着后脑勺。

“那就得学习。”小佩通尼科夫点上一支烟，给他出主意说。

“学习？问题不在这儿，我的先生。我没有自由，这才是问题。是啊，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成天担惊受怕，……老是胆颤心惊，……我想按自己的心思行动，可又完全没有这种自由。那是为什么？我害怕……那个讨厌的教员总是在报纸上写我的事……于是把卫生检查官招来，我就得被罚款。

……你们那些房客啊，动不动就放火、杀人，打劫。……我怎么拗得过他们？他们连警察都不怕。……你把他们送进局子里，他们反而求之不得，可以吃饭不花钱了。”

“哎，要是我跟您谈定了，我会把他们轰走的。”佩通尼科夫答应道。

“那我们怎样谈妥呢？”瓦维洛夫带着苦恼的心情阴沉地问。

“您说出您的条件吧。”

“好。就照状子上说的六百卢布……”

“您就拿一百卢布，行不行？”商人平心静气地问道，认真地瞧着对方，然后淡然一笑，补充一句，“再多一个子儿我也不给了……”这之后，他就摘掉眼镜，从口袋里拿出手绢，慢悠悠地动手擦镜片。瓦维洛夫瞧着他，心里不是滋味，同时又对他生出无限的敬意。

小佩通尼科夫那张温和的脸、那对灰色的大眼睛、宽颧骨、他整个矮墩墩的身材，都透出一股无穷的力量，他相信自己，他的脑筋受过很好的训练。瓦维洛夫也欣赏小佩通尼科夫跟他说话的态度：随和、亲切，没有一点老爷味儿，就像跟亲弟兄谈话一样，其实瓦维洛夫知道自己是个兵，跟那样的人是不能平起平坐的。瓦维洛夫注视着他，几乎是在欣赏他，内心生出强烈的好奇心，顿时压倒了其他一切感情，忍不住恭敬地问小佩通尼科夫：“请问您在哪儿读的书？”

“工学院。您问这个干什么？”小佩通尼科夫眼睛里含着笑望着他说。

“没什么，好玩问问，请原谅。”老兵说着，低下头，然后，忽然赞叹、嫉妒甚至振奋道，“嗯，是埃这就叫教育。”

总之。学问是光明。我们这号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是迎着阳光的猫头鹰……哎，老爷。我们来了结这件事吧？”

他用果断的姿态向小佩通尼科夫伸出一只手，压低声音说：“好，五百吧？”

“一百卢布，不能再多了，叶戈尔·捷连契耶维奇。”佩通尼科夫耸了耸肩说，仿佛惋惜不能再多给似的，伸出一只又白又大的手拍拍老兵那只毛茸茸的手。

他们很快就把事办完了，因为老兵忽然投小佩通尼科夫的所好而做出了很大的让步，而另一个人却咬住不放，寸步不让。等到瓦维洛夫收下一百卢布，在文件上签过字，他就恶狠狠地把钢笔往桌上一甩，叫道：“好啦，现在我可要吃那些流浪汉的苦头了。他们要耍弄我，让我没面子，那些魔鬼。”

“那您就对他们说，我按照状子如数把钱给您了。”佩通尼科夫建议道，嘴里缓缓地喷出缕缕轻烟，眼睛望着它。

“可是难道他们会相信吗？他们也是些机灵的骗子，不亚于……”瓦维洛夫马上打住，为他险些脱口而出的比喻难为情，心惊肉跳地看一眼商人的儿子。那一个在吸烟，一门心思地干这件事。不一会他就走了，临走时对瓦维洛夫许诺说会把那些不安分的人的巢穴拆掉。

瓦维洛夫望着他的背影，叹着气，恨不得指着他的脊梁骨骂几句不堪入耳的话，可那人已迈着坚定的步子，沿着坑坑洼洼，布满垃圾的道路，走上山坡去了。

傍晚骑兵大尉到小饭铺里来。他紧皱眉头，一副严肃相，右手紧紧地捏成拳头。瓦维洛夫迎着他露出负疚的笑容。

“好，该隐和犹大的孝子贤孙，你说吧。……”“解决了，”瓦维洛夫说，叹口气，低下眼睛。

“这我不怀疑。你弄了几块银洋？”

“四百卢布，……”

“你一定是瞎说。……不过这于我倒更好。废话少说，叶戈尔，问题是我发现的，那笔钱该分我一成，教员写过状子，该给他25卢布，另外你再送给大家一大桶酒和各种各样的凉菜。钱马上就给，酒和别的在8点钟前弄好。”

瓦维洛夫脸色铁青，圆睁着眼瞪看库瓦尔达说：“白日作梦。这是公开抢劫。我不给。……您这是什么话，阿里斯季德·福米奇。不，您留着您的胃口到下次过节再吃。”

您也太离谱儿了。不，我现在有办法，不怕您。……我现在……”库瓦尔达看了一眼柜台里的挂钟。

“我给你十分钟，叶戈尔，让你说废话。这段时间让你的舌头过足瘾，然后把我要的东西全给我。你不给，你就看我的。‘末日’不是卖给你一些东西吗？你在报上看到过巴索夫家盗窃案吗？明白了吧？那些东西你没来得及藏起来，我们不会让你得逞的。今儿晚上走着瞧。……明白了？”

“阿里斯季德·福米奇。这又何必？”退役军士哀求道。

“少废话。你究竟听明白没有？”

高个儿、白头发的库瓦尔达严肃地皱紧眉头、压低嗓门说话，他那沙哑恶狠狠的男低音在空荡荡的小饭铺里嗡嗡作响。瓦维洛夫平常有点怕他，因为他以前做过军官，而且是个没有什么东西可损失的人。不过现在，库瓦尔达却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少言寡语，不像平常那么爱逗笑，说起话来像个司令官，相信别人会言听计从，声音里带着正儿八经的威吓。瓦维洛夫领悟到骑兵大尉会毁掉他，而且，如果愿意的话，会像玩一般地毁了他。他只得对这种力量认输。可是这个士兵虽然心惊肉跳，却还要一试，想逃脱惩罚。他深深叹口气，平和地说：“看来，俗语说的对：婆娘把鬼招进门，她就举手打自身……我刚才对您说的是不是真话，阿里斯季德·福米奇，……我是想显得聪明点来着。……其实我只得了一百卢布。”

……”

“往下说。”库瓦尔达还他一句。

“不是我刚才说的四百。那么……”

“犯不着‘那么’。我不知道你哪一次说的是谎话，是刚才还是现在。反正我要从你这儿拿走65卢布。这没多少……对不？”

“哎呀，我的上帝。我对大人可一向是没得说的，从没怠慢过。”

“啊，少耍嘴皮子，叶戈尔，你这个犹太的孝子贤孙。”

“好吧，我给就是。……不过上帝会为此惩罚您的。

……”

“闭嘴，你这地球上的脓瘤。”骑兵大尉大声嚷道，凶恶地转动眼珠，“我已经受到上帝的惩罚。……他逼着我非跟你见面说话不可。……我要把你当场打死，就跟打死苍蝇一样。”

他在瓦维洛夫鼻子跟前摇晃着拳头，龇着牙，磨得咔咔响。

他走后，瓦维洛夫开始苦笑，不断地眨眼。随后，两滴大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

泪珠好像是灰白色，刚流进唇髭里，另外两滴又接下来了，于是瓦维洛夫走进房间里，在圣像前站住，呆立很久，既没祈祷，也没动弹，更没擦掉他长满皱纹的棕色脸颊上的泪水。

助祭塔拉斯一向喜欢树林和草场，就请那些沦落的人们到野外一个峡谷去，去那儿，在自然的怀抱里喝瓦维洛夫的酒。可是骑兵大尉和其他所有的人都在骂助祭，骂自然，决定就在他们的院子里喝酒。

“一个，两个，三个……”阿里斯季得·福米奇数道，“我们一共有13个人。教员不在……嗯，不过还有些流浪汉来的。我们就算会来20个吧。每人摊到两根半黄瓜，一磅面包，一磅肉……倒挺不错的。每人有一瓶白酒……还有酸白菜、苹果和三个西瓜。请问，另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的朋友们，坏蛋们？好，我们来准备张口吃掉叶戈尔·瓦维洛夫吧，因为这都是他的血和肉。”

他们在地上铺了些烂衣服，把酒瓶和食物摆在上面，然后围其而坐，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强压着喝酒的欲望，只让它在他们眼睛里闪亮。

傍晚来临，阴影降在夜店院子里那片被垃圾弄得不堪入目的土地上。太阳的余辉照着快要倒塌的房顶。一片阴冷和清静。

“咱们喝吧，弟兄们。”骑兵大尉下令说，“我们几个杯子？六个，可是我们有13个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你倒酒。倒好了吗？好，第一次出击……开火。”

他们喝酒，嗽喉咙，吃了起来。

“可是教员不在……哎，我有三天没见到他人影了。有人见过他吗？”库瓦尔达问。

“没有……”

“这跟他的个性格格不入。哦，反正都一样。我们再喝一杯。我们来为阿里斯季得·库瓦尔达的健康干一杯，他是我仅有的朋友，在我一生中一分钟也没离开过我。不过，见鬼，要是他离开我一阵，也许我倒会沾光不小呢。”

“这话说得真有趣。”“剩饭”说，咳起嗽来。

骑兵大尉盛气凌人地瞧着伙伴们，但没吱声，因为他在吃东西。

酒一下肚，这群人马上活跃起来，每人的食物都分得很多。“一个半塔

拉斯”讲出了胆怯的愿望，说是想听听故事，可是助祭正跟“陀螺”斗嘴，说瘦女人比胖女人好，没理睬他朋友的话。他极力向“陀螺”证实他的见解，强词夺理，只有固执已见的人才会这样。“流星”伏在他旁边的地上，回味助祭那些刺人的话，幼稚的脸上露出动情的神色。马尔季亚诺夫伸出生满黑毛的大手抱住膝盖，沉默而阴郁地看着酒瓶，用舌头把唇髭卷进嘴里去，再用牙齿咬祝“剩饭”在拿佳帕取乐。

“我已经偷看到你这个巫师把钱藏在哪儿了。”

“算你走运。”佳帕声音沙哑地说。

“我，老兄，要把你那些钱偷走。”

“拿去吧。……”

库瓦尔达跟这些人在一起觉得没意思，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谈得来，能真正听明白他那些滔滔不绝的话，对其意能心领神会。

“教员到底能上哪儿去呢？”他把他想的说了出来。

马尔季亚诺夫瞧了他一会儿，说：

“他会来的。……”

“我相信他肯定会来的，但不是乘马车。我们来为你的未来干一杯，未来的苦役犯。你要是谋杀一个富人，就把钱分给点我，那么，老弟，我就要到美洲，到那个……叫啥名来着？兰帕斯……不，到潘帕斯去。我到了那儿，就设法弄个美国总统当当。然后我向全欧洲宣战，把它打得稀巴烂。我要买通欧洲的……军队。我要收买法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叫他们自相残杀……就跟伊利亚·穆罗梅茨用鞑靼人打鞑靼人一样。只要有钱，就能做伊利亚……消灭欧洲，把犹太·佩通尼科夫雇来做当差的。……他肯做的……每月给他一百卢布，他就肯做。不过这个听差不是个玩艺儿，因为他会偷东西。……”

“而且瘦女人比胖女人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瘦女人开销少些，”助祭振振有词地说，“我的前妻做衣服要买12俄尺的布，可是我的后妻十俄尺就够了。……吃起东西来也少些。……”“一个半塔拉斯”负疚地笑起来，转过头去对着助祭，用一只眼睛盯住他的脸，难为情地说：“我也有过老婆呢……”“老婆人人都可能有过，”库瓦尔达说，“不过继续你的谎话吧……”

“她瘦精精的，食量不校……甚至活活地撑死了。

……”

“独眼龙，你把她毒死了。”“剩饭”肯定地说。

“不，天地良心。她是吃鲟鱼胀死的。”“一个半塔拉斯”说。

“可是我跟你讲：她是你毒死的。”“剩饭”一口咬定道。

这种情况在他是常有的事：先说一句荒谬的话，然后就一个劲儿地唠叨，又无任何理由来证实他的话。他先是带着任性的孩子的口气说，渐渐地就差不多变成了疯狂的嚎叫了。

助祭给他的朋友鼓劲：

“不，他不可能毒死她……没什么原因嘛。……”“可是我说，是他毒死的。”“剩饭”尖叫道。“得啦。骑兵大尉神气活现地大吼一声。他的烦闷无聊变成了痛苦的愤怒。他用凶狠的眼睛瞧着他的朋友们，却没能在那些半醒半醉的脸上找到能进一步泄怒的借口，就把头垂到胸上，就这样坐了几分钟，随后在地上躺下，脸朝着天。“流星”在吃黄瓜。他手里拿着黄瓜，看都没看，用嘴把它嚼进半截，再用大黄牙一咬碎，弄得汁水四溅，溅了他一脸，看来他并不想吃黄瓜，不过这吃的过程倒让他津津有味，马尔季亚诺夫像神

像那样坐着一动不动，一直保持坐下来时的姿势，同样聚精会神而阴沉地瞧着一个已经喝空一半的六升大酒瓶。佳帕瞅着地面，嘴里在嚼肉，而他的老牙却嚼不动。“剩饭”躺在那儿，背朝着天，咳个不停，把他整个小身子蜷成一团。剩下的那些沉默的人的黑影，坐着的，躺着的，姿态各异，破烂的衣服使他们看上去像些丑陋的野兽，由某种粗暴而奇妙的力量创造出来，借以嘲讽人类。

从前在苏兹达尔城，
有个门第不高的太太，
她浑身抽搐，
心情不快。……

助祭低声唱着，抱住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那一个看着他的脸愉快地笑着。“一个半塔拉斯”色迷迷地嗤嗤笑。

夜晚将近。天空中繁星微微闪烁，城里高坡上燃起万家灯火。河上传来轮船凄惨的汽笛声，瓦维洛夫小饭铺的大门‘咯吱’一声关上了，震得玻璃发出刺耳的响声。有两个黑影走进院子里来，凑近酒瓶四周的那群人。有一个人影哑着声问：“你们在喝酒吗？”

另一个又嫉妒又快活地低声说：
“瞧瞧这些魔鬼。”

后来有一只手伸过助祭的头顶，拿起一个酒瓶，然后把瓶里的酒倒进杯子里，响起那种特有的滴嘟声。然后他俩大声嗽喉咙。

“哎，心里不难受呀。”助祭叫道，“独眼龙。咱们来回顾古代，唱《在巴比伦的河上》吧。”

“难道他会唱？”西姆佐夫问。

“他吗？老兄，他在主教唱诗班里当过独唱……好，独眼龙……在河——河——河上……”助祭的嗓音像是狂叫，像有点沙哑，时断时续，他的朋友用刺耳的假嗓子唱起来。

那所无人继承的房子笼罩在黑暗之中，体积显得膨胀起来，或者那一大堆半朽的木料像是向那群人凑近来，他们的狂叫在房子里引起混浊的回声。蓬松的乌云在他们头上的天空慢悠悠地浮动。这些沦落的人们当中，有人鼾声大作，其余那些还没喝得大醉的人，有的一言不发地喝酒，吃东西，有的低声说话，说话间常常有很长的停顿。这场盛宴，酒和菜都异常丰盛，大家却郁郁寡欢，这是少见的。平常，夜店的住客们一喝酒，总是热闹非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今天却总也没有这种场景。

“你们这些狗。别吠了，……”骑兵大尉对歌手们说，从地上抬起头来听着，“有人来了，……坐着马车……”马车来到这条街上，而且是在这种时刻，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城里有谁会冒险坐着马车走这条坑坑洼洼的街道呢？这会是谁呢，到这儿来干什么？大家抬起头来听着。在夜的一片静谧中清晰地传来马车轮子不断碰撞挡泥板的沙沙声。马车越来越近。这时候响起某人粗鲁的问话声：“喂，究竟去哪儿？”

有人回答说：

“喏，大概就是这所房子。”

“我这马车再也不往前走了……”

“这是来找我们的。”骑兵大尉叫道。

“是警察。”一个惊谎的低语声响起来。

“警察居然坐马车。傻瓜。”马尔季亚诺夫声音低沉地说。

库瓦尔达站起来，朝大门口走去。

“剩饭”低下头，瞧着他的背影，开始听。

“这里是夜店吗？”有人用刺耳的嗓音问。

“是。”骑兵大尉用不快的男低音答道。

“记者契托夫住这儿吗？”

“您把他送来了？”

“对……”

“喝醉了？”

“他病了。”

“那就是说醉倒。喂，教员。好，站起来。”

“别急。我来扶您。……他病得厉害。他在我家里躺了两天，您搀着他的腋下。……大夫给他看过玻不太妙。

……”

佳帕站起来，慢慢往大门口走去。“剩饭”却笑了一声，喝起酒来。

“点灯。”骑兵大尉命令道。

“流星”走进店里，在屋里点上灯。于是一道宽宽的光带从夜店门口投到院子里，骑兵大尉跟一个矮个的人一起扶着教员，沿着那道光带走进店里。教员的头无力地垂到胸口上，两只脚在地上蹭，两只胳膊在空中耷拉着，跟断了似的。在佳帕的帮助下，他们把他放在板床上，他呢，浑身发抖，轻声呻吟，在板床上直挺挺地躺着。

“我跟他在同一家报社里做事……他很不幸。我对他说：‘请吧，您就住在我家里，不碍事的。……’可是他求我说：‘您把我送回去。’他很着急……我看这对他不利，就把他送来了。……他的家不就是这儿吗？……对吗？”

“照您看，他还有别的家吗？”库瓦尔达粗鲁地问道，注视着他的朋友，“佳帕，去弄点凉水来。”

“那么……”矮个的人为难地踌躇道，“我想……这儿不再需要我了吧？”

“您吗？”骑兵大尉目光锐利地瞧着他。

矮个的人穿一件很旧的上衣，可是衣扣却仔细地从下扣到下巴底。他裤子的底边已经破损，帽子旧得褪了色，揉得跟他那张饥饿的瘦脸一样皱皱巴巴。

“对，不需要您了，像您这样的人，我们应有尽有……”骑兵大尉说，转身去不理睬那矮个子。

“那么，再见。”矮个子说着，往门口走去，但又在门口轻声要求说，“如果他有不测……你们通知一下编辑部。……我姓雷若夫。我好写一篇短短的讣告，你们知道，他毕竟是为报社出过力的人……”“哼，您是说，讣告？写20行，赚40戈比？我会办得更好点：等他归天了，我就割下他的一条腿，送到编辑部，交给您。这对您比写讣告合算得多，够您吃三天的……他的腿肥得很。……他在世的时候，你们那儿的人就都吃他。

……”

矮个子发出有点古怪的喷鼻声，告辞了。骑兵大尉在板床上坐在教员身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前额和胸脯，呼唤他说：“菲利普。”

这一声轻轻的呼唤撞在夜店肮脏的墙上，消散了。

“老兄，这真荒谬。” 骑兵大尉说，用手轻轻抚摸着躺着不动的教员蓬乱的头发。后来骑兵大尉听着他短促而断断续续的呼吸声，注视着他削瘦的土色的脸，叹了口气，严峻地皱起眉头，四处打量了一下。那盏灯真不带劲：灯火不住左摇右摆，黑影在夜店的墙上不声不响地闪动。骑兵大尉凝目呆望着影子的无言的游戏，捻了捻自己的胡子。

佳帕提着一桶水走过来，把它放在板床上教员的头边，然后抓住教员的一只胳膊，用手把他托起来，好似在掂量他的重量。

“不要水了。” 骑兵大尉摆了摆手说。

“应当请个教士来。” 抬破烂的老人建议说。

“全犯不着。” 骑兵大尉决定说。

他们瞧着教员，沉默了片刻。

“我们去喝酒吧，老鬼。”

“那他呢。”

“你能帮他什么呢？”

佳帕转背，对着教员，他们走到院子里。

“怎么样了？” “剩饭” 把他的尖脸转过来，问骑兵大尉。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要断气了，……” 骑兵大尉简单地告诉他说。

“他是被打了吧？” “剩饭” 关切地问。

骑兵大尉没吱声，只顾埋头喝酒。

“倒好像是他知道我们有这些食物给他办丧宴似的。” “剩饭” 说，点上一支烟。

有人笑起来，有人长叹一声，助祭忽然浑身使力，努了努嘴，擦了擦额头，狂叫道：“愿东正教徒安息。”

“你埃” “剩饭” 压低声音说，“你嚷什么？”

“给他一巴掌。” 骑兵大尉出主意说。

“笨蛋。” 佳帕的沙哑声响起来，“别人要归天了，得安静才是。”

四处一片宁静。天上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了，秋夜阴森黑暗笼罩着大地。入梦的人不时发出鼾声，斟酒的滴啾声，嘴的吧嗒声时断时续。助祭嘟哝着什么。乌云压得那么低，仿佛马上就要碰到旧房的房顶，把它推倒，压在那群人身上似的。

“啊，……一个要好的人就要死了，我心如刀绞，……” 骑兵大尉结结巴巴说，头垂到胸口上。

他的话如石沉大海。

“他是你们中最好的人。……最聪明，最正派。……我怜惜他。……” “与圣徒们一同安息吧。……唱啊，独眼龙坏蛋。” 助祭发起怒来，用手戳了一下朋友的腰，那个朋友已经在他身边打盹儿了。

“住嘴。……你。” “剩饭” 用怒气冲冲的低语声嚷道，跳了起来。

“我来揍他的脑袋。” 马尔季亚诺夫提议，从地上抬起头来。

“你没睡着？” 阿里斯季德·福米奇异常亲切地说，“你听见了吗？我们的教员……” 马尔季亚诺夫沉重地在地上扭动一阵，站了起来，瞧了瞧夜店门里和窗里泻出来的光带，摇摇头，挨着骑兵大尉坐下。

“我们要不要喝酒？” 骑兵大尉提议道。

他们摸着黑找到酒杯，开始喝酒。

“我去看一下……”佳帕说，“也许他要什么东西。”

“他要棺材。”骑兵大尉冷笑说。

“您别这么说。”“剩饭”用低沉的声音请求道。

“流星”从地上爬起来，跟着佳帕走了。助祭也想站起来，可是东倒西歪又倒了下去，大声骂了几句。

佳帕走后，骑兵大尉拍着马尔季亚诺夫的肩头，低声说：“是啊，马尔季亚诺夫……你一定比旁人感触要深些。

……你是……不过，说这种话有什么用呢。你可怜菲利普吗？”

“不，”从前的典狱官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老兄，这一类的感触我一点也没有……已经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这样生活太糟了。我说要杀人，那是当真说的。……”“是吗？”骑兵大尉含糊其词地说，“嗯，……好，我们再喝点。”

“我们的事好办……有酒喝就行。”

这是西姆佐夫醒来后在用快活的声音歌唱。

“弟兄们？有谁在这儿？给我这老头子倒一杯酒。”

人家就给他倒酒，递给他。他喝完，又躺下，把头伸到人家的腰上去。

这之后，沉默了两分钟。那沉默好比这秋夜，黑暗而阴森骇人。后来，有人小声讲话……“什么？”另一个人问。

“我是说，他是好人。这个人十分斯文。”先前那个人小声说。

“他兜里有钱……总是大方地分赠弟兄们。……”之后又是一阵沉默。

“他就要没气了。”佳帕沙哑的声音在骑兵大尉头的上方响起来。

阿里斯季德·福米奇站起来，勉强站稳，往店堂里走去。

“你去干什么？”佳帕拦住他说，“你别去。要知道你醉了……这样不好。”

骑兵大尉站住，思索了一下。

“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哪件事算是好的？去你的吧。”

夜店的墙上，阴影仍然在不住地跳动，仿佛在默默地互相争斗似的。教员直挺挺地躺在板床上，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裸露的胸膛大起大伏，嘴角冒着泡泡，脸上显露出无比紧张的神情，仿佛他要竭尽全力说出一句重大的而又难于启齿的话，却又说不出来，因而在忍受着有口难言的痛苦似的。

骑兵大尉站在他面前，把两只手放在背后，默默地看了他一分钟，后来他难过地皱起眉头，开口说：“菲利普。你跟我说句话，……说句安慰你朋友的话。……别这样。……老弟，我喜欢你。……所有的人都是畜生，只有您……虽然是个酒鬼，我却觉得你是个人。

唉，你酒喝得太多了，菲利普。你就是让酒给害了。……这是何苦呢？你本来应当学会控制自己……应当听我的话。以前我不是常跟你说……”那种通称为死亡的，毁灭一切的神秘力量，正在跟生命进行阴森而庄严的搏斗，仿佛见到这个醉汉近在眼前而感到受了侮辱似的，决定赶快干完它那无情的工作。这时候教员重重地叹口气，轻轻地呻吟几声，哆嗦了一下，伸直四肢，不动弹了。

骑兵大尉站在那儿，身子摇晃一下，继续说着：“你要我给你拿点酒来吗？不过你还是不喝为好，菲利普。

……你要控制自己，忍耐一下。……要不干脆喝吧。说实在的，何必

约束自己呢。……有什么必要呢，菲利普？不是吗？

“有什么必要呢？……”

他握住教员的脚，把他拉过来。

“哦，你睡着了，菲利普。好，……睡吧。晚安。……明天我再跟你详谈，你会相信根本犯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那么你现在睡吧……要是你还活着的话……”他没听见回答，就走出去，回到那伙人当中，申明说：“他睡着了……没准死了……我不知道……我有点醉了。

……”

佳帕把头弯得越发低了，在胸前画个十字。马尔季亚诺夫一声不响地蜷起身子，在地上躺下。“剩饭”很快地在地上动起来，压低声音，用气愤忧伤的语气说：“你们统统见鬼去吧。……哎，他死了。可是死了又怎么样？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知道这些？为什么要把这些讲给我听？时辰一到，我自己也要死的……跟他一样。……我跟别人一样埃”“这是实话。”骑兵大尉大声说，重重地坐在地上，“时辰一到，我们也会死的，跟别人一个样。……哈哈。我们怎么活着……那是不屑旁人一顾的区区小事。可是说到死，我们却会跟大家一样地死。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请相信我的话。因为人活着就为了等死。人总会要死的。……既然这样，人怎样活着还不是一个样？马尔季亚诺夫，我说的在理吗？我们再喝点……趁活着再喝点。”

雨点稀稀拉拉地掉下来。浓密的黑暗笼罩着躺在地上的人影，他们睡的睡，醉的醉，身子蜷曲着。从夜店里射出来的那条光带渐渐暗淡了，抖动起来，忽然消失了。显然，灯被风吹灭了，或者里边的煤油烧干了。雨点打在夜店的铁皮顶上，声音怯弱而犹豫。城里山坡上传来钟楼发出的稀疏而悲凉的钟声，那是教堂看守人敲的。

铜钟的响声从钟楼上飘来，在黑暗中轻轻地飘荡，渐渐地消失。可是黑暗还没来得及消除那颤抖的叹息般的余音，第二下钟声又响起来，又在夜晚的寂静中响起黄铜那忧郁的叹息声了。

第二天早晨佳帕第一个醒来。

他翻个身，躺平，仰望天空；只有这样躺着，他那残废的脖子才容许他瞧见头上的天空。

天色灰白而单调。在那儿，上边，聚集着潮湿而寒冷的昏暗，挡住阳光，遮蔽了广阔的蓝天，向尘世倾注着沮丧。佳帕在胸前画个十字，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想看一看哪儿还剩下酒。酒瓶空了。佳帕从伙伴身上爬过去，开始看那些杯子。

他发现有一个杯子几乎装满了酒，端起来就喝，用衣袖擦擦嘴巴，用手摇了摇骑兵大尉的肩膀。

“起来……嗨。听见了吗？”

骑兵大尉抬起头，睁开惺忪的眼睛瞧着他。

“应当去报告警察……嗨，起来。”

“报告什么？”骑兵大尉半醒半睡，生气地问道。

“报告他死了，……”

“你说的是谁？”

“那个念书人。……”

“菲利普？是埃”

“你忘了……唉。”佳帕用沙哑的声音责备道。

骑兵大尉站起来，大声打呵欠，伸个懒腰，弄得骨节喀喀作响。

“那你去报告吧……”

“我不去……我不喜欢他们。”佳帕阴郁地说。

“嗯，你去把助祭喊醒。……我到那边去看看。”

骑兵大尉走进夜店，在教员脚旁站住，死人躺在那儿，身子挺得笔直，左手放在胸口上，右手搁在一边，仿佛要举起胳膊打什么人似的，骑兵大尉心想：教员要是现在站起来，身子就会跟“一个半塔拉斯”一般高，后来他在板床上挨着教员的脚坐下，想起他们在一起生活有三年左右，不由得叹了口气。佳帕走进来，歪着头，就像山羊要用犄角顶人似的。他在教员那双脚的另一边坐下，瞅着他黑乎乎的脸，那张脸平静而严肃，他紧闭嘴唇。佳帕声音沙哑地说：“是啊，……瞧，他死了……我不久也会跟他去的……”“你也该死了。”骑兵大尉心情不快地说。

“是时候了。”佳帕同意道，“你也该死了，……总比这样活着要强。……”

“可也许不如活着好呢。你怎么知道？”

“不会比这更坏了。人死了，是跟上帝打交道。……现在却是跟人打交道，……可是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呀。”

“得了，行了，别哑着嗓子嚷。”库瓦尔达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说。

在昏暗的夜店里，空气变得庄严而肃静。

他们在死去的朋友脚旁坐了很久，时不时地看他一眼，两个人都心事重重。后来佳帕问道：“你给他下葬吗？”

“我？不。让警察去给他收尸吧。”

“哦。我看，你该给他下葬。……要知道，你已经从瓦维洛夫那儿拿了他写状子的钱。……要是不够，我来给……”“他的钱在我这儿……可是我不想用来下葬。”

“这不好。你占死人的便宜。我马上告诉大家，说你想霸占他的钱……”佳帕威吓说。

“你真蠢，老鬼。”库瓦尔达轻蔑地说。

“我才不愚蠢呢……我只是说，这样做不好，不义道。”

“好了。你别纠缠我。”

“瞧你说的。那是多少钱？”

“25卢布……”库瓦尔达心不在焉地说。

“哎。……要能给我五卢布才好呢。……”“你这个可恶的老坏蛋……”骑兵大尉冷冷地瞧着佳帕的脸说，“真的，给我吧。……”“去你的。……我要用这笔钱给他立块碑呢。”

“给他立个什么？”

“我要买一块磨石和一个锚。我把磨石放在坟上，再把锚的链子套在上面。那会很重呢……”“这是干什么？你这种做法真是稀奇古怪。……”“哎，……用不着你管。”

“你当心，我会捅出去……”佳帕又威胁说。

阿里斯季德·福米奇呆视着他，沉默了一阵子。

“你听，……有人来了。”佳帕说，站起身来，走出夜店。

没多久，区警察局长，法院侦讯官和医师出现在夜店门口。三个人依次走到教员跟前，看他一眼，走出去，而且斜起眼睛，用不信任的目光看库瓦尔达，他坐在那儿，不理睬他们，后来区警察局长朝教员那边点点头，问

他说：“他是怎么死的？”

“你们问他吧。……我想，是因为不习惯……”“什么？”侦讯官问。

“我是说，依我看，他死是因为不习惯他得的那种病……”“嗯……是埃那么他病了很久了吧？”

“应该把他搬到这儿来才是，在那边看不清楚，”医师用不耐烦的声调建议说，“也许，有些迹象……”“喂，叫人把他抬出来。”区警察局长吩咐库瓦尔达说。

“您自己叫吧。……他在这儿并不妨碍我们……”骑兵大尉冷淡地答道。

“哼。”警察局长大声说，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呸。”库瓦尔达以牙还牙道，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憋了一肚子气，龇牙咧嘴。

“见鬼。……”区警察局长叫道，暴跳如雷，血涌上他的脸，“你这么干我决不会饶过的。我……”“诸位诚实的先生，身体好哇。”商人佩通尼科夫出现在门口，用讨好的声音说。

他用尖锐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打了个哆嗦，退了一步，脱下帽子，老老实实地在胸前画个十字。随后他脸上现出幸灾乐祸的得意笑容，眼睛瞧着骑兵大尉，毕恭毕敬地问道：“这儿出了什么事？好像打死人了？”

“对，这儿就是出了一件跟这差不离的事。”侦讯官回答他说。

佩通尼科夫长叹了口气，又在胸前画个十字，用伤感的声调说：“啊，我的天。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呀。平素我上这儿来，看一下，……哎，哎，哎，后来我回到家，总觉得心神不宁，求上帝拯救每个人吧。……我已经多少次对这位先生，哎，……对这个流氓头子说过，我不想把这宅子租给他了，可是我怕……这些……您知道……这种人……我心想，还是让他三分为好，要不，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他伸出一只手在空中从容地挥动一下，然后用它抚摸一下他的脸，把胡子捻在手心里，唉声叹气。

“他们是危险人物。这位先生好像是他们的头儿……简直就是个强盗头子。”

“哎，我们正要摸摸他的底，”区警察局长，用威胁的口气说，眼睛带着复仇的神情，瞧着骑兵大尉，“我对他也一清二楚……”“是啊，老兄，我和你是老相识了……”库瓦尔达用亲热的口气肯定道，“我给过你和你的手下多下贿赂来封你们的口呀。”

“诸位先生，”区警察局长叫起来，“你们听见了吗？我请你们记祝我决不放弃这种行为。……埃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好，你给我记祝我要叫你……把说出的话给吞进去，我的朋友。……”“俗语说的好：临阵打仗，先别吹牛。……”阿里斯季德·福米奇平心静气地说。

医师是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好奇地瞧着他。侦讯官也瞧着他，聚精会神里透着险恶，佩通尼科夫却神气十足。警察局长大嚷大叫，跑来跑去，恨不得扑到他身上去。

马尔季亚诺夫阴森的影子在夜店门口出现。他悄悄走过来，在佩通尼科夫身后站住，下巴正好凑到商人的头顶上。助祭在他身旁探头来张望，睁大他那对浮肿的小眼睛。

“不过，我们来办正事吧，诸位先生。”医师建议说。

马尔季亚诺夫扮了个鬼脸，忽然冲着佩通尼科夫的头打了个喷嚏。商人大叫一声，蹲下身子，闪到一边，险些儿把警察局长撞到地上，局长一把

抱住他，自己却差点倒下去。

“看见了吗？”商人指着马尔季亚诺夫，惊慌地说，“他们就是这种人。啊？”

库瓦尔达哈哈大笑。医师和侦讯官也笑了。又有些新来的人陆续出现在夜店门前，那些人睡眼惺忪，面部浮肿，蓬头散发，睁大发炎的红眼睛无礼地瞅着医师，侦讯官，区警察局长。

“你们往哪儿钻？”警察局长羞辱他们说，抓住他们的破衣服，往门外推。然而寡不敌众。他们理都不理会他，仍旧往里钻，吐出劣酒的气味，一声不响，满脸凶相，库瓦尔达瞧瞧他们，再瞧瞧长官们，那些长官看见坏人来得这么多，有点儿慌里慌张。库瓦尔达却笑着对长官们说：“诸位先生。也许你们愿意跟我的房客们和朋友们认识一下吧？愿意吗？总之都一样，你们既要办公事，早晚都得跟他们认识的，……”医师为难地笑起来。侦讯官抿着双唇。警察局长想起现在该干什么，就对着院子里嚷道：“西多罗夫。吹口哨……等他们来了，叫他们赶一辆板车到这儿来。……”“好，我要走了。”佩通尼科夫从墙角边走出来，说，“诸位先生，你们今天把这个住处挪空。……我要拆掉这所破房。

……你们快点搬出去……否则我就叫警察了。……”院子里警察的哨子尖声响起来。夜店门口站着一大群住客，一个劲儿打呵欠，搔痒。

“那么，你们不愿意认识？……这可不礼貌埃……”阿里斯季德·库瓦尔达笑着说。

佩通尼科夫从口袋里拿出钱包，翻了一阵，拿出两枚五戈比硬币，他在胸前画个十字，把硬币放在死人的脚上。

“求主祝福，……拿这钱葬有罪的吧。……”“什么？”骑兵大尉大吼一声，“你拿钱供他下葬？把钱拿开。拿开，我跟你讲，……坏蛋。你居然拿你偷来的几个子儿供正直的人下葬用……我揍你。”

“大人。”商人魂飞魄散地叫道，抓住警察局长的胳膊肘。

医师和侦讯官躲到一边去，局长大声叫道：“西多罗夫，到这儿来。”

那些沦落的人们站在门口跟一堵墙似的，一面看一面听，十分入神，那些皱巴巴的脸活跃起来。

库瓦尔达在佩通尼科夫的头顶上挥了挥拳头，尖声叫嚷，像野兽般转动着血红的眼睛，说：“下流胚，贼。把钱拿开。贱畜生，拿回去，我说。……要不然我就把这几个钱塞到你眼里。拿走。”

佩通尼科夫伸出一只发抖的手取回他的赠礼，伸出另一只手挡开库瓦尔达的拳头，嘴里说道：“请您做证，局长老爷，还有你们这些好人。”

“商人，我们可不是什么好人。”“剩饭”用破嗓音说。

警察局长鼓起两腮，像气泡似的，使劲打了个唿哨，把另一只手举到佩通尼科夫头的上方，一个劲儿扭动身子，仿佛商人想钻进他的肚子似的。

“你要我逼着你吻这个死人的脚吗，狡猾的坏蛋？要吗？”

库瓦尔达就抓住佩通尼科夫的衣领，把他像小猫似的往门外甩。

那些沦落的人们赶紧让开，好让商人摔倒在地。他就直挺挺地倒在他们脚下，吓得发疯似地叫道：“杀人啦。救命埃……杀人啦。”

马尔季亚诺夫慢悠悠地抬起脚，对着商人的头踢过去。

“剩饭”脸上带着解恨的神情，往佩通尼科夫脸上啐一口口水。

商人把身子缩成一团，手脚在地上乱爬，滚到院子里，引起了哄堂大

笑。这时候有两个警察来到院子里，警察局长指着库瓦尔达对他们嚷道：“逮捕他。捆起来。”

“把他捆牢，好人。”佩通尼科夫恳求道。

“不准你们动手。我不跑，……我自己会走。”库瓦尔达看见那两个警察跑到他跟前来，就挥手把他们赶开，说。

那些沦落的人们一个个不见了人影，一辆板车驶进院子里来。有几个郁郁寡欢的流浪汉从夜店里把教员抬出去。

“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朋友……你等着就是。”警察局长威吓库瓦尔达说。

“怎么样，强盗头子？”佩通尼科夫看见仇人的手已被捆紧，喜不自禁，就阴险地问道，“怎么样？束手就擒了？你等着好了。好戏还在后头呢。……”可是库瓦尔达没言语。

他站在两个警察当中，昂首挺胸；神情严峻得令人害怕地瞧着教员怎样被放到板车上去。有人把尸首夹在腋下，他个儿矮，等到教员的腿已经丢到车上，却没有法把他的头放上车去。

一时间，从教员的姿势看，倒好像他打算头朝下，从板车上一头栽下来，钻进地里，以便躲开这些不容他停留的、愚蠢而狠毒的人似的。

“把他带走。”区警察局长指着骑兵大尉，下令道。

库瓦尔达没提出抗议，只是紧皱眉头，一声不响，从院子里走出去，正要经过教员身旁却低下头，没看他。马尔季亚诺夫绷起脸，跟着他走去。商人佩通尼科夫的院子很快空荡荡的了。

“哎，走。”车夫吆喝道，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

板车走了，在院子里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颠簸着，教员身上盖着一块破布，硬梆梆地仰面躺在车上，他的肚子不住地颤动，看起来，教员像是在满意地轻声暗笑，在为终于离开夜店，再也不回来，从此永远不回来而高兴似的。……佩通尼科夫的目光跟随着他，虔诚地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开始小心地用帽子掸掉粘在他衣服上的灰尘和污物。等到他长外衣上的灰尘全无，他脸上就露出平静的满意神情，他从院子里可以遥望到骑兵大尉顺着街道走上坡，两只手倒捆在背后，高高的个子，灰色的衣着，头戴一顶制帽，镶着红帽箍，就像一条血带。

佩通尼科夫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往夜店走去，可是忽然打个哆嗦，收住脚。原来他对面，门口那儿，站着个可怕的老人，手里拄着拐杖，肩后背着个大气袱，细长的身上穿着件旧衣服，破布的碎条耷拉下来。重包袱压弯了腰，他把头低到胸上，看样子像要一头撞向商人。

“你是什么人？”佩通尼科夫叫道，“你是谁？”

“是人。”他用低沉的沙哑声回答道。

这种沙哑声音倒逗得佩通尼科夫高兴起来。他放心了，甚至还微微一笑。

“人。哎，你啊，……难道有你这样的人？”

他让到一边，让老人从面前走过去，可是他直冲他走来，声音低沉地嘟哝说：“人有各种各样……这是上帝的安排。……有的人还不如我……比我还差呢……对了。”

阴沉沉的天空默默地俯视着这个肮脏的院子，俯视着这个衣服整齐的留着把尖尖的白胡子的在地上走动的人，他仿佛在用脚步和锐利的眼睛丈

量什么似的。一只乌鸦落在旧房顶上，得意地叫着，时而伸长脖子，时而摇晃身子。

冷峻的灰色雨云布满天空，含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紧张意味，好像已下定决心，准备下一场倾盆大雨，把这个不幸的，灾难深重的，可悲的世界的全部污秽一扫而尽。

春的旋律

戈仁权 雪影译

在我房间窗外面的花园里，一群麻雀在洋槐和白桦的光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热烈地交谈着，而在邻家房顶的马头形木雕上，蹲着一只令人尊敬的乌鸦，她一面倾听这些灰乎乎的小鸟儿的谈话，一面妄自尊大地摇晃着头。充满阳光的和暖的空气，把每一种声音都送进我的房间：我听见溪水急急的潺潺的奔流声，我听见树枝轻摇的簌簌声。我能听懂，那对鸽子在我的窗檐上正在咕咕地絮语着什么。随着空气的振荡，春天的音乐就流进我的心房。

“唧——唧唧。”一只老麻雀在对他的同伴们说，“我们终于又等到了春天的来临……难道不是吗？唧唧——唧唧。”

“乌哇——是事实，乌哇——是事实。”乌鸦优雅地伸长脖子，表示了意见。

我很熟悉这个持重的鸟儿：她讲话一向简短扼要，而且都不外是肯定的意思。她像大多数乌鸦一样，天生愚蠢，而又胆小得很。然而，她在社会上占有一个美好的地位，每年冬天她都要为那些可怜的寒鸦和老鸽子举行某些“慈善”活动。

我也熟悉麻雀，——虽然就外表来说，他好像是轻浮的，甚至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本质上，他却是种颇为精明的鸟儿。他在乌鸦旁边跳来跳去，装出尊敬的样子，但在内心的深处，他很知道乌鸦的身价，并且在某些时候还免不了要讲上两三段关于乌鸦的不大体面的历史。

这时，窗檐上的一只年轻的爱打扮的公鸽，正热情地说服那只腼腆的母鸽：“假如你不和我分享我的爱情，那我就要因为绝望而苦苦地死——死掉，苦苦地死——死掉……”“您知道吗？夫人，金翅雀们飞来啦。”麻雀禀报说。

“乌哇——是事实。”乌鸦回答道。

“他们飞来啦，吵吵嚷嚷，飞来飞去，唧唧喳喳……这是一群怎样也不能安静下来的鸟儿。山雀们也跟着他们一齐来啦……正像往常一样……嘿——嘿——嘿。昨天，您晓得，我开玩笑地问过其中一只金翅雀：‘怎么，亲爱的，你们飞出来啦？’他毫无礼貌地作了回答……这些鸟儿，对交谈者完全不尊敬他的官衔、称号和社会地位……我呢，不过是一只七品文官麻雀……”就在这时候，从房顶的烟囱后面，突然出现了一只年轻的大公鸦，他压低嗓门报告说：“我本着自身的职分，细听栖息在空中、水里和地下的一切生物的谈话，并且严密注意他们的行动，我荣幸地报告诸位，那些金翅

雀们，正在大声地谈论春天，而且他们胆敢希望整个大自然很快就苏醒。”

“唧——唧唧。”麻雀叫了一声，忐忑不安地望着这个告密者，而乌鸦却善意地摇了摇头。

“春天已经来过，而且来过不只一次……”老麻雀说，“至于讲到整个大自然的苏醒，这……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假如这能得到那些主管部门的许可的话……”“乌哇——是事实。”乌鸦说道，用赏识的眼光瞟了对方一眼。

“必须补充的是，”大公鸦又继续说，“那些金翅雀，还对它们要饮水止渴的溪流，据说——有些混浊，因而表示不满。

其中有几个甚至胆敢梦想自由……”

“啊，他们一向如此。”老麻雀叫喊道，“这是由于他们年轻无知。这一点也不危险。

我也有过年轻的时代，也曾经梦想过……它……”“梦想过——什么？”

“梦想过宪……宪——宪——宪——宪……”“宪法？”

“只是梦想过。只不过是梦想而已，先生。不用说，曾经有过梦想……但是后来，这一切都过去了，出现了另外一个‘它’、更为现实的‘它’……嘿——嘿——嘿。您知道，对不起，对麻雀说来，这是更合适的、更为必要的……嘿——嘿……”“哼。”突然响起了一阵有威力的哼叫声。在菩提树的树枝上，出现了一只四品文官灰雀，他体谅下情地向鸟儿们点头行了个礼，就叽喳地叫道：“哎，先生们，你们没——没有注——注意到，空气里有股气味吗，哎……”“是春天的空气，大人阁下。”麻雀说。乌鸦却郁闷不乐地把头一歪，用温柔的好像绵羊似的咩咩叫了一声：“乌哇——是事实。”

“嗯，是的……昨天在打牌的时候，一只世袭的可敬的鸱鸒也对我讲过同样的话……他说：‘哎，好像有股什么气味……’我就回答说：‘让我们看一看，闻一闻，弄个明白。’有道理吧，啊？”

“对，大人阁下。完全有道理。”老麻雀毕恭毕敬地表示同意，“大人阁下，任何时候都必须等一等……持重的鸟儿都是在等待……”这时，一只云雀从天空飞下来，落在花园里溶了雪的地面上，他忧心忡忡地在地上跑来跑去，喃喃地说道：“曙光用温柔的微笑，把夜空的星星熄掉，……黑夜发白了，黑夜颤抖了，于是沉重的夜幕，如同阳光下的冰块，渐渐消失。充满希望的心儿，跳动得多么轻快，多么甜美，迎着朝阳，迎着清晨，迎着光明和自由。……”“这——这是一只什么鸟儿？”灰雀眯缝起眼睛问道。

“是云雀，大人阁下。”大公鸦在烟囱后面严峻地说。

“是诗人，大人阁下。”麻雀又宽容地补充道。

灰雀斜眼看了看这位诗人，叽喳地叫道：“嗯……是一只多么灰色的……下流货。他在那儿好像胡讲了一通什么太阳、自由吧？啊？”

“对，大人阁下。”大公鸦肯定了一句，“他是想在年轻的小鸟们的心中唤起那些毫无根据的希望，大人阁下。”

“既可耻，又……愚蠢。”

“完全对，大人阁下，”老麻雀应和着，“愚蠢之极。自由，大人阁下，是某种不明确的，应该说，是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可是，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你自己也曾经……号召大家向往过它？”

“乌哇——是事实。”乌鸦突然叫道。

老麻雀感到有些狼狈不堪。

“是的，大人阁下，我确实有一次号召过……但那是在可以使罪名减轻的情况之下……”“碍…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吃了中饭以后，大人阁下。那是在葡萄酒热气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它的压力之下……而且是有限制地号召的，大人阁下。”

“那是怎么说的？”

“轻轻地说的：‘自由万岁。’然后立即大声地补充了一句：‘在法律限制的范围以内；’”灰雀看了乌鸦一眼。

“对，大人阁下。”乌鸦回答道。

“我，大人阁下，作为一只七品文官老麻雀，决不能允许自己对自由的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列入我荣幸任职的那个部门的研究范围之内。”

“乌哇——是事实。”乌鸦又叫了一声。

要知道，不管肯定什么，对她反正都是这句话。

这时，一条溪水正沿着街道在哗哗地流，像轻声唱着关于大河的歌曲，说它们在不远的将来，在旅程的终点，将合流到大河里去：“浩瀚的、奔腾的波浪会迎接我们，拥抱我们，把我们带进大海里去。也许，太阳的炎热的光线，又会把我们重新送上天空，而在天空里，我们又会重新在夜里化成凉润的露水，变成片片的雪花或者是倾盆大雨落到地上……”太阳啊，春天灿烂的、温暖的太阳，在明亮的天空里，用充满爱的和具有炽烈的创造热情的上帝的微笑，在微笑着。

在花园的角落里，在老菩提树的树枝上，坐着一群金翅雀，其中有一只正向同伴们唱着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带着鼓舞力量的、一首关于海燕的歌。

戈尔特瓦的集市

戈仁权 雪影译

戈尔特瓦镇坐落在一个高地上，高地伸入到草地，就像一个岬角伸入大海。三面被变化莫测的普肖尔河水流环绕着，北面、西面和南面呈现出开阔的地平线，在高地的南面，戈尔特瓦白色的农舍云集在一块儿，掩映在一片翠绿的杨树、李树和樱桃树丛中，风景如画。农舍后面，一座简陋的、同样是白色的木制结构的教堂的五个圆顶直冲云霄。金色的十字架在阳光下相映成趣，在灿烂的阳光中它已失去原有的模样——倒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炬。

在东面伸展着一片平坦的耕地——黄色和深色的方块直冲天边。在这些方块中青翠欲滴的村边园地，白色的农舍掩映在花园中，道路像蛇一样蜿蜒曲折，远处牧场上的牲口——就像是玩具。高地的西面是一座悬崖峭壁，它俯视着湍急的普肖尔河，河水在阳光下闪着鳞光，两岸是柳树和黑杨。普肖尔河对岸也是一片田野，直伸天际，田野上也是一块块绿茸茸的草地，一排排成熟的庄稼和点点白色的农庄。农村被杨树和柳树环绕着——随处可

见……富庶的乌克兰土地上人烟稠密！

在巨大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停满了大车，人声鼎沸，空气炎热，尘土飞扬。乌克兰汉子四处走来走去，他们在争论，在哄笑，到处都能听到乌克兰娘儿们活跃的，像炒豆子似的讲话声。十个霍霍尔人一分钟说的话只有三个犹太人在同一时间里说的多，而三个犹太人在同一分钟说的话却没有一个吉卜赛人说的多。倘要打个比方，那霍霍尔人——是大炮，犹太人——是快速枪，吉卜赛人——是快速榴弹炮。人们中闪现着吉卜赛人的黑黝黝的脸，乌黑的头发和雪白凶猛的牙齿，他们具有特色的、喉音很浓的谈话声像是连珠炮似的，——快得让人跟不上趟儿。他们敏捷的动作和手势让人觉着美，但又叫人担忧，灵活的深蓝色眼睛闪现出狡黠和厚颜无耻的神色。他们柔顺、灵活，像寓言里温柔的狐狸，而当他们龇牙咧嘴时，却又像是饿狼。他们中有四个人围着个乌克兰汉子，你一句我一句，头头是道，这些话像冰雹一样落在他那简单的脑瓜上，已搞得他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方向。他站在他们当中，一个劲地搔着后脑勺，冥思苦想着。他牵着头小马驹。

成群的马蝇死死地围着它，就像吉卜赛人没命地围着他的主人。在这堆人四周，有一群人在密切注视着交易的进展。

“等一等。……”霍霍尔人说。

“我可不想！”一个吉卜赛人叫道，“我等什么！难道我等着只是为了赚几个子儿？我就像当着上帝的面跟你直说了吧！”

我的马这么骏，就连波尔塔瓦的省长都爱骑着它四处走——哪怕到彼得堡也骑它！瞧——我这马有多骏！可你的马呢？它只不过有一点像我的马，同样是四条腿和一根尾巴！它那叫什么尾巴？真羞煞人了，伙计，羞死人，这算什么尾巴……”吉卜赛人使劲拉着马尾巴，用手在它身上四处摸，用眼睛打量着它，还唠叨个没完。他的伙伴带着藐视的神情劝他：“哎，得了吧！你乐意贴本儿换吗？蠢家伙……得了吧……”“贴本？嗯，贴本我也会换！”

难道我自己的马和钱我还不能作主？我喜欢这个人，就愿意为这个人做点好事儿！伙计，向主祈祷吧。……”霍霍尔人脱下帽子，于是他们俩便虔诚地画起十字。

“哎，主，求您保佑！”吉卜赛人叫道，“把我的马牵走吧，你可要记住我的一片好心……把它牵走另外再加五卢布……就这样啦。……谈妥了。……把手伸来吧……”霍霍尔人用尽全力用手掌拍了一下吉卜赛人的手掌，说道：“我出两卢布！”

“哎，四个半吧！”

“两个！”

吉卜赛人使劲拍了一下霍霍尔人的手，拍得他把手在空中直甩，然后又细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掌，似乎想证实一下——是否完好无损？

“四个卢布，一个子儿也不能少！”

“两个！”霍霍尔人坚持说。

“嗯，”吉卜赛人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去您老婆那吧，告诉她您是个多么蠢的傻瓜……”“两个卢布！”霍霍尔人说。

“就这样，向上帝祈祷吧！”

他们再次祈祷并互相击掌。

“嗯，祝您好运，牵去吧，我乐于吃亏。我不想从您那儿，好人，多拿一个子儿，如果你口袋里没钱，就给三个半卢布？”

“不，”霍霍尔人摇摇头，看了看吉卜赛人那匹无精打采，长毛蓬起的马。

“三卢布二十五戈比？”

“不……”

“惟愿您向您老婆讨汤喝的时候，她也向您说一百次‘不’！给三个卢布咋样？连这也不愿给？就按您开的价拿去吧……哎，我是丢了钱又失了好马！”

两匹马暗地就易了主，霍霍尔人牵着那匹换来的棕黄色的大母马走了，母马冷漠地拖着有气无力的腿。它一脸忧郁，呆滞的双眼沮丧地看着人群。

很快霍霍尔人又打倒回来了。他步履急促，连马都险些跟不上他；他神色窘迫而慌张。

吉卜赛人碰到他静定自若，用他们奇怪的语言在谈论着什么事儿。

“这可是不合法的事儿。”霍霍尔人朝他们走来，摇了摇头说。

“什么事？”其中一个吉卜赛人问。

“就是这……你们把我……”

“我们把你怎么啦？……”

“等一等。怎么……”

“到底怎么啦？”

“等一等呗！”

“等什么？等母马下崽？可你，老兄，还没跟它成亲咧！”

人们哄堂大笑。可怜的霍霍尔人向他们呼吁起来：“善良的人们——替我主持公道吧！”

他们把一匹没了牙的马换去我那匹牙齿齐全的马！”

人们不喜欢笨蛋，就像不喜欢懦夫一样。他们都向着吉卜赛人……“那你的眼睛上哪儿去了？”一个白发老头问霍霍尔人道。

“哪个叫你去跟吉卜赛人打交道！”另一个人教训道。

受骗上当的人儿说，他看过马的牙齿来着，但是没有留意到上面的牙齿，上面倒有三颗牙齿断了。兴许这马被人狠狠地掌过嘴，弄断了三颗牙。这号马能有啥用？它又不能吃，——瞧它肚子有多鼓。人群中两三个人开始帮霍霍尔人的腔，开始嚷嚷起来，叫得最凶的是那个吉卜赛人，他不知疲倦地……“哦，好人儿！你干吗这么吵翻了天？莫非你不懂怎么买马？买马——跟选婆娘一样，是头等大事……听着，我跟你讲一个有名的故事……从前有三兄弟，两个聪明，老三是个蠢蛋——跟你一个样，难道我……”吉卜赛人的伙伴没命地嚷嚷，帮他说话；霍霍尔人懒洋洋地对骂着；人群变得越来越挤，越来越密……“我该咋办呢，好人儿？”受委屈的人痛苦地问道。

“去叫警察呗！”人们向他喊道。

“是得去！”他拿定主意说。

“等等，伙计！”吉卜赛人拦住他，“你是想把我给毁啦？”

“请便吧！给我三个卢布——我把马还给你！成不？就给两个！”

“行不行？哎，你去告吧……”

霍霍尔人并不是特别乐于去警察那儿“打官司”，因此他沉思起来。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给他出点子，他却充耳不闻，自个儿在算计着。最后他决定好了……“嗯，你瞧，”他神情沮丧地向吉卜赛人说，“让上帝去审判你……把马还给我，说到两卢布，那该算——你的……你这坏透顶了的家伙，简直是在——抢。”

吉卜赛人占了面子，却还向他装出一副慈悲为怀的样子。

“真是些机灵鬼！”“庄稼汉”离开时，赞扬吉卜赛人说。

“莫斯科的焦油，工厂用的，机器也能用，品质优良，又香又粘！六戈比一夸脱，15戈比一俄石！”一个坐在大车上的切尔尼戈夫人叫着。大车、油桶以及商人本人——所有的都被焦油搞得乌黑油腻，恰似是一块粘在一起的大东西在移动，向周遭散发出特别的香气。

“啊，没准，五戈比一夸脱你也会出手吧？”一个头顶草帽，身着特大裤子的庄稼汉问焦油商人。

“不！五戈比不成，我向老板保证过要卖六戈比……”“啊，没准，五戈比也行吧？”

“那不行……”

“哎……搞不成吗？”

“我说，老兄，我按五戈比一夸脱给你，只是你谁也别……你不会说吧？”

“不，不会说的……”

“嗯，你拿桶来吧。”

“拿桶干吗？”

“装焦油呗！”

“我才不要您的焦油咧，我已经买了……六戈比一夸脱在您手上买的……我问您，无非是想打听一下您现在焦油价是不是便宜些。”

卖焦油的一声不吭地扭转身子，赶着马在大车中间穿走，还一边叫卖着自己的货物……“庄稼汉”望着他远去，还一边对另一个伸展四肢躺在大车上的人说：“要是我早上没买一夸脱焦油，我兜里就会多一戈比……”

“哎……热死啦！”

“就像是在地狱里……”

“莫非你爹从地狱写信给你说那儿就有这么热？”大车上的人问。

恼人的炎热越来越厉害。焦油、大粪、汗水的气味交织着薄薄的一层刺鼻的尘埃弥漫在空气中。大车旁到处是站着和躺着的犍牛，它们在不知疲倦地嚼着干草，用充满善意的大眼睛看着地面。它们仿佛在想：它们的脸显得非常懂事，眼睛里闪现着平静的习惯的忧伤神情。母牛和牛崽哞哞地叫着，绵羊咩咩地叫喊着，买货人试镰刀时发生嚓嚓的响声。来买牲口或羊毛的“庄稼汉”躺在大车底下乘凉，等着买主。买主们在大车中间走来走去，观察着牲口，跨过货主们横七竖八伸在地上的腿。买主们每人手里都拿着根鞭子，走近犍牛时总用鞭子抽一下牲口的肋部。犍牛要是躺着的，便会慢慢地站起身子，要是站着的，就会被打得慢慢地挪动沉重的身子。

“这一对要价多少？”买主对着空车问道。

从大车底下传来一个不慌不忙的回答：

“90卢布……”

“这么贵！”买主要不说了就走，要不就问：“老兄，您为啥不要个整数一百？”

“它不值那么多，——所以不能再多要。如果您发善心，就给一百吧——我会收下的……”“谢谢您……可您到底要多少？”

“就这样吧，少费口舌，我要您……90卢布呢……”讨价还价开始了。“庄稼汉”们不紧不慢，——这可完全不是他们的性格所为，——而卖主一

直要到确信买主是诚心要买后才从大车底下爬出来。略为争执一阵后，他们互相击掌，祷告十来次，买主走开又回来。一切都进行得慢条斯理，但都极为认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听不到大俄罗斯人的使人憋得慌、目瞪口呆的粗野谩骂，——代之的是词汇丰富，一语中的的幽默，听不到大俄罗斯人不客气地称呼“你”。比如，一个嘴上没毛的小青年向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买一对牛崽，讲价还价，老头就会训斥买主：“我看，您，小青年，您过早地把娘给的头换成了烟头，因为我感觉不出您话里有什么道理……”“咋的，老大爷！小牛是不好看，长着这样的角……”“您是用角耕地不成？那您还不如去买两只羊，羊角最中看……”以色列的后裔在大车中间灵活地转来转去。他们什么都要问一问，什么都要摸一摸，什么都要买。“庄稼汉”对他们称“你”，并且还圆睁着眼盯着他们。东家老爷遇见“庄稼汉”时傲气凌人，霍霍尔人同东家老爷谈话时，表面上充满敬意，实则时不时地显露出蔑视的腔调。看得出，东家老爷早就已被确定为“蜂群中无用的小虫子”。

被栓在大车边的一头牛，突然地摇晃了一下，便倒在地上抽搐起来。买牛的“妇人”跳下大车，像在旋风中一样围着病牛转悠。可怜的女人的脸上表露出近乎于恐惧的吃惊神情，把牲口卖掉希望顿时化为泡影。

“哦，上帝！哦，好心的人们！救救吧——这是咋回事？
是咋回事啊？噢，圣母啊！”

人一下子增加了，大家在热烈地谈起这件不幸的事儿。他们进行了各种推测，这头牛到底为什么会害病，怎样医治它最好？出现了一个年迈的老头儿，全身像长了霉似的披着破片，开始唠叨说牛的不好，而且还嘟嘟囔囔地祷告着。人们都脱帽，静静地期待着祷告的效果，偶尔画着十字。可牛在地上抽搐着，试着想站起身子，又重重地倒了下去。它艰难地喘着粗气，温顺的眼睛里透着无边的痛楚。随后它的主人，从头上取下帽子，开始用帽子按摩牲口的脊背，他还用帽子围着牛角绕了三圈，又围着牛颈和牛尾绕了三圈。可全是白搭。人们拿来一瓶焦油并把它灌进牲口的喉咙，后又喂它松节油，末了来了位马医，一个愁眉不展的农夫，腰间系着名目繁多的器具。他煞有介事地观察了一下母牛并用一根锈迹斑斑的钉子扎进牛颈上的静脉。浓稠的乌血一股股往外涌。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爱教训人的人。他看了看母牛和它的悲痛欲绝的主人，说道：“您瞧，老兄，这是上帝对您的惩罚……我觉得您是在瞒着您的牛是头什么样的牛……而上帝却戳穿了您的心思……就是这样！”

霍霍尔人看了看他并忧郁地摇摇头。

“上帝知道我的心思……”他叹了口气。

在这出戏旁边又上演了另一出戏。“妇人”似一架破风车转动叶子板一般舞动着双手，在责骂她的“男人”。他双手撑着地坐在地上，傻乎乎地笑着。他的鼻子通红、放亮，帽子搁在后脑勺，衬衫领口敞开，太阳直射在他的胸膛和脸上。

“你这个叫化子！你难道不难为情吗？哎，你这强盗胚！”

我要拿鞭子给你几家伙……”

“奥莲——娜！安——静点！”男人拖长声音说，一面对“妇人”挤眉弄眼，“听着……我也给你买了半夸脱酒。”

“哦——哦！”妇人哼哼唧唧地说，“臭不要脸的家伙！”

她向男人弯下腰，使尽了全身力气才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并设法把这

个烂醉如泥的躯体塞到大车下面。“庄稼汉”的头碰到了车轮上，他提醒婆娘说：“我裤兜里有瓶酒……别给碰碎了……啊？！”

过了一会儿，他们俩一块儿亲热地喝完了那“半夸脱酒”，随后心地善良的，虽说有点严厉的夫人就用干草和衣服把自己的丈夫盖得严严实实，使他爱往哪儿倒就往哪儿倒，而不致于有把脑袋撞到车轮上的危险。

一个犹太小青年胸前挂着口小箱子，边走边吆喝：“有罗姆内的烟！老爷抽的烟！味道最冲的烟！谁抽这烟——老婆都会给呛死。”

“要真能把老婆给呛死，那真叫好烟！”一个叫索罗比·切列维克的说。

在集市中央，两排长长的货棚夹成一条宽宽的街道，街上人山人海。在一个麻布棚下有个犹太人摆了个轮盘赌常围在他边头的多数都是些小青年，人群中时不时地传来或是忧郁的或是兴奋的声音：“押红的！押黑的！押双数！”

旁边有个面色苍白、激动不安的小伙子在说服另一个小伙子：“奥尼西梅！给我一卢布！没准我会赢回我的钱儿……哦，我要是没参加这坑人的玩意儿就好了……转呀，转呀——转空你的口袋……”一个尖胡须的雅罗斯拉夫人在卖梳子、刀子、书、肥皂……“大家来吧！洋货！首都来的书！香喷喷的肥皂！顶呱呱的香水！年轻人！——让我向您推介一本令人愉快的读物吗？要不要仔细瞧瞧，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伊万·伊里奇先生之死，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还有一本逗乐的喜剧——《教育之果实》。非常巧妙地嘲笑了首都的老爷们和俄国的庄稼汉。只卖20戈比！伯爵的作品——只卖20戈比，再便宜谁也不会卖！您还想要《银公爵》？讲伊凡雷帝的……因为这本书已被人翻阅过，所以我只卖35戈比！诗人普希金的诗——每本五戈比和三戈比……诗句优美，内容有趣……《勇敢的安德烈，俄国故事》……价为三戈比。《雅潘查，鞑靼骑兵，攻占喀山城》。关于养鸡的书——您不想拥有这方面的知识？五戈比一本……剃须刀——来上一把吧！《圣徒传》美女！买一面小镜子吧？有香皂……什——什么？伊凡·伊里奇十戈比？书上印了价为——20戈比。十戈比我只能卖这本《犹太人的故事集》大婶！你这样会把梳子给弄坏的……老兄！买剃须刀吗？《阴间的生活，或是关于死后我们灵魂的命运》……知道一下十分有益——定价半卢布！不想要？《家畜的疾病》——您一定感到好奇！《素食菜谱》……要不我卖给你一块表吧，银的——就像金的一样，走得分秒不差，价钱便宜……老先生——想不想给千金买块香皂？……不能再让了，亲爱的，伊凡·伊里奇——18戈比……”这个干瘦而又身强力壮的雅罗斯拉夫人的嘴巴没歇过气，一下子就招徕了20个顾客。他响亮的声音把远处的人儿都招引过来了，在他的棚子边人山人海，有的人在买东西，有的人只是望着卖主，听他那又快又响的叫卖声。一个健壮的留着胡须的霍霍尔人睁着突鼓鼓的大眼睛久久地望着雅罗斯拉夫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先生，您笑个啥？”他旁边的一个人问。

“瞧他，这个莫斯卡尔！叫毒蛇爬进他这个鬼家伙的喉咙里吧……他就像是一台脱粒机。一个普通人一个月讲的话，也没他一小时讲的多……”在载着奥波什尼亚陶器的大车边，霍霍尔人在做交易，陶器上的画超凡出众，只是做工粗糙了些。这里的人们不慌不忙。

一个由于炎热而懒洋洋的女人打着阳伞走过来，她拿起一个陶缸——类似大俄罗斯大钵那样的玩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问道：“多少钱？”

“什么？” 趴在大车下的卖主问。

“陶缸多少钱？……”

“3 5 戈比……”

“噢，我的妈！太贵啦！”

“贵啦？”

“当然！瞧它又不平，歪歪斜斜的……” “您咋的啦，太太，您想用这陶缸搞射击吗？要它平平整整干吗？它又不是枪，是陶缸。”

“这倒没错……不过它的确不光滑，又没有光泽……” “只有镜子才光滑放亮，可那是镜子，不是陶缸……” “它还丁当作响……” “哦？那就是说——里边有个小洞。”

“还有小洞……”

“世界就是这样造成的，太太，它上面尽是洞眼……就是您，太太，围巾上也有个小洞眼……” 太太红了脸，并把胸前的围巾整理了一下…… “太太，请您再瞅瞅，兴许您会找到一个结实的陶缸。”

太太瞧了瞧其它陶缸，而卖主不动不挪地躺在大车底下，看着她…… “请您告诉我——这只是好的吗？” 太太指着她挑中的陶缸。

“这只？这只是最好的……”

他们开始讨价还价。这会持续很久，常常会中断，这时妇人会想出各种各样陶缸的新的缺点，而卖主则在大车的阴影下尽享安宁。乌克兰娘儿们更精于生意之道。她们卖一种粉红色的饮料，樱桃和石斑鱼。这种鱼堆放在地上，因为这种鱼在这里很受欢迎，销得特别好。

娘儿们的尖嗓音震耳欲聋。

“黑海的鱼，刻赤的鱼，腌过的，味道特鲜！”

“还有上等的鱼！”

傍晚降临。太阳已低低地挂在草地上，似乌云般停在集市上空的尘埃在夕阳的映照下像是变成了玫瑰。牲口被赶到了普谢尔河，响起了哞哞的牛叫声和严厉的叫喊声，有些地方还响起了歌声。从墓地那方传来快活的芦笛声。那边，在把长眠者围起来的土墙旁边，聚集了一群小伙子，他们根本没有在意“先人的坟墓”，准备在它面前“跳舞”。墓地上的杨树静静地摇曳着树梢，像是在抱怨破坏了安息地区的和平和安宁。

现在我已经长大，

想找个男人成亲……

两个醉汉唱着走向墓地。他们用肩膀相互推撞着，像有腿伤的人似的左摇右晃。两个人的脸膛都红朴朴的，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他们俩想唱得和谐而把嗓门给唱哑了。其中一个把帽子歪戴在一边耳朵上，另一个则把帽子捏在手里，用它来指挥，根本就没发现帽子里钻出了些布片和麻屑在空中飞扬。从墓地对面传来了如醉如痴跳戈帕克舞的细碎的跺脚声和激昂的芦笛声。

大车的影子变得愈来愈长。炎热也消退了。从草地飘来刚割下来的干草的清气。太阳西下，轻飘飘的白云若有所思地悬在空中，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粉红色。喧闹也静了一些；被繁忙和酷热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们准备露宿或睡在大车底下。牛嚼着干草，喘着粗气，马儿打着响鼻。

现在所有的声响已时断时续，且清晰可闻，它们汇聚不成白天那种叫人震耳欲聋、醉迷迷的嘈杂声。这时响起了庄严的音乐声。在一个拉手风琴

的盲人旁边，站着一群光着头，一声不吭、虔诚地听着音乐的人们。

“上帝，我们赞美和感谢我们的创世主。”在洪亮的乐器伴奏下盲人唱着。低沉的、安慰人的曲子在空中，在汗流浹背尘土满面的虔诚的人们头上回旋。有些人在喃喃自语——因为看得出他们的嘴唇翕动，有些人则在叹息……大多数人则是一动不动，表情严肃。

从墓地传来铿锵有力的、快活的歌声，那是年轻人在合唱：“嗨——嗨！”重唱词轰响着。

听得出来，这首歌是年老的，热爱自由的骑士骑马在茫茫的草原上行进时编出来的，他们“为基督的信仰和哥萨克的自由”曾抛洒过自己沸腾的热血……“歌颂我们上帝的光荣吧……因为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庇护者，在他那儿我们可以找到安息之处……”盲人一边弹奏一边唱。

夜来临了。

有些地方已经亮起篝火的火光，在篝火边的人看得出被火光映得红红的。草原上飘过来醉人的清新气息，在草原那边，幽暗、迷人、湍急的普谢尔河急冲向第聂伯河，并和它一道——奔向大海。繁星闪烁……夜来临了。

一本令人不安的书

戈仁权 雪影译

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我40岁啦，的确是这样。我知道生活，正像知道自己手掌上和两颊上的皱纹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导我，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教导我。我有家庭，为了使得这个家庭幸福，我弯腰曲背了20年，的确是这样，先生。

弯腰曲背——这可不是一件特别轻松的、而且还是一件最不愉快的职业。但是，这是过去的事，并且早已过去了。现在我想摆脱开生活的操劳好好休息一下——这就是我要您了解的。我的先生。

休息的时候，我喜欢读书。读书——对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来说，是种高尚的享受。

我珍视书籍，读书是我的癖好。但我决不因此就属于那些古怪的人物之列，那些人好像饥饿的人抢面包一样，可以向任何一本书扑过去，他们想从每本书里找到某些新的词句，盼着从中得到如何生活的指示。

我知道应该怎样生活，我知道，先生……我是有选择的，只读那些写得非常热情的好书。我喜欢作者善于显示生活的光明面，并且把不愉快的事情描写得那么出色，使你在享受着调料的美味时，不会再去想到烧肉的美质。书籍应该使我们这些劳碌终生的人感到慰藉，它应该安抚我们。这就是我要向您说的，我的先生。安静的休息——这是我的神圣的权利，——谁敢说不是这样的呢？

喏，先生，有一次，我买了一位新近大受赞赏的作家的书。

我买了这本书，怀着喜爱的心情把它带回家。晚上，我小心翼翼地裁开书边，就开始阅读。应该说——我是带着提防的态度去读这本书的。我不

相信这些年轻的、讨人喜欢的和异样的天才。我喜欢屠格涅夫——这是一位沉静的、温和的作家。读他的作品，就像喝浓牛奶，读着读着就会想到：“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啦，这一切都早已过去，早已经历了。”我也喜欢冈察洛夫——他写得平心静气，内容充实而又令人信服……但是，我读着读着……这是怎么一回事。美丽、精确的语言，公正的态度，还加上写得那样平稳——真是好极了。

我读了一篇短小的短篇小说，合上书本，就开始思考起来……印象是凄切的，但是读起来倒用不着担惊受怕。您知道，没有什么对富有的人讲的生硬的、模棱两可的话，没有什么想把小兄弟当作一切美德和理想化身的典范来描写的意图，也没有什么粗鲁无礼的地方，一切都很朴素，都很亲切……。我又读了一个短篇，真好，真好。好极了。还有……是说，当一个中国人想要毒死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使他讨厌的好朋友时，这个中国人就请他吃生姜做的糖酱。他怀着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一个劲儿地吃着那种好极了的美味的糖酱，直到某一个时刻到来为止。当这“某一时刻来到时，这个人就突然倒下去，于是一切也就完结了。他永远不，并且什么都不想吃了，因为他本人已经准备去做坟墓里蛆虫的食粮了”。

这本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些情形——我不停地读着它。上了床我还在读，等到读完了，我就熄灯，准备睡觉。我静静地伸直身子躺着。周围是一片黑暗、寂静……突然间，您知道，我感觉到有某种异常的现象——我开始觉得好像有几只秋天的苍蝇，带着轻微的嗡嗡声，在黑暗中，在我的头顶上飞着，转来转去，——您知道这些纠缠不休的苍蝇吗？它们有时会突然停在您的鼻子上，您的两耳上，您的下巴上。它们的脚爪，特别刺得皮肤痒呵呵的……我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但在我的心里面——好像有着某种模糊的和不愉快的东西。我不禁回想起我刚读过的东西，那些人物的阴暗的形象就呈现在我的眼前……这都是些萎靡的、静静的、没有血色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不合理的、无聊的。

我睡不着……

我开始想：我活了40年，40年，40年。我的胃消化不良。妻子说我——哼。——说我已经不像五年前那样热烈地爱她了……儿子是个笨蛋，学业成绩糟糕透了，人又懒惰，只喜欢溜冰，读些愚蠢的书……应该瞧一瞧，这是些什么书……学校，这是个折磨人的机关，把孩子教得都不成样子了。妻子的眼睛下面已经有了皱纹，她也是那一套……至于我的差事，假如正确地加以论断的话，那就是全然的愚蠢。总之，假如正确地加以论断的话，那么我全部的生活就是……这时，我抓住了我想象的缰绳，又重新睁开我的眼睛。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一看——又一本书站在我的床边。它那样干枯、消瘦，用细长的两腿站着，摇晃着小小的脑袋，似乎对我所想的表示赞同，并且借着翻动书页的轻微的窸窣声向我讲道：“你正确地加以论断吧……”它的面孔那样长，狂暴而又忧愁，两只眼睛明亮地闪着苦痛的光芒，穿透着我的心灵。

“你好生想想吧，想想吧：你为什么活了40年？在这段时间当中，你给生活做了什么贡献？在你的头脑里面就从没有产生过一个新鲜的思想，在这40年当中你也没有讲过一句有独到见解的话……你的心胸里面从来没有充满过健康而有力的感情，甚至当你已经爱上一个女人之后，你也一直还在这样想着：她对于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妻子呢？你一半的生活是在学习，另

一半生活——就随之忘记掉你所学到的东西。

你永远只关心着生活的舒适、温饱……你这个微不足道的平庸的人，你是个谁都不需要的多余的人。你死了以后，将留下什么呢？就好像你从来没有活过一样……这本该诅咒的书，就向我闯过来，扑在我的胸口上，紧压着我。它的书页战抖着，拥抱着我，并对我细语道：“像你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有成千成万。你一生就像蟑螂一样蹲在自己的温暖墙缝里，因此，你的生活就这样无聊而平凡。”

我倾听着这些话，感到好像有谁把细长而又冰冷的手指伸进我的心里，在那里面挖着，我感到闷气、难过、惶惶不安。在我看来，生活对于我从没有特别明朗过，我看着它，就好像看着已经成为我习以为常的义务似的……可是讲得更正确一些，我从没有看着它……我活着，——这就行了。可是现在这本荒谬可笑的书，却把生活涂上了一种无聊得难以忍受、灰暗得令人不胜烦恼的色彩。

“人们在受苦受难，他们有所要求，他们有所向往，而你却在当官差……你干吗要当差？所为何来？当这种官差有什么意义？你自己既不能从中找到什么满足，它也不能给旁人什么好处……你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咬着我，啃着我，我无法入睡。而人是必须睡觉的啊，我的先生。

书中的那些人物又从书页里看着我，问道：“你为什么活着？”

“这不关你们的事。”我本想这样讲，但我又不能这样讲。

这时，一阵阵沙沙声、细语声在我的耳朵里响着。我觉得，这是生活海洋的巨浪托起了我的床，把它和我一齐带到一处无边无涯的地方；并且还摇晃着我，对以往岁月的回忆，引得我患了一种类似晕船的箔……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不得安宁的夜，我向您发誓，我的先生。

“我还要问您。书这样烦扰人，不让人安眠，这样的书对人有什么好处呢？书应该使我振奋精力；假如它把尖针撒在我的床上，——请问，这样的书我要它干吗？这一类的书应该禁止发行，——这就是我要说的，我的先生。因为人需要愉快，而不愉快的事情人自己也会创造的……。

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呢？简单之至，先生。您知道，清晨，我凶神恶煞地从床上爬起来，拿着这本书，把它带到装封面的工人那里去。

他为我装——了——一个——封面。这封面是坚固而又沉重的。现在那本书放在我的书柜的最下一层上，我高兴的时候，就用皮靴的尖头轻轻地踢踢它，问它道：“怎么样，你胜了吗，啊？”

